

霜月刀

二十一、各尽其义

展若尘微“噫”一声，双脚飞错，人已到了门口，而翻腾的掌影尚在那边凝形未散，杜全的身体已鬼魅般到了展若尘头顶——掌斜如刀，兜顶劈下！

展若尘扑地侧身，往外撑射，杜全如影随形的双掌立时跟着偏移，距离毫不拉长——

“霜月刀”。便在此刻飞出了展若尘的袍袖，猝往上扬。

于是，杜全半侧身躯，同时加速下击之力。

明明刚才“霜月刀”的光虹飞现，明明看见锋刃的映耀，但是，杜全的下扑之势业已接近展若尘的时候，他却骇然飞现“霜月刀”，这刀竟神鬼莫测的出自展若尘手中，一如“霜月刀”本来便在展若尘掌握！

青寒透亮的刃身似在对着他冷笑，对着他眨眼，杜全狂吼半声，振臂拧腰，意图躲避，然而，却来不及了。

杜全横身撞向那方木桌之上，一声“哗啦啦”的震响起处，整张木桌散碎四周——还带着那赤滴滴的，热乎乎的蓬蓬鲜血！

站在门口，展若尘静静的注视着杜全；这位“屠手”的形态之间，冷凝平淡如昔，宛如他所看的只是一幅任何时间都可看到的寻常景像一样。

杜全仰卧在地下，胸前背后，是纵横十二道血肉翻卷的伤口，十二道伤口，很平均的在前后各印上六道，赤脂白肌，相对辉映！

当然很痛苦，但是，杜全却没有死，这些伤都不是致命的部位！

展若尘低沉的开口道：

“你的掌上功夫不错，三招之内能够逼我退身的对手并不多，只此一端，你已足堪自慰了……”

挣扎着，杜全吸着气道：

“告诉我……展若尘……你……你……一共……有几把……‘霜月刀’？”

双臂上举，展若尘的左右袍袖褪落至肘后，只见他的右肘内缘之上，环着一圈半寸宽的黑色皮套，皮套正扣着“霜月刀”的刀柄，而刀锋向左，刀尖却朝着手掌方向——这是便于溜刀出手的扣带方法——却仅有这一柄刀！

杜全瞪目结舌的道：

“天……怎么……只有一把刀？”

展若尘安详的道：

“原本便是一柄刀，你应该早知道我对双刀的用法不大习惯。”

杜全痛苦又迷惑的道：

“但是……但是……”

展若尘道：

“但是你却几乎在同一个时刻里看到了两把刀出现，是么？”

压制住了自己的呻吟，杜全竭力支撑着坐起，喘息着道：

“我……我很清楚……很清楚的看到了两把刀……一把对我飞刺而来……一把……一把却在你的手中……两把刀，在同一时间……却出现在两个方向……”

展若尘轻轻的道：

“不错，但那却是你遭到光影及速势的欺骗，飞刺向你的一刀，只是一抹幻像，幻像乃是完整的，你双瞳嵌入的影形便受到下意识的认定从而产生

错觉，以为那是刀的实体，而刀的实体仍在我手中。”

摇摇头，杜全咬着牙道：

“分明是两把刀……”

展若尘淡淡一笑，道：

“我不怪你，在这一招刀法中受创的人大多如此认定，他们和你一样，皆不相信我只有一把刀，好在这不是问题的症结，问题的症结仅在胜负而已！”

杜全呼吸粗浊的嘶声叫：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为什么？”

展若尘道：

“问得好，杜全，私下说，我欣赏你伪装的另一面，不忍屠你性命，公开的讲，我要你活着带张嘴回去告诉那些人，告诉他们展若尘并非易于受制之辈，姓展的凭着这把刀已闯过了太多的生死界，阴阳眼，仍不在乎继续闯下去，他们要阴谋加害的对象，也正是姓展的力图维护的对象，而且，誓死不渝！”

全身一震，杜全颤声道：

“你，你都知道了些什么？”

展若尘冷森的道：

“比你们预料中的要知道得多些，杜全，我之所以尚能活到现在，便在于我习惯于思考，审慎于推敲，人能多想，总会省辨出若干道理来！”

杜全满头的汗，混身的血，他不停的抽搐着，哑着声道：

“他们不会放过你……展若尘……当我活着回去之后……当他们知道你说了些什么……他们就不会放过你了……”

展若尘深沉又坚定的道：

“叫他们也来吧，告诉他们，我姓展的决心和他们周旋到底！”

伸着血污的右手，指着展若尘，杜全的嗓门中响着“呼噜”“呼噜”的疾音：

“你要认时务……展若尘，懂么？认时务……你任是再强……也斗不过他们……他们……人多势大……已经……已经成了气候……”

展若尘生硬的道：

“半生江湖以往，我遇见过许多成了气候的对手，也扳倒过许多成了气候的对手，他势力强大并不足虑，足虑的是自己先丧了锐气，先抹了天良！”

抖了抖，杜全道：

“我这是指点你一条生路——”

展若尘微笑道：

“盛情心领了，杜全，奈何我与你一样‘无可选择’！”

杜全嘶厉的叫：

“你为什么不走？你还赖在这里做甚？你大可一走了之……天广地阔……任飞任跃，你为什么非要趟这湾混水不可？为什么？”

展若尘缓缓的道：

“为了忠义之道！杜全。”

垂下头，又猛的抬起，杜全瞠目道：

“你会后悔的，展若尘，你一定会后悔的……”

展若尘叹息着道：

“生死并非悔恨的成因，杜全，不忠不义才是。”

杜全嘴巴翕张着，显然已快到再竭而衰的地步，他大口大口的呼吸着，汗搀着血淌湿了地下一大滩：

“恩仇之外……展若尘，你对我有超生之德……听我的劝……不要固执……否则……你会加速葬送了你要维护的人……加速葬送了自己……”

展若尘凛烈的道：

“我问你，杜全，如果我撒手不管，置身事外，他们是否就会放过我要维护的人，就会放过我？其结果可有两样？”

略一迟疑，杜全提着气道：

“大势已成……他们决不会放弃既定与多时的努力……但……如果你愿置身事外，我或者可以替你尽点心意……或者可以……”

展若尘酷厉的一笑，道：

“不必费神了，杜全，我早知无论如何，都不能打消他们的意愿和企图，那种卑鄙的、阴毒的、冷血的、丧心病狂的意愿和企图，所以，让他们来吧，姓展的热血一腔，钢刀一把，和他们誓不两立！”

杜全不禁被展若尘那豪壮又狠烈的气势所慑，他艰辛的道：

“你……这是何苦？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展若尘重重的道：

“杜全，你对那些豺狼虎豹如此死心塌地又是为了什么缘故？”

窒了窒，杜全道：

“我……我不能说……”

展若尘狠狠的道：

“但你心里有数，是么？你心里有数！”

杜全喃喃的道：

“至少，在我个人的格与份上，我是没有错的……”

展若尘的语气显得萧索又低沉了：

“我们两个人都落在同一面网里，杜全，这个网或是由情义、或是由恩泽、或是由亲谊等等编织而成，使我们不得不裹身以沉缚，但是，我们受到这面网的罩陷之前，有一桩最重要的先决原则乃是考虑挣脱与否的首要条件——我们要做的是正确的么？我们要帮的是该帮的么？”

脸色灰白，双目黯涩，杜全嘴唇蠕了半晌，却没有回答一个字……

展若尘又冷冷的道：

“不久的将来，可能我们还会有幸相遇，那时，希望你已多少想通了一点，否则，你也无须顾虑到今天的这段情份，该怎么办悉随尊意，自然，我也会有我的打算！”

说着，他不再向杜全多看一眼，转回而去，大步离开。

他何尝不明白，扭转一项事实很难，扭转一个人的心向，就更难了……

悄然回到“金家楼”，展若尘连自己的住处也未绕上一转，就这么“征衫未易”“仆仆风尘”的直往“大金楼”晋谒金申无痕。

轮值当差的两名“飞龙十卫”，恰巧是易永宽与严祥二人，他们甫见展若尘的一刹间，那种惊喜和兴奋的表情乃是无可掩饰的；由易永宽飞步奔上楼去禀报金申无痕，严祥则殷勤得略嫌过份的把展若尘让到一间布置得十分清雅的小厅中落座。

亲手端来一杯香茗搁在展若尘面前的雕花小几上，严祥微躬着身，关切

的问道：

“展爷，这趟差事，办得还妥当吧？沿途上有没有遭遇什么麻烦？”

展若尘笑了笑，道：

“几乎时时刻刻都有麻烦，好在托楼主洪福，总算把事情办妥了……”

严祥没有再深问下去，他转开话题，低声道：

“这几日里，老夫人对展爷不止是巴望，更记挂得紧，一天总要问上好几遍，尤其照时间算，展爷你该在前天至迟昨天便返回的，过了期限，老夫人就益发焦虑了，怕展爷出了什么意外；多少年来，我们还没见过老夫人这般坐立不安法……”

心胸之间浮升起一股暖意，展若尘竟有一种动孺慕承亲慈的感受，好深挚、好贴切，又好温馨，他努力把制住情绪，平静的道：

“辱承楼主关怀，感激不尽，累至楼主悬虑，却皆我之不是，只因沿途屡遭阻碍，方始有所耽搁，侥幸不负楼主嘱托，也算有以复命了。”

严祥笑道：

“你客气，展爷，老夫人托办之事，打一开头，就对你抱有绝对信心，老夫人也知道你逾期未返，必遭波折，但老夫人认定展爷纵遇凶危，也可履险如夷。她老人家一面向我们称赞展爷的能耐，一面却又深恐展爷有个万一，就这么反复念叨，疑而又安，直害得我们也一颗心吊在半空里，七上八下的定不下来，如今展爷安返，真是皆大欢喜，老夫人能以宽怀，我们也可松口气啦……”

展若尘歉然道：

“我也知道楼主及各位的悬念之情，来去途中丝毫未敢延误，只是有人不让我顺利遂愿，百般阻挠，屡施打击，因而才有一两天的迟误……”

端详着展若尘，严祥道：

“这次外出，展爷只怕经历了不少阵仗吧？展爷发梢衣袍之上，焦痕处处，肩胛更见血迹，敢情还带了彩？”

点点头，展若尘道：

“几轮刀山火海进出，好在闯过关来，肩头皮肉之伤，无什么要紧，倒是对方计谋之缜密，手段之狠毒，值得我们检讨防范！”

严祥恨声道：

“不管他们是谁，老夫人都会设法对付，而他们施用种种毒计危害展爷，老夫人就更怒其不得了，展爷，我们等着看吧，看那干豺狼虎豹最终将落个什么下场！”

展若尘深沉的道：

“各般不祥之兆已现端倪，阴霾凝布，风雨隐隐，料想楼主高瞻远瞩成竹在胸，进退因应之策，早有定谋……”

严祥稳重的道：

“老夫人自来深谋远虑，见微知著，容有不妥，如何施为当在老夫人意念之中，我等奉命行事，不敢妄加揣测——”

展若尘正待再说什么，小厅的门帘轻掀，易永宽抢前几步闪身进来，往旁垂平肃立，边低声道：

“老夫人到。”

展若尘赶忙站起，金申无痕业已从容步入。

抱拳躬身，展若尘道：

“复命来迟，展若尘谨向楼主谢罪——”

微微一笑，金申无痕伸手虚扶道：

“无须如此；来，我们坐下谈。”

待金申无痕坐在小几对面那张锦垫圈椅上之后，展若尘才轻轻落座，这时，严祥和易永宽都已经悄然退出厅门之外。

小厅中，有着片刻的寂静；金申无痕望着展若尘，蔼然笑着：

“你的气色还不错，只是显得有些疲乏，我看你衣衫沾尘，眉发焦干，肩膀上更沾着血迹，这趟差事，大概很遭了点波折吧？”

展若尘道：

“来回共遇上五次阻碍，除了第一遭不曾动手之外，其余四次全见了真章，幸而楼主交办之事尚不辱命，一切业已妥就……”

金申无痕似乎有些意外的道：

“什么？你竟遭了五次截击？有这么多？”

展若尘颌首道：

“去的时候，也只是刚刚离开此地，便有两个不速之客乘快马追上我提出警告，并加恫吓，等办完了事，归途上遭到两名杀手相谋；第三次对方在‘虎头沟’一座木桥之下敷设火药，欲图将我炸死，在我侥幸躲过以后，又逢上十数名大汉围攻，一番拼战下来，好歹保住全身，却几乎再度堕入陷阱，总算托楼主之福，有惊无险，一关关闯了过来……”

金申无痕缓缓的道：

“照这样说来，我托你外出办事的秘密，一开始就泄漏出去了？”

展若尘低声道：

“我想是如此，楼主。”

金申无痕道：

“可是，我自认为已经很小心，很仔细……”

舐舐唇，展若尘道：

“恕我冒昧——楼主，显然还有比我们更小心，更仔细的人在暗中注意楼主的行动，也就是说，‘金家楼’里潜伏着内奸！”

金申无痕阴沉的道：

“你是指帮着赵双福的那干人？”

展若尘突然一挺胸，严肃又昂烈的道：

“楼主，我不得不把我所看到的、听到的，以及所推测的情形直言相禀，楼主，‘那干人’已不止是赵双福的同路人，不止是帮着他，维护他而已，‘那干人’有更大的野心、更恶毒的阴谋，依我的判断，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推翻楼主的地位，篡夺‘金家楼’的基业！”

宽阔白皙的额门上渐渐浮起了青细的筋脉，眼皮下的肌肉也在不停的抽搐，金申无痕双目中血光隐现，煞气盈盈，形态里，流露出一股难以言喻的狠酷神色，慑人之极！

展若尘毫不畏缩的又接着道：

“楼主，对方是一个组织严密，纪律苛刻的集团，他们有着第一流的人才，最精细的头脑，他们可以逼着他们的成员甘心赴死，迫着他们的爪牙宁亡不屈，甚至连他们收买的打手也有这种舍命求功的精神；楼主，我认为这个集团的核心份子便毒瘤似的寄生在‘金家楼’的腑脏里，借‘金家楼’的血、肉，来滋补他们，壮大他们，一旦他们到达可以破你‘金家楼’机能的

地步，这个毒瘤便就会进裂分散，使‘金家楼’倾覆颓倒！”

金申无痕默然无语，神形之间，显得阴森可怖。

咬咬牙，展若尘道：

“楼主，不要讳疾忌医，姑息养奸，这样的情势，这样的危机，我不相信楼主毫无所觉！”

沉沉的，金申无痕开口道：

“你竟看出来？”

展若尘正色道：

“如此说来，楼主也早知道这个阴谋的存在及形成？”

金申无痕叹了口气：

“我有这样的感觉，也发现到种种不妥的征兆，但是，却未料及有你说的这般严重。‘金家楼’是先夫与我所共创，我们扎的根、奠的基，是我们打下来的江山，这就好像是一个我们所生产的孩子，眼看它出世、它成长、它强壮，它的组成份子宛若孩子的血肉肢体，它们怎么会叛离、会分散，甚至会反噬？我不愿去相信，我也认为他们不敢……‘金家楼’的人原该同心一德，手足相连才是啊……”

展若尘有力的道：

“楼主，但这是事实，你必须面对——你这个‘孩子’的某些官能已有了变化，更开始一步步蔓延到你这‘孩子’的全身！”

金申无痕苦涩的道：

“是的，我必须面对这个不幸的、可悲的、可诅咒的事实，我也知道，我这个‘孩子’的某些‘官能’确已产生变化了，那种邪恶又歹毒的变化……”

展若尘凛然道：

“楼主，你务须有所决断，拿出毅力来，在这股毒素尚未波散太广之前予以遏止，并加拔除，否则，待到毒患深植，便疾入膏肓，回天乏术了！”

金申无痕阴郁的道：

“我已有了一点布置，只是经你这样一说，我觉得我那点布置还嫌力量不够，仍须再为加强，调配上亦有重新安排的必要……”

展若尘道：

“楼主，事不宜迟，所谓‘先下手为强’，我们不能等待对方坐大，要在他们尚未形成气候之前便一举歼灭，斩草除根！”

皱着那双挺秀的剑眉，金申无痕苦恼的道：

“但是，那干谋反者到底都是些什么人？主要的领导人物又是哪几个？这一点你能够肯定吗？”

展若尘反问道：

“楼主心目中的可疑者又是哪些人呢？”

金申无痕注视着展若尘，道：

“我要先听听你的说法，看看你的见地是否中肯有理；展若尘，当你表达你的意思时，须有必不可缺的依据，因为这关系着某些人的生命，牵连着‘金家楼’的威信、团结，甚至存亡，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

展若尘道：

“楼主，请恕我直言无忌——迄至如今，我尚未曾与任何一个有谋反意图的‘金家楼’所属面面相觑，但我业已屡次领教过他们迂回的阴毒手段，接触过不在他们核心圈中的外围爪牙，我可以推测得到他们根本的目的何

在，最终的所求何在，我能够向楼主详陈各项事因的表里意义，从每一样大小征兆里提供疑点，我也敢大胆的指控若干受嫌者，然而，裁决之权，尚在楼主——”

金申无良威严的道：

“这话怎么说？”

展若尘低喟一声，道：

“我只是一个外人，一个承蒙楼主恩德的过客，贸然向楼主指陈贵组合中某些不妥，已是涉及隐密，超逾本份，但楼主看在我受恩图报之衷诚上当可曲谅，若再包揽担当，则未免有失立场，显得肆妄了……”

金申无痕神色一沉，道：

“展若尘，姑不论我对你的好处及照应，我只问你，你认为我待你如何？”

展若尘微微欠身道：

“楼主待我恩义如山，体恤有加……”

金申无痕又道：

“你可知道我对你的印象及观感？”

点点头，展若尘道：

“楼主视我宛如小侄，亲同骨肉，垂顾我，提携我，器重我，倾之以慈情，怜之以爱心。”

“嗯”了一声，金申无痕稍微缓和的道：

“这就是了，你既知我对你如此之厚、如此之善，将你看做我身边的人一样，你就不该妄自菲薄，执意疏淡，我的事便乃你的事，‘金家楼’的荣辱安危，你也要当做你自己的荣辱安危，从今以后，你更须端定立场，澄清观念，因为你在我的推许之下，已和‘金家楼’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无异！”

展若尘觉得相当惶恐的道：

“多谢楼主关爱，只怕我才鲜识浅，不能为楼主分劳减忧——”

摆摆手，金申无痕道：

“不必谦虚了，展若尘，我这大半辈子来没有什么值得自傲之处，只有这阅人一项上还少见走眼，略堪为慰，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心性，我多少也摸得着点，将来我有依偎你的时候，但愿你能多替我分点心思，尽些本份，就不枉我高看你一场了。”

展若尘低缓的道：

“楼主宽怀，我必将竭此心力，以报楼主知遇之恩——”

金申无痕颌首道：

“好，我们继续方才问题谈下去，把你发现的各般疑处，以及对其内涵的意义、行为的动机，详细告诉我，让我们一起来推论决断——”

展若尘平静的道：

“事情的开始，便并非偶然，赵双福的贪没营私，侵占中饱，事前有人为他掩饰，事后有人为他遮拦，足见赵双福有他的支持者或是同谋人；楼主遣我前往‘九槐庄’惩杀赵某之际，又有人半途向我警告威胁，意图迫使我置身事外，这两个人在我离开‘金家楼’后不久，也就是受命于楼主之后不久便快骑追来，且又以头巾蒙面，依我判断，很可能都是‘金家楼’内部的人……”

金申无痕冷静的道：

“可已注意到他们有什么特征？”

展若尘道：

“两个不速之客，体形皆极魁梧，双目有神，举止沉稳老练，其中一个似较他的同伴来得暴躁些，至于他们的面貌，却因以头巾蒙住口鼻，看不真切……”

金申无痕道：

“若再相遇，由他们的腔调里，你可否加以辨识？”

想了想，展若尘道：

“可以试试，但没有绝对把握。”

金申无痕道：

“再往下说。”

展若尘道：

“那两个人除了向我滥施恫吓之外，另一个目的是想套问我楼主交办之事，甚至连楼主在‘白石精舍’相召的经过他们也都知道，在如此短促的时间里他们能够掌握这许多情况，足见这两人乃是‘金家楼’内奸无疑，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急切的想探悉我的任务，恁般关注我的行动？我推测除了涉及赵双福的事件外，定然还有其他牵扯之处……”

金申无痕面无表情的道：

“真是讽刺——在‘金家楼’内，居然也会有‘金家楼’的人干涉起我的措施来了！”

展若尘接着道：

“在办妥楼主交待的任务之际，回程中，我险些遭到一老一小两个杀手的暗算，老的那个叫‘皱皮狼’卓晖，小的那个是位姑娘，名叫‘兰指穿心’徐小霞，当然他们的诡谋未能得逞，卓晖被我格杀当场，徐小霞也受了重伤……”

笑了笑，金申无痕道：

“他们竟雇了杀手暗算你？你是这一行中的佼佼者，他们这样做，岂不是班门弄斧，自寻晦气？”

展若尘道：

“不然，他们也非常有计较，这两人的功夫虽不能算是登堂入室，但谋略之运用却相当别致。他们装扮成祖孙二人，而扮做孤女的徐小霞伪称病重，由卓晖背负于途，拦截在我马前，由卓晖向我招呼求助，苦苦相央，请我载送他二人一程，在我首肯之后，挽扶徐小霞上鞍之际，两人便突然发难，前后夹击，出手之狠毒，显见是要一举毙我性命——”

哼了哼，金申无痕道：

“真是卑鄙，可恶至极！”

展若尘道：

“令我注意的是，在他们事败之后，两人都坚不吐露前来暗算我的原因及幕后主使人是谁，任我以死相协，他们也守口如瓶，更明知不敌，亦一心求战——到末了，我才知道，连主使人也不算那阴谋集团的核心份子，表面上甚且并无牵连！”

金申无痕诧异的问：

“这是怎么说呢？”

展若尘道：

“那人号称‘李老斧头’，名叫李玉文，约莫六十上下的年纪，在‘北通道’与‘伏平岗’一带的黑道上闻说颇具潜势；楼主，线索到此为止又断了，以李玉文的身份来说，表面上是不是与‘金家楼’的谋反者并无干系？甚至连‘金家楼’的边也沾不上？”

金申无痕阴冷的道：

“他们做得多小心啊……”

展若尘又道：

“我重创了那徐小霞后，没有取她性命，容她径行离去，但我深悉一个职业凶手在行动失败后可能的遭遇，因此，我暗中跟缀着徐小霞的踪迹。果其不然，有‘黑白双罩’钟贵才、孙使平二人埋伏在荒野中意图杀害徐小霞灭口，在徐小霞受危之前，我挺身而出解救了她，她在感恩之际，便将她知道的一切内情和盘托出——但极为有限，对我们的帮助并不很多……”

金申无痕道：

“那‘黑白双罩’可曾说了些什么？”

摇摇头，展若尘道：

“除了叫嚣吠骂，便是拼战至死，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吐露什么。”

金申无痕道：

“后来的情形又如何？”

二十二、祸掩眉睫

展若尘道：

“在我第二次救过徐小霞之后，一直赶到‘虎头沟’，途中全无意外发生，但他们却在‘虎头沟’那座木桥底下埋设了大量火药，在我策骑通过木桥时予以引爆；幸亏燃烧引线的焦味被我嗅及，方得适时避开，可是楼主赐借的那匹好马却未能幸免，随着那座木桥一齐炸了个粉碎……”

金申无痕道：

“这是小事，只要你能脱险，赔上匹马又算得了什么……”

目光闪耀了一下，她又道：

“埋设火药引炸物体，看似简单，却乃一项专门的经验，用药量，敷设的位置，引线的长短，时间的拿捏，都得具有准确的判断才能奏功，过与不及，便成反效果，尤其想炸的是活动目标，就益加火候老到才行，看样子，那些人当中，还真网罗了不少奇技异能之士……”

展若尘道：

“木桥炸毁的顷刻，我便四处搜查，却连半条人影也未发现，可见他们把引信扯得极长极远，否则，即是他们隐藏得法……”

接着，他又把过桥后遭至的狙击及将至“金家楼”之前，遇上“皮肉刀子”杜全的事叙述了一遍；叹了口气，他道：

“谈到对方所布下的各个陷阱，以杜全的这一个最称完美自然，若不是我在无意间于盆水的倒映中有所发现，恐怕还真会着了道……他们对于人的心理状况也有精细析解。他们明白当一个长期处在紧张戒备情势下的人，一旦抵达目的地时那种本能的精神松懈同意态疲乏，他们安排下这样一个平顺和祥的环境，这样一个友善儒雅的角色，便是要趁着我在身心各方面皆呈怠忽之际乘隙下手——”

金申无痕赞许的道：

“展若尘，你的确反应尖锐，行动机警，在经验见识上超人一等，以你所遭的种种危险来说，换了个人，怕就难以一一安全了……”

展若尘道：

“楼主，对方的各项诡谋固然心裁独出，但他们参予狙杀行动的份子却也个个悍不畏死，真所谓是前仆后继，奋不顾身，他们能用什么法子驱使这些爪牙如此甘为效命，更是我们要特加注意研判的……”

金申无痕凝想了片刻，道：

“我认为并不出奇，使得一群人甘心卖命，大至免不了下面的几个方法，或是许以重利，或是严刑酷罚，或是示以恩宠，或是笼络以情义，再不，便乃花言巧语创造出一番憧憬，迷惑某些头脑简单之辈盲目以赴……”

展若尘道：

“楼主所见甚是，依我的看法，对方驱策党羽的手段，约莫以重刑及严罚的成份居多，其他方式大概还谈不上……”

顿了顿，他接着道：

“在‘九槐庄’格杀赵双福的经过，我想也有向楼主详加禀告的必要……”

金申无痕道：

“在你动手的辰光，赵双福可曾反抗？”

展若尘笑道：

“何止‘反抗’？他乃全力相搏，豁死挣扎，似乎不甘认命的样子……”

冷冷一笑，金申无痕道：

“这孽障！”

展若尘道：

“当时在场的，果然未出我们的预料状况之外，并非赵双福一人，还另有一个四旬左右的中年人物，那人面色苍白，神态阴沉，生了一双蛇眼，而且，似乎对‘金家楼’的内情十分熟悉，我一露脸，他就猜到是楼主派去的执刑者！”金申无痕的表情似是有些怔忡，她迟疑的道：

“那个人使用的兵刃，可是一对‘穿心刺’？”重重点头，展若尘道：

“不错，正是一对‘穿心刺’！”

猛一咬牙，金申无痕形色狠厉的道：

“畜牲！早该想到丘哲这畜牲才对！”

展若尘道：

“丘哲？也是楼主属下的人么？”

深深吸了口气，金申无痕努力抑制住自己心情的愤激：

“‘月字级’的二把头！”

展若尘歉然道：

“我很遗憾，楼主，我已遵照楼主的谕令办了，现场之内，不留一人！”

金申无痕切齿如挫，声音迸自唇缝：

“好，杀得好，这些起狼心狗肺，大逆不道的东西，早该天诛地灭才对！”

展若尘又道：

“赵双福及丘哲对楼主似是积恨颇深，言词态度之间，诋毁侮谩兼而有之，其中除了赵双福本身的事件有关外，显然更带着敌对的仇视意味……”

金申无痕忽然厉烈的笑了，展若尘还是第一次听到女人的笑声如此铿锵昂扬，如此暴辣狠酷，也是头一遭发觉这位金家楼主内蕴的豪壮之概了。笑声中，她的语调宛若透着凝形的血腥：

“便由他们同我‘敌对’，展若尘，老天有眼可为见证，我将杀得他们神哭鬼号，寸草不留！”

展若尘忙道：

“楼主务请息怒，此事关连非小，正如楼主之所说，乃干系着许多人的生死，‘金家楼’的荣辱，因此因应之策，尚以缜密周全为要，切切不能用之意气……”

金申无痕手抚胸口，悻悻的道：

“可恨啊！可恨，他们竟真敢反逆我，真敢行此大逆……”

展若尘静静的道：

“从赵双福的事件开始，楼主，他为什么亏空了这么一大笔钱财？用到哪里去了？在楼主闻报之前有谁替他掩护，后来又是谁在为他遮拦？他又从何处知悉楼主将采取的各项行动？我奉召于‘白石精舍’的经过是何人泄露？他们为何又如此重视并径而拦路逼问？此外，我沿途遭到的一连串狙袭又是谁在主使，为了什么非欲置我死地不可？那丘哲明知赵双福是‘金家楼’行令捉拿的叛逆，他不但不遵命擒捕，反而与其沆瀣一气，勾结为党，这又是什么道理？”舐舐嘴唇，他跟着道：

“而杜全在我刀下留命之后，曾苦苦劝我尽早脱离‘金家楼’，口风中

屡屡表露‘大势已成’，‘他们决不肯放弃既定的目标与努力’，试问什么‘大势已成’？不肯放弃哪些‘既定’的目标，又‘努力’了些什么？‘他们’又是何指？追忆在我离开‘金家楼’之际，那两名不速之客也言及要我切莫趟这湾‘混水’，‘金家楼’一向平静无争，所指‘混水’又表示了什么？这种种般般，楼主，看去仿若千头万绪，各为点线，但只要将这些点线连接，则便形成一个轮廓，一个阴谋集团正在酝酿的叛反轮廓，这个集团的组成份子，也就呼之欲出了！”

金申无痕沉重的道：

“你再进一步说明！”

展若尘稳练的道：

“楼主，首先，谁与赵双福的关系最密切，并且有力量徇私偏袒？谁能在‘金家楼’内部安排下如此高效率的眼线？谁能在外发挥恁般巨大的潜势？谁可在楼主遭黜之后顺理成章接掌‘金家楼’？”

呼吸粗浊了，金申无痕艰辛的道：

“动机呢？动机是什么？”

展若尘凛然道：

“野心，楼主，炽热的野心；有的人不会满足于现实，尽管现实已够丰美，他们总希望求取更大的权力，更大的财富，更大的声誉，有些人，天性是不甘居人下的，纵然只是一人之下！”

抽了口气，金申无痕一个字一个字似是从肺腑间挤迫出来：

“你是指——我们老二？”

展若尘肃穆的道：

“楼主明鉴！”

茫然的凝视着空中一点，金申无痕久久无语，两颊的肌肉在微微颤抖，唇角也在不停抽搐，她的面色苍灰，神情悲凉，宛如一下子衰老了十年！

虽内心里深觉歉疚不安的，但展若尘却不得不尽他的本份，他又低沉的道：

“请楼主宽恕我的肆言无忌，或许我的推测是一项错误也未可定……”

金申无痕幽幽叹息，沙哑的道：

“意识中的疑虑，只有在冥思的自我里方能毫无忌讳的忖量……对老二的日常作为，以及他的忠贞问题，我业已私下注意了很久，并且不无隐忧，但我一直未曾向任何人提起，甚至我最亲近的人，因为利害之间，足以影响全盘大局，关系了整个‘金家楼’的荣辱盛衰，你知道，一桩深存于心底的疑虑，突然被人揭示出来，那种感觉是如何窒怵，又如何震悸……”

展若尘谨慎的道：

“楼主体察入微，蛛丝马迹可能亦曾发现二当家有所不稳之处？”

金申无痕缓缓的道：

“老二是个刚愎自用的人，性子暴烈，主观重，朝好处说他是恃才傲物，朝坏处讲他是桀骜不驯，他眼界高，能力强，等闲人事全不屑一顾……跟着我夫妇二人定江山，也有许多年了，他任是如何孤傲自许，对我夫妇倒还一直顺从信服，上下之礼也遵守不渝；我老是觉得老二为人做事喜欢用他的一套办法，也总感到他有先声夺人，擅作主张的毛病，但为了他这些年来的汗马功劳，为了他如今的身份地位，更为了‘金家楼’的团结，我全容忍着，有时候，甚且有还迁就他的意思……”

摇摇头，她又低声道：

“赵双福的纰漏一出，我就觉得老二在其中无可避嫌，因为赵双福他应变之快，消息之灵通，决不是‘金家楼’一个泛泛之辈可以为力的。再说，赵双福躲藏在‘九槐庄’石家，以那石宗和与老二的交往情形说，他就脱不了干系，但我一切将前提先摆在大局的维持上，不愿以此事伤了和气，影响团结，这才忍讳迄今，不加深究，可是我这边在忍，在让，他却似乎并不领情，非但不领情，更好像一不作，二不休，更要同我逆着来了！”

展若尘道：

“楼主，我们且假定二当家是那个阴谋集团的主脑——他在我离开‘金家楼’的当日未曾向我下手，可能是尚不明白我的目的何在，待到他闻报赵双福已死，这才清楚我此去何为，因而迁怒于我，务欲置我死地，除此之外，他会不会担心赵双福与丘哲受执之前露了什么口风，想要在我返回‘金家楼’途中便先将我灭口？”

金申无痕道：

“似乎颇有可能。”

展若尘思考着道：

“在经过他们多次的努力之后，仍然未能暗算到我，而我业已返回，换句话说，该带回来的消息，也都将详禀于楼主之前——”

金申无痕道：

“你的意思是说，这样的形势，已把他们迫到不能不发的地步了？”

展若尘道：

“如果楼主与我的判断没有错，恐怕情态业已迫近眉睫相当危急，他们随时都会冒险发难，以求制人而不被制于人！”

金申无痕沉着道：

“这倒不一定，因为对方并不能确定你带回了什么消息，知道了多少内情，又有若干指控他们的证据，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未见得会贸然行动，再说，我们就算抢先动手，光凭眼前的各种迹象，尚嫌依据不足，难以使对方入罪，依我看来，一时之间，大概会在暗中僵持下去……”

展若尘慎重的道：

“或许如此，楼主，但我们要先做万全的准备，无事则已，一旦有警，则可免制我于初起，制奸于甫现，一举而歼之！”

低喟着，金申无痕道：

“这算什么？‘金家楼’居然也会有闹内讧的一天，多少年前，这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事，竟有人向我的权威挑战，向我的传规叛抗，而意图与我作对的人，却是我一手提拔的得力臂助……唉，这尚成什么世道？”

展若尘道：

“人心叵测，人欲难填，楼主，这个人间世，原本便是弱肉强食，劫掠争夺的生存竞技场，只有保持实力，付以果决，才是活下去的不二法门……”

金申无痕凉凉的一笑：

“然则，你就否决了人间世的正义之道，人性中的敦厚善良？”

展若尘道：

“不，楼主，我的意思是，人间世的正义之道，人性中的敦厚善良，仍须以实力来维护，用行动作表彰，软弱怯缩的人，就算是最好的人，若没有那些有形或无形的力量支撑，也一样不容易活下去……”

金申无痕闭了闭眼，道：

“你说的也有道理……”

微微一顿，她又以双手轻揉着两侧的面颊，以一种略显索落的声调道：

“展若尘，‘金家楼’的规矩素严，上下尊卑之分尤其一丝不苟，这乃是我夫妇以鲜血和铁腕所铸定，几十年来一层不变，在这样的纪律之下，犹竟抑制不住某些人的野心同奢望，实在令我觉得懊恼又沮丧……”

展若尘真挚的道：

“楼主，纪律与规矩是为那些守份知份的人定的，却是压不住狼子野心者的幻想和自大，局限不了贪婪的扩张及天生的叛逆性，忠心耿耿的人虽无约束仍知忠，而那些本属不满现实又惯于侵掠的那一类，任是什么严律苛法，也仍然不能祛除他先天性的反抗！”

金申无痕徐徐透了口气，把雪白的衣袖卷掩了一下，轻轻的道：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一面准备，一面等待，且看他们如何施为吧……”

展若尘道：

“尚未向楼主请示——贵组合的二当家如今驻留何处？他掌握的实权又有若干？”

金申无痕坦率的道：

“在‘曲城’的堂口决断了，他们负责整帮综合各项繁杂的工作，然后将结果每月定期呈报到我这里，除非特别重大的事情或我有另外的交待，寻常皆照此惯例施为，老二便坐镇在‘曲城’的堂口，司指挥调度之职……”

展若尘摇头道：

“楼主，如此说来，二当家的权责乃是相当大了？‘金家楼’的巨细事务，他似乎可以先作上一半的主，或者，由他径行裁决即可？”

金申无痕道：

“普通的事情是这样，他可以斟酌决定，但事后必须向我详报处理经过，还有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大多仍须我来判行。”

展若尘道：

“但楼主，事情的大小轻重，可有一个明白的准则？”

金申无痕道：

“这倒没有，照常情论事，是否自认能以担负责任，老二应该分辨得出来。”

展若尘道：

“既然并无职权上的明白划分，楼主，说辞之间，便有很大的不同了，这正好是二当家在‘便宜行事’的名义下，培养本身势力的至佳环境，楼主，你授予他的权柄过于大了！”

金申无痕沉沉的道：

“以前我怎知他会生有不轨之心？待我有所察悟，却已不便削减他的权力，况且，我并无直接或实际的证据，对他而言，任何反常的行动，重则激起剧变，轻则招至怨恨，为了‘金家楼’的团结与荣誉，我不能不慎做考量……”

展若尘又问：

“那么，对人事上的调遣派用之权呢？”

金申无痕道：

“人手的调遣运用，他可以衡情度势预为安排，但仍须事后向我禀报，

间或也有与我意见相左而经我改易的情形，但一般来说，我总是在可能范围之内尽量尊重他的意思……”

展若尘缓缓的道：

“楼主，请恕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二当家之所以会生异心，除了他本身的叛逆性外，楼主对他的放任与容让，无形中也是一种间接的鼓励……”

金申无痕咬咬嘴唇，眼下的肌肉抽搐了几次，她阴郁的道：

“我已经说过，我对他内在的察悟嫌迟了些，我总不信他敢起二志……等我有了警惕，却业已铸定了形势，况且并无确切的凭让，我又能为奈之何？牵一发犹将动全局，更遑论老二在‘金家楼’的份量！江湖上的日子够凶险，够动荡的了，自己若再发生斗争，不但悲惨，也实在是一桩愚不可及的事……”

展若尘道：

“楼主一心顾全大局，全力维持和谐，楼主可曾考虑到，那干起意谋反的奸妄之徒，是否也有与楼主相同的体念与度量？”

金申无痕沙哑的道：

“问题正在这里，展若尘，我对他们的宽容及仁厚，久而久之，竟被他们视为此乃我怯懦优柔的表现了……”

展若尘肯定的道：

“可是楼主决不怯懦，更非优柔，楼主一向明断果敢，早年如是，今亦如是，他们如果将楼主的容让及宽厚做了错误的判认，对他们而言，就是一桩大大的不幸了！”

双眸中神采映现，金申无痕重重颌首：

“展若尘，至少还有你知道我这老太婆不能轻辱！”

展若尘昂烈的道：

“只要一息尚存，必将誓死回护楼主左右，进退与共！”

金申无痕感动的道：

“好，好，展若尘，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好小子；疾风知草劲，板荡识忠奸，有用得着你效命的时候！”

展若尘严肃的道：“楼主，为楼主尽此绵薄，效以全忠，原是我的份内之事，楼主大德，不敢言谢，但凭一腔鲜血，七尺肉身，充楼主马前之卒！”

长长吁了口气，金申无痕深为感慨的道：

“展若尘，我怎不早上十年便认得你？”

心神忽而颤震，展若尘连忙道：

“楼主，目前似乎也正是时候。”

金申无痕无声的一笑：

“是的，目前似乎也正是时候……”

低啁一声，她又道：

“老头子走得早，否则，见了你他一定喜欢，老头子在阅入这方面和我一样，就赏识有骨气，有节操，忠耿不二的好汉！”

展若尘审慎的道：

“楼主，老爷子在世之际，‘金家楼’的大权，约莫也是楼主决断的多吧？”

金申无痕淡淡一晒，道：

“老头子活着的辰光，‘金家楼’由他挂名，实则还是我主事，里里外

外许多大小琐碎，都是我来裁决的，在你面前也不用避讳什么，老头子平生只有一怕，就是怕我！”想笑，又实在笑不出来，展若尘干咳几声，道：“务请楼主贯彻往昔的英明，延续今后的毅力，果决处断，铁腕掌持，以维系‘金家楼’的名声基业至千秋万世！”金申无痕深深的注视着展若尘，表情十分庄严的道：“我明白你的意思。”

展若尘又道：

“所以，楼主，我们不能仅仅只是‘等待’；我们目前固然未能掌握叛逆者的确切证据，但征兆已现，必须妥为防范！”

金申无痕道：

“你放心，我会预作安排的。”

展若尘道：

“尚有一层疑虑，楼主。”

双眉微挑，金申无痕道：

“什么疑虑？”

展若尘轻声道：

“在楼主的成群属下之中，楼主如何确知哪一个忠贞可靠，哪一个隐藏祸心？”

金申无痕沉默了一下，道：

“照目前的情形看，怕是不易分辨了，而光是靠表面上的种种判断，又恐不尽确实，人心叵测，就要弄巧成拙了！”展若尘道：

“我担心的正是这种情况，楼主。”

叹息着，金申无痕道：

“想来也真令人丧气，突然之间，那些跟随了多年，提携了多年的伙伴弟兄们，竟似全被一层迷雾遮掩了，那么蒙蒙胧胧的看不清切谁是谁，弄不明白他们的本来面目到底是副什么模样……以往的忠耿，如今的恭顺，居然都已不能做为贞奸正反的依据，哪一个的内在若何，全被肚皮上的一圈肉相隔，连辨忠逆都是恁般不易；共同出生入死，患难偕与的一干故旧搭档，只这须臾，皆已变得如此疏陌遥远，如此不可依恃，唉，这算什么江湖生涯？！”

展若尘道：

“至少该有个法子确定是奸是忠，才好预为布置，楼主，不能因为这个问题便使我们停顿在毫无裨益的自我烦恼里。”

金申无痕道：

“当然，我且问你，你可有什么良策以对？这件事，势不能一一去问，问也不可能问出底蕴来，如果暗中查探，又怕时不我予之外更早激起异变！”

点点头，展若尘道：

“正是——有关‘金家楼’的每一个组成份子，其以往的来历，与楼主的渊源，行为上的表现以及个人的观念操守，我均甚不明白，因此在这上面无法为楼主建议参酌，可是，楼主自己是否有所体认？”

金申无痕揣摸着展若尘话中的意思，一面沉吟着道：

“你是说，我对我手下的人应该有所知晓——对他们的心性及节操方面加以分辨，从而做忠奸之选？”

展若尘道：

“我是这个意思，楼主。”

金申无痕双手平抚于膝，目光微微低垂，声音轻细但却有力的道：

“或许，你已经替我想到了某些人——在你认为坚贞可靠的某些人？”

展若尘咧咧嘴，道：

“业已禀告楼主，我对各位贵属的了解并不深入，如此重大之事，实不敢肆言保举何人，万一有差他，这个责任便难以承担……”

摆摆手，金申无痕道：

“不须你负任何责任，展若尘，但我愿意听听你的见解。”

展若尘为难道：

“还是请楼主自行斟酌判定，拙意浅薄，恐不足为凭，又怕所见不明，贻误全局，而以我如今的处境来指陈贵属各位的忠奸之实，则不但逾份，更是近乎臆测附会了金申无痕忽然神色微沉，音调也变得有些冷峭了：

“展若尘，我一向认为你坦直方正，风骨嶙峋，且敢说敢言，敢做敢当，却想不到你也如同一般凡子枪夫，畏首畏尾，瞻前顾后，怕承担，避责任，你这样不肯与我肩扛，不能替我分忧，还怎说上誓死回护，进退与共？！”

脸上浮起一抹隐隐的青白，展若尘用力吸了口气，艰辛的道：

“楼主言重了，我决不敢有意规避什么，委实是限于各般环境，未能深切体认楼主左右心性操守，便因识人尚欠细微，方难向楼主有所呈述——”

哼了哼，金申无痕道：

“不用说这些，展若尘，你也是老江湖了，平素水里火里，龙潭虎穴，亦都闯过荡过，见的场面不少，阅人自有分寸，你经验足，世故深，加以观察力强，反应敏锐，来到‘金家楼’也有好一段日子，我就不信会毫无所见，更不信你点不出我手下那几块料的底蕴来！”

咽了口唾沫，展若尘苦笑道：

“怕有谬误难免，楼主，贵属之中，有许多——绝大部分，我连见都未见过一遭，又如何能以厥词肆言妄加析解，并定忠奸？”

金申无痕不耐的道：

“你说你见过的那些人吧，其他你有什么看法也不妨一直直述，不管你的见解正确与否，也不管你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只要把你想到的告诉我，由我来裁决，对或是错，我俱担负全部责任，不会叫你受半点委屈！”

展若尘无法再做推托，他十分勉强的道：

“既是楼主如此吩咐，我就只好斗胆进言，一叙管见了，若有差误欠实，不尽不全之处，亦请楼主宽于包涵——”

金申无痕道：

“哪来这么多废话？”

展若尘小心的道：

“依我看来，‘金家楼’中楼主的家族乃是一般可以信赖的力量，无论以他们与楼主的亲情血缘，抑或本身的利益来说，他们对楼主的忠贞与支持无须置疑的……”

金申无痕颌首道：

“不错，金家族人一定会站在我这边，他们和我一样，都要仗着这块招牌活下去。”

展若尘接着道：

“此外，楼主的近卫死士‘飞龙十卫’似乎也不会有问题，他们对楼主一向赤胆忠肝，崇敬有加，当不致生有异念——”

古怪的一笑，金申无痕道：

“ ‘飞龙十卫’ 这十个兔崽子如果有人出毛病的话，我老太婆这双眼可真该由自己剜出来了；展若尘，他们你大可放心，便是造他们老子的反，他们也不会对我稍有二志，在我的感受里 ‘飞龙十卫’ 甚至比金家的族人更要来得可靠可赖！”

似是考虑了一下，展若尘忽然便下定了决心，正视着金申无痕：

“ 楼主，有件事，也是一桩疑问，不得不向楼主禀明，尚乞有以英裁！”

金申无痕敏感的道：

“ 可是有关 ‘飞龙十卫’ 的事？”

展若尘静静的道：

“ 是的，是有关 ‘飞龙十卫’ 的事。”

金申无痕的表情刹时显得沉重了，沉重中更透着阴寒，她徐徐的道：

“ 说吧，完全照实说，他们可是有了什么不妥的征兆？”

展若尘谨慎的道：

“ 楼主且请宽念， ‘飞龙十卫’ 对楼主素来忠心不二，确乃死士，他们之间，并无丝毫异态呈现，只是有桩疑问，与十卫中的两个人可能略有牵连，或是巧合，或是意外，总须查明问实，以解疑端，更证清白！”

二十三、忠奸谁属

金申无痕以那种平板的音调道：

“我正在听你说，展若尘。”

清了清嗓子，展若尘道：

“在先前甫见楼主之际，我已略微提过——前数日楼主相召于我，面授机宜，指令行事，这一切行动都做得异常隐密，然则却又如何泄漏出去的？甚至在我刚刚离开‘金家楼’的辰光，便有对方的飞骑赶来拦截恫吓？！”

金申无痕双目炯亮的问：

“你怀疑是谁泄的密？”

展若尘坦率的道：

“还要请教楼主这桩事都有哪些人知晓？逐一筛剔，自可将那可疑之人查出！”

金申无痕重重的道：

“知道我召你至‘白石精舍’的只有四个人，我，你，以及严祥同易永宽。”

展若尘道：

“楼主自不会将此事泄知于人，我更不可能，剩下要追查的，便是楼主手下这‘飞龙十卫’所属——严祥与易永宽了！”

金申无痕断然道：

“他们绝不会背叛我！”

展若尘沉稳的道：

“我并没有说他们会背叛楼主，但事实的发生却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不可抹煞的；楼主召见我于‘白石精舍’的经过，已确然泄漏出去，而知道此事的人只有楼主及我加上严、易二兄四位，楼主为立事者，既当保密便不会泄密，我乃受嘱行动者，不会拿着自己的生命及承诺做儿戏，除此之外，严祥及易永宽二位兄台是否也该表明一下他们的清白？”

眼角向上抽紧了，金申无痕温怒道：

“展若尘，你的指控毫无道理，你可知道，你这乃是拿着我的心腹在开刀？”

展若尘的神态又幽寂了，他低缓的道：

“楼主，我们这是在研讨一桩关系着整个‘金家楼’安危存亡的问题，因此我们只可就事论事，立论见解，不宜涉及个人的情感及喜恶；我对楼主一片赤诚，满腔忠义，绝无任何除了报效楼主以外的心念，‘金家楼’上下待我温厚深挚，优礼有加，我对‘金家楼’的每一个人都有着莫名的感怀之情——只要他们仍然是尊奉楼主，信从楼主。我毫无开罪他们的动机或理由，我也非常不愿影响到楼主对他们的信赖与依重，尤其是楼主赏识的这些人，我甚至不认得他们，有的也仅是数面之缘，如果不是为了替楼主分忧解疑，不是为了巩固‘金家楼’的千秋基业，我这样做又是何苦？”

金申无痕的形色柔和了，柔和中却又透露着不快：

“你看你，展若尘，我就这么随便说你几句，你就不高兴了？你应该明白，我嘴里嘀咕是一回事，心头却比谁都明白好歹，莫不成连叫我发泄一下内在的烦郁你都不肯多少担待？”

展若尘道：

“不敢，唯恐楼主误会我别具用心，那就真是倾黄河之水也难洗清此恶嫌了！”

金申无痕恼道：

“胡说，越扯越不像话了，不准再在这个题目上推敲纠缠，惹我生气，从现在开始，我们还有许多更重要的正经事须做决定。”

展若尘正容道：

“是，楼主。”

金申无痕道：

“有关严祥与易永宽的问题，待会我们再查询清楚，不过，我总认为他们不可能出卖我，这简直难以思议！”

展若尘道：

“他们不见得存心泄密，楼主，我已说过，疏忽或巧合，大意及紧张，往往都会给有心人一个臆测的依据，蛛丝马迹，亦可凭而追本溯源！”

连连点头，金申无痕道：“很有道理，稍停我们会问个明白！”

喃喃的，这位“金家楼”的主宰却又在咕哝了：“这两个兔崽子……不晓得在什么地方给我出的纰漏？”

展若尘此刻顺着方才的话题径自往下说：

“楼主，我的看法除了金家族人乃是一支可靠可赖的力量外，‘飞龙十卫’亦乃楼主的死党，这两股人马，在对楼主的忠贞上，当不至于有所异变……”

金申无痕肯定的道：

“不止是‘不至于’，展若尘，乃是绝对不会；在江湖上翻滚了这多年，守着这偌大一片基业，莫非我连几个卖命的伙计也抓不住？！”

展若尘微微一笑，接着道：

“另外，贵属‘月’字级的三把头玄小香兄对楼主的忠心也无庸置疑。”

金申无痕道：

“你是说‘蹦猴’玄小香？”

展若尘道：

“正是他。”

忽然叹了口气，金申无痕道：

“展若尘，‘金家楼’兵多将广，人才辈出，莫不成在恁多好手里，你就只能点出玄小香这么块料来充忠良？其余的便全靠不住么？”

急忙摇头，展若尘解释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楼主，因为玄小香与我接触较多，自然多少有些了解，观察他平时举止言谈，形态之间对楼主的崇敬爱戴之忱实乃出于五内，发自肺腑；人的真正意念所蕴，往往流露于无形之中，我体察得出他的心向若何；至于楼主其他下属，我甚少亲近，因而也就不敢妄下断论了……”

金申无痕道：

“依你看，我们老三也会有问题么？”

展若尘想了想，道：

“潘三当家照说是应该站在楼主这边的，但目前并无任何有关于三当家的态度迹象可寻，正反顺逆，实难做绝对的肯定，楼主知道，这可不是能以凭空猜测的事。”

金申无痕有些烦恼的道：

“人心隔肚皮，看不见也摸不着，自从发生了这些疑端险征后，连人们以往的表现同一贯的操守也都得重新评估了，他们势须再要接受一下考验，麻烦的是，我们不能等到考验过去方始辨别忠奸，我们得想个法子把事情爆出以前就能分清楚谁是这边的，谁是哪边的，否则，预为防范的安排，就要大费周章了！”

展若尘道：

“楼主，眼下只有就确实能以掌握的人手先做安排，力量或自不足，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我们不可冒险，万一各项准备计划被对方的奸细渗入探悉，情况就会大大的不妙了……”

顿了顿，他又道：

“再说，光凭楼主这两批班底，业已实力不弱，足够撑上一撑，对方纵然暗蓄叛势，私相勾结，到底有所顾忌，不敢明目张胆，谅他们也强大不到哪里去，而‘金家楼’的各级弟兄，忠心向主也应该比附逆造反的比例更多才是”

“嗯”了一声，金申无痕道：

“不错，人心会变，总不能全变了！”

展若尘道：

“可惜的是我们难以抢先动手。”

金申无痕道：

“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展若尘，贸然行动之下，将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那种骚乱及震荡，会搞垮了‘金家楼’。不说自家窝里的人心惶悸吧，在外面，冷眼瞅着端等落井下石的朋友们更在不少……”

展若尘道：

“我明白，楼主，所以我也只有同意楼主这消极的行动方式——等待了。”

金申无痕道：

“但我不会傻到只是坐在这里看风色，我将如你所说，尽量预做应变准备。”

是一副欲待告辞的模样，展若尘道：

“楼主是否尚有其他吩咐？”

金申无痕似乎示意，低声道：“你且稍坐片刻，我这就叫严祥和易永宽进来。”

微觉迟疑，展若尘道：

“楼主，若是楼主待要查询那件事情，以他们与楼主的关系来说，我在场是否会有所不便？处在这等形势下，只怕彼此皆将感到窘迫……”

金申无痕正色道：

“不然，忠义所在，一心表诚，何来窘迫之有？”展若尘搓了搓手，道：

“楼主既如此说，我便只有从命了。”

于是，金申无痕击掌三响，当第三声掌音甫落，房门已被轻轻推开，“飞龙十卫”中的严祥垂手而入，恭谨的哈着腰肃立门边。

金申无痕头也不回的吩咐：

“叫易永宽也一起进来。”

严祥应一了声，迅速退下，片刻后，已偕他的伙伴易永宽一同来到。

眼脸半合，连金申无痕的语声也是低沉而倦缓的：“前几天的那个晚上，我叫你们去如展若尘至‘白石精舍’见面，曾经严嘱你们谨慎守密，不可泄漏此事，你们两个还记得么？”

严祥与易永宽双双躬身道：

“记得。”

双目倏睁，金申无痕冷厉的道：

“不幸的是，这件事却已泄漏出去了！”

这两位“飞龙十卫”中的弟兄，闻言之下俱不禁全身震晃，面色大变；踏前半步，严祥以一种颤惧的声音道：

“回禀老夫人，小的自奉谕‘白石精舍’之外守卫迄至事毕，一直半步未敢擅离精舍左右，亦未曾见过任何闲杂人等，事后也绝未露一字，为何泄密，小的实不知情脸色泛白的易永宽跟着也走前半步，惶恐不已的道：

“小的受命前往请展爷赴老夫人之召，亦是直去直返，既未语及他人，途中也不曾与人朝面，竟尔泄露风声，小的深觉惶惑……”

冷冷一哼，金申无痕道：

“严祥没有泄漏此事，你易永宽也不曾露过风声，那么是我自己宣扬出去的啰？抑或展若尘自嫌命长有意朝刀口上撞？”

汗水沁额的严祥呼吸都粗浊了，他挣扎着道：

“老夫人明鉴，小的便是赔上性命，也不敢稍违老夫谕令……”

易永宽干咽着唾液，喉结在上下移动：

“小的对老夫忠心效死，可表鬼神，任何情况之下，亦不会违反老夫人指示……”

金申无痕尖锐的道：

“说得好听，事实却不容抹煞，你们都说没有秘密，但我约见展若尘的经过业已被奸人得悉，我们一共只有四个人知晓此事：我、展若尘，再就是你两个，我不曾向外表露，展若尘也不会宣扬，你们又都坚持一直守口如瓶，那么，到底是谁走漏的风声？莫非是对方卜算出来的？”

躬着腰，严祥委屈的道：

“这……老夫人，小的也不明白……但小的绝未泄漏片言只字……”

易永宽也呐呐的道：

“小的等追随老夫人多年，皆以命附，以身相寄，便是刀加颈，也断难灭此忠诚，乞求老夫人明察——”

这时，展若尘轻轻的开口道：

“楼主，可容我与严、易二位兄台一谈？”

金申无痕阴沉的道：

“你有话就说吧。”

低咳一声，展若尘道：

“严兄、易兄，我此时向二位所提的问题，只是帮助二位回忆一下当夜的情况，从而由蛛丝马迹中寻找出可能的线索来，此外毫无他意，若有不周之处，还请二位兄台海涵——”

严祥与易永宽二人连忙回应道：

“不敢，展爷。”

展若尘柔和的道：

“严兄，请你仔细想想，当晚你除了在‘白石精舍’守卫之外，有没有到别的地方去过？亦或是接触过什么人？我是说在你受楼主谕令之后，迄至精舍守卫之前，以及事完后的那天晚上？”

苦苦追忆了一会，严祥道：

“展爷，那天夜里，自老夫交待此事过后，我就先陪着老夫人到‘白石精舍’去等你了，老老进了屋，我便一直守候门外，你与老夫谈完了后，我又侍随老夫人回到‘大金楼’，当晚上没有和以外的伙计们见过面，只是与‘大金楼’的几个庸仆浅聊了片刻，当然我不会扯到这件事上去——易永宽一拍前额，急切的脱口道：

“对了，我想起一件事来！”

展若尘精神一振，忙道：

“易兄，请示下。”

舐着嘴唇，易水宽迫促的道：

“那天晚上，老夫人要我去请展爷至‘白石精舍’相见，我刚刚出了门，就遇到小帐房的执事谢宝善，老谢和我是酒友，交情不恶，他一遇上我就硬拉着去他那里喝两杯，我说有事，他又缠着不放，非陪他来上几盅不可，我急了，才告诉他我要去见展爷——”

金申无痕面若严霜，声调更是锐利如刃：

“易永宽，你这不可重托的蠢才，你居然给我捅出这等纰漏，你可知你这一句话误了多少大事？引发多少危机？你简直糊涂透顶！”

两侧的颊肉抽搐着，易永宽的两手紧紧扭绞，他拼命咽着唾沫，艰辛又吃力的道：

“但……但是……，老夫人……我……我并没有……”

猛一昂头，金申无痕的两眼中宛如迸溅着灼热的火花：

“你还要强辩？还待推诿？你真是好一个忠义之士！”

“扑通”一声，易永宽跪到地上，颤着声道：

“小的知罪了——”

一边，严祥壮起胆子，硬着头皮为他的伙伴缓颊：

“启禀老夫人，永宽这也是无心之过，他只向谢宝善说了一声要去见展爷，既未透露为了什么事去见展爷，亦未表明受了何人差遣去见展爷，这只乃一句极普通的回答，似乎不该发生问题，再说，那谢宝善是否确有奸细嫌疑，眼下也尚不敢断言……”

金申无痕眼睛眨动了一下，语气竟是十分柔和：

“是么？严祥，是像你所说的这样么？”

倒吸了一口凉气，严祥骤然之间哆嗦起来，他惊惧的，惶悚的道：

“老夫人恕宥——”

金申无痕平板冷漠的道：

“只要稍稍具备一点头脑，一点常识的人，都不可能有你这种幼稚愚蠢的想法；严祥，‘金家楼’上下谁是谁不知道易永宽是‘飞龙十卫’之属；他与展若尘远无渊源，近无私交，寅夜前去相见，不是奉我之谕又会受谁差遣？而我既在如此辰光着人前去召请展若尘，如非要事莫不成我闲腻了找他来聊天解闷？你毫无见地，思绪不清，却照以推测人家也如你一般糊涂？谢宝善目前虽未确定有奸妄之名，却已有奸妄之嫌，在他能以洗脱罪嫌之前，你敢为他担保他的清白么？”

严祥汗水涔涔，狼狈不堪的嗫嚅着：

“小的……小的愚昧……小的……荒谬……”金申无痕徐缓的道：

“易永宽，你自己说吧，该当何罪？”

以额碰地，易永宽的腔调哽塞，但却悲壮：

“小的誓以生命投报老夫人，不幸有此疏失，甘当自刎谢罪！”

一挥手，金申无痕酷烈的道：

“很好，我会厚葬你！”

严祥全身一抖，双膝落地，窒迫的叫：

“老夫人……”

“霍”声站起，展若尘重重的道：

“慢着！”

匍匐地上的易永宽，一手撑地，头脸上扬，惨白的面孔交布着那种凄凉的果决与坦荡的殉道神采，可是，展若尘这一喝，却显然令他一时之间陷于困惑，无所适从了。金申无痕表情倏沉，生硬的道：

“你想做什么，展若尘？”

展若尘双目直视着这位女中霸主，夷然不惧的道：“只是想及时弥补楼主将要犯下的错误。”

金申无痕阴冷的道：

“你以为你是谁？又以为你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说话？”

展若尘镇静的道：

“我明白这一切，楼主，非常明白；站在我对楼主的赤诚报效立场上，如果楼主所行所为有了偏失而我仍隐讳不言，畏缩不出，则我对楼主的赤诚便乃敷衍，对楼主的敬仰只是虚伪，因此，我宁肯触怒楼主而获罪，却不愿做一个口是心非，依顺巴结的应声汉，我甘冒楼主之雷霆，亦不甘当个谄媚阿谀的奴才！”

双目圆睁，金申无痕的两边“太阳穴”在不停“突”“突”跳动，她恶狠狠的道：

“展若尘，你胆子不小，竟敢如此顶撞我！”

展若尘低沉的道：

“这不是‘顶撞’，楼主，这是‘忠谏’，而忠谏自古以来就是逆耳的！”

瞪着展若尘好一会，金申无痕方始木然道：

“好吧，我倒要听听你这是什么‘忠谏’？”

展若尘语声稳定的道：

“其一，易兄有此疏失的动机在于无意；有意无意之间的差别乃有千里之遥；其二，是否为了他这一句话方才走漏了消息尚在未定之数，易言之，那谢宝善的底细犹待查明；其三，就算是因为易兄这无意的疏忽而走漏了消息，就算那谢宝善果是奸逆，易兄追随楼主多年，誓以生从，誓以死报，如此忠贞义士，竟以这无心小过骤而遭至自绝之罪，对楼主来说，不仅是一种损失，更是楼主德威沦丧的开始。”金申无痕古怪的道：

“德威沦丧的开始？”

展若尘凛然道：

“不错，服人以德，屈人以威，人心不能服德，以威屈人便难长久；楼主正当用才之际，‘飞龙十卫’皆乃忠义，楼主德威兼涵而杀之，岂不强似严刑峻法以屈之？”沉默了好半晌，金申无痕嗓门有些低哑：

“展若尘，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后生小辈，居然在我面前大放厥词，以这些老掉牙的陈腔滥调来教训我？这人间世，我翻滚了多少年？经验了多少年？什么堂皇正大的道理不清楚？什么邪魔鬼祟的事情没见过？如何做人，如何处世，我还会不明白？莫非尚要你来唠叨？”展若尘微微一笑，道：

“ 楼主圣明。 ”

金申无痕悻悻的道：

“ 真正放肆！ ”

展若尘以眼观鼻，上身前躬：

“ 还请楼主包涵。 ”

肩梢轻扬，金申无痕道：

“ 罢了；易永宽，你起来。 ”

叩了个头，易永宽爬起身来，噎着声道：

“ 楼主慈悲，小的永铭在心—— ”

金申无痕冷冷的道：

“ 不用谢我，该谢的是这位有好胆气的‘屠手’展若尘！ ” 转向展若尘，易永宽的眼眶中有莹莹的晶芒在闪动：“ 展爷，我不知该如何向展爷致谢—— ”

展若尘恳切的道：

“ 原本是我惹出来的祸端，却险些使易兄蒙受此难，我要向易兄道罪犹尚不及，又有何颜敢于接纳易兄重谢？尚请就此略过，也好令我稍觉安心—— ”

易永宽一再用力吸气，仍是那种感激零涕的声音：“ 展爷言重了……我又怎生受得？ ”

二十四、隐隐血雾

这时，金申无痕没好气的插嘴进来道：

“得了得了，你们两个彼此倒是维护得紧，正题还搁在这儿，别净扯些闲篇啦！”

展若尘肃容道：

“楼主大度，我算见识了。”

金申无痕道：

“少给我高帽子戴，这是给你台阶下，你都不懂？”展若尘道：

“辱承楼主厚待，我确然心领神会。”

严祥一旁忽然冒出句话来：

“老夫人，是否该将那谢宝善擒起来拷问一番？”横了严祥一眼，金申无痕道：

“蠢才，你是要打草惊蛇不是？”

怔了怔，严祥愕然道：

“打草惊蛇！小的不明白老夫人所指为何——”深沉的一笑，金申无痕道：

“不用急，很快你们就会知道了，大约就在这段日子里，咱们‘金家楼’极可能有场大热闹好瞧——”

多少有了点领悟，严祥却不敢多问，他呐呐的道：

“小的们全凭老夫人指示便是。”

易永宽也若有所感的道：

“这些日来，小的亦在隐约间觉得气氛不对，一时虽说不上来有何处不熨贴，却总感到不自在，就好像，呃，被人隔离或暗影里受到监视一样，做起事来，多少有点碍手碍脚的别扭劲——”

金申无痕冷静的道：

“你们两个别在这里瞎猜疑了；严祥，你现在前去召集十卫聚合，我有话要交待你们；易永宽，你到后面‘九昌阁’去通报三老爷一声，请他传知金家亲族们在阁里等候，我随时前往同他们有要事商讨！”

于是，严祥与易永宽恭应着，匆匆离开办事去了；展若尘低沉道：

“楼主，如果无事交待，我想先行告辞，回住处略微梳洗一下——”

似乎没有听到展若尘在说什么，金申无痕皱着双眉，慢吞吞的道：

“我在想，你回到原先的住处是否安全？”

笑了笑，展若尘道：

“这一层我已考虑到了，楼主，怕他们不会死心，仍将找机会对付我，明里暗里，对方总希望先把我摆平了，好歹也少个掣肘的人。”

金申无痕道：

“你好像并不在意？”

展若尘安详的道：

“我就是从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楼主，危险与血腥，早已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并非打现在才开始。”

金申无痕喃喃的道：

“你过得习惯么？看样子你似是相当习惯……”

摇摇头，展若尘的眸瞳中映漾起一抹自嘲又无奈的神色，他道：

“人这一生，有许多事是永远无法习惯的，譬如杀伐、争斗、死亡等等，但是不习惯却成为逃避现实的借口，只要被逼到那样的环境里，要求生存就必须适应一定的生存法则，楼主，久而久之，也就麻痹了，冷漠了，这却仅能解释做自我的压制与强迫，若说习惯，未免就可悲了金申无痕道：

“这些话居然会从你这种人嘴里说出来，实在多少令我感到诧异，展若尘，你可知道江湖上的朋友都称呼你做什么？”

展若尘笑得有点苦：

“不管他们怎么称呼我，楼主，恶胚歹棍少有天生的，我双手染血，也不是性喜如此，许多时候除了这样的方法，就没有更佳解决事端的途径了……”

金申无痕道：

“你是否还想回到原住处呢？”

展若尘道：

“楼主宽念！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

金申无痕叹了口气，道：

“展若尘，在这风谲云诡，阴霾密布的时节里，我实在折损不起帮手，尤其似你这样重要可靠的帮手，设若你有了万一，不止是赔上你自己的命，也等于瘫了我一条手臂，影响之大，不堪想像——”

展若尘咬咬下唇，没有说话。

金申无痕极为敏感的道：

“你是否认为我这样讲太自私了？好像处处都在替我自己打算？”

展若尘静静的一笑：

“不，楼主说的全是实话，而楼主也不尽是只为个人打算，更为了‘金家楼’多少人的生命，‘金家楼’辛苦创立的基业打算。”

满意的颌首，金申无痕道：

“你能想到这些，我就很安慰了，这偌大一片基业，金家多年来的名声，我决定要倾全力加以维护，不能叫那些狼心狗肺的东西给窃据糟蹋了……”

展若尘肯定的道：

“他们难以如愿，楼主，否则天道的逆顺，人伦的兴灭，岂不皆变做口词了？”

金申无痕道：

“说得是，可恨这干畜牲竟想不透这一点！”

展若尘道：

“楼主，他们不是想不到这一点，而是由于权势利欲的野心所驱，抹煞了，或是鄙弃了其余的顾忌；当人们被某一项愿望吸引到近乎疯狂的程度时，除了他的目的之外，任是什么道理法则也都形成等而下之的了……”

似是在想着什么，金申无痕沉吟俄顷，突然道：

“我再三考虑，展若尘，你还是搬到我这里来暂且住下，也免得力量分散，为对方留下可乘之机，大家近便点，容易照应，发生事故的当口亦利于行动。”

展若尘不能再推辞了，他道：

“也好，趁楼主传令‘十卫’及赴‘九昌阁’之暇，我回去住处略略收拾一下，今晚上就搬过来。”

金申无痕道：

“就这么决定，稍停我会着人替你住处安排妥当。”

谢了一声，展若尘揖告辞，他也只是刚刚走到门口，金申无痕却又叫住了他。

回过身来，展若尘上体微微前倾，双目注视金申无痕，是一副等候聆听教示的神情。

金申无痕低声道：

“我还要让你去办件事，展若尘。”

点点头，展若尘道：

“但凭楼主吩咐。”

金申无痕形色中透着隐隐的冷酷，意韵连语调也都泛着寒气了：

“去把他的底子给我揭出来！”

有些迷惘，展若尘问：

“楼主是指？”

金申无痕阴沉的道：

“那谢宝善。”

展若尘慎重的道：

“楼主不是说怕会打草惊蛇么？”

金申无痕缓缓的道：

“不错，我先是这么顾虑着，方才我又一想，我们可不能老是像这么干耗着等挨打，好歹也得摸清对方的底蕴，能做进一步的措施岂非更妙？眼下谢宝善就是一条路子，循着路子摸，不怕没有头绪，把这小子像祖师爷似的稳稳当当供在那里未免太便宜了他！”

展若尘略略迟疑了顷刻，方道：

“我不认识这姓谢的，又不知他的居处，楼主，请易兄或严兄其中某一位去办此事，相信亦可胜任，岂不是比我更要便当得多？”

金申无痕道：

“不派他们去，就是怕他们误了事，展若尘，前往掏那谢宝善的底，得有个先决的原则——既要达成目的，又不可走了风声，我估量过，只有你去办我才放心；‘飞龙十卫’那几块料，明枪硬仗足堪一拼，稍稍机伶点的把戏他们可就透着拙了，又怎能比得上你？”

展若尘道：

“楼主既是信得过我，我自当遵谕而行。”

金申无痕道：

“小帐房离这里不远，从大门出去，向左走，沿着那条青石板路一直下去，过道小桥，红砖砌造成的那幢楼房就是了。”

展若尘道：

“谢宝善便也住在其中？”

金申无痕道：

“小帐房一共有三名执事，谢宝善便是一个；那幢红砖小楼的楼下是理帐出纳的所在，楼上有存放银钱的柜库，他们三个也都住在上头。”

展若尘道：

“有其他的守卫人员么？”

笑了笑，金申无痕道：

“当然有，好像是两名看守轮值巡班吧，但以这两个看守者的能耐来说，

对你丝毫起不了阻碍作用，你将如入无人之境。”

展若尘微觉尴尬的道：

“幸好是承楼主谕令行事，否则银钱重地，我寅夜出入，怕就难洗恶嫌了。”

金申无痕莞尔道：

“你也太小觑了自家，展若尘，就凭你，那小帐房中的区区之数，够得上你耗功夫跑一趟的吗？便真个被搜净了，谁也不会相信你的胃口小到这一步田地！”

润润嘴唇，展若尘道：

“谢宝善，楼主，是副什么样的生像？”

金申无痕道：

“瘦瘦小小的身材，面皮透着干黄，约莫四十出头的年纪吧，细鼻窄额，包你一眼就能认得。”

展若尘道：

“还请楼主交待，该要如何迫他招供？事后又以何种方式处置为宜？”

金申无痕笑得相当寡绝，那是一种丁点情感也不带的，只能算是形式化的肌肉牵扯，她那一双凤眼中流闪的不是波光，竟透着凝固的杀机：

“你是行家，可不是？用不着问我，就照你认为最妥贴的法子去办，你自己看怎么做合适就怎么做，只有一端，可别泄了风声。”

展若尘道：

“如果万一……楼主？”

金申无痕挑起眉问：

“什么万一？”

展若尘道：

“我的意思是，如果万一那谢宝善是无辜的，总不能一概皂白不分。”

金申无痕道：

“当然，他若果是无辜，自不该受罚；展若尘，对于忠奸真伪的分判，我想你一定极具心得，明察秋毫，很少人能诤得了你，嗯？”

展若尘似笑非笑道：

“怕的是忠奸辨明之后，不论好歹，这人都得脱下层皮了，果是叛逆，活该罪有应得，设这人乃是蒙冤受屈，一顿生活吃下来岂不透着晦气？”

金申无痕淡淡的道：

“这也是没法子的事，谁叫他牵扯到这桩麻烦里来？不把性命赔掉，已算他祖上积德，烧了高香，受点累，吃点苦，何足道哉？”

语调平淡又漠然，可是金申无痕说的却是事实，却是通俗的道破了一干小人物的低微与悲哀，在一个巨大的，冷酷的人欲漩涡里，在一场错综复杂的阴谋风暴中，计多角儿只是一滴水珠，或则一颗靠边站着的棋子，混着转、推着动，没有多大的好处，但又非得趋附听从不可，成败之间，往往也就变为主子们的牺牲品及替罪羔羊了；好譬战功彪炳的大将，他的名成利就，却是多少他麾下的军士们用白骨叠架的？由零碎组合为一个主体是不错，光彩的是露脸伸头的人，那些铸成整体的个别单元，便乃真的是微不足道了。

展若尘世故极深，他是过来人，经得多，也见得多了，金申无痕的话他毫不觉得讶异，人间世上，原本就是如此炎凉浇薄，定了型的是人性，而金申无痕位高权重，手掌数千人的生死运数，她犹能分得清赏罚公允，忠奸明

判，业已算是位慈主了，换了别个更不知会凭添多少冤鬼屈魂

金申无痕了解的点着头道：

“你是个很明白事理的人，展若尘，可贵的是你也能透析那些不合正常情的事理，现在，我更加明白我为什么会越来越喜欢你了。”

展若尘笑了笑，道：

“楼主抬爱。”

金申无痕道：

“时光已经不早，你就快去快回吧，在我再见到你的时候，希望你已从谢宝善那里得到了些什么——无论是好的或是坏的。”

展若尘回应着，施礼退出，他一边朝“大金楼”外走，一边在寻思，到底，他能从谢宝善那个小角色身上获得什么？教训不止一次了，对方防范严密，步步为营，不透分毫间隙，这条路，约莫又是一条死巷子！

吁了口气，他撒开大步急走，他想，死巷子也好，总得试着掏掏看能否豁然贯通。

过了小桥，那幢两层高的红砖小楼便在眼前，青石板路弯弯曲曲的通到小楼门口，小楼四周还植得有两环白杨，风拂枝摇，打眼一瞧，倒挺有那么几分雅味。

不错，是有两名黑中黑衣的大汉在小楼附近绕着圈子巡守，两位仁兄肩扛“双刃斧”，百无聊赖的拖着脚步兜转，每次碰头，偶而交谈几句，却俱是一付吊儿啷当的松垮动，哪还有一丝半点警觉性？

隐在桥头边阴影中的展若尘见状之下，不禁大摇其头，“金家楼”的威名煊赫，实力雄厚，自来少有外道的同源敢于招惹，因此“金家楼”上下的太平粮也就吃长了；安逸无为的日子足以消志懈勤，磨损锐气，“金家楼”的许多人，可不正在逐渐腐蚀于懒散里？

展若尘心中在叹喟，却又有着一股自嘲的感觉——在“金家楼”的地面之内，更奉有金家楼主的亲谕办事，却必须从暗里进行，以他身为“金家楼”客卿的身份，竟得避讳于两名小角色，这算是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实复杂矛盾得不能用几句话说清了。

寸量受了形势，也选择受了角度，展若尘略略屏息，正待前往掩掠，来路上，却隐隐约约传来一阵脚步声，脚步声走得很急，鞋底擦在青石板上，宛若一步追着一步的响至近前。

展若尘凝目望向桥的那端，他确定来人必是“金家楼”内部所属无疑，否则寅夜行动，断不会如此无所顾忌，而这人行路的方向又似是小楼这边，很可能亦是小帐房中的执事，或许正乃——

微微笑了，展若尘暗暗庆幸自己的好运道，一点不错，夜色掩映里来至桥对面的人，瘦瘦小小的身架子，黄干干的一张面孔，细鼻窄额，正乃那位谢宝善谢执事。

果如金申无痕所言，展若尘是一眼就认出了对方，更巧的是相遇在此，可给他省了不少手脚，看样子，出师得利，像是个好兆头哩。

谢宝善的举止似乎颇为匆忙，神态间也透着阴郁怔忡之色，他急急的踏上小桥桥面，还不停用衣袖擦拭脑门上沁出的汗水……

于是，展若尘身形闪跃，贴着桥栏一沾翻起，刚好站到谢宝善的背后三步之处。

正满怀心思，频频拭汗的谢宝善，骤觉眼角黑影一闪，猛的吓了他一大

跳，站定再瞧，却是一片沉暗，四周寂寂，啥的异像也没有。

怔怔的呆了须臾，这位执事老爷不禁深深吸了口气，喃喃自语：

“真个活见鬼了，心惶神乱，莫不成这双眼也有了毛病；方才那阵子虽说昏昏花花的，却明明有道黑影一晃，怎的却又四野清平，一片静荡！”

说着，他又摇摇头，叹了口气：

“这兆头可透着邪，但求皇天保佑，别出什么纰漏才好……”

在他后面，展若尘十分安详的接口道：

“皇天保佑的是忠良义士，可不保佑心怀叵测或图谋不轨的奸妄之徒，好朋友，你若自认无愧于心，便没有什么好忌讳的！”

全身肌肉倏然收缩，谢宝善直觉的感到后颈窝的汗毛全都倒竖起来，他连连打了几个寒噤，惊骇又吃力的缓缓转过身来，对面，展若尘正在向他微微颌首示意。退了一步谢宝善瞪着展若尘，张口结舌的道：

“你……你是人……是鬼？”

展若尘静静的道：

“如你胸怀坦荡，可表天地，则人亦好，鬼亦罢，又何所惊惧？”

两只眼球几乎要突出眼眶直定定的盯视着展若尘，好半晌，谢宝善方才神魂甫定，他指着对方，颤巍巍的打着抖音道：

“好呀……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人……活生生的大活人，大胆东西，你是真正嫌命长了，居然敢在深宵僻静之处，唬弄你家谢二爷……”

展若尘古井不波的道：

“我认识你，谢宝善。”

一挺胸——谢宝善在察觉对方乃是个活人之后，胆气倏壮，他恶狠狠的道：

“装神扮鬼的宵小鼠辈，你这番算是自投罗网，劫数难逃，你可知这是何处？我谢二爷又是何人？只要我一声叱喝，便叫你插翅难飞，五花加绑——”

“绑”字随着谢宝善的唾沫星子正往外喷，那么一抹青寒冷凛的光华便仿佛电闪幻映，一刹间透骨的冰凉贴着他的喉核骤沾又消，这位谢二爷，倏然一个哆嗦，牙齿业已咬破了舌尖。

是的，他当然明白刚才那瞬息里的冰凉感应乃是什么——虽则他并没有看见，而越是如此，便越令他心胆俱裂，魂飞魄散了……

展若尘仍然像先前一样古井不波的道：

“这只是告诉你，你将来不及做任何呼救的举止，谢宝善，人的头颅连接在颈项上并不牢靠，尤其对我的利刃及快速而言，要令头颅与颈项分家乃是非常容易的事，方才，你业已体验过我的警告了。”

于黄的面孔不由泛了灰青，谢宝善冷汗如浆，抖个不停的道：

“你……你是谁？你……你想要……要什么？”

展若尘闲闲的道：

“跟我走，姓谢的，我想问你几句话。”

嘴巴翕张了几下，谢宝善无助的，却又期盼的回头朝着桥那边望了几眼；展若尘背向着他，却似脑后生了眼睛般冷森的道：

“不必期望那两个守卫者对你有任何帮助，谢宝善，在他们到来之前，你早就魂断命丧了——如果你想试试，这便是我预先提醒你的下场。”

谢宝善全身透冷，他呐呐的道：

“你别误会……我，我没有这个意思……”

展若尘生硬的道：

“我不在乎，你有没有这个意思全是白搭，只要你叫嚷一声，你便活不成，那两位也一样活不成，我可以打包票，叫你们在黄泉道上一路走！”

干涩的咽着唾沫，谢宝善恐惧的道：“这位……呃，老兄，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展若尘一边挪步，一边头也不回的道：

“跟我走。”

谢宝善明白他毫无选择余地，咬咬牙，只好跟着展若尘朝前走去。

两个人一前一后，不徐不缓的走着，却是越走越偏僻，越走越黝暗，不久之后，已来在一道土堤之侧，土堤外面，便是荒野冥寂了。

不安的向四周环顾着，谢宝善心惊胆颤的道：“业已到了效野啦，老兄，有什么话，何妨在这里就说？前头怪荒寒的不比这里还利便点——”

站住脚步，展若尘“嗯”了一声，道：

“不错，这里是比较利便点。”

双手紧张的搓揉着，谢宝善惶恐的道：

“敢问老兄尊姓大名？有何见教？”

展若尘微微一笑，道：

“你不认得我？”

端详了展若尘半天，谢宝善愁眉苦脸的道：

“老兄见谅，却是面生得紧……”

展若尘背负着手，意态安适的道：

“我提一个人，你一定熟悉，而且颇有交情。”谢宝善惴惴的问：

“不知老兄指的是哪一位？”

展若尘悠然道：

“易永宽，‘飞龙十卫’中的易永宽。”

面孔立时痉挛了一下，谢宝善随即掩饰性的干笑起来：

“老兄是指永宽呀？熟，熟，我与他当然熟，不止是熟，还是老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凑合，就是前些日子，犹一道喝了半宿老酒哩……”

二十五、欲擒故纵

展若尘面无表情的道：

“你当真把易永宽看作老朋友么？”

谢宝善忙道：

“我说——这位老兄，我和永宽的交情可厚得紧，不信你去问他，人与人交的是个彼此称心，岂还假得了？”展若尘阴冷的一笑，道：

“既然如此，你又为何‘摆道’坑他，害他差点送了性命？”

满脸的惊讶迷惘之色，谢宝善大瞪着两眼道：“你，呃，你到底在讲些什么？我几时坑过易永宽啦？这话是从何说起？”

向前凑近了些，展若尘定定的注视着对方道：“至少，我发觉，你有一桩本事——装扮得似模似样，看来就和真的没有分别；姓谢的，这门功夫练到炉火纯青可也不大容易。”

谢宝善急惶的道：

“老兄，老兄，你就帮帮忙，行行好，别再逼我了，直到如今，我连你的真正来意都还搞不清楚，尚能扮弄些什么花巧把戏？”

展若尘神色凛然的道：

“谢宝善，我也无须再与你绕圈子转着逗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前几日的那个晚上，你在遇过易永宽之后，把他回答你的那句话传给谁了？”

谢宝善是一副苦苦思索之状：

“前几天的晚上……我可是遇见过永宽么？我们经常把晤，照面的辰光更是不少，要叫我记，却是从哪里开始想起？”

展若尘道：

“我可以帮你回忆——那天晚上，易永宽从‘大金楼’匆匆行出，恰巧和你碰头，你硬要拉着他去喝酒，易永宽却因有事不克奉陪，你追问他什么事，他告诉你要到前面去约晤那展若尘——”

一拍脑门，谢宝善连连点头：

“是了，是了，经老兄这一提，我总算想了起来，不错，有这么回事……”

露齿一笑，展若尘道：

“你记得起来就好，现在告诉我，你把易永宽回答你的这句话去向谁透露啦？”

又是一面孔的茫然，谢宝善似是不明所以的道：

“我，我去透露给谁啦？老天爷，这又不是什么军团大计，至高机密，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内容——他要去约见那姓展的而已，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那天晚上我独个去喝了一顿闷酒，回房便蒙头大睡，任是谁也没多讲上半句话……”

展若尘摇头道：

“不然。”

呆了呆，谢宝善道：

“什么不然？”

展若尘道：

“易永宽无意间告诉你的这句话，若是无心之人，自则听过便抛诸脑后，但如传到一个蓄谋不轨的人耳里——譬喻这人早与某一班叛逆勾通，甘作爪牙，狼狈为奸，——情况便大大的不同了。”

谢宝善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他卷着舌头道：

“我……我不明白你这话的意思……”

展若尘侃侃而谈：

“如果是一个有心刺探消息的奸细之属，在他闻及易永宽这么一说之后，他所得的内容便决不似这句话浮面般的简单了，至少，他将会分析归纳成下面几项——其一，易永宽及楼主的心腹死士，寅夜匆匆前往约见展若尘，十之八九为受命而去，受谁之命？必是楼主无疑；其二，展若尘虽非‘金家楼’嫡系，却与楼主别有渊源，承恩蒙惠之外，楼主对他甚为赏识，中宵召晤，必有不为人道的机密相商；其三；‘金家楼’近来迭生事故，暗潮隐隐，由于时、地的不比寻常，再加上楼主约晤的对象大违正理，这皆是某些不轨者所急欲探悉的内情——”

额头上又见了汗，谢宝善期期艾艾的道：

“老兄……你说了这么多，不管对不对……但，但却与我有何相干？”

展若尘道：

“当然与你有着牵连，楼主召见展若尘的事，异常机密，只有楼主本人及她的两名心腹严祥、易永宽知道，可是到末了却走漏风声；楼主不会泄密，严祥和易水宽也不会，除了易永宽在无意中对你说溜了嘴外，更无他人知晓！”

谢宝善赶忙道：

“那展若尘，老兄，那展若尘却不一定靠得住啊！”

微微一笑，展若尘道：

“那展若尘一定靠得住，所谓‘一定’，并非只是指他信守忠义之道，深怀报恩之念，更重要的是，楼主交付他的任务乃是由他独力玩命的事，他还不想冤死，是而他便不会泄密！”

搔着脑袋，谢宝善惶惶的道：

“这个不会，那个不是，却是谁走漏的消息？”

展若尘道：

“很遗憾，算来算去，抽丝剥茧的结果却不幸指向阁下你的头上，所以，我才不揣冒昧，亲来求教，这个问题，还得请你给我解答。”

猛退一步，谢宝善大惊失色：

“你……你开什么玩笑？我又如何能给你什么解答？叫人背黑锅也不是这种背法，这分明是栽诬，是坑害，是欲加之罪……”

展若尘叹了口气，道：

“谢朋友，事理的脉络，着重在推论及研判上，蛛丝马迹，俱乃揭露真相之钥，有了线索，循而追析，好歹总能理个头绪出来，这是极为公正的，没有人要栽诬你，症结只在于你能否替你自己做一个辩白——当然是合情合理的辩白。”

谢宝善气急败坏，口沫四溅的嚷嚷：

“我要做什么辩白？根本与我无干的事，我毫不知情，更不曾泄密，你又叫我说什么？你们办事不慎，出了纰漏，却妄图随便找个人替你们顶罪，简直无法无天，心狠手辣到了极点，你们别以为我好吃，逼急了我，我通通给你们揭出来，看看是谁玩儿完——”

笑笑，展若尘道：

“你倒真能撑，谢朋友！”

谢宝善双眼泛红，咬牙切齿的道：

“不管你怎么说，想冤我顶罪却决办不到，横竖都是刚，我和你们豁上了！”

展若尘安闲的道：

“那么，你是不承认这泄密通逆的指控了？”

谢宝善扭曲着那张干黄面孔，显得愤怒又委屈：

“皇天在上，我在‘金家楼’干了近十年的司帐，对主子始终是尽心尽力，忠诚不二，你无凭无据，只以莫须有三个字便栽我一个‘泄密通逆’的罪名，假使我不能抗辩，被你诬陷至死，是非也必有个公论，我倒要反问你，我向谁泄了密，又私通了哪些叛逆？你说出来，指出来，但能摆明了，不用你动手，我自家便抹脖子给你看！”

展若尘目光炯亮的盯着谢宝善看，这位司帐先生昂头挺胸，双手后背，大有一副理直气壮，问心无愧的凛然架势；于是，展若尘搓了搓手，模样透出几分犹豫的道：

“看情形似乎不会是你，莫非我们搞错了？”

谢宝善气咻咻的道：

“一定是你们搞错了，休说我对楼主一片忠耿，断无二志，而我只是一个人微职卑的小小司帐，无智无勇，便真有什么人想谋反，也不会找到我头上，我更也承担不起！”

展若尘不觉颌首道：

“说得也有道理，可是，谢朋友，这泄密者若非是你，又会是什么人呢？”

谢宝善提高了嗓门道：

“你问我，我去问谁？这是你们的事，我哪里能够凭空瞎猜？”

又迟疑了一下，展若尘无可奈何的道：

“好吧，你的罪证不足，我也不能仅以推论便坐实你的行为，待我回去向楼主禀报之后再请裁示；不过，谢朋友，眼下未曾逮捕你，并不是说你的嫌疑已经洗清，在找出那真正的泄密者之前，你仍然被列为审讯的对象，因此你的行动即将受到限制，在通知你事件完全查明之前，你不准擅离小帐房左近，随时听候传召，否则，只要有一次找不到你，便以畏罪潜逃论处！”

谢宝善极难察觉的透了口气，眼梢唇角的皱褶也微微舒展了，他却仍然摆出那种愤愤不平的冤屈状，悻悻的道：

“你放心，我胸怀坦荡，仰不愧天，俯不作地，自问行正立稳，无牵无涉，我什么好怕的？我会留在住处随时听传，就算你们不找我，我犹要主动找你们还我清白！”

展若尘道：

“这就最好不过；谢朋友，今晚上的事，切切不要对任何人提起，免得再为你惹上麻烦！”

谢宝善硬梆梆的道：

“遭到这种冤枉事，业已够晦气的了，我还会向谁去嘟哝？不必你说，我自省得！”

拱拱手，展若尘道：

“多有打扰了，谢朋友，得罪之处，尚请看在我们职责在身，不容苟且的份上，曲予包涵。”

哼了哼，谢宝善不领情的道：

“犯不着这么‘前踞后恭’，净在嘴皮子上卖弄些浮词，你们‘刑堂’的这套我比谁都明白，只是因为你们拿不出真凭实据，又栽不了我，方才施布几句好听的，但有丁点把柄落在你们手里，恐怕我这身老骨头早就叫你们给拆散了！”

展若尘嘻嘻一笑，道：

“言重，言重，谢朋友，你却怎的看得出我乃属于‘刑堂’？”

谢宝善恨声道：

“举凡‘刑堂’所属，就全似你这个调儿，像是出自一个模子所铸！”

展若尘耸耸肩，道：

“上命所在，为了整个组合的安危着想，有时候便难免不为自己人所谅解，可是当了这门差，又有什么法子！谢朋友你就多担待吧。”

说着，他不再磨蹭，转身消失于沉沉的黝暗之中。

谢宝善独自站在原处愣了半晌，又猛一跺脚，喃喃的咕哝出两个字来：

“糟了——”

这位司帐先生，急匆匆的拉开步子便奔，但是，他奔跑的方向却不是他居住的小楼，乃是与小楼形成斜角的另一处所在。

那是一处仓房，一处地靠斜坡风林之侧的仓房。

仓房是石砌的，灰白的大麻石，四四方方的形式显得越见高大宽广，前门是两扇坚厚的桧木包铁角巨扉，在这个辰光业已闭拢，但仓房的左边却留着一扇小门，门中犹有微弱的灯火透映出来。

谢宝善一路闪闪缩缩，鬼鬼祟祟的奔入仓房小门之内，临窜入以前，犹还探头探脑向身后四周频频查视，直待他确定无碍了，方才抢步而进。

果真是“无碍”了么？

当然不是，展若尘此刻便隐匿在隔仓房只有丈许远近的一株树干后面，他是一路跟随谢宝善淌下来的，更确切的说，他从未离开过谢宝善左近，只是谢宝善看不见他罢了——以他所具有的轻功提纵之术，来缀吊像谢宝善这样身手稀松的角色，便和狸猫逗王八没什么两样了。

展若尘在同谢宝善朝面之后，便已判定这位仁兄脱不了干系，但他并不认为使用刑求会比他现在所用的方法更为有效，眼下的策谋，可令他进一层挖出对方的同路人来，这总较粗暴手段下断了后步要高明些，至少，他已开始尝试柔和的方式了。

问题在于谢宝善——他过份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展若尘，他居然相信凭他的表演业已唬过了展若尘，他却不知道只因他目光的一瞬，神色的变换，甚至口词的轻重缓急，已经告诉了展若尘太多的真相，何况，事实的推理又绝非否认所能抹消的呢！

小门中，晕沉的灯火仍在宁静的映溢。

展若尘很快便找着一处可供他潜入仓房的所在——平顶屋面上那扇斜斜砌起的气窗。

气窗外嵌有拇指粗细的铁栅栏，自然这些铁栅栏对展若尘起不了什么阻截作用，他十分容易的便拗开了铁栅的间隙，缩身而入。

攀附在气窗下的横缘边，展若尘弓曲着身子，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整个仓房的情形；这是一幢堆存粮食的仓房，米面杂粮标得明明白白，同式的麻包整齐层叠于木牌标示的位置，宛若一座座方平的小山。

全幢仓房只亮起两盏高吊的琉璃灯，灯蕊又捻得极小，以至仓房的景象

便浸沉在那一片晕黄里，不过，这晕黄的光度，对于展若尘的视力而言，已经足够了。

靠着仓房大门两边，是用木板隔墙的几个单间，就顶上是空着的，这四个单间里，如今只有左边第二间亮着灯光，其余三间全都黑着，然而展若尘却知道有人在里面睡觉。

谢宝善正在亮着灯火的那个单间里。

但是，谢宝善没有说话，房中另一个光头胖汉也没有说话，只见谢宝善用手式比了几比，那胖汉点点头，接着，两个人一起悄悄推门，蹑足走了出来，直到仓房中间。

展若尘正在判断对方待做什么，只见胖汉搬了一具木梯，搭到一堆米袋旁边，与谢宝善两人攀梯而上，坐到这堆米袋的面层，然后，又将木梯抽起。

不禁莞尔了，展若尘心想，这倒是个谈话不虑人听的好地方。

那胖汉和谢宝善刚刚坐定，不等谢宝善开口，胖汉先就沉下脸来，虽是压着嗓门，却仍透着些许严厉：

“谢老二，你是不要命了？半夜三更这般急毛窜火的跑了来，也不怕启人疑窦？平常告诉过你，不是必要，千万别在辰光不宜的时候碰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看你这付沉不住气的熊样！”

微喘着，谢宝善低促的道：

“唉，唉，鲁胖子，你先别龇牙瞪眼的数落我，你也不想想，如不是有紧急大事，突发状况，我岂会在现下这个节骨眼来找你？我又不是根愣鸟，莫非连个轻重也分不清？”

那鲁胖子急问道：

“你倒是快说呀，出了什么纰漏？今晚上你从我这里回去的时候，不是还挺好的么？却又是哪里透着不妥啦？”

谢宝善阴晦的道：

“就是刚自你这里离开，才走到我住处前面的小桥上，就被刑堂的人截下了！”

鲁子吃惊不小的道：

“有这回事？他们是巡逻的时候碰上你的，还是存心在那里堵你？”

谢宝善道：

“存心在那里堵我。”

显然也紧张起来，鲁胖子忙道：

“他们问了你些什么？你说了些什么？是不是你的言行举止露了破绽？谢老二，这可半点开不得玩笑，搞出毛病来，你我都要掉脑袋的呀！”

谢宝善顿生不悦的道：

“我岂不知这是性命攸关的事？你要活命，难道我就嫌命长啦？至于他们问了我些什么，我又回答了些什么，你更可放心，刑堂的那干人有多精刁？若是我答得不妥，如今还能坐在这里和你聒噪？”

鲁胖子担忧的道：

“奇怪，他们怎么忽然找到你头上来？其中一定有什么原由——”

谢宝善道：

“还不是为了上次那件事，我来向你传报楼主召见展若尘的消息，结果爆了底，楼主追查下来，三转两兜，就套到我头上了！”

鲁胖子道：

“你是如何申辩的呢？”

谢宝善冷笑道：

“何须申辩？越辩毛病越多，我压根就来个抵赖不认！”

沉吟着，鲁胖子道：

“他们抽丝剥茧，一层层滤下来，总会找着个嫌疑最重的人，即使你不承认，也不是个最好的法子……”

谢宝善立时有了火气，他愤然道：

“然则你叫我如何应付？莫不成要我俯首认罪？”

鲁胖子摆摆手，道：

“你且莫冲动，谢老二，这不是冲动的事，我们必须善谋对策，妥为因应才好。”

谢宝善焦躁的道：

“这就看上头怎么办了，我只知道同你联络，别的人找不上，目前我有了麻烦，他们好歹得给我留条路走，否则，迟早刑堂的人会再传我，今晚我运气，未曾吃上生活，下一遭可就难说了，你知道，那干伙计心狠手辣是出了名的！”

敲了敲自家脑门，鲁胖子道：

“刑堂自大司律之下，共有两名左右护法，十六名执刑手，今晚上来堵截你的是哪几个？或许我们可以在刑堂内部想想办法……”

谢宝善道：

“来找我问话的只有一个人，看样了是个执刑手的身份，可是却面生得紧，从未见过，许是刚进来不久的新手。”

一瞪眼，鲁胖子道：

“刚进来不久的新手？你是在活见鬼了，谢老二，刑堂的成员一向都是那干人，极少调换，据我所知，自五年以前有两名执刑手因苟且徇情而被逐罚之后，方才有所添补外，直到今天还是些原班人马，既无增加，亦未删减，却从哪里又来的‘新手’？”

也有点愣了，谢宝善呐呐的道：

“但，但是，他自己承认他是刑堂的人呀……”

鲁胖子发火道：

“他自己承认？娘的，若他说他是阎罗殿的勾魂使，你也相信？谢老二呀谢老二，平日看你倒蛮机伶精乖，怎的这遭却恁般糊涂法？你是吃了诓了唬了呀！”

谢宝善是又急又惊，不由得恼羞成怒：

“鲁胖子，你用不着老是指责我，你的职司是管理粮仓，朝外接触的面广，堂口里人来人往，你自然比我热稔得多，我呢？我他娘只是一员小帐房的司帐，仅乃负责金氏家族的内部银钱支配，平常局限一隅，根本不和外间打交道，近十年相熟的人面也就是内圈的那些人，刑堂那边我更从未牵扯过，除了大司律以外，连左右护法我都不认得，又如何知道刑堂内的人手是哪些牛鬼蛇神？”

重重以拳击掌，鲁胖子烦心的道：

“怪了，要不是刑堂的人，会是哪一边的鸡零狗碎插手进来瞎搅和？其目的与动机又在何处？”

谢宝善忽道：

“会不会是老太婆直接派下来的？那人曾表示过要将查讯过的结果回去向老太婆禀报，却似乎没有提起回复刑堂的话——”

鲁胖子若有所思，紧跟着问：

“谢老二，你是小帐房的司帐之一，也就是里头的人，老太婆左右有些什么使唤角色，你总不该像对外圈那般陌生，那人如是老婆子直接派来，定是她身边的心腹，你又怎会不认识？”

怔忡着，谢宝善呢喃道：

“说得是……那人我却从未见过……”

鲁胖子道：

“要说是刑堂的新进人手，绝不可能，如是老婆子身边的心腹，你却不认得，娘的，这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打的是什么主意？”

谢宝善搔着脑袋道：

“我看，也可能是刑堂的人，直接由老太婆派用亦未敢言，总之我断定他不是老太婆身边的角色，老太婆身边有些什么人我没有不认识的，但刑堂那干杀胚我就生疏得很了！”

鲁胖子不耐的道：

“一会说是刑堂派下来的，一会又说是老婆子直接指使的，这么个颠三倒四法，你冲着我信口雌黄不关紧，我对我的上头又怎么交待？”

谢宝善也大为不快的道：

“我们是就事论事，以各种可能的情况去推敲，谁也没学过神算卜卦，哪能一招指头就里外通明，前知三代，后晓六朝？”

弓攀在气窗横缘上的展若尘，听着下面这两位仁兄的争辩臆测，觉得十分可笑，他决定继续听下去，他希望还能再从这两个人的言谈中多得悉点什么。

这时，鲁胖子双手撑腰，略微活动了几下，又似猛的想起了某件事：

“谢老二，我两个也真叫迷糊，瞎摸胡猜了一气，竟连一条最简单的查证法子也忘了，你快说说看，那小子是副什么生像？若是刑堂的人，你不认识我却全知，照影索样，包管把那人给认出来！”

谢宝善却不大起劲的道：

“怕的是我说出来，你也对照不上——”

鲁胖子急切的道：

“先别管对照得上对照不上，你且把那家伙的模样形容给我听听！”

咽了口唾沫，谢宝善无精打采的道：

“那人，呃，三十来岁，或者更大一点抑更小一点，白苍苍的一张瘦脸，鼻准挺削，双眼深陷，生了双刀耳，薄唇，整个形态就透着那种冷森森的味道，叫人一看就打心窝里起寒慄，如果要找出个杀人不眨眼的模子，他就正好合宜……”

顿了顿，这位司帐先生又接下去道：

“他穿了一袭青袍，混身上下全散发着一股说不出的劲儿，像懒洋洋的——不，有点落拓萧索的意味，好像把什么事都看得平淡无奇的样子……”

鲁胖子思索了好一会，方才茫然道：

“真他娘的玄了，这家伙会是谁？我想遍刑堂中的每一个人，就没有一个是这副熊样的，而他显然也不是老婆子身边的角儿，否则你亦不会不认识……这厮到底是从哪个窑洞里蹦出来的邪祟？”

谢宝善道：

“我早就说了，可能是刑堂新进的人手——”

鲁胖子“呸”了一口：

“你老犯这个毛病——愣咬根驴鸟当箫吹，刑堂内外那几个人手，我摸得清清楚楚，他们的司职情形，人手分配，我差不多全晓得，哪来你说的这个小子？”

憋着一口鸟气，谢宝善悻悻的道：

“那就没有法子了，我们都不认得此人，又到何处去追查他的底蕴？”

鲁胖子道：

“你再想想看，他还说过什么话？另外尚有什么特征？”

翻动着两只眼珠子，谢宝善迟疑的道：

“似乎有一头乱发，只随使用一根青布带绾束着……另外……对了，他身上好像还带得有伤，不过不重，衣衫的肩领各处有裂痕，隐沾血迹，毛发似也微有烧焦的痕印，模样透着几分倦乏，仿若刚赶了一段长路似的……”

鲁胖子细细咀嚼着谢宝善后面这段话，骤然间，他那油光光的胖脸泛了灰青，满脸的于思横肉也一下子僵硬，倒吸一口凉气，他竟控制不住嗓调的颤音：

“不好了……谢老二……你可遇上瘟神了……是他……我的老天，一定是他！”

迷惘不解的谢宝善瞪着一双眼问：

“你指的是哪一个？”

呼吸粗浊又急促，鲁胖子全身的肥肉都似在抽搐，他挣扎般的道：

“展若尘……我看一定就是展若尘……”

猛的打了个哆嗦，谢宝善张口结舌：

“别扯淡……鲁胖子……你，你怎知那人就是展若尘？你可曾见过姓展的？”

鲁胖子惶然四顾，边紧张的道“我没见过，但听他们描述过姓展的模样，大概就是你说的这个样子，你先前提起，因为我的注意力全摆在刑堂那些人的身上了，一时没朝别处想，直到方才你说那人似是带伤，又好像风尘仆仆才赶了长路回来，我始猛的警觉是那姓展的……他可不是今晚上才赶回来的？而且上头亦曾隐约表示过曾经沿途拦截过他，他身上带伤，就更贴合了，再加上他的形状、特征、气质，各般一印证，不是姓展的又会是谁？！”

谢宝善惊惧的道：

“难怪我们都不认识他，难怪他既非老太婆的左右，也不是刑堂的所属，却有这等行事的权力，这小子乃是老太婆的新宠啊……”

鲁胖子也沉不住气了，他迫切的道：

“事情不妙，这姓展的老辣机敏，精刁无比，今晚上他才赶回来，就直趋‘大金楼’，关着门和老婆子密谈了很久，我们刚把这消息传报上去，还不知上头怎么处理，他居然已经又展开行动，摸到你头上来了！”

谢宝善惶恐的道：

“这家伙可真难缠得紧，只怕我们应付不了他，鲁胖子，你要马上和上头联络，看看有什么法子替我们遮拦遮拦，他若再找到我，我就撑不住啦……”

鲁胖子瞪着谢宝善，音调里充满疑虑的道：

“那人如果确是展若尘，他既对你生了疑心，从而找到你，就有他的依据和打算，你要摆脱他便不大可能，但他却如此轻易的放过了你，谢老二，这其中必然有诈！”

谢宝善颇为不服的道：

“有什么诈？姓展的固然刁滑，我谢某人可也不是省油之灯，他对我只是起疑而已，随他怎么盘询查问，我只来个一推六二五，死不承认，他又奈我之何！鲁胖子，你不用自己吓唬自己，若是姓展的真有你所说那么个精法，他岂会放过我？早抓了我去把我生剥了！”

连连摇头，鲁胖子道：

“越是这样，越透着不妥，谢老二，你安知这不是他的狡计诡谋，来一个欲擒故纵！”

嘿嘿冷笑，谢宝善道：

“欲擒故纵？他如若有所凭有据，大可下手拿人，又何须耗费恁般功夫多此一举？他这么做，事实上又有什么收获？”

鲁胖子一边伸头四处查视，一边气急败坏的道：

“在姓展的看来，你只不过是条小鱼，他擒了你并不算有什么收获，反而打草惊蛇，当然他就明着放你一马，再由你的行迹牵引出更多的人来，谢老二，你别不服气，就是眼前，我们就已处在极端的危险中了！”

谢宝善怒道：

“鲁胖子，你别把那姓展的看成了再世神佛，这么个法力无边法，他也只是个毛人而已，你说我们眼下已处在极端的危险中，我倒要请问，这危在哪里，险又在何处？简直庸人自扰，可笑之至！”

霍然起身，鲁胖子神色凝重的道：

“我不同你抬杠，谢老二，我们个人的安危并不足虑，却要以整个大局为重，为今之计，你已不宜再行现身，就在我这里暂且隐匿一时，待我向上头请示过后，再做定夺！”

谢宝善也觉得事情严重了，他怵然道：

“我说，呃，鲁胖子，可会真有你讲的这么个麻烦法？咱们再琢磨琢磨——”

一挥手，鲁胖子厉色道：

“不必琢磨了，我判断的不会有错，你就在这里给我呆着，我立时前去向头请示机宜，在我回来之前，你千万不可妄动！”

打了个寒噤，谢宝善急忙点头：

“我就在这里等你，鲁胖子，你可得快点，早去早回哪……”

二十六、请君入瓮

于是，鲁胖子先自粮袋堆顶上伸出头来张望了一下，才又将木梯搭下去，移动着他肥胖的身体，小心翼翼的沿着梯子落地。

站稳了，鲁胖子又朝上面轻嘘了一声，谢宝善赶紧把梯子抽回去，这时，鲁胖子方始急匆匆的溜出门外。

直等鲁胖子离开了一会，展若尘才轻悄得像一片羽絮般由气窗的横缘上飘落。他的动作是那么柔静，那么细微，甚至不搅起一丝风，不扬起半粒尘，到他站在谢宝善的背后了，这位司帐先生犹自懵然不察的坐在那里犯心思呢。

像是生怕惊着了对方，展若尘没有开口说话，他只是凑近过来，在谢宝善的后颈上轻轻吹了一口气。

愁眉苦脸的谢宝善，约莫是叫忧虑把感应也磨钝了，他并未体会到这口热气来得有些怪异与突兀，缩缩脑袋，他仅是漫不经意的用手轻轻挥拂——似是在赶走一只苍蝇。

摇摇头，展若尘又极为尔雅的在对方肩膀上拍了拍，然后，他尽量扮出一张和善的笑脸，准备面对这个可能受不起惊吓的朋友。

谢宝善骤而扭头回视，蒙胧的灯光下，当他看清了背后赫然有一个——而且看清了那人是展若尘的时候，他的一张干黄面孔便立时歪扯到不像他的了；展若尘一面微笑着，一面不禁暗自诧异，他想不出是什么理由，会令一个人的五官容貌在瞬息间发生这等巨大的变化。

喉头响起粗浊的“呼噜”声，似是一口浓痰上下不得的卡在谢宝善气管里，灯光昏暗，分不出他的脸色是青白呢抑或灰黄，但是，从他那几欲凸出眼眶的两只眼珠子来看，则必不会是原来的神形乃可断言了。

展若尘面对着谢宝善，十分和悦又轻柔的道：

“放轻松点，谢朋友，莫要紧张，你这副神态令我相当不安。”

干瘪的皮肉与皮肉上的纹褶全绞成一团了，谢宝善这时的尊范叫人看了便不免兴起一种怪诞离奇的感觉，仿佛整张脸全变得模糊，重叠或是挤压般的模糊……

展若尘悄声道：

“我们才见过，还记得么？我的样子虽不好看，但愿不至于使你吃惊到把持不住的程度……”

大口大口的喘着气，谢宝善颤巍巍的用手指着展若尘，嘴唇和舌头全在哆嗦：

“你……你……你……你是……怎么……来……来的？”

展若尘道：

“实不相瞒，是跟着你来的，也就是说，你领着我来的。”

猛掴了自己一记耳光，谢宝善悔恨得浑身发抖：“我该死……我该死……我真该死……”

展若尘忙道：

“别打得这么重，谢朋友，表达对本身行为有所怨悔的方式很多，你这样做，是比较浮浅无聊的一种行为。”咬着牙，谢宝善呼吸迫促，胸部起伏急剧，他的声音进出齿逢：

“你，你果是那展若尘？”

展若尘谦虚的道：

“正是在下！”

闭闭眼，谢宝善似是竭力在抑制自己的情绪，他又瞪着展若尘，阴阴的道：

“你已跟来多久了？”

展若尘道：

“没有一会。”

眼中闪过一片光彩——那是一种冀求侥幸的光彩，谢宝善正待开口，展若尘已笑吟吟的接着道：

“但是，已足够听到你和你那位伴当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于是，谢宝善双眸中那抹光彩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满眼的绝望，盈瞳的沮丧！

展若尘以右手拇指朝顶上气窗的方向一点，安详的道：“我就在那里，居高临下，刚好可以听到二位的交谈；二位约莫太过专注，心无旁骛，是以没有发觉我也在参与盛会。”喉咙里像掖进一把沙砾，谢宝善讲话的嗓调都变得粗哑了：

“姓展的……你好刁奸……但你别把算盘敲得太如意，我，我会推诿干净，任什么也不承认！”

展若尘淡淡一笑道：

“这无关重要，谢朋友，我们会有法了叫你从实召来，尤其是在逼人吐实的这门学问上，更具心得，和我的手段比较，‘金家楼’的刑堂诸君，只能算是业余。”

干干的吞咽着口水，谢宝善艰辛的道：

“你，你没有证据，他们不会听信你一面之词……”

轻捏着鼻梁，展若尘道：

“谢朋友，你很天真，但我仍希望你有机会印证一下……看看我这‘一面之词’所能发生的效果。”

顿了顿，他又深沉的道：

“不妨明着告诉你，谢朋友，我之所见所闻，便与楼主——就是你们口中那个‘老太婆’，‘老婆子’——她亲临其境的情况是一样！”

谢宝善眼珠子乱转，他忽又戒惧的道：

“我问你，你为什么只待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才现身？”

展若尘笑道：

“蠢问题，我不止要拿你一人，更不止连那鲁胖子一起拿下，我要等鲁胖子引来他的联络者，然后，顺着线往上吊，把你们连根挖尽！”

双手握拳，谢宝善挫得满口牙都在“咯崩”响：

“好歹毒啊……姓展的，你那狠辣犹胜过豺狼虎豹！”

展若尘平静的道：

“对于数典忘祖，大逆不道的谋叛者而言，这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还想不出此外有什么更恰当的应付方法！”

谢宝善怨恨至极的道：

“你莫要得意过早……他们不会让你得逞的，绝不会让你得逞的……”

展若尘冷冷的道：

“谢朋友，不要对那些入期盼过高，你只是他们所利用的工具，一个微

不足道的小角色，他们便有行动，也全是为了本身体系的安全，并非为了你，如果他们认为你的存在对他们已经构成了危害，那些人将会毫不考虑的牺牲你！”

谢宝善愤怒的道：

“一派胡言，纯系挑拨离间，他们在知道我的困境之后，一定会协助我，搭救我！他们一定会尽力维护我的安全展若尘似笑非笑的道：

“可要试试？”

谢宝善恶狠狠的道：

“你少在这里掉花枪，出些歪点子，骚主意，我不上你这个邪当！”

展若尘低声道：

“谢朋友，由于我们彼此间的立场敌对，你又对你那些个同路人存有幻想，我任是怎么说你也不会相信我的话，但你可以验证验证我们两人谁的看法正确——”

谢宝善狐疑的道：

“验证验证？”

点点头，展若尘道：

“不错，而无论结果如何，你所持的态度是否改变，其中皆没有条件的交换，也没有任何默契，我的目的只是要你知道你走的这条路乃是条鬼蜮之道，你勾结的这帮人也仅是些心黑手辣的妖祟之物！”

谢宝善越来越不安了，他怔忡的道：

“我……我不大懂你的意思……”

展若尘道：

“你会明白的，在鲁胖子他们回来之后，你只要先不点明我在这里，你就会知道他们将要如何对付你了——我敢说，那是颇为令人失望的一种方法，尤其他们竟施用在似你这一片‘愚忠’的附合者身上。”

当然，展若尘这样做，乃有他的想法及打算，他很可以表明当谢宝善懵然觉悟之后将对谢宝善的宽大与包容，但他不愿这么说，因为他知道谢宝善不可能晓得太多，而谢宝善所知悉的一切他都会有法子榨问出来。此外，他也无权替金申无痕做慈悲的允诺，是而他才有暗示对方“没有交换条件”“没有任何默契”的话，然则有一点他能以肯定——当他的判断应验之后，便不须施以惠庇，谢宝善也必将激于愤恨，大唱一出“窝里反”了。

在二人相对的片刻沉寂里，仓房外有了动静，那是人们在急速行动时所发出的声响。

谢宝善精神倏振，兴奋的低语：

“他们来了！”

展若尘形色悲悯的瞧着对方，轻轻的道：

“他们是来了，但恐怕他们的来意不值得你如此高兴。”

谢宝善双手握拳，重重的道：

“等着瞧吧，姓展的！”

展若尘道：

“只要你暂不点明我的出现，谢朋友，你很快就会瞧到一些出你意外却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本来，展若尘想提醒谢宝善：照他们这个阴谋集团的习惯，乃是纵的连衡，即由下而上，一个人单一的只与一个人接触，殊少可能和越级的第三者

朝面，如今回转的不只鲁胖子一个，显然另一位鲁胖子的联络者也来了，这是表示什么意义呢？展若尘懒得多说，他打算还是叫谢宝善自己去体会这意义比较切乎实际。

像一缕飘忽的轻烟，展若尘微微闪晃，已经又回到他原来隐伏的地方——气窗上的横缘边，在这里，他占有控制整个地形的优势！

他也只是方才隐匿好，鲁胖子已偕同另一个瘦长人物悄然来到，鲁胖子在前，那人紧随于后，晕朦的灯光映照下，那瘦长人物的蛇目勾鼻便更形意味阴毒了，尤其这人的一双浓黑倒八眉，益发显出那种令人感到不快的哭丧劲道……

这一位随同鲁胖子到来的朋友，展若尘并不认识。

来到粮堆之前，鲁胖子轻轻击掌两次，同时压着嗓门低呼：

“谢老二，谢老二，你还在上头么？”

自粮堆顶上露出半张面孔来，谢宝善哑着声道：

“不在这里，我还能到哪里去？”

黄沉沉的光晕下，鲁胖子那张油脸上掠过一抹狠厉又寡绝的神色，他回过头，向身后的瘦长人物微微点了点头。

那人面无表情，一双细长幽冷的蛇眼里却倏然透出两股漓漓血彩！

上头，谢宝善犹在说话：

“鲁胖子，你和谁一起来啦？我这就把梯子放下来不等鲁胖子有所回应，那人已冷森的开了口：

“用不着梯子了，谢老二！”

“二”字犹尚冷冰冰的飘漾在周遭沉寂的空气中，那人已鬼魅也似升空浮起，毫无声息的落在谢宝善身边。

谢宝善不由吓了一跳，等人定下神来，仔细向来人脸上一瞧，立时嘿嘿笑了：

“我道是谁，原来竟是三当家的心腹近卫郝成锦郝兄，想不到想不到，连三当家这么贴身的人，居然也是我们这边的同伙，郝兄，约莫你就是直接调遣鲁胖子的那位了？”

这郝成锦一张马脸僵硬得像是石塑木雕，他双目平视，平板的不泛一丝人味道：

“不错，我是郝成锦，谢老二，如今你算是知道我们是同伙了，也知道鲁胖子乃是直接受我调遣了的！”

连连点头，谢宝善犹在那里拉近乎，亲亲热热的道：

“我又不是白痴，我说郝兄，此情此景此地，这一照上了面，你还会是别人么？郝兄，记得只在上月，你才替三当家到我那里支领了二百两银子外帐，尚是我亲自点交给你的呢……”

郝成锦阴沉的道：

“不错，是你亲手点给我的。”

搓搓手，谢宝善又道：

“你大约不会忘记，当时我还留你坐一会，并且替你沏了碗茶，那可是老夫人，呃，老太婆自用的极品香片哩……”

郝成锦木然道：

“我不会忘记。”

谢宝善眉开眼笑的道：

“郝兄，那时的情景宛在目前，也不知怎的，就觉得你看起来顺心投脾胃，呵呵，现在才知道，咱们乃是一条路上的伴当哪，早就该亲近亲近了……”

郝成锦生硬的道：

“你说完了么？”

谢宝善忙道：

“我们是老弟兄，老伙计，更是同甘共苦，齐力奋斗的党朋，便有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和衷之声呀，不过眼下不是时候，且待将来成了大功我们再好好聚晤一番，郝兄，但有一件事我得先向你点明，也是示警——”

郝成锦眉目不动的道：

“不必再废话了，谢老二，有你这种料在，我们非但成不了大功，只怕上下一窝子都得砸在你的手里！”

呆了呆，谢宝善道：

“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郝成锦森冷的道：

“一棵树，若是有了虫蛀的征兆，就必须及早把虫蛀的部分砍除，人身上开始生长疥疮，最好的方法也是将疮生的腐肉剜掉，这样做，才能避免危害到更重要的根本，谢老二，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谢宝善倏然之间变傻了，他额头冒汗，眼皮子不听控制的跳得又急又快，翕张着嘴唇，他极为吃力的喃喃道：

“郝兄……呃……你是说……你是说……要……要……”

郝成锦僵木的道：

“是的，要杀你灭口！”

脚步踩在粮包与粮包的间隙上，微有起伏的边口，使谢宝善的身子有些摇晃不稳，他口干舌燥，尤其压不下的是心口那股子悔恨与惊怒，瞪着眼，他咬牙道：

“我并没有犯错，姓郝的……我一直都是这么卖命卖力的听你们使唤，受你们差遣，你们岂能如此绝情绝义，只因对方怀疑到我身上便待干掉我？！”

郝成锦阴鸷的道：

“谁叫你不小心，露了破绽而让对方有了线索可寻？我们要切断对方的线索，便只有运用这个最干净快当的，也是唯一绝对有效的方法！”

谢宝善激动的道：

“这还算是些人心么？你们的天良何在？我之所以露了破绽，也是为了执行你们交付于我的任务，为了听从你们的指使行事，一旦遭至对方疑窦，你们就该维护我，设法救助我才是，又怎能以这种卑劣恶毒的手段来糟蹋我？！”

郝成锦酷厉的道：

“大局为重，整体为先，谢老二，这是牵扯到多少条性命的事，在我们的目的达成之前，你露了底，便只有一死以谢罪了！”

瞋目切齿，谢宝善愤极低吼：

“我谢什么罪？我替你们挡风受险，跑断双腿，半点好处没沾着，如今你们却要取我的命，娘的个皮，你们都是哪门子人熊？你们想造反，要谋叛，当初拖了我下水，眼前又把我当成累赘，一脚就待踢我向鬼门关？别做得好梦，我谢二爷可不是省油的灯，好歹也得和你们这干狼心狗肺的东西耗上一

耗！”

郝成锦凄凄的一笑：

“想不到你这老小子平时看着温吞吞要死不活的，却也有几份拗性，谢老二，你不妨试试看，你用什么法子来和我们‘耗’？”

突然惨厉的笑了起来，谢宝善扭曲着一张干黄面孔道：

“我用的法子是你永远也想不到的，郝成锦，我是玉石俱焚，大家全砸，我他娘豁上这一身刚，也得拉着你们替我垫背！”

郝成锦不屑的扬扬眉，道：

“就凭你么？”

谢宝善猛一挺胸，情态悲壮：

“就凭我！”

堆积的粮包下面，鲁胖子是又急又不耐，他仰着粗短的脖颈，低促的向上头招呼着：

“我说郝老哥，得快点啦，仓房里睡着的那几个虽是我的人，但却得提防外边哪一个闯进来，事情入了眼去，可是麻烦无穷哩……”

冷冷的，郝成锦道：

“我晓得，这就到时辰了。”

谢宝善往后倒退，又愤恨不已的朝下喊：

“鲁胖子，我操你的血亲，你这个昧良心的歹种，你竟不帮我圆转几句话，更且唆使他们来害我，你要遭天打雷劈啊你！”

鲁胖子在下面重重的道：

“郝老哥，下手吧——”

郝成锦的动作好快，眼看着谢宝善已退出四五步远去，他只身形轻挥，人已到了谢宝善的侧面，他没有使用任何兵器，双手急合，已叉上了谢宝善那细若鸡颈般的可怜脖子！

不错，他是要生生扼死这位司帐先生。

在郝成锦那巨大粗长的强劲双掌将要合拢的瞬间间，谢宝善只来得及吐出两个字音：

“救……我！”

于是，房顶的气窗上，黑影暴闪，几乎在那条影子闪晃的同一时间里，郝成锦已蓦的挫腰腾开，他的面孔半转，在低微灯火的一刹映照下，浮漾着痛苦又惊恐的表情，但他的反击也极为快捷，掌挥如电，脚起翻蹴，可是，黑影刚拔出自郝成锦左腰肌肉的一只血污右手，已赶在对方的任何动作之前，“吭”的一声戮中郝成锦的“晕穴”！

当郝成锦双眼上翻，全身委顿的顷刻，那黑影已顺势扶住郝成锦的身体，十分轻悄的将这位仁兄摆平下来。

当然，这抹闪击矫健的黑影，就是早已蓄势待发的展若尘——他等待这个麝，已经很久了。

谢宝善也半瘫了似的跪在包上，一边用双手抚揉着自家的脖颈，一边尚在不不住的直喘粗气；方才郝成锦那一握，虽然甫始发力便被消卸开去，却也差点扭断了谢宝善这根软弱的脖子！

展若尘冲着惊魂未定的谢宝善微微一笑，这一笑，却险些令谢宝善悔死愧死！

光度阴暗的粮包下面，鲁胖子尚不知道上头业已发生了巨大的，完全与

他预料相反的变化，犹在抑制着嗓门不停的催促：

“妥了不成？郝老哥，你就干脆些，给他个痛快吧，别再磨着逗乐子啦，辰光不早，办完了事还得找个隐密地方掩埋哩……”

于是，展若尘从粮包上的另一个方向掠了下去，一转身，已来在鲁胖子背后。

跺着脚，鲁胖子又在焦急的嘀咕着：

“娘的，老郝做事真叫黏缠，还不加把劲料理清楚，尚在卖弄他的哪门子三脚猫本领？”

展若尘一伸手，捏住了鲁胖子那双肥厚多肉的右耳，同时轻轻的道：

“姓鲁的，你们这出戏唱完了，现在应该由我轮上啦。”

鲁胖子大大一愣之下，脑筋尚未拐过弯来，他本能的扭头抬手推挡，边凶猛的低喝：

“是哪一个王八蛋开这种无聊玩笑？还不放手？看我捶扁了你！——”

展若尘当然不放手，不但不放手，反而两指加劲狠狠扯带，耳朵是肉做的，鲁胖子不由痛彻心脾，“哎”“哎”连声的顺着扯带的方向侧歪过去！

展若尘低沉的，但却歹毒的道：

“你给我老实点，姓鲁的，你以为我是在和你闹着玩？我会先撕下你这只耳朵，再活活扭断你的脖子！”

惶惧迷惘中的鲁胖子，歪着上身，偏着脑袋，只好努力移动眼珠的角度斜斜注视拧着他耳朵的展若尘，口里却在慌张的道：

“喂，喂，你到底是谁，大家有话好说，这个样子该多难看，帮帮忙，你先松松贵手，我的耳朵快要被你撕掉啦展若尘冷清的道：

“耳朵掉了事小，脑袋掉了才叫麻烦，鲁胖子，你认命不认命？”

满脸渗浮着油汗，鲁胖子龇牙咧嘴的道：

“这位——呃，朋友，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便叫我认命，总也该叫我明白为了哪挡子因由啊……”

展若尘缓缓的捏着鲁胖子的右耳，把对方转到可以看清自己的位置——当鲁胖子堪堪站直了腰身，就猛不防一脚飞踢展若尘的小腹！

“好胖子！”

展若尘低吼一声，却半步不移，也没有任何格举的动作，仅是把捏着对方右耳的左手猝往旁带，鲁胖子已杀猪似的惨号着仆翻就地——那只耳朵血淋淋的脱离了它原来的生长部位，拈于展若尘的双指之间！

七脚的弹蹴看上去只是一次极快的伸缩，展若尘陡然将鲁胖子肥大的身体踢得在地下连连翻滚，血水迸扬中，可怜鲁胖子就似是一团死肉，连挣扎呼叫的力气也被这一抡踢就给踢净了！

仓房那边的隔间里，这时已响起了惊疑的喝问声，跟着是木板的响动声及金铁的碰击声，更有燃亮的灯火映现——显然，他们的打斗噪音已把守仓的其余那些人惊醒了！

展若尘一把抓起业已晕迷不醒的鲁胖子，腾身跃上粮堆之顶，又使另一条手臂挟住了瘫在那里的郝成锦，然后，他冲着那张惶失措的谢宝善叱道：

“从后面搂住我的颈子，搂紧些，快！”

谢宝善颤巍巍的爬起身来，抖着两条手臂围住展若尘项颈，边惊悚的道：

“这……这是做什么！”

展若尘冷硬的道：

“叫你尝试一下腾云驾雾的滋味！”

一个人担负着三个人的重量，不论展若尘的劲力是多么沉浑，气脉是如何悠长，那种形态总是怪异可笑的，但他奋起潜势，暴掠向前，有若一阵旋风般卷过仓房的中间，夺门远扬而去！

当守仓的几个汉子踉跄启门查探，一双双惺松睡眼中，也只是骇然又模糊的留下一大团黑忽忽的影像而已！

二十七、循流溯源

不知道“大金楼”里有多少像这样隐密又无备的复壁夹层或是机关暗室，但这一间却是极为安全牢靠的——这是一间隐于地下的石室，从上面进入这间石室，要经过两处设计精妙的复壁与一条从外看来严丝合缝的密道；现在，那三个人便被带来了这里，他们是谢宝善、郝成锦，以及鲁胖子。

时间仍是这一夜里。

金申无痕明白情势危急，她要在可以利用的每一分空间里竭力探索对方的可能行动策划，以便尽量做到事前的准备和防范，使自己多一层压制敌人甚或自保的机会，她知道时光业已不多了……

石室的四周与顶层，都是一色粗糙的大麻石砌就，灰白而布满了大小坑眼的石面似尚沾着漉漉的水气，经由悬挂在壁间的琉璃灯火一照，泛着腻腻的反光，宛似染着一层油……

审讯是由金申无痕亲自主持的，参与其事者除了她本人之外，只有展若尘，以及“飞龙十卫”中的简叔宝和冯正渊。

谢宝善与郝成锦、鲁胖子三个人都被扣贴在石壁上——由底层嵌合于壁缝内的几枚铁环，分别扣着他们的颈、双腕，以及两踝，每人享用的铁环都是五枚，很公平，而且这也是非常简易又安全的拘束方法。

一张大圈椅正对着这三个不幸者摆置着，金申无痕坐在上面，这位“金家楼”的霸主脸若严霜，目光阴寒，无形中流露着一股森森的煞气，她尚未曾开口，那种逼人的威慑感已仿佛压得人抬不起头！

展若尘站在一边，模样显得冷漠又平淡，似乎对这类司空见惯的场合有种无可奈何的厌倦意味，纵然如此，他站在那里，却更加增强了这间石室的凛烈气氛。

简叔宝和冯正渊都是体魄粗犷的大块头，两个人分左右挺立着，双臂环胸，面无表情，摆出来的架势，纯系“刽子手”的一贯造型！

三个倒楣的家伙全都低垂着脑袋，粗浊的呼吸着，三颗心宛似小鹿碰撞着他们三个的胸膛，冷汗淌自他们的背脊，而那三张人脸，看上去也不大透着活人的味道了。

郝成锦和鲁胖子早被分别救醒，可是看到眼前的情景之后，他们宁愿仍在昏迷之中，甚至希望永远也不要苏醒过来……

金申无痕那两道利剪似的冷锐目光，漠然扫过了郝成锦与鲁胖子的头脸，然后，定注在枯干焦黄得更不成模样的谢宝善面孔上。

于是，谢宝善激灵灵的打了个哆嗦，觉得小腹松泄，全身透寒——若非是有这五枚铁环套扣着，只怕业已萎瘫在地了。

金申无痕开了口，但却是对着一边的展若尘：“你今晚上怎么如此大发慈悲？”

展若尘微微欠着上身道：

“楼主是说？”

金申无痕道：

“谢宝善上下囫囵得很呀，也没见个伤处，我还以为在你逼出他的实话之前，真给他揭了层皮下来——”笑笑，展若尘道：

“这一次没有使用老法子，不过效果仍然不差，假如新的技巧难以达成目的，我就会被迫重施故技了。”金申无痕道：

“这奴才命大，展若尘，我曾交待你权宜处置，我还以为你早将他生折了！”

展若尘道：

“既已不负所嘱，得到了想得的，楼主，我认为血糊淋漓就不大有意义了。”

望了望浑身血污斑斑，狼狈不堪的郝成锦与鲁胖子，金申无痕道：

“其余两个，似乎未能具有谢宝善的运气。”展若尘道：

“因为他们先向我动粗，楼主。”

“嗯”了一声，金申无痕这才转向谢宝善问话——语气却平静得出奇：

“谢宝善，你知罪吗？”

抖了抖，谢宝善的喉管里打着呼噜：

“小的该死……老夫人……小的该死……”

金申无痕缓缓的道：

“你愿意主动的告诉我一些什么？还是要我逼你回答？”

谢宝善颤着嗓子道：

“但凡老夫人有所垂询……小的……小的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点点头，金申无痕道：

“很好，先说说你是几时参加他们这个谋叛集团的？”

谢宝善面如死灰，嘴角泛紫：

“回禀老……老夫人……小的……小的是在八个多月以前……受了……鲁胖子的诱骗……才答应为他干一些事……像……像传报‘大金楼’内的日常情形，内院对外的交往关系，还有一般的银钱收支状况等类……后来，后来鲁胖子更叫小的把所有看到及听到的事，只要是稍异寻常者，便一并向他密报……他告诉小的，有人要知道这些事，并且许下小的，不用太久就会有好日子过了，那种日子要比目下的光景强上百倍……”

金申无痕淡淡的道：

“此外，他们也给了你其他好处吗？”

谢宝善股悚的道：

“不敢相瞒老夫人……每月由鲁胖子那里，补贴小的三百两银子……”

金申无痕道：

“你自己心里是否明白你所牵涉到的乃是一桩恶毒卑鄙，不忠不义的阴谋反叛行为？”

冷汗涔涔，谢宝善抖着道：

“小的……小的……多少……想到了一点……”金申无痕又道：

“你还知道些什么吗？比如说，这谋叛集团的主使者是谁？尚有哪些同党之类？”

谢宝善惶惧的道：

“小的不知道，老夫人，小的所晓得的一些，全已回禀过了……”

目光移向鲁胖子的肥脸上，金申无痕道：

“鲁大发，轮到你了。”

身上的肥肉骤然抽紧，鲁胖子蓦地嚎叫起来：“老夫人饶命……老夫人饶命啊……”

一侧，黑煞神也似的简叔宝横跨一步，连面孔都不转动一下，反手挥掌，

打得鲁胖子鼻口喷血，杀猪似的嚎叫却顿时变做呜呜的咽噎了。

金申无痕视若无睹的道：

“有话就说，不必号叫，我讨厌听到这种声音。”翻动着肿裂翘掀的嘴唇，鲁胖子咽了一口和血的唾液，含混不清的大着舌头道：

“老夫人……小的冤啊……小的也和谢老二一样，是受了郝成锦的胁迫及欺骗……是他逼着小的做这些事，是他在背后指使小的……”

金申无痕道：

“郝成锦都逼着你做哪些事？指使了你些什么？”

咽着血水，鲁胖子一派乞命求恩的窝囊相：

“刺探消息……老夫人，郝成锦逼着小的把所得悉的内外事情都转告于他……另外，他也有许多事要小的去打听……利用小的管理粮仓，广于和人接触的种种机会……”

金申无痕道：

“没叫你干别的吗？参与直接的反动行为？”

拼命扭动着脖颈，鲁胖子又哀嚎起来：

“苍天在上啊……老夫人明镜高悬……除了小的方才所禀，确未与他们另有勾搭……老夫人，老夫人，小的甚至不明白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冷冷一笑，金申无痕道：

“你还知道有谁和这件事有牵连？”

鲁胖子涕泪泗流的开始数说：

“有……有郝成锦……谢老二……粮仓里几个小的手下……还有三当家……”

金申无痕眼下的肌肉僵了僵，她阴狠的道：

“三当家？你怎么知道三当家也参与其事？”

鲁胖子满脸黏糊花污，发着痰音道：

“郝成锦是三当家的两名贴身近卫之一……老夫人……这乃是明摆明显的事，连郝成锦都反了，三当家哪有不反之理？郝成锦的背后，一定是三当家在指使……”

金申无痕生硬的道：

“原来，这是你的臆测？”

嘴角淌着口涎，鲁胖子瑟缩的道：

“错不了……老夫人，决错不了……小的岂敢凭空推断？老夫人想想，若非三当家暗里撑腰，郝成锦哪有这大的胆子谋反？以他和三当家的关系，三当家至少也明白这档子事……”

金申无痕低徐的道：

“除此之外，可有其他佐证？”

呆了呆，鲁半子呐呐的道：

“老夫人……只此一端已经够了，何须再有其他佐证？由郝成锦的行动与他同三当家的密切情形，只要略略一想，三当家便无所隐遁……”

往前一俯，他又急切的道：

“老夫人，小的已给您老人家揭出了谋反的首脑人物，指明了他们阴毒的策略……老夫人，小的应可将功抵罪了吧？”

不再理会鲁胖子，金申无痕又朝向郝成锦：

“现在，我听听你的。”

郝成锦艰辛的抬起头来，尚未开口，鲁胖子又在求告：

“老夫人，老夫啊……小的一片忠心，满怀赤诚报效老夫人，更已揭发了那干反叛集团的主使者，老夫人，求你老人家开恩啊……”

斜刺里，简叔宝这一记反掌挥得更重，只见鲁胖子四肢一挺，便双眼翻白，随即软成一滩，像块死肉也似挂在石壁上，“啊”字的余韵犹袅袅转回在他的喉咙里……

皱着眉，金申无痕道：

“郝成锦，我在问你。”

咬咬牙，郝成锦睁开那满布血丝的眼睛，暗哑却强硬的道：

“不必再问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今天落到你们手里，是我时运不济，命中无福消受那即将来临的痛快日子，要杀要剐，悉随尊便！”

金申无痕的神色突然变得萧然了——盈着青白的萧煞，透着冰霜的萧煞，似是戴上了一付人皮面具，隔绝了她原本的容貌形质，冷酷得可怕！

于是，十卫中的冯正渊大步过来，左手食中二指倏指，直插郝成锦的右眼！

像两颗冰珠子崩碎在凝冻的空气中，金申无痕道：

“住手！”

在沾到郝成锦眼皮前的一刹，冯正渊猛的翻腕扬掌，默默退下。

金申无痕好像自言自语的道：

“是了，这一个才真正是他们其中的一份子——守口如瓶，抵死不招，全是他们惯见的倔强方式，循流溯源，线索就在此人身上！”

目光平视，这位“金家楼”的女霸主接着提高了声音：

“郝成锦，你认定了不招供吗？”

面孔是僵木的，冷硬的，有着一种殉道者的凛然之状；郝成锦坚决的道：

“你们只是白费心思！”

往圈椅的椅背上一靠，金申无痕脸庞向前，嘴里却是在对侧旁的展若尘说话：

“我看，展若尘，这一个就由你来问吧。”

展若尘低声道：

“楼主累了？”

轻啜着，金申无痕道：

“累倒不累，只是我怕一时忍不住怒气凌刷了他，此外，我觉得要你来问，比我更有把握些。”

展若尘审慎的道：

“谨遵谕示——但楼主，手法方面可有保留？此人为关键所在，我也顾虑弄散了他！”

金申无痕道：

“你看着办吧，一切以求出实话为原则，他这条命能挺到几时，端看他自己的熬劲有多大了！”

来到郝成锦面前，展若尘直视对方，沉稳的道：

“从此刻开始，由我来询问你，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希望你能够合作，庶可避免肉体上的痛苦——不要轻视‘痛苦’这两个字所含的意义，有时候，它是令人极难忍受的，它会使人体验到真正的炼狱过程，那将不是一个活人的忍耐极限及思想感受所能接承，我但愿我们之间，不要再有这样不愉快的

事情发生。”

面颊的肌肉起了一阵抽搐，郝成锦痛恨至极的进声音于齿缝：

“你去死——展若尘，你永远逼不出我一个字，一句话来；而你终必要遭到他们的报复，残酷的报复，他们将永不会放过你这头金申无痕的忠实走狗！”

展若尘丝毫不见激怒，他神情安详的道：

“要是你能从头至尾，都保持这样的倔强与硬朗，那才是一条真正的汉子；如果你确定主意要撑挺下去了，郝成锦，这段煎熬的辰光可长得很呢，眼下甚至尚未曾开始。”

郝成锦的双目上吊，脖颈间鼓动着一条粗筋，他屏着气骂：

“有什么手段你尽管施展好了，除开我这条命，你任什么也得不到！”

展若尘静静的道：

“不再考虑考虑么？姓郝的，你如此替他们担待，犯得上犯不上？”

用力向一旁侧转面孔，郝成锦形色冷森僵硬，连一个字也不肯回答了。

大圈椅上，金申无痕阴寒的道：

“倒看不出，展若尘，你的耐心比我还好！”

回头一笑，展若尘道：

“应该给他一个忏悔的机会，楼主。”

金申无痕冷然道：

“你已给了他吗？”

展若尘道：

“可惜他放弃了。”

金申无痕尖锐的道：

“既然如此，你还在等待什么？”

微微躬身，展若尘道：

“我这就开始。”

金申无痕提醒着展若尘：

“要快点，我们的时间不太多了，而且别弄得过于血腥，我不喜欢溅污了这间石室！”

展若尘道：

“我会尽量，楼主。”

转脸面对着郝成锦，展若尘平心静气的发问：

“郝成锦，第一，你们这个阴谋集团的最后企图是什么？”

自然，郝成锦没有答复。

展若尘突然左右侧移，双手如电伸缩，刹那间分别点戮在郝成锦的椎尾、小腹、腰肋、颈脊，以及四肢的关节部位，而他的出手并非全以指行，在极快的挥闪中，变锤心，幻凸拳，改托掌，不一而足，却在瞬息间完成了这一连串十分繁杂的过程！

起初的片刻间，郝成锦尚没有多大的反应，他只是狠狠的瞪着展若尘，流露出一副怨恨又愤怒的神情，并且，显然还有些迷惘与讥嘲的意味，那意味乃表示着——看你能搞出什么鬼名堂！

退后两步，展若尘经过这短促的动作之后，显然带着微微的喘息，额头鼻端上也沁现了汗珠，只是掌指在俄顷间的挥展，他却宛若才从一阵剧烈的拼搏后下来！

“飞龙十卫”中的简叔宝和冯正渊二人，似有所悟，却仍然不甚透彻的在等待着事情的发生，那谢宝善就目瞪口呆，不明白这是弄的什么玄虚了，但是，他心中惊悚不已，至少他想得到，这将决不是一桩愉快的事！

金申无痕面露微笑——是一抹赞赏嘉许的微笑，石室之中，只有她完全了解展若尘是在玩的什么手法，她也清楚这样的手法，势将满足她内心所期盼的结果，那种残酷又痛快的结果。

在须臾的静寂之后，郝成锦蓦然张大了嘴巴，两只眼球也猛的鼓大，他整个身体往前挺撑，像是在忍受着某种突起的痛苦。

这“突起”的痛苦并非只是短暂的，当然更不是间歇的，它持久而悠长，迅速又扎实的逐步增大它的强烈性，一阵比一阵来得凶猛，一刻较一刻来得尖锐！

郝成锦的脸孔已经扭曲了，五官也扯离了原位，口鼻的形状甚至都有了异变，他的额头上滚淌着汗珠，面肉的表皮间透泛着油光，他的嘴巴歪扯向一边，舌头像狗一样伸吊出来，还流滴着晶晶的黏唾……

于是，人们可以看到，郝成锦的全身在痉挛，肢体关节部位凹凸瘰疬着一团团大小不等的肉瘤，肉瘤在颤动，在起伏，宛似里面有着什么东西翻腾挣扎，同时，他展露在衣衫外的肌肤，也转变成一种可怖的暗蓝色……

其实这只是表面的情形，如果有人具有透视的能力，他将骇然发觉，郝成锦分布周身的筋络，皆已纠结曲卷，而血脉错岔，流血回反，心脏也在不停的急骤扩大又收缩，内外的机能大多紊乱失常了！

终于忍不住呻吟出声，郝成锦拼命扭动着，挣扎着，颈项与双手双足由于和铁环过度的磨擦，业已皮开肉绽，血糊一片，但他依然奋力挺扯，恍如不觉！

呻吟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凄厉，变成了嗥号，变成了惨叫，郝成锦的七孔之中，沁现了丝丝血迹，他冲突连连，形态仿佛一头狂乱中的困兽，疯癫又猛烈！

谢宝善吓得面色成灰，浑身索索颤抖，湿漉漉的尿了一裤裆；简叔宝和冯正渊两人亦不禁神情悸动，呼吸急促，暗中吃惊不小。点点头，金申无痕却无动于衷的道：“很好，展若尘，你的‘大错脉术’业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了。”

展若尘微微笑道：“尚请楼主指正。”

金申无痕闲闲的道：

“‘大错脉术’的威力要更加强重，光以手法部位的准确是不够的，其适时变换点戳拍打的掌式，与真力的随劲贯注才益为重要，展若尘，以你动作的熟练利落来说，堪称此道高手，能像你这般善使‘大错脉术’的角儿，我还没见过几个……”展若尘道：

“楼主谬誉。”

轻轻以左手食指一顺眉梢，金申无痕意态安闲的道：“我先前正在想，你会用什么方法对付这人？却没料到你所施展的手段乃是我中最意的一种，老实说，我并不认为你也懂得此项技巧。”

展若尘笑道：

“初初入门，聊以试手罢了。”

金申无痕道：

“别谦，的是行家。”

两人含笑交谈，形色恬怡，浑同不觉石室中郝成锦那惨怖的哀嚎，痛苦的嗥叫，他们如沐春风，欢言于丽日朗天之下，悠游似另一个境界之中了。

猛的往石壁上囚撞，郝成锦翻动着他那条已经啮咬得血淋淋的，赤紫交杂的舌头，发出不似人声的长号：“我招了……我招了……啊……”

金申无痕眼梢轻挑，平淡的道：

“展若尘，他似是说要招了。”

转回身去，展若尘端详着郝成锦，道：

“是么？你已经打算要告诉我们点什么？”

歪扭着的面孔显得如此狰狞怪异，又如此丑恶凄厉——令人联想到魑魅魍魉；那被压制到将要形魂俱散的魑魅魍魉，郝成锦的声音宛如是由心肺间挤迫出来的：“我招……快救我……快啊……”

搓着手，展若尘不紧不慢的笑着道：

“这是一种非常难以忍受的滋味，是集扭绞、撕裂、剜割、穿刺之大成，尤其它会益见强烈，又是发挥在人的身体，很快就能把一个血肉所做的人搓揉收缩到不成人形，没有人能够长久承受这样的煎熬，除非是死了的人。”

偏斜的嘴巴血糊糊的翕张着，郝成锦觉得快要被体内的痛苦生折了：

“救我……救救我……我说……什么……都……都说……”

展若尘解除对方折磨的方法简便而有效——只是一脚，一脚飞踢在郝成锦左肋至肩三寸之处，于是，郝成锦“嗷”声闷噪，身子一抖，随即瘫痪下来，寂然不动了。

展若尘静静的扭头向金申无痕道：

“楼主，他须要盏茶辰光来恢复元气，眼下恐怕还难有开口说话之力。”

金申无痕颌首道：

“不急，我们至少还耗得起这段时间。”

二十八、风起云涌

忽然又诡异的笑了笑，这位“金家楼主”接着道：

“有很多时候，展若尘，我觉得你的词锋锐利，而且，见解精卓老到，对事理的剖析深入又中肯，能言及人所不能言。”

展若尘道：

“一向鲁拙，乃是楼主所抬爱了。”

金申无痕笑道：

“比如说吧——在你开始整治郝成锦之前，你即曾向他详细阐述有关‘痛苦’的定义，以及人们对痛苦的感受反应，你已经下了结论，认为他难以坚持到底，事实证明你完全正确，每一项过程与每一种后果，皆在你预料之中，我们的古人对你这般的角色早有句现成的词儿形容：‘洞烛机先’。”

展若尘道：

“主要是我清楚我将施用的手法，具有何等折磨力量之故。”

金申无痕道：

“或者，你也看透了郝成锦并不是一条真正的汉子？”

侧首望了望仍在半晕迷状态中的郝成锦，展若尘低声道：

“是这样的，楼主，我并没有告诉他解脱痛苦有一个最简便而快捷的法子，我想楼主也明白这是个什么样的法子——”

金申无痕道：

“他也该明白才是！”

展若尘道：

“问题就在这里，楼主，这人间世上，悟得透生死限的人并不很多，好好歹歹，能活的人会凑合着活下去，不到真正绝望时，谁也舍不下这付臭皮囊，此外，自尽亦非是一桩容易的事，那和被杀之间有极大的差别。”

顿了顿，他又道：

“就算自尽吧，姓郝的甚至连选择方式的余地都没有，对他而言，眼前苟延残喘，才是唯一可行之途，现实与将来，不管远近，总还隔着一层……”

低喟着，金申无痕道：

“连死也难啊……”

展若尘道：

“是的，楼主，有时候的确连死都不易……”

金申无痕道：

“那么，务必使他了解到这一点，他越知道得深刻，便越会招供得彻底……”

转回身去，展若尘向着气息奄奄的郝成锦声调柔和的道：

“歇息得差不多了吧？郝朋友，这一次，希望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作能以令大家满意。”

沉寂半晌，郝成锦艰辛的将头抬起——只此片刻的前后，他形态之委顿憔悴，已宛若陡然苍老了十年，在苦难与折磨中苍老了十年。

展若尘平静的又道：

“我的话，相信你已经听得非常清楚，郝朋友，我并没有兴趣再来一次方才的手段，不过，这还得要看你的意愿而定，如果你存心敷衍或是推诿，你明白我们可以重新开始，那样的把戏玩起来很容易，在我而言只是举手

之劳，然则，在你而言怕就益加不堪消受了！”

面颊的肌肉抖动了几下，郝成锦低弱的开了口：

“我说……你无须恐吓……我……我说便是……”

展若尘道：

“识时务者之所以被称为‘俊杰’，乃在于明白利害，知晓为与不为的分别，郝朋友，好汉哪有净拣眼前亏吃的？”

咬咬牙，郝成锦提着气道：

“你……问话吧！”

展若尘走近一步，沉声道：

“好，让我们再接续到刚才的不愉快之前——郝朋友，你们这个阴谋集团的最后企图是什么？”

唇角微微痉挛，郝成锦喃喃的道：

“革弊振兴……接管‘金家楼’……使这个组合更加发扬光大……”

大圈椅上，金申无痕面无表情，但却严酷得仿佛敷上一层青霜！

展若尘继续问道：

“你们的首脑及重要组成份子都是哪些人？”郝成锦苦涩的道：

“我不知道……”

展若尘笑了笑，道：

“真不知道么？”

郝成锦神色惶悚的道：

“我没有骗你……展若尘，我是真的不晓得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展若尘回头看了金申无痕一眼，后者依然冷漠如故，也没有任何表示。

于是，展若尘接着道：

“那么，把你所知道的某些人说一说吧。”

突兀的喉结在忽上忽下的行动着，郝成锦的模样显得相当困窘，相当慌乱，他似是在和什么东西——看不见的某些禁制——挣扎，声同蚊蚋：

“有一个人……也如同我向鲁胖子联络一样，直接和我联络……”

展若尘安详的道：

“那人是谁？”

郝成锦的声音更细微了，若不凝神静听，几乎就听不见他在说什么：

“‘电’字级的五把头‘隐枪’白锡侯——”

展若尘道：

“没有错么？”

郝成锦容颜惨淡的道：

“我人还在你们手里，死，我倒不怕，豁开去也就是了，但我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零碎折磨，我不会傻到再自找罪受——”

展若尘道：

“这才是聪明的盘算，郝朋友，现在请告诉我除了白锡侯以外的人还有哪些？”

咽了口唾沫，郝成锦呐呐的道：

“以外的人，我……我……”

展若尘双目冷锐的盯着对方，轻轻的道：

“不要说白锡侯以外的人你全不知道，郝朋友，在这个谋反集团里，你不同谢宝善或鲁胖子此等的外围龙套角色，你比他们份量重得多，因此，你

所知道的事情也就必然较他们来得多，你明白一点，我们也明白，所以，郝朋友，何妨落槛些，好图个大家痛快？”

郝成锦非常牵强的说道：

“我们的习惯，向来只有纵的联系，除了顶头的传谕者之外，横的方面并无往来，但……但因我所负的责任稍重，偶而也会多参予一些情况，据我所知，‘电’字级的三把头‘小张飞’周秀也是我们中的一员……”“郝朋友，但愿你说的都是实话，否则一朝被我们查觉你在嫁祸栽诬于人，对你来说，后果可就不堪想像了……”

郝成锦吸了口气，道：

“我说的句句是实！”

展若尘紧迫着问：

“如今你已点出两个人来，其余的呢？”

郝成锦暗哑的道：

“我只晓得这两个人，其余的我是真不知道……”古怪的一笑，展若尘道：

“是谁授意你杀害谢宝善灭口的？你本身有这个权力么？”

郝成锦沙哑的道：

“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力，但白锡侯有……”

展若尘道：

“你的意思是，交待你除掉谢宝善的人，就是白锡侯了？”

郝成锦低声道：

“是他……我在得到鲁胖子来报，说谢宝善有不稳的趋向时，即叫鲁胖子在我住处稍候，我立时赶到白锡侯那里向他请示，他考虑了一会，便要我去除掉谢宝善，以绝后患……”

被扣在一边的谢宝善，闻言之下，不由瞋目切齿，索索发抖的叫声：“你们这群豺狼虎豹，好狠的心啊，我是瞎了眼，才会和你们混在一堆……”

筒叔宝往上一凑，恶狠狠的低叱：

“谢老二，你还不闭上你那张臭嘴！”

谢宝善收缩着脖子，带着哭腔道：

“我冤枉啊，他们坑死我了……”

没有理睬谢宝善的喊叫，展若尘转向金申无痕，以征询的语气问：

“楼主——”

金申无痕目光下垂，缓缓的道：

“问问他老三的事！”

展若尘眉梢上扬，斜睨着郝成锦道：

“郝朋友，你听到楼主的话了？可要照实回禀，判定真伪的辰光就在不远了……”

迟疑着，郝成锦道：

“三当家……他……他……”

脸色一沉，展若尘道：

“若是你想诬陷三当家，郝朋友，你就算走了一步大大的错着！”

郝成锦垂下头，沉沉的道：

“以我所知……三当家和我们并无牵连……”展若尘暗中松了口气，他又道：

“你的这种行为，三当家也必是全然不知的了？”郝成锦阴晦的道：

“是的……我一直瞒得很好……”

好像又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展若尘道：

“郝朋友，在你的感觉或判断里，是否有什么特异的情况将要发生？我是说你们的集团，在最近这段日子里？”

郝成锦吞吞吐吐的道：

“最近……比较紧张，他们的行动似乎更为积极，交待的各项任务也繁杂了不得，我听白锡侯说，大日子快要到了……”

展若尘道：

“哪一天？”

眼下的肌肉抽动了几次，郝成锦道：

“这就不晓得了，我看连白锡侯恐怕也不清楚……”

这时，金申无痕从大圈椅上站了起来，她的神色极为沉痛：

“郝成锦，你也算‘金家楼’的老人，在‘金家楼’混了好多年，平日里，‘金家楼’几曾亏待过你们？衣禄食住，般般齐全，‘金家楼’呵护你们，照顾你们，关怀你们，没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就算丢开江湖的道义，主从的规矩不谈，人与人之间的情份总不该一笔抹消，即使养的是一群狗，这些年的眷顾爱惜，它也不至于反咬一口，何况你们更是些有形有体的活人？你们如此反叛我、谋害我，天良何在？人心何在？你们就不怕报应，不怕四海的唾弃？”

郝成锦低首闭目，一言不发，实际上，他又能说什么呢？展若尘静静的道：

“楼主不必难过，更无须愤激，这些话，他们只怕听不入耳了，如果他们想得到楼主所说的种种般般，便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不幸发生，他们既已不义，楼主何由行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是除奸儆妄的最佳手段！”

金申无痕幽冷的道：

“自这些事才现端倪，我已有这样的打算，他们胆敢谋反行逆，图此大不道之举，便是天人共愤，罪无可赦的结局，我要一个个生剮了他们，剜出他们的心肝以祭‘忠义’二字！”

展若尘凛然道：

“楼主，事情紧急，不容延缓，尚请即时下令展开行动，扫荡叛逆！”

金申无痕颌首道：

“他们逃不了，我将交待‘飞龙十卫’直接动手拿人！”指着被扣在石壁上的这三位，展若尘低声道：“他们三个人，楼主，我建议暂缓处置！”

金申无痕道：

“为什么？”

展若尘道：

“求的是个对证，楼主。”

想了想，金申无痕道：

“好吧，谅他三个也跑不出去！”

展若尘又道：

“就如今已知的叛逆份子，先行逮捕，我打算亲自参予行动！”

金申无痕道：

“不必，杀鸡焉用牛刀？白锡侯与周秀几个的本事我晓得，十卫的力量

足以应付，你留在我身边，另有重托！”

展若尘道：

“全凭楼主调遣。”

金申无痕再也不向扣在石室中的三个叛徒看上一眼，她一边转身，边冷冷的道：

“我们上去吧，这里的事已经告一段落了。”

于是，展若尘、简叔宝与冯正渊紧跟在金申无痕身后离开了石室，冷清森寒的灯光，映眩着仍被扣套在石室中的这三张人脸，三张人脸透现的却是一样的气色，灰白而惨淡，有如那麻石墙壁的反照……

“金家楼”的右侧方，在两排挺拔的黑松树拱护的中间，有一座格局恢宏而略显阴幽的屋宇，它乃一座由巨大青石砌造的屋宇，广阔深沉，门庭肃穆，静静的红砖道由两排黑郁郁的松荫之中伸展到九级青石阶之前，栗木镶嵌铜角的双扉虽在夜晚，仍然四张大开，照门墙上浮雕着隐约的旭日出云图，而门楣上的一方横匾，却是黑底白字四个斗大篆体：“公正严明。”

不错，这是“金家楼”的刑堂所在，也是掌握这一庞大江湖组合纪律的枢要之地。

已是四更三点的辰光了，拂晓之前，而在拂晓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夜色更浓，光度更暗，黑漆漆的似稠得化不开。

唯一的光源，来自刑堂门角上的那盏“气死风灯”，青黄泛绿的晕朦一团，只能依稀映照着门楣上“公正严明”那四个字，而那团晕黄犹在凄风冷露中颤惶似的摇晃着，明暗闪烁里，情景萧煞又寥落。

气温很低，有股子透肌刺骨的寒意，偶而一阵风起，打着呼啸贴地卷飞，枯叶沙尘，漫空飞舞，就越发显得一片苍凉了……

三十多条人影便有如鬼魅也似，从左右两排深郁沉暗的黑松干间闪出，松枝在呻吟簸晃着，他们的动作也宛若配合着枝丫的摆摇而隐现。

这三十多个举止诡异的怪客，模样全透着无比的紧张与谨慎，而他们的穿扮也颇堪玩味——并非“金家楼”传统的制式服装，如果细细辨认，将可约略看出他们衣饰杂异，各自不同，然则却大多属于深色的一类，这是较适合夜间活动的色泽。

从他们的身手、形态，及熟练老到的行动看来，这都是些功力甚高的江湖老手，可是他们仍不免个个神色忐忑，表情凝重，似乎他们将要进行的计划，对他们乃是一桩极为巨大的负担……

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像是引领带路的朋友，他体形魁梧，五官粗犷，颌下一把如戟的浓黑短胡，却也是一袭紫色的紧身衣靠。

掩进刑堂的大门，三十多人立即猫般矫健的散隐向黝暗的各个角落中，只有这位颌蓄黑胡的朋友，偕同另外三个形色阴酷的人物，直向天井那端的正屋走去。

正屋的窗口内，灯光明亮，显然还有人没睡，随同黑胡子一起的这三位，迅速避向两侧。

于是，黑胡子朋友，踏步走到门前，刚刚举手欲待叩门，约莫是他的脚步声惊动了屋里的人，一个冷厉的嗓调已突然从里面传了出来：

“谁？”

黑胡子低咳一声，干笑道：

“我是周秀，里头是哪一位老兄在值班呀？”

一阵拖动椅子的音响后，屋门随即启动，当门而立者，是一位黑巾黑衣，胸前两排白色密扣的瘦长中年人，他的穿着也是“金家楼”一贯的服装，稍微有别的，是他左右肩袖相连之处，各缀缝着一条寸余宽的鲜艳红带，这乃表示，他为“刑堂”所属的执律者身份。

冷肃的面孔上浮起一抹迷惑的神色，这位刑堂所属打量着周秀，诧异的道：

“原来是周三哥，这个辰光，你来刑堂莫非有什么要紧之事？”

周秀陪笑道：

“是许哥儿当班？对不住，我也是刚刚察觉了一桩十分严重的阴谋事件，不敢耽搁，立时赶来谒见大司律，将有机密下情面禀，还烦许哥儿通报一声……”

被称为“许哥儿”的这位不禁面有难色，他皱起两道长眉，轻轻摇头：

“大司律受了风寒，这几日一直身子不适，卧病在榻，若无重大事故，我们实在不敢惊扰他，周三哥，这样吧，有什么事能不能先告诉我？再由我传报右护法或是左护法定夺……”

周秀巧妙的朝屋里窥探着，一边故意犹豫不决的道：

“兹事体大，责任非轻，许哥儿，不是我不肯先向你透露，实是怕你裁夺不下来，没得又耽误了辰光……我看还是这样吧，就由你带我去见两位护法，容我当面呈禀各情。”

屋里那位沉吟片刻，方才无可奈何的跨出了房门，一面回身将门扉掩住，一面吸着气道：

“两位护法就住在左右厢屋里，你是想见哪一位……”

“位”字还在他的舌尖上打转，斜刺里，一枚黑皮圈套已闪电般勒住了他的脖颈，当他本能的上身后仰，一声闷噪尚未及出口，一柄三尖两刃刀，一对短柄钢叉，已同时插进了他的要害！

一把推开门，周秀往旁侧闪，低促的道：

“先拖进屋里！”

那三个跟随周秀掩进的人物，也就是方才动手宰人的狠货，他们一拥进门，姓许的尸体便仍被勒在脖颈上的黑皮套圈了进来。

这是一间正堂，左右尚有侧室，现在，屋门都是关着的，周秀向他面前的三个伴当努努嘴，其中两个蹑足摸向左边，他自己偕同另一个悄然逼近右侧，在推门之前，周秀的手里已亮出他的家伙——两只长刃短把子蛇矛！

于是，两侧的门扉同时被推开，四个人同时闪入，几乎是紧接着，两边屋里连续传出了窒噎的惨噪与痛苦的嘶叫，须臾间，他们四个又旋身而出——四个人仿佛只这片刻，已变成了四尊煞神，都是满头满身的鲜血，赤斑斑的猩红，衬着他们恶毒狠酷的表情，模样狰狞至极！

周秀边用衣袖擦拭脸上的血渍，一面问道：

“这房里睡着三个，你们那边呢？”

左手倒攥着那对沉重的短刃，这人空出右手伸出两只指头：

“两个！”

那手执黑皮圈套，腰插链子斧的大汉朝地下吐了口唾液，轻蔑的道：

“这就是‘金家楼’的刑堂英雄？娘的，简直是些猪猡，早知这干人徒负虚名，窝囊到此等地步，我说周老兄，你们早就该反了才是！”

周秀哼了哼，沉下脸道：

“可别小看了他们，这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加上又有内应，方才这么顺手，皮圈子，我们千万轻忽不得，扎手的主儿还在后头！”

这“皮圈子”嘿嘿冷笑，黑皮圈套在手上忽大忽小的收缩着，边傲然道：

“就凭这等架势，任他再是扎手，也他娘扎不到哪里去，周老兄，我们等着吃现成的吧！”

周秀尚不待回话，屋外，已蓦地响起了两声重物落地的音响，更连着两声长叫，屋里的四人甫始一怔，在随起的门窗破裂声中，又有三声尖长凄厉的惨叫传来！

四个人飞快扑向门口，天井中的形势，业已是一片大乱了。

一个五旬上下的高瘦人物，与一个四旬左右的矮胖中年人，率领着四名“金家楼”刑堂所属，正背靠背的围成一个小圆，面对着周遭三十余名侵袭者，地下，横竖躺着五个人，却没有一个是活的，也没有一个是“金家楼”刑堂的人！

那“皮圈子”睹状之下，先是一愣，继则恶狠狠的咒骂起来：

“真正一群酒囊饭袋，近三十个人却对付不了人家三双，抑且打的是偷袭战，‘十二铜人’‘飞星三杰’‘豹尾棍’‘沙坪七泉’‘流波刀’再加上中土来的‘夺魂腿’马修平，说起来都是响叮当的角色，怎的办出这么个狗屎场面来？丢人现眼事小，误了大局可真怎么得了？”

周秀冷冷的道：

“我早就说过事情不会有你想像中那么容易，皮圈子，场子里那高高瘦瘦的一个乃是刑堂右护法‘二判官’易尔宽，矮矮胖胖的那个便是左护法‘矮土地’翁有方，别说他们还有四名‘执刑手’帮场，只他一双，也就够打发的了！”

握着一柄三尖两刃刀的仁兄，不由恨声道：

“奶奶个熊，他们这多人却是在搞的什么名堂？原是说好了只等我们这边厢一动手放倒刑堂值班的人，他们那里便向两侧厢屋发难，明摆着手到擒来的事，他们却弄砸了，眼下业已穿了帮，想闷着干怕是不行的了，这接着的一步，却该是如何个走法？”

周秀阴沉的道：

“仍照原定计划行事！”

这一位闻言之下吃惊不小：

“仍照原定计划行事？周兄，原来计划是把刑堂前面的人干掉之后，大伙一起围攻后院的大司律费云，如今前头已经出了纰漏，把我们的人都牵扯住了，光凭我们四个，如何吃得住姓费的？何况他手下尚有六名‘执刑手’在！”

周秀粗声道：

“这没有办法，今夜大举起事，乃经过周详策划，全盘计议，行动是一个完密又严谨的整体，我们是整体的一部分，如果为了我们这一部分的失误而影响了整个大局，因而功败垂成，林涛，我们可就连亡命的地方都没有了，‘金家楼’不会饶过我们，我们的人也一样放不过我们！”

叫林涛的这位期期艾艾的道：

“可是，呃，可是事实的困难亦不能不顾虑呀……”

“皮圈子”突然发狠道：

“就凭我们四个，好歹也够和姓费的拼上一场，胜负不说，至少他也囿

困不了，况且他目前抱病在床，算他是金刚罗汉吧，也能叫那场风寒磨软了他！”

林涛忙道：

“但，他还有六名‘执刑手’呀！”

周秀阴恻恻的一笑：

“便老实告诉你们吧，那六名‘执刑手’里，有两个是我们的人！”

林涛不禁笑了：

“这是稍微有点希望，周兄，你们也真叫神通广大啊！”

又朝天井中对持的双方看了看，周秀低声道：

“我们这就得当机立断，不能再犹豫了，万一为了我们这边的情势而迟滞了全盘计划的进行，后果便大大不妙啦！林涛，你和‘皮圈子’潘庆春两个跟我到后头姓费的住处理伏，章立，你加入这边接应马修平等人，事成之后，马上到后面协助我们——”

掂了掂手上的双叉，叫章立的这位一点头：

“你放心，我们会尽速结束这里的场面！”

一挥手，周秀偕同林涛、潘庆春等三个人，匆匆通过正堂摸向了后院，而章立倏而虎跳出门，双叉挥处，石破天惊的大吼：

“弟兄们不用磨蹭啦，豁开来并肩子宰杀，‘金家楼’刑堂大司律费云业已授首，十多名‘执刑手’也一个不剩，全部遭戮，只有眼前这些败兵残将，犹不歼除，更等何时？”

也不知章立所说的是真是假，但其中的煽动性却是无可否认的，包围四周的侵袭者立时精神抖擞，士气大增，纷纷叱叫吼喝着往上逼拢，而“金家楼”刑堂这边的六位，却个个形色惨淡，惊疑不安，然则，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虽在沮丧失望之下，却决没有投降或归服的打算！

一个身材瘦小，满脸烟容的人物，便在此刻首先发难——他猝腾空中，在身形的翻滚旋回里，三十六腿有如风卷电掣般暴踢“二判官”易尔宽等六人！

六个人同时分散，易尔宽当仁不让，正面反袭，一条特粗并包嵌铜头的大号三节棍，幻炫出翩舞纵横的棍影，似骤雨并凝，山势急聚，眼面前便把对方逼了回去！

于是，又一场血淋淋的拼杀序幕拉开了，四个牛高马大的巨汉挥动着四对三尺铜人，呼啸着疯虎似的冲入，另一个方向，两名动作矫健的青年扑地攻进，而一把削薄细长的双刃刀，则神出鬼没的飘忽在每一寸攻阻之外的空间！

猛一个斜旋，一名刑堂“执刑手”的双刃斧斩向那两个青年中的一个，这青年手中的朴刀横截，却在横刀的瞬息，抖手七枚淬毒十字星射出，在如此接近的距离里，七枚十字星竟完全钉进了这名“执刑手”身上，但他却似豁上了，闷不吭声连人带斧撞了过去，却被青年反挥刀背，拍滚在地！

那名“执刑手”仆跌在地的身体还在抽搐，青年反拍的刀背尚未及收，另一名“执刑手”的角柄短刀已流虹似的飞插入这青年的胸膛，当这青年捂着入胸的刀柄踉跄后退之际，那抛刀的“执刑手”已被四具沉香铜人砸了个血肉模糊！

“二判官”易尔宽神色冷硬，毫无表情，他甫始闪过那瘦小汉子的一轮快腿，身形腾挪间，棍飞如杵，“当”“当”顶开了两具铜人，合身侧滚，

棍尾狠回，恁般圆钝的棍尾，居然生生洞穿了那手执一双铜人的巨汉心窝！

鲜血迸溅，映炫起赤漓漓的点滴晶莹，而人的呼号便似由胸肺间挤压出来，惨怖得不似些人声了，“矮土地”翁有方暴弹三尺下，堪堪以他一对“铁虎爪”的右手扣翻了章立一个大跟头，那把削薄的双刃刀恍同来自虚无，“呱”的一声切下了他肩头上一大片血肉！

翁有方双目凸瞪如铃，切齿似挫，他狂吼半声，扭腰旋步，一双虎爪带起爪尖的点点寒芒，往后回飞，却与对方那柄利刃撞击正着，“铿锵”一响，火花四溅，对方刀锋倏颤，在一沉之下竟然沉胸刺到！

“狗杂碎！”怒吼着，翁有方不退反进，挺前掠刀，双爪闪翻互并，猛击敌人两边“太阳穴”！

使这把刀的人，是个三十不到的光头角色，满面精悍狠酷之气，他也丝毫不让，垫步偏身，更加速了刀的去势！

就在这时，三节棍的棍影“哗啦啦”暴响着砸向光头，另两轮环光，一抹侧芒，也急罩翁有方——拼命中的两人被迫改式挨招，却在血光蓬散里各自翻跌，他们未能玉石皆焚，但落了个两败俱伤，那光头的一刀削掉了翁有方当胸以下的右手，翁有方的左虎爪嵌抢进光头的左小臂，连肉带骨都给对方扭绞成血糊一团！

一名“执刑手”躯体长啸着连连在空中翻滚，使他翻滚的是那瘦小人物如飞弹蹿的双腿，易尔宽舞棍似丈人之矛，打着急劲的盘旋猛攻那瘦小人物，而三个各使双钩、银苍、短剑的敌人又自侧旁夹攻截击！

四名“执刑手”中的最后一个，在与围攻他的三名敌人力拼不殆的刹那，他的左耳连着大片颊肉被一个手使“大弯铡”的仁兄狠狠削落，这名“执刑手”像是也活腻味了，他抡斧旋砍，竟跟着抡挥的斧势一头撞进那削掉他耳朵的敌人怀中，自然，“大弯铡”透过他胸膛，突出在背脊之外，但是，他的角柄短刀，也一样几乎连柄没入了对方的小腹之内！

这边，易尔宽汗透重衣，混身浴血，但是他的形态依旧冷硬如故，仿佛他的肉体折磨与他的精神感受毫无关连似的——那瘦小人物在一次奇妙的，由斜横角度飞展的弹腿中，易尔宽被踢得打了三转，然而，他的三节棍也沾着对方，带得那怀有绝佳腿功的瘦小人物跌了个溜地滚！

周遭的敌人全都围了上来，易尔宽扑地翻腾——在他腾起的时候，肩上已扛着昏迷不醒的“矮土地”翁有方，十多般兵刃狂猛急集的交罩下来，他在三节棍绕飞如漩涡巨流的层层劲势里，勇不可当的直向大门冲去！

偷侵者之中，不知是谁在呐喊：

“不要放过了姓易的——”

自肩至背，四道深可见骨的伤，还在那里抽搐颤动，章立痛得满头冷汗，他强撑着身子，声嘶力竭的吼叫着：

“别追啦，里头还等着咱们支持哪，他们的大司律费云犹尚活蹦乱跳的没挺尸，姓费的才是正主儿，一干虾兵蟹将犯不着耗这等功夫……”

这群血战之后侥幸余生的侵袭者，不由面面相觑，做声不得，到这时，他们方才明白，艰难的路途，眼下才只是开始呢……

二十九、石楼喋血

刑堂前面是“同”字形的建筑，朝后去，是一片点缀着假山花树的园子，通过园子，有一堵粉墙打横，从墙中的月洞门进去，便是一幢石砌的楼房，楼房不大，却也带着那种阴沉严肃的气氛——好似正代表着住在其中的主人身份与性格，“金家楼”刑堂大司徒“无情报”费云！

现在，楼房上下一片黑暗，毫无动静——是那种令人心悸的黑暗与沉寂！

月洞门进口处人影闪掠，十多条身形疾速扑入，又立时分散四周隐伏，楼房的前面，也是一片颇具清趣的庭园，分布得有奇石花树，小亭篱棚，只是眼下的情势与天候，却令这原本不俗的庭园失去了它一贯的雅意，反倒更渗了几分萧煞凋零之概！

这十多个夜行人，正是方才由前面血战至此的入侵者，他们能挺进到这里，照理说，好歹也算打了胜仗，但是，天晓得，他们不仅毫无战胜者的欢欣振奋之情，个个竟都益发忐忑惶恐，神形不宁，活似大祸临头前那等窒怵法……

撕破衣襟包缠着肩背伤处的章立，此刻伏在一丛早已枯干了的花树之帝，他咬牙忍痛，一边朝四周窥探，边撮唇发出一种怪异的鸟叫声来：

“咕”“咕”“咕”……

“咕”“咕”“咕”……

庭园左边一口井的后面，也立时有了同样的回音，贴着地，一条人影狸猫般急窜过来。

是周秀，然而，这位有“小张飞”之称的叛逆者，气色却似乎不大对劲。

章立往后缩身，低促的问：

“情况怎么样？”

周秀的脸上透着、双目中流露着惊疑不安的神韵，他迫切的反问：

“你们拖过来多少人？”

章立赶紧算着道：

“我看看——‘夺魄腿’马修平，‘流波刀’曹鹏，‘十二铜人’中的老大甘维、老三陈隆、老四苏杰、老五任世忠、老七许昌、老八葛松、老九薛强、老十刘雄、老么吴清，‘沙坪七泉’的老大谢功、老二胡大贤、老五固峰、老么钱烈，‘飞星三杰’的老二季岚，‘豹尾棍’邵英，再加上我，总其是十八个人……”

吹了口凉气，周秀喃喃的道：

“只这头一关，竟已折了十亭人马中的三亭，眼前却还有更辣手的强敌在等着……”

章立忙道：

“还有几个挂彩的，曹鹏一条左臂业已不中用了，我自己也吃了那翁有方一虎爪，如今正痛得抽心裂肺，马老大被易尔宽的三节棍扫了一记，只怕也松快不了……”

斜刺里，一条影子倏晃已到——正是那满面烟容的瘦小人物，他压着他那发沙的嗓子道：

“周老弟，怎的在这里停顿不进啦？兵贵神速，我们得越快行动越好，拖久了，别说和其他各路配合不上，更给了对方准备的空间！”

周秀对这一位似是较为尊重，他苦笑着道：

“马大哥说得是，但并非我们‘停顿不进’，而是因为情况不明，无以为进……”

这位“马大哥”，就是道上以腿功精妙而享有盛名的“夺魄腿”马修平，他闻言之下，不由皱起两条倒八疏眉，沉哑的问：

“怎么说？”

周秀凑近了些，低声道：

“先前我领着林涛和潘庆春掩到此地的当儿，楼上本还亮着两处灯光，但一待我发出那种预定行动的鸟叫声，通知上面我们的同伙准备接应时，楼上的两处灯光却突然灭了，稍过片刻，我忍不住又发出即时应合的信号，里头似是响起一阵骚动的声息，这阵骚动很快就平静下来，快到令我们来不及往里冲扑……”

马修平缓缓的道：

“后来呢？”

周秀阴沉的道：

“后来便一直是这个样子——无声无光，一片死寂！”

想了想，马修平摇头道：

“似是不妙，周老弟，你们在这幢楼房里头，有几个自己人潜伏着？”

周秀道：“两个，都是刑堂‘执刑手’的身份。”

马修平道：

“如此说来，除了费云自己之外，他还有另两名属于他的手下了？”

周秀道：

“不错，原来的计划是里应外合，杀他们一个猝不及防——也就是说，当我们与费云遭遇上，或是我们潜伏的人得到立即行动的信号时，便突施袭击，以费云为主要目标，另两名‘执刑手’为次要目标，加以歼除——”

马修平沉沉的道：

“你也未免稍嫌草率了，周老弟，所谓‘里应’必得也有‘外合’才行，否则力量使用不上，白白糟蹋啦，费云是何等人物？况且他身边尚另有两名忠心手下，你把恁大的担子，交付那两个潜伏着的同伙来挑，他们又怎么承当？”

周秀急忙申辩着道：

“我们不是没有接应，问题是变化太快，等我们才往前扑，已经声息俱无了……”

不似笑的一笑，马修平道：

“问题不在那边的变化快，而在于你发出的信号太急促了。”

窒了窒，周秀不禁难以启声——他明白，他知道马修平也明白，他不愿冒险涉危，而把他那两位同伙做了挡箭牌，问路石。

马修平的语风一转，岔开了这个关键，又淡淡的道：

“费云可曾现过身？”

周秀干笑道：

“一直没见过他，也没见过楼房里的任何一个人。”

马修平颌首道：

“这就对了，姓费的因为不明白外面的状况，是而以逸待劳，以不变应万变，端等着我们朝里攻，否则，外头杀得天晕地暗，他职责攸关，身肩重任，岂有如此装聋作哑的道理？”

周秀道：

“马大哥的剖析很中肯，尤其费云个性刚烈，悍猛无比，加上他对‘金家楼’的死心塌地，断不会扮这等缩头狗熊，他一定是另有诡谋！”

喟了一声，马修平道：

“无奈的是，我们却势必朝里攻扑才行，别无他法！”

一侧，章立痛得两边颊肉都抽紧了，他急吼吼的道：

“我说马大哥，一把火烧他们出来，再圈起来宰杀，不比摸黑硬攻要方便巧妙得多吗？”

马修平冷冷的道：

“用火来烧这幢石砌的楼房？章老弟，你这主意怕是白搭了！”

周秀也附合着道：

“况且明火执仗容易暴露我们的行迹，泄漏我方的实力，更易招至对方反击，再说，时间上也来不及，你说的点子用不上！”

章立呐呐的道：

“那么，该怎么办呢？”

马修平断然道：

“我们就称他的心意——朝里硬攻，我就不相信姓费的果真是个三头六臂，有什么超凡入圣的功力！”

又痛得一龇牙，章立吸着气道：

“但是，敌暗我明，只怕损失就大了……”

“嗤”了一声，马修平道：

“欲竟全功，称大业，不加上点缀头，不落些折损，成么？”

周秀接口道：

“我们干，马大哥！”

马修平道：

“把人手分开，几个人一组，大伙从各个不同的路线齐往里扑，我倒要看看，凭姓费的能耐，却是如何抵挡我们？”

用力磨擦着手掌，周秀狠狠的道：

“眼前这幢石楼，便是一处不折不扣的阎罗殿，再世堂，它的楼底是提审室，往下更有着坚固严密的地牢同刑房，姓费的高居楼上，掌握其生杀大权，以酷律苛法来做金家把持基业的工具，真正为虎作伥，典型的狗腿子之属，这番我们就要将他连根刨除，也算替多少遭凌虐迫害的弟兄们出口怨气！”

马修平加重语气道：

“周老弟，对费云这个人的底细，你该比我熟悉得多，咱们不必含糊，可也别轻估了他，姓费的号称‘无情报’，又在‘金家楼’混到大司律的地位，虚名并非浪得，他也有他的长处，咱们动起手来，仍以小心为上！”

周秀道：

“你放心，马大哥，我自会谨慎行事！”

马修平道：

“事不宜迟，这就开始分配人手吧！”

于是，他们很快就把当前的力量作了搭配——周秀仍与潘庆春、章立、林涛为一股，攀越二楼左侧进袭，“夺魄腿”马修平和“十二铜人”剩下的几个做正面攻击，“沙坪七泉”尚存的四位侧击边门，“飞星三杰”的老二

季岚，“豹尾棍”邵英，加上虽然受伤甚重，仍不肯退下的“流波刀”曹鹏三个，则飞攻楼上右侧，一共分为四路，全是做的重点安排。

而那幢楼房，迄今依旧是黝暗深沉，毫无动静，就好似里面根本没有人一样，阴幽得透着邪气。

咬咬牙，伏在井边的周秀猛一长身，振吭厉吼：

“弟兄们，杀进去……”

叱吼声中，他的两柄长刃短把子蛇矛盘顶绕舞，率同他这一组的其他三人，抢先飞掠向楼房左侧的窗口——看起来气势不弱，实则个个的心都提到了嗓眼上了！

周秀这边甫始行动，“夺魄腿”马修平更不怠慢，他半声不吭，一马当先扑向了大门，“十二铜人”中尚存的九位，更是如虎出柙，随后跟进。

人影腾闪，风声呼呼，“沙坪七泉”、“豹尾棍”邵英、“流波刀”曹鹏，以及“飞星三杰”里硕果仅存的一杰季岚，也都同时发难！

四组人马几乎不分先后的冲入了石楼，他们虽是经由四条不同的路线，开始的时候，却遭遇到一样的景况——石楼的内部，也是一片黑暗，一片沉寂。

马修平掠进那两扇半掩的沉厚门扉之内，便立即弓背缩身，侧跃向旁，“十二铜人”的九位也纷纷散开，却彼此保持着呼吸相闻，伸手可触的距离。

黑暗中，隐约可以辨认他们容身之处，乃是一间陈设简单的客堂——事实上，却没有一丝半点客堂的韵味。

他们静止了一会，“十二铜人”中的一个突然扯开嗓门吼了起来：

“我操你的老娘亲，姓费的，你要还算条汉子，就明枪对阵和我们拼个死活，缩着脑袋扮王八，可就是你大司律的本色？”

另一位跟着吆嘴：

“鸟的个大司律，天下哪有这种窝在暗处装人熊的掌法者？哦呸，丢你祖宗十八代的人！”

吼骂声在黝暗中回荡着，显得极其空洞怪异，余音袅绕中，却没有任何反应。

“十二铜人”的伙计们又有一个开腔了：

“我们犯不着在这里干耗，老大，朝上挺——”

是的，正前方的石梯上，一条黑影蓦然往上窜去！

“十二铜人”的老大甘维，立时眨着眼向左右点数自己的人，边低促的问：

“刚才是谁？我们可得稳着点，别轻举妄动……”

然而，甘维的一个兄弟叫了起来：

“老大，那不是我们的人，是对头！”

刚才吼骂的那位厉叱如雷，一双赤铜人猛挥横舞，暴闪急道：

“无胆鼠辈，老子看你逃到何处！”

“追！”

喝叫声中，又有四五个“十二铜人”的仁兄蜂拥合围，那甘维一面前扑，边急切的招呼着：

“小心中计，大伙凑近点，莫离远了！”

业已追上石梯的那几位，闻言之下，即时惕悟的停顿下来，谨慎的戒备着朝上张望，这时，马修平悄然掩至，沉声道：

“这石梯有无转折之处？”

靠在梯侧的一个小声回道：

“有一道弯，往右延伸上去，还有个死角，看不清上头的情形……”

马修平缓步走上，全神贯注：

“我来打前站，你们跟着我上，大家沉住气，定下心，只要我们自己阵脚不乱，对方再是狡猾，也搞不出什么鬼名堂来！”

就像这样，马修平在前，“十二铜人”一千人在后，慢慢的，小心的一级级踩着石梯往上挺——在他们的感觉中，每一级石梯的迈动，双脚间竟都似重有千钧！

一张张人脸向上昂着，一双双眼睛朝上瞪着，呼吸是相同的沉浊，精神是一样的紧迫，他们的兵器，全指向可能的敌位置上方。

挨在最后面的一个，是“十二铜人”的老十刘雄，他双手分握着赤铜人并铸的踝部，而双手全湿腻腻透着冷汗，汗水接触着硬溜溜的赤铜人足踝，就更发滑了，他轻轻将一只手的家伙支在胯边，用力把手掌朝裤管上揩拭，一面回头向他旁边的人咕哝：

“娘的，这哪里像交刃？简直是在捉鬼了，真叫邪气……”

猛然，他瞪大了眼，骇然注视他身边的人——因为他蓦地想起，他原是站在最后面的一个，在他后头，根本不会有人才对。

但是，那明明是一个人，一个在黑暗中看去清癯、苍白，形色冷漠至极的人！

没有再给刘雄第二次反应的机会，那个人轻缓的收回了他的右手——他的右手中指拔出自刘雄的咽喉，除了浸浸的鲜血之外，这致命的一戳甚至不令刘雄发出任何死前的声息！

凸瞪着那双眼珠，刘雄依然挺立不动，于是，“十二铜人”中的老七许昌——也就是刘雄前面的一位，更且连说句话的余地都没有，便被那人从后颈戳穿了喉咙！

如果是熟稔各般内外功夫的行家，当能以辨认出来，这一位所施展的指功，乃是武林中绝不多见的奇艺之一：“骨锥”。

此际，马修平已踏在第七级石梯上，再上两级，便到达石梯的右折转弯处了。

全身肌肉绷紧，马修平弓背挫腰，双手半提，纯系一触即发的架势，他双目凝聚，屏息如寂，整个人都有事处准备随时飞旋的强烈意味。

跟在他身后的甘维，不由回头再加叮咛：

“留神了，这就快到节骨眼啦……”

一下子他的眼睛发了直——他看到他的四弟苏杰似是忽然变得臃肿了，肥胖了，比苏杰原来的身形，不，须臾前的身形几乎粗出了一倍，更明显的说，好像苏杰有了个连体的身影。

噎窒了刹那，甘维恐怖的尖叫：

“老四，你怎么了？”

苏杰的答复很出人意料，他不是用言语，而是用行动，十分怪异的行动——全身打横起飞，兜头往石梯上的人们压捋下来！

在瞬息的惊愣之后，石梯上的各人哗然闪避，最靠近下面的是“十二铜人”老么吴清，这吴清乃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他不但不躲，反而狂吼着合身扑向那条幽灵似的黑影。

黑影悄无声息，幻魂也似飘开，吴清一扑不中，手上一双赤铜人猛扫狠砸，风声呼呼，那条黑影却随着赤铜人的挥展之势，宛若一片羽絮般毫不着力地浮沉移荡，看上去，像极了一抹有形无实的幽魂。

“十二铜人”其他的五个，立时叱喝着围攻上来，他们的阵势方才拉开，半空中，马修平的身形佛若脱弦之矢，越过铜人头顶，暴射急泻，人尚未到，漫天的腿影已如骤雨般罩落！

黑影的腾挪之技，非但纯熟老练到已臻化境，行动之间，更有着行云流水似的洒逸与美妙，他在马修平那强劲密集的腿桩脚杵间穿走晃掠，伏游自如，进退安详，马修平这一抡急攻猛袭，竟然连这人的一丝一毫都未沾到！

攻击与闪避，其过程只是一霎眼的辰光，等到马修平落地换气，对方已经穿越“十二铜人”的包围，在混乱的吼骂叫嚷声里掠梯消失！

狠狠跺脚，马修平吼了起来：

“缀着上！”

他们当然没有看见，那条幽灵似的人影，正附贴在石梯右弯处的顶壁上。

楼上是两排相对的房间，中为通道，通道两侧，还设置得有好几盆盆景，以增情趣，这时，正有四个人蹑手蹑足的从那边第二个房间门内摸了出来。

一听到马修平的吼喝声，那四个原本神色紧张的朋友，立刻兴奋起来，他们匆忙朝声音传来的方向奔近，为首的一个边拉开嗓子招呼：

“下面可是马大哥？”

于是，附贴在壁顶的那条黑影便突然凌虚下击——他不再是轻柔的飘移晃掠，而是雷霆万钧的扑击！

这四个人——周秀、章立、林涛，与潘庆春，做梦也想不到竟会在这个节骨眼下遭到暗击，四个人在惊慌中仓促跃散，那人的双手倏向两边挥动，“铮”声轻响，一杆“月牙铲”的头尾两刃已暴取周秀与潘庆春两人！

周秀的短柄蛇矛与潘庆春的链子斧，在他们的倒押旋步中飞快横截，而月牙铲猝然侧穿了——完全违反力道惯性的猝然侧穿，那章立的三尖两刃刀才只提起一半，已被锋利的刃头透腹而过，更将他整个人撞到墙上，又反弹回来！

“嗷……”

不似人声的惨号，进挤自章立歪斜喷血的嘴巴，而月牙铲飒然磕开周秀的双矛及潘庆春的链子斧，“当啷”一震，生生把林涛挫出两步！

周秀脸色煞白，流露着一股无可掩隐的恐惧神情，他骇然脱口：

“老天，是费云！”

月牙铲的两端凝聚成溜闪的新月蓬飞，而刃刀便是光之诅咒，它们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卷荡而至，把周秀和潘庆春硬逼得向石梯下逃！

早已肝胆俱裂的林涛，则慌不择路的奔往通道的另一头。

林涛刚才奔到那边的第四个门口，黑暗的半掩门缝中，蓦地飞斩出一柄“双刃斧”，心慌意乱下的林涛在不防里拼命提叉崩架，却只是消失了那一斧的部分力量——斧刃未能如预期的砍上他的胸膛，但已斜着切入他的左腰！

猛一踉跄，林涛尚未及有第二个动作，月牙铲的月牙口，业已深深插进他的背脊，杆身上挑，林涛便鬼哭狼嚎的在空中抛过一度弧线，重重摔跌向走道的那一端！

这使月牙铲的人，不错，是费云——“金家楼”的大司律，“无情报”

费云！

蓝汪汪的月牙光芒，映幻出他那张苍白得可怕的面孔，双眼深陷，眼珠布满红丝，他的两腮凹削，胡碴杂乱的生长着，脱皮的嘴唇正由上牙紧咬。

他的喘息，急促的喘息，汗下如雨，肠部起伏急剧，显然，他有病，过于激烈的动作及过于激烈的情绪，使他更为虚弱乏力了。

那第四间房门内闪出一个人来——是一位“执刑手”的打扮，他倒提着那柄血迹斑斑的“两刃斧”急忙奔到费云身边，关切的低语：

“大司律，你老的情况不大妥当，我们是否该撤走了？”

残酷的，也是悲凉的勾动了一下唇角，费云沙哑的道：

“未能防奸制叛于前，又岂能不铲逆除恶于后？职责已亏，神魂难安，卓宾，你就随我尽此全责，以报夫人吧！”

叫卓宾的这位执刑手满脸沉重肃穆之色，他躬身道：

“属下身受老夫人宏恩，久承大司律教诲，必当誓随进退，生死不渝！”

疲乏的点点头，费云道：

“是好小子，来，卓宾，那一头还有几个兔崽子正在等着我们去打发！”

卓宾咬牙道：

“有三个，如今正在那边的‘档籍室’内搜寻什么……”

不似笑的笑了笑，费云道：

“对方也在找我们，卓宾。”

当周秀与潘庆春两人被费云逼下石梯的时候，也正是马修平等入往上掩扑的辰光，周秀和潘庆春朝下窜逃，正好碰上领头挺进的马修平，黑暗中，马修平半声不响，飞腿横旋，“呼”“呼”的劲风横掠着，差一点就踢掉了周秀的下巴！

后面，“十二铜人”的六位也即时冲到，为首的甘维双目喷闪着赤毒毒的红焰，挫牙如磨，声音宛似是从齿缝中迸出来的：

“辣手狂夫，老子与你拼了——”

扑地贴滚，周秀压着嗓门急叫：

“慢动手，我是周秀啊……”

凌空翻落，马修平顿势斜身，低呼道：

“是周秀——”

甘维用力使手中一对赤铜人后带，他粗壮的身体也不由打了个旋转，堪堪稳住，他已凸瞪起双眼，气冲冲的道：

“周兄，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这一组不是早就掩到楼上去了么？却又端着这等架势闯下楼来和我们凑什么热闹！”

忍住冲顶的怒火，周秀从石梯上站起，表情十分难看：

“甘老大，我们也不愿意如此狼狈的摆现给各位看，树要一层皮，人要一张脸，若不是情势逼到这一步田地，谁不想充个英雄好汉？子力有不殆的事，你能怨得了我？”

甘维激动的道：

“我们可是一路血战过来，步步搏命，刻刻斗死，你知不知道，我的兄弟上这一阵，便又折了三个！”

周秀生硬的道：

“莫非我们就是挡在那里看戏？我们这一组四个业已折损了章立，林涛怕也凶多吉少，半数耗上了性命，难道还是逛窑子逛过来的？”

一挥手，马修平怒道：

“这是什么辰光了？自己人还在起内斗？你们再要争执下去，我姓马的一拍屁股走路，眼下的烂摊子不管你们收不收拾得了，只怕上头主儿也好歹定要剥你们一层人皮！”周秀干咳一声，道：

“马大哥多包涵，实在是背不得这口黑锅，今晚上，我们起事的兄弟哪个不在卖命？便有心怯懦退缩，对方也放不过咱们哪……”

马修平不耐烦的道：

“刚才上楼的那人你们遭遇到了？”

周秀苦笑道：

“要不怎会弄得这般狼狈法？”

注视着黝暗的梯口，马修平低声道：

“可是费云？”

“除了他还有谁？”

神色非常凝重，马修平缓缓的道：

“果然是个心狠手辣之辈，此人不除，必为大患！”周秀心腔子不禁收缩了一下，他努力咽了口唾沫，强自镇定的道：

“马大哥说得是，趁着目前剪除了姓费的，方为上上之策，否则一旦容他出去，早晚是个祸害，何况歼杀费云，也是上头交付给我们的责任！”

马修平沉声道：

“他跑不了！”

甘维恶狠狠的道：

“我要生吃了这个匹夫，替我的三个兄弟报仇！”马修平道：

“稳着点，姓费的不但手段毒辣，功力精湛，亦是个奸滑刁狡之徒，我们万不可冲动浮躁，乱了阵脚，否则就正好予他可乘之机了！”

挫了挫牙，甘维道：

“今晚便豁上一死，也断不能叫那姓费的留下口气！”

三十、弄花作样

马修平道：

“甘老弟，这不只是你的目的，也是我们大家的目的，然则大局为先，整体为重，公战公斗，总须俱皆兼顾才好！”甘维忙道：“你放心，马大哥，我们兄弟误不了事！”微微点头，马修平道：

“这就最好不过了。”

周秀一面注意梯口的动静，一边侧耳聆听着，他的形态显得极为不安：

“奇怪，上头怎么如此寂静？姓费的又打算弄什么花样？”

“皮圈子”潘庆春恨声道：

“娘的，费云这厮准又是埋伏在暗处，再想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甘维昂烈的道：

“管他娘的，我们冲上去——”

哼了一声，马修平道：

“甘老弟，这不是毛躁之事，千万轻忽不得，费云说不定正希望你朝上冲，他窝在暗里拣现成——姓费的手段之阴狠，你业已见识过了！”

甘维急躁的道：

“但是，马大哥，光僵在这里也不是办法呀！”马修平沉沉的道：

“我们可以等一下。”

甘维瞪着眼问：

“为什么？”

马修平的声音幽冷而飘忽：

“等上面的动静，别忘了，我们还有一组人从另一个方向掩到了楼上，等到姓费的发现了他们，或是他们发现了姓费的，双方定会交刃，那时，我们再冲上去接应，这将比诸此刻朝上盲目攻扑牢靠得多！”

想了想，甘维道：

“马大哥高明……”

马修平摇头道：

“不是高明，甘老弟，是稳重。”

尴尬的咧咧嘴，甘维道：

“但愿我们的人先发现姓费的——”

枯黑的面孔上浮漾的是一抹阴晦同滞重，马修平的音调哑沙沙的：

“以暗打明，我们的人抢制先机的成份不大，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动手的一方总会或多或少占些便宜，尤其是狙击者的功力卓绝，给予对方的损害就更大……”贴靠在石梯两边的人都没有说话，只闻得低促的呼吸声起伏，在片刻的沉默之后，周秀朝下凑了凑，抑压着声音道：

“马大哥，好在我们有我们的打算，纵然一开头有所折损，姓费的也一样因而露底，届时重围深卷，他就再难遁形逃逸了……”

马修平自然知道他们这样做法有欠允当，这等于又是拿着自己人在做引饵，可是在目前的情势下，他们被逼得非如此施为不行，在完成任务之前，他们委实是再担不起损失了。

轻轻吁了口气，这位“夺魂腿”的双眼中闪动着青森森的芒彩，他冷硬的道：

“等着吧，楼上一有动静，我们就赶紧扑过去支援，要不然，曹鹏那一

组人可就有得麻烦了，而曹鹏本身还带得有极重的伤……”

周秀道：

“错不了，马大哥，我们自会奋勇以赴，不叫那费云得逞——”

马修平忽道：

“听说费云近日来感染风寒，一直卧病在榻，可确有这么回事？”

点点头，周秀道：

“是的，而且还似乎病况不轻，好些天来连床都没下，大多公务堂判也都搁置，重要的则左右护法代行代决，我也有段日子没见着他了……”

“嗯”了一声，马修平道：

“风寒最能令人虚脱疲软，气脉涩滞，照你说的情形看来，费云的身子显然尚未痊愈，我断定他必将后继乏力，撑持不了多久。”

周秀颌首道：

“马大哥，姓费的如今怕已是强弩之末，晕天黑地了！”

靠后站着的甘维紧握着手中那对赤铜人，痛恨不已的道：

“这个恶毒东西——在身患重病的情形下，却仍然这般悍狠蛮酷，赶尽杀绝，若在平昔，更不知要凶残到何等地步！”

周秀阴沉的道：

“费云的确心如铁石，冷酷寡绝，半点人味不带，执律掌刑，一向惯于重罚重刑，毫无圆转余地，杀生嗜血，在他来说乃是一种乐趣，一种满足，这是个典型的刽子手之属！”

马修平慢吞吞的道：

“否则，金申无痕怎会看上了他，委他为大司律之职？真是人符其实，找对了角！”

甘维怨毒的道：

“我倒要看看他尚能横行霸道，助纣为虐到几时！”

周秀有意改变态度，来消弥方才他与甘维口角上引起的不快，他一表真诚的道：

“甘老大不用心急，姓费的今天晚上便是在劫难逃，气数尽些！”

甘维明白对方的用心，他挤出一丝笑容，却哑着嗓门道：

“兄弟们前后六条性命，正是血海深仇，公情私谊，俱望各位相助一臂！”

周秀一付“乱敌同仇”的气势：

“你宽怀，甘老大，无论从哪一端及哪一面说，我们都该同心协力，福祸与共，你的兄弟也就是我们的兄弟，这仇，这恨，岂有置之不顾之理？何况姓费的更是我们大伙的公敌！”

轻轻一摆手，马修平慎重的道：

“别只顾着说话，楼上这久不见动静，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周秀向梯顶上注视着，心里忐忑，嘴里却硬：

“马大哥，曹鹏那一组人也不是些省油的灯，就算他们再是差劲，在姓费的如今欲振乏力的情况下，总不至于连点声响都没有便会栽了个尽吧？”

甘维又毛躁起来：

“我们干脆冲上去搅翻他娘的！”

马修平绷着一张瘦脸，腔调翳闷得像透自一层浓重的潮雾里：

“再等一下，业已挨过这阵子了，没得白搭上功夫，但愿曹鹏那一组人好歹能挡得片刻，至少也弄点响动出来，叫我们知道个方位……”

于是，没有人出声了，他们正等着，熬着，却是那般的窒迫焦灼法，梯顶的一片黑沉，看上去竟阴惨惨的有如一座张开的墓穴……

楼上左边的那间“档籍室”，门扉仍然是紧闭着的。

当费云与卓宾悄无声息掩到的时候，也就是马修平同周秀那一干人惶急不安，期待着上头有所声响以为行动依据的时候。

不需要费云他们往房里淌进，“档籍室”那扇紧闭的门已经轻轻开启——极为小心缓慢的开启，而且，只是打开了一条缝。

费云整个背脊贴绷在廊顶上，居高临下，正对着那扇启开一缝的房门。

卓宾却是埋伏在“档籍室”对面的那间房内，他把门虚掩着，以耳朵来代替明暗，他倚靠在门侧，全神聆听外面的动静——他当然明白，动静是一定会有的，而且，很快就会有有了。

于是，“档籍室”的门又再稍稍敞大了一点，再敞大了一点，突然间，门户骤闭，却不见人影！

费云没有任何举止，他只是冷漠的朝下凝注着，神情萧煞又僵木——似这类的小把戏，在许多年以前，他已经玩腻味了。

猝然间，门里一溜寒光闪自门后，绕转腾飞，在暗虚虚的空间映炫出一团芒彩，一个人贴地滚出，又倏跃而起，白晃晃的一把朴刀竖立胸前。

嗯，是那个年轻小伙子——“飞星三杰”中硕果仅存的季二爷季岚！

季岚双目灼亮，四处搜视，俄顷之后，方始以左手轻碰刀背——一声清脆的金铁声响起，敢情他右手上早已扣着一叠十字飞星！

一条瘦长的身影穿门而出，只看这位仁兄手上握着的那杆六尺栗木棍，就晓得除了“豹尾棍”邵英之外，不会是别人！

出门之后，邵英立即贴墙而立，眼珠乱转，紧张的压着嗓门道：

“季老二，外面没啥异状么？”

季岚的口气也透着惊疑：

“除了一片黑，什么也不见……”

邵英喃喃的道：

“怪了，我们掩伏在那房里的辰光，明明听到外头有拼杀喊叫的声音，怎的现在却半点动静也没有了？”

季岚咽了口唾液，道：

“如果我们在听到动静的那一刻便冲杀出来，说不定比眼下这进退维谷的场面要来得有利……”

摇摇头，邵英道：

“怕也未必，形势不明，若闷着头愣朝外扑，一个弄不好便会陷入对方的圈套，那才叫不上算，目前虽然光景有些混沌，好歹总比先时乱闯一气要强……”

季岚移出一步，道：

“曹兄还能挺么？”

邵英回头向房门内望了望，低声道：

“他性子太倔，我看他是撑持不住了，人倚在那里只见出气不见入气，却又不便劝他退开，刚才不是我拉着，他还硬要捻在探路哩……”季岚道：

“其实他也是为了帮我们，怕我们力量单薄了会吃亏，论起来，确是条汉子！”

舐了舐嘴唇，邵英道：

“话是这么说，照他现在的情形看，不给我们添累赘就算好了……”

季岚道：

“是招呼他出来还是让他在里面歇着？”

略一沉吟，邵英道：

“我看还是让他暂且歇口气吧，他那样子委实太过虚脱，一张脸青里泛白，全身更不时抽筋似的抽个不停，若叫他夹缠在一起，不只他自家危险，连我们也得遭牵累！”

季岚小声道：

“要不要问问曹兄自己的意思？我怕他不高兴。”

邵英道：

“不必了，这是什么时候？哪还顾得了这许多？我们也是为他好，一旦和对方接触上，大家全是豁开来玩命，谁又能照应谁？万一在节骨眼里他支撑不住，恐怕分不出人手来掩护他！”

季岚颌首道：

“既然如此，我们就自己行动吧……”

黑暗中，邵英的瞳孔里流露着迟疑与迷惑的神色，他郁闷的道：

“一时间可真拿不准该往哪里摸索才好，四边都是一片漆黑，我们又不熟悉这幢楼房的格局，如今人窝在这儿，就像卷进一层浓雾中了……”

季岚紧了紧手上的朴刀，显得有些烦乱的道：

“但总不能僵着不动呀，我们得想法子和其他几组人会合才是！”

邵英恨恨的道：

“扑进楼里来也有一段辰光了，他们那几股子人却不知在玩的什么把戏，非但连条鬼影不见，就算声响也没有半点，天晓得都瘟到哪个龟洞里去了！”

季岚忙道：

“不会的，说不定他们也正像我们这样，伺伏一隅，觅机而动。”

忽然有了火气，邵英沙着嗓门道：

“季老二，我们得琢磨一下——别是另外的几组人早打定了主意隐伏不动，只等着坐享其成，单用着我们两个卖命出力吧？”

季岚呆了呆，犹豫的道：

“我想不致于……”

邵英咬着牙道：

“然则那么多人，怎的如今却半个不见，声息俱无！”

突的一抖，季岚的肌肤上起了鸡皮疙瘩，他吸着气道：

“莫非……莫非是全叫对方摆平了？”

背脊上也立时透了凉，邵英觉得心腔子在猛收，以至说起话来舌头都在打卷了：

“这……不可能……简直……是荒谬绝伦，他们乃是一群大活人，不是，呃，一堆死木头啊……”

那样浓烈的沉黑罩在通道上，黑得像凝胶，却又透着森冷的，阴酷的，魔性的寒意，仿佛在黝暗里蕴藏着诅咒，伏隐着邪异，流闪着一双双看不见的鬼眼，于是，浓烈的黑，有时候就会在人的眸瞳中变幻成惨怖的幽绿了。

季岚终于下了决心，他猛一昂头，刀锋横平，自齿缝中迸着话：

“不能干耗在这里，邵兄，哪怕是龙潭虎穴，我们也只好往前闯！”

邵英也用力将栗木棍斜贴肘肩之处，挺了挺腰，故作豪壮的道：

“好，我们豁上了，我就不相信‘金家楼’刑堂的这干杂碎真是什么三头六臂！”

就在这时，弓贴在壁顶之上的费云已暴落而下——他下落的速度是如此快速凌厉，将壁顶至地面的距离缩为一刹，缩为时空间距的重叠，当他的动作所带起的风声旋舞，他的人已站在邵英与季岚两人的中间。

这是一个非常适当有利的位置——对费云出手格杀的目的来说。

吓得“噢”的怪叫一声，邵英才只半转过面孔，费云的月牙铲铲头兜胸透穿了这位“豹尾棍”的心脏，而季岚的反应虽然较快，却也被那闪眩的月牙齐颊挂嘴，带开一条血淋淋的口子！

拼命缩头拳身，季岚的朴刀由下向上，猛挑急挡，月牙铲跳动如电，这一弯钢铁铸就的新月，便插进季岚的左肋，更将他人连刀推出三步！

一声尖利的长叫不由季岚控制的挤出于他的喉腔，他发狂似的旋过，月牙铲端便扯着他的内脏往外拖，而后面的门扉开启，一柄双刃斧“吭”声又砍进了他的背脊！

又一声惨叫，季岚左手扣着的三支淬毒十字飞星齐挥，当星芒闪烁，他却已什么都看不见了——更明确的说，他永远也不会再看到什么了。

双刃斧尚不及拔出于季岚背脊的卓宾，骤然闷哼一声，身子打着旋转往后翻，费云见状之下，脚步一垫，长身前掠，伸手就待扶持他这忠心耿耿的手下——

“档籍室”洞开的门户里，一条人影有如流电般猝穿而至，人尚未到，一抹冷莹莹的寒光已偏起光来，其势猛锐之极！

费云业已伸出的左手，在瞬息间往侧甩挥，人成斜面回旋，肩背上却溅起一溜鲜血，他半声不响，单脚点地，月牙铲在手上飞翻，光轮凝现的同时，他双脚倏弹，直将那狙袭者踢翻了三个跟头！

狙袭者是个光头——不错，断了手臂的“流波刀”曹鹏！

重重摔跌下来的曹鹏，却毫不含糊，他不顾撞得满头脸的血，不顾断臂的伤口裂扯如绞，更不顾自家气与力的衰竭，嘶厉的吼叫着，刀刃翩闪，在游移不定的莹波流虹交织下，悍然再次冲扑！

费云蓦然铲头点地，人如鹰隼般飞越曹鹏头顶，而月牙铲似一弯弦月的坠落，由后斜的角度穿透对方的刀影，硬生生将曹鹏戮跌出去！

曹鹏的滚跌是没有错，然而，一条黑影仿佛是曹鹏的魂魄出窍，就在他的身侧飞跃而起，腿翻如浪，照面间七十七腿卷袭费云！

凌虚的费云半空挫腰换式，人被对方七十九腿中的四腿踢得上下翻滚，一铲点弹，却也将对方的一只左耳齐根削脱！

“嗷”声怪叫，那人一个踉跄着地，几乎碰上了自他身后拥至的好几名大汉！

以铲拄地，费云粗浊的喘息着，满额的大汗，满脸的灰白，背后的刀伤宛若火焚，鲜血已经浸透了衣袍，更点点滴滴落……

他目光冷澈，毫无表情的望着对面，缓慢又沉重的吐出三个字：

“马修平……”

捂着削掉的左耳伤处，马修平痛得一张黄脸泛了绿，他强忍痛楚，怨毒又愤怒的道：

“不错，姓费的，是我马修平，你记牢了，立时要将你挫骨扬灰的也会

是我马修平！”

剧烈的呛咳了几声，费云长长吸了口气，音调低哑却显得异常的镇静：

“这不是只用口舌之利便可得逞的，马修平，你们会发觉代价极其惨重！”

马修平切齿道：

“我们不吝偿付！姓费的，要扳倒‘金家楼’，铲除‘金家楼’这一群如你般的张狂走狗，跋扈爪牙，乃是我们今生今世的最大心愿，我们渴盼得够长久了，期望得够长久了，梦寐以求，无时稍懈，‘金家楼’的专横局面，独霸形势，便要在今天晚上烟消云散，上崩下烂！”

冷冷一笑，费云鄙夷的道：

“不必讲得这般冠冕堂皇，马修平，你我心里自有数，说穿了，只是一干丧心病狂，大逆不道的叛徒，勾结了一批似你这等的贪婪狼枭之属，妄图侵占‘金家楼’以血汗奠定的基业而已！”

暴笑如雷，马修平道：

“便是如此，大梁将倾，你这根腐朽的独木又安能支撑？”

费云微闭双眼，徐徐的道：

“尽心罢了，成败岂是所计？”

在马修平背后，“十二铜人”的老大甘维振吭大叫：

“还和他罗嗦什么？马大哥，且先把这厮零剐了替我几位兄弟报仇！”

“皮圈子”潘庆春也跟着厉吼：

“姓费的刁奸狡诈，心狠手辣，眼下正是歼除他的好时候，万万不能再容他出步此地！”

三十一、步步断魂

马修平的两眼中闪烁着毒蛇似的狠酷光焰，一字一字的道：“姓费的逃不了，这幢石楼，是他坑人也是坑他自己的地方！”

形色哀凉的笑了，费云低沉的道：“或许我难渡此劫，但我敢断言，我们之间只是分个迟早，各位的下场，必然不会更强似我！”

甘维上前两步，一对赤铜人并交胸前，石破天惊的吼叫着：“不用在那里延宕时间，你这千刀杀，万刀刷的冷血凶手，还我兄弟的命来！”

费云目光淡漠的瞅着对方，以同样淡漠的语气道：“我人站在这里，你要索命，正是方便之至，可有谁在拦阻于你么？”

咆哮一声，甘维厉吼：“好个死到临头犹自嘴硬的老王八，我就看你还能狂到几时，弟兄们，朝上圈！”

斜刺里，“十二铜人”的老么吴清首先发难——他悄无声息的贴墙掩进，抖起一对铜人以泰山压顶之势猛向费云的天灵砸下！

几乎不分先后，“十二铜人”的老三陈隆、老五任世忠也立时并扑齐冲；“十二铜人”这些小兄弟伙攻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高头大马，体魄粗雄，三个人这一动手，便把这条楼上的通道给挤满了！

马修平查觉战法不对，他赶紧喝叫：“分散开来，不可挤迫一起——”

攻袭者固然愤火烧头，求功心切，而抗拒者更是满腔激昂，热血沸腾，双方的动作都是恁般快法，马修平的言语出口，却业已不及挽回什么了……

吴清的一对赤铜人砸下，费云往后退了一步，这一步的间距，刚好避开敌人的重力落点，吴清自然早有防备，不会在第一招上便把式子用老，他腰身猝拒，赤铜人一上一下，交横挥扫，但令他想像不到的是，费云居然已在那么身形微侧之下，从横扫的两具铜人中间斜掠过来！

叱叫一声，吴清不及收回兵器，急切间飞腿踢去，而那条腿甫始抬扬一半，他的人已被一股奇异的力量举升起五尺，当吴清发现这股举起他的力量乃是来自一柄月牙铲，铲刃又正插在他小腹中的时候，一阵足以淹没他所有意识的巨大痛苦，已黑浪似的吞噬了他！

于是，另外四具铜人带起强劲的风声，搂头盖顶的劈罩向费云！

月牙铲的光华掣映飞炫，弦月似的半弧与不定规的方形溜空回舞，费云连闪加攻，陈隆和任世忠硬被逼得后退！

“嚯”声轻响，一枚皮圈套灵蛇般奇准无比的飞套费云头上，费云上身倏缩，月牙挑入皮圈套中，运力猛绞急扯。

狂笑忽起，潘庆春左腕发狠顿挫，右手的链子斧已暴劈立射！

费云的身形突然间宛若失去了重量，轻飘飘的，却似怒矢般顺着潘庆春这一挫之势激飞过来，链子斧擦过他的腹侧，月牙铲的铲锋也削掉了潘庆春的半片天灵盖。

出自潘庆春口中的狂笑犹尚漾荡着嘶哑怪异的余韵，余韵不似笑声，倒如呼拉着的疾响，猩赤的血液渗合着白腻的脑浆相映，费云的身子已突兀痉挛——一柄短把子蛇矛正好插进他的左胯后！

月牙铲暴翻斜挥，形成一道直泻的光弧，快不可言，偷袭得手的周秀甚至来不及挽回家伙，已慌忙撒手跃避！

“该死的叛逆！”

费云面庞扭曲，双目赤红似火，他连连让开马修平的七轮腿攻，以及甘

维、陈隆、任世忠等人的拦击，如影随形般紧追着周秀不放！

翻、滚、蹿、跌，周秀魂飞魄散的亡命躲避，一柄落了单的短把子蛇矛失了章法的狂挥乱舞，声骇震颤里，就只差喊救命了！

梯口那边，一阵急促的步履声响，又是人影晃动，同时传来喝问之声：“马大哥，马大哥，可是你们各位么？”

掌腿连环，却次次扑空的马修平，闻声之下立即大叫：“沙坪诸友，你们来得正好，费云已被我们困牢，并肩子圈死他！”

便在此际，周秀一脚踏空，打个擦滑，费云挥铲不及，抖掌反劈，周秀连爬带滚，躲开了这一掌致命的击打部位，却仍被掌沿扫中右肋，但闻骨骼折断的“咔嚓”声响，他人已倒撞上墙壁！

两圈圆弧似的环影凌空飞罩，而一对银枪、双钩、短剑也同时递上位置，气虚力竭的费云未能硬拒，斜身倒退，却在马修平的弹踢里挨了一脚！

四周的黑暗，不仅黑在眼前，也渗入了费云的心里，他摔跌在地，望出去是一片蒙胧，鼻腔中泛着铜锈般的血腥气息，胃部在抽搐，四肢重逾千钧，连脑袋也是晕沉得几乎抬不起来，在一刹那间，他甚至打算即此罢休了。

是马修平的声音，狼厉如狼嚎：“宰掉他，宰掉他……”

黝暗里，那双钩的弯刃猝刺而来，又快又毒——费云注视着钩锋在刺进时所泛映的淡淡芒彩，心里在想：至少他还知道是什么兵器要了他的命！

变化的发生，竟在双钩戮落的过程之前——一个人不知从哪里冲了出来，猛一头撞进了执钩者的怀里，两个人立时跌做一堆，又互相纠缠起来！

蓦地一声长号出自执钩者的嘴里，与他纠缠的那人也在挣扎着叫：“大司律……快突围……快……”

是卓宾，而卓宾却不能再喊叫了，那个“快”字迸出他喉咙，喉咙已被一双短剑切入！

像醍醐灌顶，费云骤然哆嗦，全身透凉，但心境清明，他振起余力，暴扑而起，迎头又见一对沉重的赤铜人交击下来！

费云手中的月牙铲，头尾只有三尺半长，他顺着跃起的势子猛然抖扯，月牙铲“铮”的一声伸展成六尺，这突加的三尺半，便恰好送进了那挥舞铜人阻路的朋友胸膛！

那是“十二铜人”里的老五任世忠，铲刃洞穿了他的胸背，强大的力道，更将他撞出老远，直向甘维的身上倒去。

马修平九腿连环，唏哩哗啦把一扇门扉踢得粉碎，“沙坪七泉”的大阿哥谢功一对“鸳鸯环”空自碰上了他把弟胡大贤的银枪，“十二铜人”中的甘维正搂着任世忠的尸体暴跳如雷，周秀惊魂未定的喘着粗气，一片混乱里，费云早已鹤飞冥渺，这些人甚至不知道他是何时走的，从哪里走的……

“姓费的逃了，追，我们快追哇……”

直着嗓门狂喊的马修平，显然也沉不住气了，他绕着圈子，脚步不稳的四处搜索，他恨极了费云——不止是公仇，更缀着一只左耳的私怨！

人挤着人，兵器碰着兵器，这干入侵者慌乱的搜寻着费云的踪迹，然而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从何处去找？

“蹦猴”玄小香才从离着“金家楼”三里外的“瓦棚窝”回来，醉醺醺的一路打着酒嗝，浑身犹是软绵绵的，仿若他那老相好宝翠的一股子柔媚劲，全染到他身上来了；舔着嘴唇，还残存着脂粉的香味，他微眯着一双醉眼，一脚高一脚低的晃悠着，一边尚在思量，赶哪一天再抽个空去温存温

存……

回到“金家楼”的碑界之后，他特意放轻了手脚转返住处——远远绕过刑堂，他不想因为寅夜迟归而招惹麻烦，在他朦胧的视线里，刑堂仍如往昔一样的平静又肃穆。

玄小香的居处是一排砖瓦平房，外面还栽值得有齐人腰的矮树为点缀，这一排平房一共有六间，分别由他与同级的四把头“黄竿”梁祥、“星”字级的四把头“回手刀”鲍伯彦、五把头“双锤滚雷”东门武，以及另两位专司采购的管事住着，每人一间，又分明暗两进，一个人居住，倒也相当宽敞舒适。

在这一排房舍里，算起来，玄小香的地位还是最高的呢！

来近了住处，他先顺了顺呼吸，然后，故意扳起面孔，摆出一付俨然不可侵犯的模样，微昂起头，就待朝前迈步也只是刚抬起脚，一声窒闷却惨怖的嚎号突然从一间房屋中传出——玄小香不由愣了愣，本能的反应，促使他迅速蹲伏下来，隐蔽到矮树的下面。

意识还只是一团模糊，又有剧烈的碰撞及扑打声响起，分不出是来自哪个房间，但玄小香却体会得到不只是一处；最先的感觉，他以为房里的伙伴也像他一样，喝多了酒在发酒疯，不旋踵间，他又意识到不会这么单纯，因为适才的那声窒号，显然是人在垂死之前所发出的呻吟！

出人命了么？

玄小香禁不住把满腔酒意化做了冷汗，喝酒取乐弄到出了人命，可就大事不妙啦，只怕他这同住此处的“上官”要吃不了兜着走。猛一握拳，玄小香正想站起身来，一间屋子的窗户突的“哗啦啦”散裂，一个血人也似的大汉破窗而出，只是刚刚滚跌在地，连身子尚未挺立，窗口内青芒暴映，三杆尺许长，拇指粗细的“尖菱梭”已深深插入那名大汉的背部。那人全身上昂，双手痉挛的抓向虚空，凸目裂嘴，又重重俯跌下去！

就这一昂一挺的瞬息，玄小香已看清了对方的面目，这一看清，他但觉如中焦雷，脑袋“嗡”然震响，甚至连两眼也都泛了晕黑！

皇天啊，那竟是他的伙伴，“星”字级的五把头“双锤滚雷”东门武！

过度的惊悸尚未恢复，玄小香正在目瞪口呆之际，这排平房最那头的一间又飞奔出一个人来，刚只奔出几步，旁边一座花架的暗影下猝然闪出两名灰衣汉子，奔逃者骇极的喊出“饶命”二字，尚不及再有表示，两名灰衣汉子的两柄马刀已将这人斩了个血雨纷溅，四仰八叉！

玄小香不但是目瞪口呆，更是震惊得要发疯了，这是怎么回事，什么人竟敢如此横施辣手？

残杀了东门武之外又活宰了这名不识武功的采办管事？

而恁般大胆暴虐的行动，居然就在“金家楼”的老窝里公开上演？！

激动加上迷乱，玄小香一时竟不知该怎么处置才好，他方在犹豫，这一排平房的六个单间里，人影连闪，每个房间都跃出两个人来——包括他自己的居处！

注视之下，玄小香更是茫然了，从各房内现身而出的十二个人，其中有两个他是熟识的，亦皆为“金家楼”的伴当，那五短身材的一个，是“星字级”六把头“地溜子”魏铨；麻面厚唇的一个，关系就更亲近了，乃是他“月”字级同级的五把头“过山吼”常少荫，论起来，都是老兄弟，老伙计。

可是，这些老兄弟，老伙计，却怎的会在此时出现于此地？

又显然是在行凶施暴，更搀合了一干看上去分明不是圈子里的外路人物。

据玄小香所知，常少荫与魏铨乃是派在他处的，并未闻得有轮调回来的消息啊……

这到底是搞的什么把戏呢？

玄小香在想，即使他们是受命拿人，也不该抢了刑堂的生意呀，况且哪有这种行动方式的？

同时，他也委实猜不透东门武等人会犯了什么罪嫌？

难道出了什么纰漏？

惊疑加上愤怒，迷惑搀合着震悸，连串的怔忡与叠累的惶悚，像乱潮一般搅混着他的思路，他急切的想找出一个答案——

两名原先埋伏在花架之下的灰衣人匆匆迎上了自房中出来的这十二位，“过山吼”常少荫目光回转，嗓音既冷又重：“外头没有动静么？”

灰衣人中的一个肩扛沾血的马刀，咧开一张大嘴：“我哥儿俩刚砍掉一个从房里逃出来的猪猡，其他毫无情况……”

一个全身黑袍，面孔却白得特异的年轻书生型人物尖锐的开了口：“麻皮，都解决了么？”

常少荫被那人口喊“麻皮”，却了无点怒意，反面陪着笑脸道：“全摆平了，梁祥、鲍伯彦、东门武、两个管事，只是脱掉那只骚猴子玄小香！”

黑袍书生哼了哼，带着愠意道：

“你得到的消息，不是说这里的人晚上都在吗？怎的却又少了一个玄小香？”

常少荫有些尴尬的道：“消息没有错，秀才，那‘黄竿’梁祥、‘回手刀’鲍伯彦、‘双锤滚雷’东门武，及另两个管事不全在着么？我想玄小香一定是临时有事，自个溜了腿，否则我们不会扑空……”

被称为“秀才”的黑袍书生冷硬的道：

“对我解释这些没有用，如果玄小香漏了网，麻皮，你得希望上头接受你的申辩才好！”

常少荫的脸色极其难看，即使在如此晦暗的光度下，也可隐约看出他一颗颗的麻点在泛白，干笑一声，他窘迫的道：“我说秀才，人算不如天算，要求个十全十美可并不那样容易，我们计划周全，顾虑周详是不错，但突起的变化却是防不胜防的，腿长在人家身上，姓玄的要走，在未曾举事之前，谁又拦得住他？”

黑袍书生一挥袍袖，不耐的道：“现在不用谈论这些了，麻皮，可想到玄小香会去哪里？亡羊补牢，时犹未晚，十全十美固不容易，但我们总要往这方面去做！”

搔搔头皮，常少荫苦笑道：“这小子滑头得很，花巧又多，却叫我如何猜他的去处？何况时机迫切，也由不得我们为他浪费辰光了，秀才，我认为能收到眼前的功果，业已是不错啦……”

黑袍书生恨声道：“就差他一个，害得我们不能竟全功！”

常少荫忙道：“凑合着能交差便行，秀才，错又不在我们；朝‘大金楼’集中的时间就快到了，这里的事便告一段落吧？”

勉强点头，黑袍书生道：“也罢，暂时便宜了那小子！”

于是，常少荫赶紧一拍巴掌，提高了嗓门道：“照原来的计划，我们这

一路人手分成两列；彼此呼应挺进‘大金楼’。‘黑秀才’茅小川、‘仙人杖’杨钦、‘瘦狮’管吉、‘龙虎双雄’于昌、于旺等各位一列向左，由‘地溜子’魏铨兄弟引路；‘一丈红’莫奇、‘铁桨横三江’聂双浪、‘卷云鞭’蔡锦，‘雪无痕’金子初、‘青玉箫’沙侗、‘毒昆仲’苏长福、苏长贵各位一列靠右，由兄弟前领，还希望大家提高警觉，肃静疾行，以期抢在各路人马之前先与上头会合！”

他们的行动很快，常少荫话声才落，已立即分成两排，就似幢幢魅影般消失向“大金楼”那边的黑暗中。现在，玄小香总算找到了答案，正确的，也是无比残酷的答案——他大彻大悟了，老天，这是造反，是谋杀，是刨根掘底的叛乱！

匆忙间，他做了决定，他要先到各房里检视一下他那干遭害的伙伴们可尚有万一的指望。

然后，他会尾随着这批叛逆与入侵者，审情度势予以痛击——说是忠于教主也好，替蒙难的兄弟们报仇亦罢，除了红眼的怒火与绞心的悲痛，他已想不到别的了……夜已深沉，深沉中蕴藏着杀机，浮动酷烈，飘漾着暴戾，而这些，不再是隐约迷蒙的，它都已形成，都已展现突破，铸定了活生生的事实！

杀伐连着杀伐，血腥串着血腥，争与抗，全是为了维持一个原则，分别只在该与不该，然而，衬底的却是多少条人命！

“长春山”左麓之下，在那一道人工的矮堤后面，有白墙绵亘的大片庭院，楼台叠连，亭榭幽雅，这里的位置，自成格局，尤其显示出居亭的主人们在“金家楼”中所拥有的特殊身份——是的，“九昌阁”，金家族人的住处。

当那全身一袭月白色锦袍的俊秀人物，率领着百余名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汉扑杀进“九昌阁”的当儿，除了砍翻十数个守卫的“金家楼”弟兄及三五个执役的下人外，整个“九昌阁”中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人影，金家族人，像是都在突兀间消失了！

擎着松杖火把的这些横货，立即开始穿堂越屋的搜索寻查，在肃静却迅捷的搜查过程中，他们马上明白了真相——金家族人业已离开了这里，由各种蛛丝马迹的细微处以凭判断，金家族人似乎还是在相当平静无惊的状况下离开的！

那个年纪不会超过三十岁，俊逸潇洒，挺立着宛如玉树临风的白袍人一脚踏在阶前，赤毒毒，青森森的火把光辉映照着他一张端正的面孔，而这张面孔此刻却是阴沉沉的，变幻不定的，他注视着周遭空荡荡的偌大庭院楼宇，两只冷酷的眼睛里闪动着狠暴又疑虑的芒彩……

在他身侧，意态闲适——或者说是形色高傲更为合宜——立着三个人，一个痴肥矮胖，肤色棕黑的朋友，一位硕长削瘦，五官狭扁的中年人。

另一位，顶着颗特大号脑袋，却骨瘦如柴，又矮又干，叫人看了，有种为他头大身小，难以负荷的担心感觉。

一个魁梧的，充满了犷悍之概的紫衣大汉这时从正厅的石阶上喘吁吁的奔下，冲着白袍人，口气是又急又怒又惊。

“五爷，果然不错，整片楼阁内外及院落四周，再也没有半条人影了，除开被咱们先前卷扑时放倒的那些鸡群狗碎之外，金家族人甚至连他们贴身的随侍也都一个不见……”

被称为“五爷”的白袍人，神色幽冷的道：“看样子，这一步棋我们可是走差了，只希望其他各路人马别也通通差上一步才好！”

痴肥矮胖的这位忽然呵呵一笑，声如破罗般道：“老么，你是‘金家楼’的五当家，也称得上盛名煊赫，不同凡响，然则比起你们那位老大姐来，似乎仍是逊上一着哪！”

硕长削瘦的中年人冷冷哼了一声，接口道：“史邦，莫不成你这‘鬼旋风’也把金老寡妇看得能比神仙了？”

这位“鬼旋风”咧开厚唇道：“倒不见得恁般长她的志气，但‘姜是老的辣，人是老的滑’，金夜叉这老婆子确实有两下，居然猜得到我们动手的时辰，说起来，她脑瓜里还真有几条纹路……”

白袍人——正是“金家楼”的五当家，大名鼎鼎的“白狼”向敢。

他不似笑的扯动着两颊肌肉，以惯有的那种冷清语调道：“我看不一定是金申无痕猜得准，恐怕只是一桩巧合，也可能是我们这边出了什么破绽，被她印证上了，总之，她没有那种未卜先知的本领，要不然，她便不会让我们抢在她前面动手的……”

连连点着大脑袋，这细瘦身段的仁兄开了口——嗓门有如钝刀刮锅底，刺耳得很：“向老弟说得有理，金老寡妇不错是有点名堂，但充其量也只是个妇道人家罢了。任她再能，还能得上了天？这里圈不着她金家亲族，不要紧，换个地方，叫她金家老小坑在一堆才更利落；容这干人苟活片刻，争的也就是个迟早而已！”

史邦眯着那双猪泡眼道：“嘿嘿，我们‘双绝剑’唐丹老哥果然气势如虹！”

唐丹大脑袋一昂，重重的道：“姓唐的既然加了一份，便没把他‘金家楼’看成什么玩意！”

向敢咬咬下唇，低声道：“事情业已演变至此，各位，我们也不能在这里干耗着了，就径赴‘大金楼’与各路人马会合吧！”

那瘦长人物狠狠的道：“我说老么，干脆一把火烧掉这片鸟扫的‘九昌阁’！”

向敢叹了口气：“谷兄，这岂不等于在烧我们自家的基业？”

史邦叹了一口气，道：“谷浩然，你算他娘的哪一类愣鸟？还称做‘落鹰掌’哩，倒不如改成‘呆头鹅’来得合宜，天生的穷命不是？居然要烧自己的财产？要放火早放了，用得着现在才由你出这坏主意？！”

那谷浩然拍拍额头，道：“我几乎忘了这一点——”“双绝剑”唐丹道：“别再聒噪了，净在些闲篇上磨牙——向老弟，赶紧把到后头搜的‘白铁扇担’钟开泰、‘人面虎’石光尧、‘二郎君’李挣强召回来，还有‘响尾鞭’商弘手下的‘紫英队’人马也该朝‘大金楼’方面调聚来！”

向敢道：“我们这就行动——商弘！”

方才由正厅奔来报信的那个粗犷紫衣大汉连忙躬身回应：“五爷吩咐！”

向敢立道：“‘九昌阁’的搜索停止，即刻传令所有人手转向‘大金楼’进发！”

那商弘应了一声，急急回身吆喝着传谕去了，“鬼旋风”史邦笑道：“老么，商弘这愣货倒还挺受你使唤的呢……”

向敢淡淡的道：“人总得有个班底才好办事，‘紫英队’我已暗中支持他们四五年了，否则，在‘金家楼’的压力之下，还有他们混的？”

史邦低笑道：“老么，敢情你早在四五年以前就想扳倒金老寡妇啦？”

入鬓的剑眉轻轩，向敢没有明白回答，他沉缓的道：“什么时候有这种想法并不重要，史兄，重要的是目前的事实！”

不错，重要的是目前的事实，向敢终究是背叛了他的宗主，逆反了他的组合，用暴力、用鲜血，无论他祈求的是什么，争取的是什么，行为上的一切，已不能再以任何解释来加以圆转——叛逆就是叛逆！

屋里银灯灿亮，在明晃晃的灯光之下，“刀疤”官九与“断眉”杨渭两人面对面的坐着喝酒，低酌浅饮，谈笑风生，四两装的锡壶，业已空了六把，醉浓的“二锅头”下肚，两个人的面孔全浮上了一抹渗着油腻的赤红。

官九和杨渭都是“金家楼”、“雷字级”的好手，官九是四把头，杨渭是五把头，二人私谊极深，在他们这最高一级的把头群里，再找不到比他们更要好的一对了。夜很冷瑟，也很幽寂，但二人兴致颇佳，依然对酒纵论，笑语天下，具皆劲道十足，热哄哄的似有喝他个不醉不休之概。

不知杨渭说了一句什么逗笑的话，官九不禁哈哈笑了起来，他举起面前的酒盅，向杨渭瞧了瞧，举杯的手还没有进一步的动作，他已忽然侧首注视着窗外。

同时，脸上尚未消散的笑意，也立即僵凝了！

杨渭的反应很快，一面仰起脖子干了杯中酒，边有意提高了嗓门道：“老官，只这几壶淡酒，委实煞不住瘾，再拿他两斤来，我们哥俩好好的灌个足，今朝有酒且他娘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再忧他娘……”

紧接着，他又低促的问：“有啥不对？”

官九悄声道：“外头有人，而且不只一个，像是蹑着手脚在屋外展开了包抄……”

打着酒嗝，笑着，杨渭的脸色凝重的低语：“会是些什么人？在‘金家楼’这一亩三分地里，居然对咱们不怀好意，摆起阵仗来？”

官九那道横过鼻梁，直落耳根的疤痕透着红光，他以一种带着三分醉意的腔调道：“我看再来一斤也就够了，姓杨的，别他娘灌成一只醉猫，叫人看了落笑话——”

凑着语尾，他小声道：“不管是什么人，既然以这类方式出现，便大多来意不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伙计，准备着‘踹盘’吧！”

点点头，杨渭道：“家伙在身上？”

官九大笑道：“这还少得了？”

然后，他一指紧闭着的油棉纸窗，又点了点掩扣上的门扉，比了个手式。

“我从前门扑出去，姓杨的，你打窗口朝外冲，双管齐下，叫那帮龟孙来个措手不及！”

杨渭忙道：“得谨慎点，先别下辣手，还不知道外头都是些什么人以及来意如何，万一弄岔了，在自家老窝里，这个责任可担待不起……”

官九将黑袍的下摆掖进了腰带里，横脸的那道疤痕看起来好不狰狞凶恶：“管他娘的什么牛鬼蛇神，三山五岳，他们既敢踩着这等坑人的步眼故弄玄虚，便得冒着挨刀受刮的风险，娘的，如果都是自己人，犯得上恁般促狭法？我说姓杨的，这其中十九不是好路数！”

杨渭的一张宽黄大脸上透着深深的疑惑，他摇着头，斜瞄着纸窗！

“‘金家楼’这多年来，还不曾发生过什么离谱的怪事，莫不成今天晚上就有那么一遭意外爆开来叫我们经历经历，见识见识？”

官九悄细的道：“不用唠叨了，姓杨的，就依我方才所言，先分头抢出去制他娘个机先，事情怪不怪，玄不玄，马上就能掀开来见个明白！”

杨渭道：“小心！”

“心”字只在他舌尖上蹦跳，掩扣着的门扉已经“哗啦啦”散碎回扬，官九那壮实的身影，活脱头出柙猛虎般扑到了外面！

杨渭却是横身滚出，纸窗蓬飞中，他几乎与官九同时落地，而一片银丝闪亮着仿佛一条灿丽的流芒罩向了他，自眼角的警视里，他发觉一对漾炫着团团金焰的八角铜锤，也以那等凌厉的势子圈合住官九！

杨渭人还半蹲在地下，刹那间，他全身猛翻，空气中响起削锐的尖裂之声——

有若匹炼也似的一柄如带缅甸，泛着波浪般的涌寒彩，照面下已将攻击他的敌人逼退了三步！

侧旁，官九的那对奇形兵器——

粗若儿臂，长只两尺，通体乌黑沉黝，前端却又打磨得极似鸭嘴的“弧痕笔”倏抖猝扬，叮当两响串成一记，硬生生磕开了对方那两柄沉猛的八角铜锤！

“弧痕笔”在官九手掌上倒转了一圈，他冷然注视着围立周遭的几位不速之客——共有五人，向他进袭的一个，双锤并举胸前，体魄粗短结实，斜眼阔嘴，气态骄狂；那攻击杨渭的仁兄，却平执一柄网丝拂尘，只看那一根一根透着银白冷芒的尖韧钢丝，便晓得这玩意足可割裂人们的肌肤，或者把人扎成个大蛛猬。站得最远的是个牛高马大的红脸老头，一身青袍，脚踏草鞋，肩膀上居然扛着一条大号生铁扁担，扁担两端，更各突出一枚凶险恶毒的内弯铁钩，模样显得霸道无比；第四位，瘦伶伶的一副身架骨，一张瘦脸也白里泛黄，形像颇不起眼，只是他亮出来的那家伙却叫人心里发毛，那是一柄双叠摺刀，一头刃口向右，另一头刃口向左，合起来是一块长条夹铁壳子，张开来就变成一种犀利的武器，它也有个名称，叫做“阴阳剑”，是属于不让人活命的那类歹毒兵刃！

第五位，肥瘦倒还均匀，五官也颇端整，只是左颊上一块巴掌大小的柴斑多少破坏了他外貌上的和谐，有点“美中不足”之憾；这人约莫四十不到的年纪，黑白条的头巾配搭着镶白边的黑衣，服饰与形像都还顺眼，不顺眼的是他手上那根大蜡竿——

除非功力有独到之处的练家子，一般习武者大多不用蜡竿这类家伙，因为蜡竿无锋刃，在制敌效果上往往不够理想，然则，具有特殊修为者自而又当别论了。

眼下乃是流血豁命的搏杀，这位手执蜡竿的朋友在此类兵器上若无过人的造诣，他岂不就是寿星公吊颈之嫌命长了？

横脸的疤痕又在透赤，官九双目怒瞪，恶狠狠的开口道：“你们都是从哪个鳖洞王八窝里钻出来的邪杂碎？深更半夜摸到‘金家楼’来撒野卖狠？老子今晚便给你们来个阎王爷留客，剥下这层皮也不用想走了，叫你们此生有幸尝得一遭‘金家楼’的手段！”

答语的是那红脸老者，他呵呵一笑，不紧不慢，有条不紊的道：“果然不愧是‘金家楼’‘雷字级’的把头，身手好，气魄更好，但官九，唯一不好的是你未能认清时势，523 审察利害，净在这里虚言恫吓，自我张狂，叫人听了，多少有点可笑又可悲的感触。”

官九重重一哼，道：“什么意思？”

红脸老人微微昂头，皮笑肉不动的道：“官九，你与杨渭都属‘金家楼’的把头群中地位最尊的一级，试想以你们的身份，且在‘金家楼’的老巢之内，又在如许深宵之际，我们几个人竟然长趋直入，堂而皇之的向你们展开围攻，则‘金家楼’尚有什等威信可言？又有何力庇护你们？如若不是‘金家楼’即将冰消瓦解，溃败眼前，岂有现下的情况发生？”

大大震了震，官九吼叫起来：“一派胡说，满嘴放屁，‘金家楼’势强力雄，稳如磐石，谁敢侵犯？！冰消瓦解，溃败眼前之言更是扯淡，‘金家楼’虎踞辽北，鹰睨天下，岂是你这几句浑话便能摇动得了的？”

喃喃怪笑，红脸老人道：“你说得不错，官九，奈何这却是实情，你如今不信，马上也就叫你信了！”

那左颊生有紫斑的人物忽然上前一步，语调十分平静的道：“官九，‘金家楼’势强力雄，却担不住分裂内变，你们内部歧异早兴，危机已伏，里应再加外合，只怕‘金家楼’便有似叠卵，不像磐石了……”

官九大吼：“你是说‘金家楼’组合内部有人造反？我不信，这是不可能的事！”

紫斑人缓缓的道：“今夜便是推翻‘金家楼’，拔除金家一族潜势的辰光，由原‘金家楼’一位极具权力的人物率同其部分心腹推动策划，领导进行，更联合多路两道同源，武林志士，齐心举事。现在‘金家楼’各处业已杀戈遍地，血雨漫天，里应外合之下，‘金家楼’措手不及，力量分散，恐怕免不了土崩鱼烂的厄运！”

红脸老人带着嘲弄意味的道：“我们早经周详计划，细部分工，各有目标，各承责任，而来到这里的几个，呵呵，就是专诚侍候二位的一组。官九，老朽不才‘铁钩扁担’宝心泉，方才和你说话的这位是‘指西竿’庄昭，那光头招呼你的人是‘万点金’宣志明，开罪杨渭的一个是‘千条线’裴启汝，剩下的一位，‘阴阳剑’吕欣就是！如此阵容，想你们二位也该无憾了！”

五个人的名号，官九可是全有耳闻，他知道这五个人皆是道上头角峥嵘的角色，尤其是“铁钩扁担”宝心泉与“指西竿”庄昭、“阴阳剑”吕欣三人，更非等闲之辈，论起来，都算得上技尖的好手，而越其如此，他越发焦急悬虑——只对付他两个，人家已经摆出了如此阵势，却不知进袭金申无痕的更是些什么等样强者？

“铁钩扁担”宝心泉漫不经心的道：“时辰不早了，二位，难得你们恁般忠耿，换到另一个世面，你们再多尽点心力服侍你们的旧主吧……”

三十二、宁为玉碎

官九的额头沁出汗珠，那道凝瘰凸突的疤痕透着紫赤，他毫无怯惧，只是觉得至极的愤怒与焦躁；照眼下的形势判断，对方所言，纵使夸大，其与事实亦差不到哪里，而官九也是个明白人，此情此景，他自家又何尝体会不到恁般的凶险征兆？

宝心泉一派十拿九稳的悠游神态，安闲的又接着道：“这一遭，我们大举进袭‘金家楼’，不但事前有着充分的准备及详尽的策略，人手之调派与搭配，更乃费煞周章，真是一次完美的布置，耗费了多少心血，所以说，官九，我们知己知彼，自便战无不克，笃定吃稳，你们的希望，实在微小得几等于无！”

官九又冷又重的道：“只怕事情的演变，不会有你想像中这样如意！”

嘿嘿一笑，宝心泉道：“以我们如此的阵势来说，便不曾一厢情愿的敲着如意算盘而来，官九，我们业已摆明了是要来同二位硬碰硬相互称量一番的！”

“指西竿”庄昭仍然以他惯有的从容语气道：“官九，你们不会有侥幸的机会，你们应当看得出来！”

官九暴烈的道：“说这些管个屁用？不论有没有机会，我们也得豁开来拼到底！”

宝心泉眯着眼道：“似乎你已经察觉到我们不打算留活口了？”

狂笑如雷，官九厉声道：“姓宝的，别说你们从开始就没安着心留活口，即便你们真个有意要我们屈服做为生存的交换条件，我们也断不接受；人他娘的活在世间，凭的就是这一口气，若连这口气也变得污浊了，行尸走肉岂不一样？我们要活得挺得直脊梁骨，活得见得了天光，不似你们这干豺狼虎豹的贪残凶邪，更不似那批叛逆贼子的绝情绝义！”

宝心泉道：“骂得好，骂得好，金申无痕如果知道她手下尚有似你这等的忠义之士，便是一头撞死，也叫死得不冤啦！”

官九凛然道：“姓宝的，话不要说得太满，你们这次的阴谋行动，未必能够得逞，谁死在谁前面，还大大的不敢断言！”

宝心泉依然不愠不怒的道：“我说官九，你还真有这口傲气存着，愣是不肯认命，就凭这一端，稍停我们好歹便得给你点优待——比如说，英雄式的送终一类……”

官九昂然道：“且看我们之间谁个含糊吧，打他娘混进这个圈子那天开始，我官九就不曾有过能得善终的想法！”

“指西竿”庄昭平静的道：“很好，官九，与你这等风骨嶙峋，铁胆赤心的汉子拼生死，一向是我最觉痛快的事！”

官九大声道：“我等着了！”

那边，杨渭低沉的招呼着道：“九官，心眼活络点，我们哥俩的生死殊不足论，要紧的是保护老夫人！”

宝心泉怪模怪样的斜睨着杨渭，道：“怎么着！杨老弟，你这位老伴当正在慷慨激昂，一心拼命，你却想脚底揩油，不效那同生共死的誓诺啦？”

杨渭冷冷道：“你套不住我，宝心泉，只要你们有这种手段叫我兄弟俩躺下来，我们不躺也不行，否则，往后的阵仗，有彼此碰头的时候！”

叹了口气，宝心泉道：“杨老弟，你的脑筋比较细致，人也刁滑点，却

不能被你占了便宜去，因此我老朽亲自来夹磨你，当然，你仍得准备应付除我之外的其他对手——原谅我们必然速战速决，尽快搏杀，因为这不是喂招讲艺的适宜辰光！”

杨渭生硬的道：“在你而言，宝心泉，任何较斗的场合，都是以众凌寡的恰当局面！”

咧嘴一笑，宝心泉道：“只论胜败，不择手段；杨老弟，江湖规矩早就谈不到了，你若明白这一点，目前便不会陷入这样的绝境，可惜我们相逢也晚，这桩可贵的经验累积在传知予你时，你业已用不上了！”

杨渭嗤之以鼻：“真正无耻老匹夫！”

宝心泉扛肩的铁钩扁担单手竖立指天，他老脸如常，嘻嘻笑道：“无耻总比无命要好。”

首先攻击杨渭的却不是摆出架势的宝心泉，乃是那早已虎视于旁的“千条线”裴启汝——一蓬雨芒似的银光喷向杨渭的背部，却在芒影展现的一刹，又霍然倒泻至下盘！杨渭倏抖横掠，缅甸回带，铁钩扁担便在这时方才拿捏得极准的暴挥而到！

一侧，“万点金”宣志明的八角双锤，也在流灿一团，金弧中卷罩官九。

缅甸笔直上削，只见寒气盈溢，白虹闪掣，杨渭硬生生斩开了宝心泉的铁钩扁担，裴启汝的钢丝拂尘却如一朵突放的焰花，飞旋扣落。

有如一圈透亮晶莹的涡流回绕在杨渭的头顶，钢丝拂尘四翻倒弹，同时发出刺耳的金铁磨擦声来，杨渭身形腾滚，又连连躲开了宝心泉成串的十一扁担！

双锤挥舞着，穿织的点点金球忽上忽下的浮沉、隐现、交流；官九的一对“弧痕笔”则疾如风暴，又如数十只布梭的飞动，做着不规则的往来，其快无比！

于是，“指土竿”庄昭突然转身——大蜡竿蓦而拄地，竿身倏弯，他人弹上半空，整条大蜡竿斜挥猛扫，击打的角度，完全运用了全部的可利空间！

官九在对方这一招之下，顿时有着无可避让的压迫感觉，他闪电般顺着竿势翻腾，大蜡竿一抖猝点，白晃晃的竿头颤炫中，官九右手笔狠截，“砰”的一声，几乎震得他跌个跟头！

猛一锤自斜刺里砸来，官九强忍右臂的疼痛，贴地横旋，左手笔石火般点刺，右手笔“当”声磕开，悄然捣至的另一柄八角铜锤！仿佛虹桥坠折——大蜡竿的速势赶越了它所带起的风声，急落而下！官九横脸的疤痕又红，他咬牙切齿，瞋目如铃，双笔交叉挺架，全身猛向上起——又是“砰”的一记，他整个人被震倒于地！

大喝着，“万点金”宣志明两锤旋舞，恶狠狠的兜头劈砸下来！

仰翻倒地的官九，在双锤闪亮的刹那，却猝然后射，滑脱了双笔叉接的大蜡竿，也避开了宣志明的锤击，但见他两只鸭嘴型的笔刃闪动，宣志明已骤而长号着横摔出去——胸腹之间，六处小小的弧痕伤口，正在一齐向外喷血！

“狡贼——”

庄昭狂吼着，大蜡竿进划分戮官九，竿飞身斜，“吭”的挑得官九凌空翻了个跟头！有如鬼魅晃映，一抹冷电随着那瘦伶伶的身影掠起，官九“喀嚓”挫牙，左肋上已开了一条半尺长的血口！

于是，在蜡竿又幻炫出点点流星也似的端头，又急又密的戳撞过来。

官九竭力跃躲，却在骨骼的碎裂声中被狠狠撞上三次，当第三次他被撞得飞起，方向却不是顺应力道惯性的角度——他竟强自翻折，打横旋至“千条线”裴启汝的头顶！

裴启汝的钢丝拂尘此际正好挥扫杨渭不中，方才挫收一半，官九业已到了头上。

暴叱声里，宝心泉的铁钩扁担急挥官九，边厉声大叫“裴老弟当心——”

只这五个字过程，裴启汝左掌斜飞，硬拒官九，他这一掌结实的劈在官九小腹上，然而，官九的双笔也同时刺进了裴启汝的胸膛！

“嗷……”

在那样惨怖的嚎叫声里，官九两臂奋振，猛将裴启汝翻举，刚好迎着宝心泉那一记又沉又重的扁担，钝器击肉的闷窒音响，宛如一下子打进了人的心里！

缅甸怪蛇飞卷，宝心泉吼叫蹦跳，如一头大马猴似的跃开，他的宽大脸膛显得更赤更红了，因为一大片颊肉已经随着方才那缅甸刀的飞卷上半空。官九抛开裴启汝早已为断气的尸体，形容狰狞的嘶吼着：“姓杨的快走，我老官替你断后！”

杨渭南与那“阴阳剑”吕欣互对七刀，边往后倒退，边沉着声音道：“不，老官，我掩护你——”

抹了满手鲜血的宝心泉，不但痛彻心脾，那股子怨气更是冲得头也发昏，他挥动着他的铁钩扁担，再也没有先前那种雍容气宇了，像发疯似的嚎叫着：“两个狗才，走！谁也别想走？我要吃你们的心，挫你们的骨，他娘的臭皮，你们居然暗算我……”

喘息着，豆大的汗珠顺着头脸往下淌，而官九的面孔已经泛了灰，他扭曲着五官，吸着气，浑身血渗着汗，一下又一下的抽搐：“姓杨的……你他奶奶平时不充……偏在眼下充好汉……这不是客气的时候……你走……要不然……咱们哥俩……全得坑死……在这里……”

杨渭南护着官九，目蕴痛泪，却透着赤火，他那一双浓黑的，却齐中有着断隙的粗眉扯成了一高一低，连声音都走了腔：“不用废话了，老官，我决计不能放下你独自突围，要死，我们也死在一道！”

官九舌头打卷，却气急怒极的叫骂：“你……这傻鸟……我……不是叫你……逃命……是叫你……驰援老夫人……我……我他娘横竖豁上了……你……愣要陪着……我……我变鬼也……也不同你结伴！”

缓缓的，庄昭走了上来，“阴阳剑”吕欣也站向了另一边；流着满腮的血，宝心泉状如恶鬼：“你们看，你们看看，这一对畜牲，他们竟用那等卑鄙无耻的手法破我的相，我操他个血亲，今天说什么也得将这两个王八羔子零刮了……”

庄昭沉稳却煞气毕露的道：“你放心，宝老哥，他们一个也跑不了，他们要用几十斤人肉来补偿你那被削掉的三两腮肉！”

宝心泉激愤的吼：“这一大片腮肉虽只三两，我要活剥了这一对杂种！”

“阴阳剑”吕欣第一次冷凄凄的开口道：“他们会由你处置，宝老哥，问题只在于你有多少时间来处置他们！”

铁钩扁担在宝心泉手中挥舞，他狂叫着：“我啥也不管了，只要能消泄我心中之恨，拼着受罚受罪，也要一丁一点的把这两个杂种零削细刮！”

庄昭的大蜡竿平举胸前，低沉的道：“但愿这两个人交到你手上时，都

还是活的！”

宝心泉直着嗓门吼：“我要活的，一定要活的！”

唇角轻轻勾动了一下，庄昭没有再说话，平举胸前的大蜡竿慢慢的偏成一个斜度——无懈可击的斜度！

杨渭不自觉的往后倒退，眼下的肌肉急速跳动，全身紧绷，握着缅甸刀柄的右手，也因为太过用力，指骨关节处隐隐透了青白！

喉管里打着呼噜，官九提着一口气，暗哑又低促的咆哮着：“姓杨的……我的老祖宗……老小子……你听我一句话行不行？眼前……眼前的场面注定了……我们要栽……却为什么非得全栽不成？我……业已差不离了……你又……又何苦替我垫底？”

杨渭柔和的，但却坚决的道：“为的只是个兄弟情义，老官，福祸相连，生死与共，不是这样说的么？”

挫着牙，官九急得差点哭出了声：“你真叫迂……这也得看什么……情形啊……你陪我一道死，只是白塔……姓杨的，你多想想我豁死拦阻他们，你……你仍来得及走……姓杨的……这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老夫人……你明白？为了老夫人……”

身子痉挛了几下，杨渭摇头道：“如果大势已去，多上我一个，对老夫人亦无所裨益，设若仍可支撑，少了我一个老夫人也不会因而难以周全；老官，现在你却需要我，我明白的是这一点！”

官九脸上的刀疤在抖动，他大口大口的喘息，连嘴巴都扯歪了：“姓杨的……你他娘的居然这么想不开？先前……只是先前……你还叫我心思活络点……准备突围驰援老夫人……就这片刻……你怎的自己反而执着至此？！”

杨渭沉沉的道：“我说这话，但却要我们两个一同突围的情况下才行，单独抛下你，我办不到！”

官九激动的道：“姓杨的……便是你陪上这条命，我也一样活不了！”

忽然怪异的笑了，杨渭道：“至少我会心安，至少我不必再为痛悔及缅怀而遭折磨；老官，你是粗人一个，你不知道，人在煎熬或麻木中活着，远不如一死来得安逸。”

官九愤怒的吼：“你这混帐……你这不开窍的蠢才……我做鬼也不要和你结伴！”

杨渭轻轻的道：“又是这句话……老官，但你会的，无论到哪里，你都会乐意与我结伴！”

对面，庄昭的双眸中浮起一抹复杂的神色，他颊上的紫斑也在做着细微的颤动；无声的叹息，他幽冷又索落的开了口：“是一双挚诚兄弟，如此相待，我实觉遗憾——我想，我不能再延宕下去了！”

官九暴烈的吼叫：“姓庄的，少他娘来这一套猫哭耗子假慈悲，老子们不受！”

跺着脚，宝心泉其声如嚎：“并肩子，早刹翻了早了事！”

官九冲着宝心泉“呸”的吐了口唾沫：“宝老狗，别光吆喝，有种放马过来！”

杨渭冷森的接腔道：“你另一边面颊，姓宝的，也该再削下几两肉来才显得左右对衬！”

怪叫着，宝心泉腾空而起，连人带家伙朝下扑落，人在悬虚，铁钩扁担

已经抡成一个旋动如风车般的巨大弧影！然而，比宝心泉来势更快的，却为庄昭的大蜡竿——斜偏的竿身猝然直挥，惨白的光华却不是一条，它嗡颤成几十道虚实不定的影像，涵括上下三丈，宛如一片涌溢的浪涛！杨渭正想护着官九朝后掠，官九却暴飞而起，正冲着上面宝心泉迎去！

“老官——”

惊急的嘶号着，杨渭已经来不及再拖住官九，在庄昭那威力浩大的攻势下，他被逼得仓皇后退，缅甸舞中，连招架都已显得恁般窘迫！

铿锵的金铁交击声刹时串成了一片，粗厉又刺耳。

宝心泉的铁钩扁担与官九的双笔果然硬碰硬的撞上了。

宝心泉是由上往下，且在力足气盛的情形下，和他条件正好相反的官九当然注定了要吃亏——瞬息间，官九身体凌空滚飘，左手笔震脱飞坠，右手虎口全裂，鲜血淋漓……宝心泉奋力折曲，意图将摇晃不稳的势子稳住，而他刚刚斜掠出六尺，滚翻中的官九已陡然将仅存的右手笔挥射过来！

骇叫一声，宝心泉的铁钩扁担拼命反碰，但却只在笔尾沾扫了一下，“铮”的一响混和着“呱”的闷音，那只“弧痕和”已经插进了他的后胯上！

宝心泉在往下摔，官九也在往下坠，和他们的动作相反，“阴阳剑”吕欣却腾空穿掠，快若鹰飞——刀锋在扬翘中猛的透入官九左肋，两人擦身而过，吕欣的兵刃染满血迹，正以他上跃的角度抽出。那边，杨渭沥血摧肝的哭泣：“老官啊……”于是，尚未完全拔出自官九左肋之内的锋刃，突然加速横割——官九凸目如铃，张嘴掀齿，形容狞厉无比的凌空翻转，一把抱住吕欣的下盘，同时一口咬向对方的小腹！

“唉唷！噢！”

吕欣悬空的身形蓦拳急缩，连同官九的身体，重重跌落，两个人在地下翻腾纠缠，吕欣不似人声的嚎叫着，“阴阳剑”拼命向官九身上乱割乱插。

但是，官九却毫无声响，只如黏胶一般贴附在吕欣身上，埋首于他小腹，任是刃闪锋挥，血喷如泉，官九恍同不觉！

逼得杨渭左支右绌的庄昭，骤然斜穿，大蜡竿飞点贴在吕欣身上的官九，而杨渭扑掠如虎，连人带刀撞向了大蜡竿！双目倏睁，庄昭的大蜡竿去势不变，靠后的三尺竿尾猝扬，反戮杨渭胸膛。

杨渭像是疯了，他根本不躲，雪亮的缅甸霍闪如电，顺着蜡竿的竿尾溜斩而落！“砰”的一声，杨渭喷着大口鲜血反震上了半空，庄昭却踉跄出几步——左手五指，完全齐根削落，犹自血淋淋的在地下蹦跳！

刚撑着上半身斜坐起来的宝心泉，睹状之下，不禁心胆俱裂，周身发冷，他张大了嘴，直着双眼，几乎连左胯上那股子透心的疼痛也忘了。

杨渭仰躺于地，“呼噜”“呼噜”的吐着气，再次吐气，都是一大口鲜血往外喷溢。他四肢在不停的痉挛，胸膛凹陷下去好深一块！

好半晌，宝心泉才算看明白形势，他立刻来了精神，有了气力，撑着铁钩扁担，他颤巍巍的挺立起来，沙着喉咙吆喝：“我们赢了，庄老弟……别在那里发愣，没断气的赶紧再补上一家伙！”

庄昭目怔怔的瞪视着奄奄一息的杨渭，恍似忘却他左手的痛楚，唇角在抽搐，面孔透着惨灰，这位“指西竿”的形色奇突——除了悲怆，竟毫无一个胜利者应有的喜悦之态！

宝心泉又在嚷：“我说庄老弟，你还不利落点把事情了结，犹在磨蹭些什么？得去看看吕老弟到底怎么样啦？尚有那姓杨的，加上一竿子早点送他

的终才是正经……”

没有理会宝心泉的吵嚷，庄昭拖着他的大蜡竿，垂着左手，一步一步走向杨渭身边，五指的断落处，殷红的鲜血，也随着他的脚步点滴淌缀……俯视杨渭，庄昭的嘴唇翕张……但却无声；杨渭脸色形如淡金，两眼空洞的仰视夜空，不仅口里，连鼻孔都在溢血。

然则，他的神情却出奇的安详。

努力张开了嘴，庄昭低沉的，沙哑的，宛如呢喃般道：“我很抱歉——杨渭，真的很抱歉……”

缓缓移动着眼球，调聚视觉的焦点，杨渭的唇角居然浮起了一抹笑意，他的声音微弱，但显得如此的平静又满足：“我说过……我会和老官一道上路的……好兄弟就应该如此……福祸相连……生死与共……不正是这样讲的么？”

庄昭沉痛的点头：“是这样讲的，你也做到了……杨渭，官九会乐意和你做伴，不止是阳间，阴世，在任何一个地方，你们都是一对好伴当……再也找不出更好的一对……”

杨渭寂然了，他的双眼，仍然瞪视着沉黯黑黑的天空，唇角，依旧凝浮着那抹平静又满足的笑意……

突兀间，宝心泉一声令人毛发悚然的骇叫从那边传来，庄昭慢慢侧过脸去，却也不由恐惧又作呕的晃了一晃，握竿的右手，难以察觉的在轻颤。

官九与吕欣纠缠在一堆的身子业已分开——想是宝心泉给扯离的——官九似是浸泡在血潭里，他凸突着一对如铃的眼球，面孔歪扭，沾满血污，横脸的刀疤暗淡了，狞厉的神色也已僵凝，但他仍能予人一种至极的震撼！

他的嘴里啮咬着一截瘰疬赤红的肠脏，而这截肠脏拖扯自吕欣的小腹，吕欣的小腹，赫然有一个拳大的破洞，血肉模糊，凸挤四溢的肚肠宛如蛇蜕，黏蠕红白的绞合成一堆！

吕欣的脸实在已不像一张人脸，那样扭绞着，歪扯着，五官移位，黑里透紫，他的身体缩举，双手十指的指甲竟然片片折落，一截舌头露在嘴外，犹是啮断了一半，浓浓的血水淌自舌尖，缓慢的，寂静的——每一滴，宛若皆在诉说吕欣在死亡之前所遭受的无比痛苦！宝心泉面无人色，结结巴巴的边打着冷颤：“吕欣完了……天老爷……这姓官的……好狠。他……他这是把吕欣……生啖了哇……”

憎厌的移开了视线，庄昭沙着嗓门道：“我们得认清一个事实，宝老兄，‘金家楼’并不似我们拟估中的那般老大无当，他们仍然强壮，至少，比我们想像中要强壮得多……”

宝心泉喃喃的道：“原先，我还认为以我们五人之力，仅来对付这两个角色，是浪费了人手，高看了对方，如今才知，乃是我们自己高看了自己，差一点就弄了个不可收拾……”

摇摇头，庄昭沉重的道：“‘金家楼’尚不知有多少这等死士，我业已感觉到精神与实体上负荷的巨大了……”

咽了口唾液，宝心泉艰辛的道：“我们走吧，这里的事总算已经了结——”

庄昭神情阴暗，幽冷的道：“这里的事虽已了结，对整个的这桩行动而言，却只是开始——今晚的，往后的，乃是一长串危难与苦痛，无尽的动乱及血腥，等着瞧吧……”

宝心泉胸口翳重，宛似压着一块千斤巨石，不必庄昭点醒他，那将来的惨淡与灰苍，他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在眼里，郁在心间了……

三十三、逆浪汹涌

这一切事故及突变的发生，乃是在同一个时间，分开不同的地域所进行，当它们像焰火一样爆裂与炸现的辰光，也正是“大金楼”里对一干嫌犯审讯完毕，准备采取制裁行动的辰光——然而，金申无痕与展若尘都晚了一步，整个的反叛逆行业已全面掀起，干戈倒指，血溅尸横，果如焰火，惊心动魄的闪耀，又幻成那一片片、一朵朵猩赤惨白的血雨紫烟，缤纷点滴，却懔人心胆！

刚从石室里走上来，金申无痕与展若尘遇着的乃是一字并立于大厅后侧走道上的八名大汉——“飞龙十卫”中的八卫。

八卫之中，为首一个左眼罩着黑色皮制眼罩，满眼横肉的壮汉，已抢先踏上一步，垂着双手，形态恭谨的向金申无痕道：“老夫人，弟兄们全到齐了，还待老夫人指示调遣。”

微微点头，金申无痕道：“阮二，先见过展爷。”

一听金申无痕称呼，展若尘已知对方的身份——这阮二乃是“飞龙十卫”之首，与古自昂两人实际掌握十卫，分别为十卫中头一号及第二号的人物！

展若尘不曾托大，他抢在阮二之前，首先抱拳笑道：“原来是阮兄，久仰了。”

阮二却公事公办，以下属之礼参见展若尘，他单膝点地，右手前撑：“阮二拜见展爷。”

往旁闪开，展若尘伸手挽扶，忙道：“切勿如此大礼，阮兄，展某人万万承担不起……”

阮二刚刚站起，古自昂已凑了上来：“禀老夫人，先时永宽前往‘九昌阁’，传报各位亲友准备迎接老夫人驾临，但大舅公性子急切，等不得早已率同各位亲友赶来这里了……”

哼了哼，金申无痕道：“这老泼皮，偌大年纪了，还和几十年前一样，急躁毛病半点没改！”

古自昂谨审的问道：“老夫人是不是现在就接见？”

金申无痕道：“人呢？”

古自昂道：“全在大厅里候着，大舅公已经催促过七八遍了；本来他老人家还待到下头石室中去见老夫人，是小的们劝着才没去——”

金申无痕又道：“三叔也来了吧？”

古自昂颌首道：“三太爷也来了，似乎有点不适，小花同小玉正在给他老人家捶背……”

叹了口气，金申无痕道：“人老了，病痛就少不了，三叔这风湿，也真够折腾他的，天候一变，全身都冷疼，老头子在世的辰光，已不知为他求过几多名医奇药，可就是断不了根……”

摇摇头，她接着道：“你们全别离开，就在这里候着，我在和他们老小说过话之后，马上有紧急谕令交付你们前去执行！”

阮二躬身回应：“老夫人放心，小的们寸步不离。”

于是，金申无痕招呼展若尘，进入前面大厅；在这间陈设华丽豪奢的厅堂里，早就或坐或立的有着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十来个人等着了，他们才一踏入，一个面色红润，蓄着八字胡的六旬老者已迎了上来，声音宏亮但却急躁的一叠声问：“我说大妹子，可是有了什么大麻烦？是咱们内部的纰漏还

是外头有什么不妥？这来龙去脉到底如何？现下又有了啥的演变？”金申无痕横了老者一眼，没好气的道：“你这么个连珠炮似的问法，叫我怎么回答？事情当然不好，但像你这样毛躁也并无补益，且坐下来歇着，哥哥，我会说个明白。”

这位老人——金申无痕的老哥申无忌，手摸八字胡，喃喃笑道：“看你这泰山笃定的模样，大概也是有惊无险的成分居多，倒把我好急，甚且等不得在‘九昌阁’候你，就把大伙全请过来了，倒是我太小题大做啦！”

坐在铺设锦垫的太师椅上的那位老人，轻摇着银发如雪的头，捋着同样银白色的及胸长髯，音调低沉却浑厚有力的道：“恐怕不似你说的这般轻松，无忌，亏你还是无痕的亲兄长，连她一向的个性也不清楚，天大的事，你几曾见她慌张过来？她表面上的平静，不见得就担保事情的无碍，否则，又何须寅夜告知我们聚晤于‘九昌阁’？”

面对金申无痕，老人又道：“无痕，我说得可对？”

金申无痕显露出罕见的亲切笑容，神情也是罕见的恭顺：“三叔，你老见微知著，高瞻远瞩，看人看事入木三分，怎会说错？正像你老讲的麻烦可大着了，我正在强持镇定，要和大家商议个应对的法子出来……”

老人便是金申无痕夫家的嫡亲三叔，早年亦曾雄霸过塞北一带的大豪：“闪雷”金步云！

金步云一双环眼里光芒炯亮，他缓缓的道：“看情形怕是大漏子吧？”

金申无痕低徐的道：“是大漏子，三叔。”

旁边，申无忌大声道：“什么大漏子你可得快点说出来听听，这不是憋死人了么？先前问易永宽，兔崽子又不肯讲，只吞吞吐吐的说有一种极端险恶的形势正在凝成，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就闷不吭声了，真是你调教出来的好下手，连转达几句话也承袭了你的作风！”

金步云沉稳的道：“别这么急切，无痕会仔细向我们说个明白的。”

这时，一位风姿绰约，容颜秀美的中年妇人，亲自端着一张锦凳来，笑盈盈的道：“大嫂，你坐着说吧，这半宿来，想是够劳累的了……”

另一个体形瘦削，面目严肃的中年人也接口道：“淑仪说得不错，自家的身子也得注意珍摄才是。”

中年美妇乃是金申无痕唯一的小姑金淑仪，那面目严肃的中年人便是她的丈夫端良，一直站在端良身侧的那位俊逸青年，便是端良的独生子，也是金申无痕的外甥端吾雄。

施嘉嘉也在场，陪伴着施嘉嘉的，是两位四十上下的妇女，这两位妇道的生像神韵，与金申无痕颇有近似之处。那面圆肤白的一位，就是金申无痕的大妹申无求，瓜子脸，肌肤稍黑的一位，便是她的二妹申无慕——两人至今仍未出嫁，是而不论形态气质，仍有着云英少女般的矜持与含蓄，甚至带着点缅腆的意味。

金申无痕并未即时坐下，她微侧过脸，道：“展若尘，在座各位，都是我的至亲家人，你过来一一见了。”

展若尘走上前来，彬彬有礼的逐一相见——除了施嘉嘉之外，他还是首次和金申两族的亲人晤面，从他们的言谈及外貌中，他几乎皆能以猜中和金申无痕的关系，每一施礼，称呼俱都不错。

目注展若尘，金步云连连点头：“你就是在蛇口之下，搭救了嘉嘉的那位展若尘？‘屠手’展若尘？”

展若尘道：“在下正是蒙受楼主续命超生之德，恩同再造的展若尘。”

非常满意的笑了，金步云赞许的道：“好，答得好，真乃谦谦君子，昂昂豪杰，展若尘，我是最喜欢你！”

展若尘静静的道：“三太爷抬爱，在下不敢承当。”

走过来一拍展若尘肩膀，申无忌笑道：“早就想会你一面，展若尘，果然见面更乃强过闻名，是个好小子，我大妹子看人没有看走眼，也难怪她如此器重你了！”

展若尘道：“这是各位前辈谬奖，也是楼主的隆情曲涵。”

端良看着展若尘，十分友善的道：“展老弟，今后‘金家楼’仰仗你的地方很多，还请不要见外，大伙多亲近。”

展若尘道：“更要请端前辈指教。”

嫣然一笑，金淑仪插口道：“你太客气了，展若尘，我大嫂生平最看重的就是有胆识，具骨节，尚忠义的人，有关你的很多事，我们都听说过，你的长处更不止这些，‘金家楼’加添了你这样一把好手，不但如虎增翼，大嫂身旁得人，也可以轻松多了……”

展若尘道：“在下承楼主救助于生死一发之间，挽危于奄奄待毙之前，大恩如山，舍此一命，亦难报楼主宏泽万一，自当全力以赴，为楼主效尽绵薄。”

金淑仪微笑道：“你不用表明，我就知道你是一个赤胆忠肝，豪气干云的人物，展若尘，好希望你能永远留在‘金家楼’，永远成为我们之中的主要一员！”

展若尘道：“只要‘金家楼’需要在下，无远弗届，定供驱使！”

申无忌宏声道：“你不必‘无远弗届’了，就在这一亩三分地养老吧，天下之大，还有什么所在比这里更叫人留恋，更来得有意味？”

不待展若尘回答，金申无痕已接着道：“得啦，越扯越远，展若尘已经答应留在我们这里，磨菇多了，可别又叫他分了心，变了卦，眼下还是说正经的——”

金步云正色道：“到底是什么样的麻烦？”

金申无痕目光回迎，满眼的冷厉与锐酷之色；她一个字一个字的道：“谋反！”

整个大厅立时陷入了一片死寂中，金申无痕吐自唇间的这两个字，宛如两把冰寒的刃锋透进了人心，也冻僵了人心——随即又爆出一阵吼骂，申无忌首先愤怒的叫：“是什么人？”

金步云示意在他背后为他轻捶肩背的两个小丫鬟停止动作，边吸着气问：“不错，无痕，是什么人？”

就在这时，一阵隐约的，飘缈的叱喝呼喊声响，似真若幻的传进了大厅之中，仔细聆听，宛如更搀杂着短促的嗥号与悠长的哀叫——那是一种凶邪的征兆，噩梦般的怖懔，令人有着极端惶恐不安的感受……

大厅之外的走道上，响起了急促的步履声，跟着又是厉烈的喝问与叱叫声——“飞龙十卫”业已抢出楼外防护且查探了！

展若尘表情阴沉又冷硬，他向着金申无痕道：“楼主，我们大概晚了一步——他们可能已经展开行动了！”

慢慢自锦垫上站起，金申无痕神情木然，语气更是萧索得紧：“如果你说得不差，他们的动作倒是够快，只是不够快得将我们一网打尽！”

咆哮一声，申无忌吼道：“到底是谁要造反？是哪一个有此狗胆？他是不想活命了么？！”

“呼”的站起，金步云也激动的道：“‘金家楼’创定江山几十年，还不曾碰上过这种窝里翻的肮脏事，任他是谁，我们也要痛加惩治，以儆效尤！”

金申无痕目注掩闭的厅门，阴森的道：“我们即会知道是谁，三叔，我们即会知道……”

于是，厅门“呼”声被推开，“飞龙十卫”的副首领古自昂神情激愤，更带着那种颤震的痛楚与惊窒的惶悚冲了进来，他猛的向金申无痕跪倒，噎着气，腔调拉着尖厉的短音：“老夫人……我们被包围了……是好些身份不明的外路人物，还有……还有若干我们自己的弟兄，那领头的人……老天，居然是二当家！”

双目怒睁，金步云暴烈的大喝：“不得胡说——古自昂，你看真切了？果然是单慎独单老二？”

古自昂长方的一张大脸上，肌肉在扭曲，连唇角都在抽搐个不停：“三太爷，这是何等重大的事，小的怎敢有一字虚报？二当家那一袭银灰长衫，老远便闪亮亮的扎着人眼，小的看了这多年，用不着端详就能辨认个一清二楚，确是二当家无疑！”

“哇！”

一声大吼，申无忌口沫四喷的吼将起来：“单慎独？竟是单慎独要造反？这还成什么世道，算哪码子的人心？连自家的左手都要同右手纠缠了，家门子里烧野火，如何得了？！”

金申无痕没有理会她老兄的叫嚷，管自冷漠的向古自昂问着话：“外面是怎么个情景？”

古自昂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咽着唾沫道：“回禀老夫人，方才小的们正在后头候令，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了喧嚷叫嚣之声，为恐有失，大伙急忙赶出去查看，甫一出门，便发现四周人影幢幢，奔掠冲扑，本楼守卫在外围的弟兄纷纷遭至袭击，大都殉难，有几名幸存的也告不支退下。因为敌情不明，形势混淆，阮老大不敢擅作主张，便交待所有人手退据楼内，并即紧闭大门，以待老夫人进一步之指示！”

金申无痕低沉的道：“单老二又是怎么回事？”

古自昂眼皮下的肌内又跳了跳，他沙着喉咙道：“当小的们刚抢出门外的辰光，就已察觉形势不妙，而二当家正站在远处，负手卓立，昂然注视着小的们，在他身边，尚簇拥着十多个不明身份的外路人物，看起来对二当家状颇为恭顺，我们的守卫弟兄在遭到狙杀之际，二当家竟视若无睹，管自挺立不动，那干不明人物与组合里某些叛逆，行动之间，皆似以二当家为中心，进退绕回，全在二当家眼眉示意之下——”

金申无痕慢慢的道：“那一袭闪亮亮的银衫……果是那一袭闪亮亮的银衫……”

古自昂又道：“如今楼门业已关闭，加上铁门，上下各窗口亦已掩紧，双层护窗铁栅俱皆放落，人手的分派阮老大也调遣妥当，足可应付对方几轮强攻……”

金步云一拂云髻，沉声道：“古自昂，组合里附逆叛乱的都是些什么人？你可曾一一认出？”

舐舐嘴唇，古自昂道：“回三太爷，小的亲眼看到‘电’字级的三把头

‘隐枪’白锡侯、六把头‘四指神通’苟琛，以及二当家的两名近卫‘红雪’谷麟、‘骤雨’夏长光，与数十名他们属下的人手混在对方阵营中，且合同其他不明人物袭杀我们守卫的弟兄！”

金步云咬着牙道：“好一群大逆不道的畜牲！”

申无忌恶狠狠的道：“单老二真叫阴毒，竟然暗中勾结了这么多堂口里的老伴当跟他造反……”

金申无痕冷冷的道：“这才只是一小部分，哥哥，更有许多和他沆瀣一气的叛逆你还不知道呢！”

呆了呆，申无忌道：“什么？还有另外的人附和他？”

叹了口气，金步云道：“也是我们太相信单慎独，赋予他的权柄过大，间接替他养成了气候……”

此时，古自昂又急切的道：“老夫人，眼下形势险恶，待要如何断处，还请老夫人立加谕示——”

抬手，金申无痕道：“你先起来，我自有因应之策。”

古自昂立起身来，肃手站在一侧，焦急之色，却溢于言表。

微侧过面脸，金申无痕的两道眉毛紧皱，投下一抹阴影在眼睑，冷森中更见凝形的煞气；她以一种僵寒得不泛丝毫情感意味的语韵道：“展若尘，你的看法呢？”

默然良久的展若尘，十分平静的道：“对方这次的行动，实力必然相当庞大——他们能够迫进至‘大金楼’，足以显示左近其他据点已经落了对方手中，易言之，一干忠于楼主的贵会兄弟，只怕凶多吉少，处境堪虑，依我看，‘大金楼’可能是‘金家楼’总堂里，唯一不曾陷敌之所了！”

一直没有表示意见的端良，忽然昂烈的开口：

“大嫂，怒涛孤舟，正可一搏，也好现一现我们的不屈之气！”

金申无痕阴冷的一笑，道：“何止一搏而已？阿良，我要扭转颓势，痛惩叛逆，至不济，也要来他一个玉石俱焚，同归于尽！”

端良严肃的道：“全凭大嫂吩咐！”

申无忌又接嘴道：“我们堂口里忠心耿耿的弟兄也不在少数，该不至于皆被摆平了吧？”

金申无痕道：“方才展若尘已经说过，照眼前的情况看来，不曾附逆的弟兄怕是难以周全了——对方不会放过他们以凭添阻碍，自将尽早铲除，打通前路；但是否皆遭了毒手，在未到事实分晓之际，谁也不敢肯定！”

申无忌恨声道：“这些心狠手辣的王八羔子……却不知外地的各路人马情势如何？”

金申无痕道：“现在是一团混乱，外面派驻各地的弟兄们人心是否向我，更有若干附敌，俱难分判，好在不用多久，自会真相大白，要反的迟早是个反，那忠贞的，也将有他们表达忠贞的事突摆出来看！”

金步云又洪声道：“无痕，现下我们该怎么做？”

金申无痕道：“三叔的意思是？”

金步云正色道：“是你当家，无痕，我们全听你的！”略一沉吟，金申无痕问古自昂：“楼里有多少人手？”古自昂忙道：“十卫俱在，执勤弟兄也有三十余名！”金申无痕明知多此一问，却不得不再问：“留守总堂的各级把头有没有前来报效应命的？”

古自昂脸色晦暗的道：“没有。”

金申无痕又道：“刑堂的人呢？”

摇摇头，古自昂苦涩的道：“也一个不见！”重重一哼，申无忌道：“莫不成都反了？”

金申无痕沉重的道：“其中附逆者必然尚有，然则，因为忠贞不二而遭至毒手的恐怕更多了！”

三十四、往日手足

申无忌搓着一双结实有力的大手，急吼吼的道：“大妹子，你倒是摆出几句话来，到底打算怎么办？干耗着又能耗到几时？！”

金申无痕目光如剪般扫了她的阿兄一眼，腔调也同她的目光一样冷锐：“没有人在白耗着，即使我们想耗下去，对方也不容我们苟延残喘，哥哥，我方才已经说过我们怎么办，不能拒持逆势，至少也要拼个同归于尽！”

申无忌大声道：“水里火里，全凭你一句话，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豁上！”

展若尘低沉的接口道：“正如金前辈先前所言，我们的力量足可一搏！”

金申无痕道：“就只我们这些人，单老二这场美梦便不见得能成为事实，他将会发觉，预料中的演变，他是估计得太轻易，太单纯了！”

金步云道：“但我们也切切不可掉以轻心，小觑了他们；形势发展到这个地步，足见对方的计划周详，实力雄厚，无痕，这第一回合，我们算是输了！”

金申无痕沉着的道：“不错，这第一回合，我们算是输了，可是二叔，争斗将是绵长的，串结的，会有无数个回合在后面，除非我们次次皆输，否则，单老二的妄想就变得艰辛了！”

厅门外，又一条人影奔了进来——是“飞龙十卫”中的简叔宝，他单膝沾地立起，面色严肃，举止神态倒相当沉得住气：“禀老夫人，入侵者已将本楼重重包围，对方乃是由外路各道人物与组合之内部分叛逆所串连，为首的显然是我们二当家，刚才二当家着人传话，要求和老夫人当面谈判……”

一边的申无忌大吼道：“放他的狗臭屁，乱臣贼子，无耻叛徒，有什么资格和立场与主子‘谈判’？！”

金步云也愤怒的道：“这就是要挟，要逼迫我们屈服惮畏，订定城下之盟！”

金申无痕冷清的笑了笑，道：“好，我就和他谈谈，倒要看看单老二在撕破这张假面具之后，又是怎样一副嘴脸！”

申无忌忙道：“大妹子，你与那叛徒尚有什么可谈的？这岂不是自贬身价？照情照理，他根本不能同你站在相等的地位开那捞什子‘谈判’呀！”

金申无痕生硬的道：“我们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决无改变，这就够了，至于体统和帮规，哥哥，此时和单老二计较，就是一桩可悲的笑话了。”

端良颌首道：“大嫂说得不错，单老二如果明白这些，便不会施此大逆，做出恁般丧德败行的罪恶来！”

金申无痕深沉的道：“在这样可恶可恨又可耻的罪行已经成为事实之后，我难以想像单老二还有什么可以和我‘谈判’的，但他要谈，我也未尝不可探究一下他的后续阴谋何在，总之，他抹煞不了业已铸成的罪行，我也不会因此一谈便对他稍有恕宥！”

展若尘的唇角抽动了一下，轻声道：“楼主，单慎独重兵围楼，表面上大势已成，只怕不是为了要求恕宥才想谈判的，据我看，他的目的在于条件的交换，以稳定既得的局面或减少他们预料中的重大伤亡。”

金申无痕道：“不可能有任何妥协，也不可能有任何条件的交换，所以我认为原无可谈之处，但我倒要看看单老二尚有什么花样施展？”

金步云道：“也罢，我们一起去！”

金申无痕道：“二叔，恕我擅越——谈判场上，还望大家稳住，切勿轻举妄动，浮躁莽行，进退之间，皆以我的号令为据！”

金步云道：“就是如此，无痕，我说过，原是由你当家！”

于是，大厅中的各人，在金申无痕为首之下，静肃的出了厅门，厅门之外，是一道宽敞的前廊，前廊连着双层的包铁实心乌木门，这并叠的，厚有半尺的楼门早已闭拢更加上坚牢的铁门，前廊左右延伸上去的白玉石阶梯，也都有司职的弟兄把守，窗户皆掩，铁栅下落，果然防卫森严，是顶得住几波硬袭的功架。

在楼门之侧，“飞龙十卫”的好手有三名守着，由阮二亲自率领押阵。

迎上几步，阮二向金申无痕躬腰道：“老夫人可是决意与那干叛逆交谈？”

金申无痕冷冷的道：“只是交谈而已，除此之外，毫无作用，阮二，你们可别想岔了而生怠忽之心！”

阮二恭谨的道：“小的不敢——为使老夫人消除后顾之忧，适才小的已令公孙向月领导十名弟兄，将连珠强弩隐伏楼顶各处气窗之后，以掩护老夫人退入，此外，小的亲率十卫四名担任堵截大门之责，再加上老夫人与各位尊亲之力，谅想对方也难以趁启门之时借势攻入！”

金申无痕道：“做得好，但凭十卫里公孙向月那一手‘漫天星雨’的暗器功力，就抵得上数十名强弩手而有余，阮二，你调遣颇为得当！”

阮二又躬身道：“但求无过，老夫人。”

一挥手，金申无痕道：“开门。”

由简叔宝与冯正渊合力下门启门；两层厚实的金铁乌木门，内两扇是自外往内开，外两扇是自内朝外推，在一阵沉重的磨擦声里，门开了，外面是一片光亮，一片青绿杂着赤红，或是惨白渗着晕黄合组的光亮。

青绿赤红的光焰从一只只的火把顶端跳跃蹿舞着，间而响起“哗剥”的轻裂声，气死风灯的映幻有点儿惨淡，那各形各状的灯笼，自油纸里透出团团晕黄，异色的这些彩光，又炫惑着幢幢的人影，气氛便漾现着诡秘又阴森了，当然，少不了的是诡秘中那股子怖厉，阴森里的那种冷酷。

光彩在摇晃着，在闪映着，看上去，似一抹一抹见形不见质的血芒在交织变幻，而那张张的人脸，便都罩在这种怪异的，充满鬼气的光晕中，益发不透着人的味道了……

缓缓的，金申无痕走出门外，她的一袭素白衣裙随风轻扬，仿佛是一片隐隐的云雾在飘移，但这片云雾却泛着那样冷瑟又萧索的寒气，隔着老远，便能沁入人们的心里。

陪同金申无痕出来的，是展若尘、金步云、申无忌、端良、金淑仪、端吾雄等六个人，申无求与申无慕姐妹俩则护着施嘉嘉站立门内，阮二领导他十卫中的四名弟兄，早已严阵以待，分守大门两边。

金申无痕没有走得太远，只行出十步之外便站住不动，陪同她的六个人，立即向左右散开，展若尘距她最近，靠在她右手三尺之处。

对面，一个身形适度，灰衫隐闪着银华的人物负手卓立着；那人生了一双浓黑的眉毛，双目细长，却在开合之间精芒如电，高挺的鼻梁中段凸出一截鼻梁骨，以至他原先并不勾垂的鼻子便被压迫得微向内勾了，他的上下唇都薄，在不说话的时候，嘴紧闭着，下颌习惯性的略往上扬，有一种睥睨自雄的意味。

展若尘凝视着那人——他熟悉这类典型的人大都是那一种人：刚愎、专独、冷酷、自大，城府深沉却又性格暴烈；这类人适合骑在别人头上，却太不适宜头上有别人顶着！

当然，这就是单慎独，“金家楼”一向坐第二把交椅的人物，也是这次谋反行逆的幕后主持者，“灰衫”单慎独！

单慎独的身后，拥立着痴肥矮胖的“鬼旋风”史邦、颀长削瘦的“落鹰掌”谷浩然、头大身子小的“双绝剑”唐丹，以及“指西竿”庄昭，另外，两个眉目如画，风姿曼妙的女人却分立在他两侧，接近得像是倚偎着他。

四周，明里暗里，大约也有两三百人散侍着，有些是服饰各异的外路人物，有些，竟是“金家楼”所属的装扮，只是黑衣白扣之外，那些叛逆者另在身上加点了小玩意——每人在黑头巾上齐额勒了一条红丝带！

空气异常僵寒，僵寒里跳动着不安，凝聚着火爆，浮漾着血腥——像是一层薄薄的幕帷包托着这一切，稍有震荡，幕帷破裂，则杀伐与惨烈便会怒浪滴浆般涌溢而出了。

金申无痕看着单慎独，表情冷木而生硬；单慎独也毫无忌惮，更无愧的直视金申无痕，神态强悍，更逞着几份桀骜之概。

金申无痕没有说话，只是冷冷的注视着单慎独。

单慎独也没有说话，镇定自若的还视于金申无痕。

好半晌，金申无痕终于摇摇头，平静的道：“单老二，事到如今，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吗？”

单慎独傲然一笑，声音坚决而有力：“当然有，大嫂，我们之间，还有许许多多可谈的，跟该谈的！”

金申无痕淡漠的道：“那么，就从你那里开始吧！”

微微昂头，单慎独朗声道：“首先，大嫂，我要告诉你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昨天，不是去年，而是远在十年之前我已经有这样做的打算，只是酝酿至今，时机方才成熟，付诸于行动更趋向于功成罢了！”

不似笑的一笑，金申无痕道：“竟难为你委屈了这许多年。”

单慎独突然厉声道：“不必嘲笑，大嫂，因为这并不可笑——你说的正是实情，我已经委屈了太久，在你这个狂悖又专横的妇道之下仰承鼻息，为你们‘金家楼’这干饱食终日的族人劳碌奔波，我卖命豁力，得到的是什么？沾到的是什么？无名无利，无权无实，即便耗净这一生，仍然一无所得，却让你们坐享其成，不劳而获；辛苦难有代价，折腾并无补报，便宜是你们的，艰难却让我们来背，我是个人，我更是个明白自己该扮什么角色的人，我受够了，忍够了，所以，我如今就要取回我该取的，我用青春、生命、鲜血、心力换来的赏酬，这个赏酬，是你的地位，亦是‘金家楼’的整个基业！”

金申无痕道：“说下去。”

单慎独昂烈的道：“大嫂，容我继续称呼你是大嫂；你估错我了，轻看我了，你以为我就是这么一个自甘供人驱使的窝囊废？如此一个不思更上层楼的应声虫？你以为我习惯受命于人，仰承于人？你以为我满足于永远没有自我的生活？沉耽于那种施口小惠便可笼络的虚幻里？你错了，大错特错了，我是个人，是个要出人头地的人，我不是一头狗，一头努力逗弄主子欢心，仅仅获得一根骨头便心满意足的狗！”

金申无痕道：“我在听，单老二。”

一指金申无痕，单慎独激动又高亢的道：“尤其是，我不甘在你这种三

辮梳头，两截穿衣的女人胯裆下混日子，牝鸡司辰最为难忍，加上你自私、专狂、霸道；、恶毒，心里眼里，只有你金家的利益，金家的前程，你完全在用我们的劳力昌旺你金家的家业，以我们的鲜血灌溉你金家的命脉，我们耗尽了光阴，牺牲了未来，换得的是什么？一场空，只是一场空，而你，你们金家，却茁壮了，盛发了，天下有这样便宜的事么？如果我忍讳，我逆来顺受，我就是麻木、是愚昧、是白痴，不但对不起我单家祖宗，更对不起我来这人世间上走过一趟！”

金申无痕道：“还有么？”

单慎独粗暴的道：“有，多得很！我的恨如九山叠，我的怨似骨梗喉，那一股闷气憋得我心肺沉痛，那满腔委屈涨得我胸膛几裂，就是这样，我忍了太久，熬了太久，也咬着牙等了太久，我决定不再空待机会，而由我个人来制造机会，眼下事实的铸成，便乃我多年心血的结晶，大嫂，单慎独不要永远做‘老二’，你这个位子，早该我来接受了！”

金申无痕唇角的肌肉在不可察觉的抽搐着，她轻轻抛洒了一下衣袖——借着这个小小的动作，来缓冲她几不可抑的愤怒与激亢，然后，她低沉的道：“单老二，难道在你如此理直气壮的申辩中，你就毫不感觉到可耻、可悲，又可笑吗？难道你竟不明白你的作为，从头至尾就是一个荒谬又狂悖的错误？你可清楚你在做什么？了解你犯了多少不可饶恕的罪恶？”

于是，单慎独古怪的笑了，他向前稍稍走了半步，微眯起一双眼道：“果真像你说的这么邪祟又丑陋？大嫂，你是这么认为的么？”

金申无痕暗中吸了口气，尽力把腔调放得平缓，露得均匀：“‘金家楼’一向待你极厚，单老二，这些年来，我们自信未曾有半分亏欠你的地方；在‘金家楼’，你占上位，掌重权，享高俸，处处优礼有加，我们甚至给予你几同当家的相等的局面，除了没有改朝换号，‘金家楼’和你自己的基业又有什么两样？单老二，你实在太不知满足，太不明忠义……”

单慎独尖锐的道：“满足就是不求自进，忠义乃是主子要求奴才盲目报效的道学工具；大嫂，我不傻，更不迂，我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该争取的是什么，这套陈腔滥调罩不住我，我也不会幼稚到眩惑其中，我只认定我应获得的——我用青春、血汗、心力累积了大半生岁月之后所应获得的！”

金申无痕沙哑的道：“单老二，你这是谋反，是背叛，是大逆不道，是泯灭天良……”

冷冷一笑，单慎独道：“不要忘了现实——大嫂，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金申无痕凄幽幽的道：“你的定论未免下得稍早了一点，单老二，谈成败，目前还隔得远，金申两家的族人尚未死绝，恐怕多少会给你添点拌阻！”

单慎独强硬的道：“大嫂，那就怪不得我要踏着金申两氏族人的尸体登位掌权了！”

不待金申无痕回答，在一侧早已双眼圆瞪，发眉俱张的金步云，再也忍不住，狂烈的吼叫起来：“单慎独，你这狼心狗肺的畜牲，贪婪恶毒的禽兽，枉披着一张人皮，却净干些不是人干的勾当！‘金家楼’对你哪点薄了？哪处差了？这多年来，你在‘金家楼’坐着第二把交椅，呼风是风，唤雨来雨，谁不依着你，顺着你？叫你吃油了嘴，养肥了眼，竟连心也被蒙住啦？长久以往，你拿‘金家楼’的，用‘金家楼’的，使‘金家楼’的，更勾结外敌，图谋主子基业，倒行逆施，残害窝里兄弟，你，你还有一丁点良心没有？有一丁点人性没有？！”

申无忌在旁暴辣的接口道：“良心早让狗吃了，否则他怎会做出这等天打雷劈的恶毒事来？真正卑陋龌龊，无耻无行！”

不愠不怒的笑了笑，单慎独安详的道：“你们只是两头行将就木的老狗，晕溃不明，腐迂糊涂，你们安适的日子过长了，舒坦的岁月享久了，何尝明白你们的快活优游是建筑在什么人身上？又何尝了解那种饱食终日，不劳而获的闲散辰光乃是由暗里多少个辛酸劳苦所组成？而你们凭借什么来承受供奉？只为了你们姓金与姓申而已，这不够，姓单的肩扛若干蒙屈弟兄的愤恨，头顶那漫天的怨气，便要打你们这群废物入十八层地狱！”

白髯簌簌而颤，呼吸急促，胸部更剧烈的起伏着，金步云气得双眼透赤，额际青筋浮突，他两手握拳透掌，满口挫牙：“单慎独，我们都瞎了眼，失了魂，居然叫你这阴毒小人蒙骗了这许多年……”

单慎独淡淡的道：“这只是一种手段，一种谋求大业成功的手段，而并非你们瞎眼失魂，相反的，你们防得我紧，看得我严，庆幸的是，我不曾留下破绽给你们可乘之机罢了！”

申无忌大叫：“简直死不要脸！”

微啜着，单慎独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你们两个人才通晓时势的演变与际遇的轮转乃是操之于有为者之手，而不在于那类可笑的宿命理论上？更不在于虚无的忠义桎梏之中？”

这时，端良不禁深长叹息，他低缓的道：“二当家，权势利欲之心，竟能把一个人的外表伪装到如此无懈可击，相交相处恁般长久而纹丝不露，这浮荣虚华的魔力，未免也大得可怖了……”

单慎独对端良似是尚有几分情份在着，他神色一肃，凛然道：“人有其志，人各有志，端兄，走一条艰困的路，总得倍加小心。”

端良忧感于形的道：“志在于人，却不该在背叛旧主，残害手足之上，二当家，你用鲜血与白骨堆砌成至你目的的阶梯，背牢的更是不仁不义不忠不信之名，就算你能幸得，又有什么意趣可言？”

单慎独寒着脸道：“我们立场不同，看法自也迥异，端兄，你不明白我的思想与观点！”

摇摇头，端良沉重的道：“行此大逆之下，二当家，任是你的思想与观点有何杰出超拔之处，只怕也不会为一般明理尚正之士所接受并苟同。”

双目倏睁，单慎独厉声道：“端兄，你我平日颇有交往，我多少敬你的正直方刚，这才给你颜色，你可别借此轻辱于我，像他人一样自讨没趣！”

端良沉沉的道：“事到如今，二当家，你我之间，已不止是‘自讨没趣’而已，形势演变下去，约莫你放不过我，我也难以周全于你！”

单慎独忽然大笑道：“自古以来，胳膊肘子便没有外扭之理，果然一点不错，金家的姑爷自是偏着金家的姻亲，倒是我太把昔日的交往看重了。”

端良平静的道：“只在一个‘理’字，二当家，这次你做差了，‘理’字你竟半点不占！”

单慎独昂然道：“端兄，纵然再加一个字，对于‘金家楼’的覆灭，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端良道：“尽此心力而已！”

单慎独狠烈的道：“你将后悔不及，端兄，不识时务的人最是可悲愚昧！”

一直没有开过口的金淑仪，冷峭的搭腔道：“单慎独，我们宁可做一个可悲又愚昧的人，也不屑去扮演似你这等出卖组合，反叛帮门的无耻角色，”

你不止是‘金家楼’的羞辱，更是整个江湖道上的败类！”淡然一笑，单慎独道：“胸罗大志，力图奋起之士，总免不了在做法上有些异出之处，二姑娘，这乃是成一番大业之前必经的过程，也是一个强者惯常的手段！”

金淑仪脸色铁青的道：“篡夺旧主基业，残杀同门兄弟，引外路敌奸，行叛乱之举，为的只是个满足个人权利私欲，专横之极，这叫什么过程，又叫什么手段？！”

单慎独道：“你不懂，二姑娘。”

金淑仪萧煞的道：“我幸而不懂，否则我也就和禽兽无异了！”

表情微变，单慎独阴森的道：“二姑娘，你遣词用语，最好多加斟酌，不要忘记你是在和谁说话，对于贤伉俪而言，我已经用上十分的忍耐了。”

金淑仪冷笑道：“你这样说是指望什么呢？吓我吗？唬我吗？还是要我自加警惕？大可不必了，单慎独，你早就施用了比这些恫吓更具体的手段！”

单慎独道：“金家与申家两族人，向来一个比一个难缠，可是我必须试上一试，二姑娘，而且我有自信，你们金家的气焰，在今晚就将烟消云散了！”

金淑仪生硬的道：“得到了那个时辰才能分晓，单慎独，你说早了！”

镶滚着金丝边的衣袖轻轻一拂，金申无痕冷漠又寒凛的道：“单老二，你约了我出来，莫非只是要和我谈谈你所受的‘委屈’，以及用唇舌争论你这次作为的是与非？”

单慎独扬起脸来道：“这是原因之一，大嫂，另外还有一个陈报，一个忠告！”

金申无痕目光飘移于周遭晃闪的焰苗上，她的语声也在荡漾：“很好，我在听着。”

顿了顿，她收回视线，直望着对方：“而且在你说完了之后，我还会向你补充一点你所遗忘了的——或是你不肯明说的。”

单慎独深刻的笑了笑，两眼中芒彩隐现，透着泛赤的光华，突挺的鼻梁倨傲的扯紧了两颊，以至他的薄唇便益发削厉得不泛丝毫活络意味了，声音吐自他的唇缝，冷冽得像一颗一颗的冰珠子：“首先，大嫂，我要向你声明，这陈报乃是一桩十分遗憾的事，其中内容，将不会使你或我感到丝毫愉快，更进一步说，我要表达的不仅是一段经过，也是抒发我心中的悲悼……”

业已明白对方所要讲的是是什么，但金申无痕没有说话，只是那样深沉得泛着森酷意味的凝视着单慎独！

站在金申无痕左右的人，也大多猜测到单慎独所谓“陈报”的内涵为何，他们都知道，即将从单慎独口中吐露的音腔，将不止是单纯的语句的组合与贯连，更是血腥的串接，悲惨的反映，一抹抹邪恶的死亡阴影，必会在他的诉说中形成无可化解的层叠翳雾，罩着人心，也扯绞着人们的肝肠……

轻咳一声，单慎独的举止尔雅又雍容，他以一种从容不迫的语气道：“我们里应外合，大举进袭‘金家楼’的行动，由于保密关系，我们在很早以前即已取了一个代号，称这个移动为‘震天计划’。本来，计划的推动还要延迟一段时间，但不幸大嫂你却已发现端倪，更步步紧逼，循线追索，时机业已迫急之下，我们的人又有几个落在你的手里，为了不至影响全盘大局，使功败垂成，我们被逼只有提早起事，决定在今天晚上实施‘震天计划’。我不得不承认，行动的提早，使我们遭至不少的困难及挫折，心理上的负担尤为沉重，但幸赖内外弟兄齐力齐志，个个用命，终于在连串的血战之后，铸就了眼前的形势——这个形势，或者这个成果，其美妙丰硕已在我们原先的

希望之上！”

金申无痕木然道：“血战并未如此而止，单老二，你应该明白，从我这里开始，只怕还有几场大好的热闹！”

单慎独颌首道：“我很清楚，我也从未把事情看得如此简易，更不敢稍有低估于你之处；大嫂，许多年了，对你来说，我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你是一个十分刚强执拗的人，亦是一个自大据傲的人，你永不会屈服或退缩，你将为你认为理该争求的一切奋斗到底，是而，我对你可能让步的期冀，并不怀有多大的信心！”

金申无痕道：“有关这一点，你看得非常正确！”

笑了笑，单慎独又道：“但是，某些业已形成的结果，我却不得不向大嫂你陈报，好使你认清现实，或许多少有助于改变你的执拗和据傲。”

金申无痕道：“我会记住你所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项‘业已形成的结果’！”

单慎独坦然自若的道：“大嫂，我能体会你的意思，但我并不含糊。”

金申无痕道：“自然你不含糊，否则你也不会进行你那什么‘震天计划’了！”

轻轻呼了口气，单慎独道：“‘金家楼’的刑堂，在‘金家楼’的潜势而言，是一支相当有份量的实力，大嫂，我想你不反对我做这样的估计吧？”

金申无痕道：“你在‘金家楼’干了这么多年的二当家，‘金家楼’的一切，还有什么能够瞒得过你的？”

单慎独这是不曾体悟金申无痕的讥诮，接着说道：“所以，我们首先解决的便是‘刑堂’；我很难过，大嫂，整个‘刑堂’上下所属，已经被我们全部消灭——从费云开始，一直到他手下的每一个执刑手！”

静默了刹那，金申无痕的一边面颊在微微痉挛，她缓慢的控制着音调：“料想你们也不会毫无损失？”

单慎独故意赞美的道：“‘刑堂’上下，真是大嫂的心腹死士，‘金家楼’的忠实臣仆，人人豁力效命，个个宁死不屈，我们调动了大批好手，几经缠战，数番拼搏，最后，只好成全了他们，求仁的得仁，取义的，便也都叫他们取了义……”

金申无痕闭了闭眼，道：“果真一个不存？”

单慎独道：“据我所得悉的战报，并没有特别指出哪一个活口来，大嫂！”

金申无痕沉痛的道：“遭至毒手的，应该不止刑堂所属？”

单慎独道：“正是，否则我们聚兵至此，岂有这般顺当之理？留守堂口的各级把头，比如说‘雷字级’的‘刀疤’官九、‘断眉’杨渭、‘月字级’的‘蹦猴’玄小香、‘黄竿’梁祥、‘星字级’的‘回手刀’鲍伯彦、‘双锤滚雷’东门武等等，通通被我们各个击破，分开袭杀，其他一干执迷不悟，盲从顽抗的角色，也都立斩刃下，半个不留！”

双目平直，神色却竟然变得那般安静又怡淡了，金申无痕清朗的道：“我总算多少知道了谁是忠良，谁是奸臣，虽然，分辨的方法太过惨烈！”

单慎独笑哈哈的道：“从现在开始，一切都已明朗化，也用不着再隐瞒忌讳了，大嫂，待会我将主动告诉你，‘金家楼’的组合之内，有哪些人是跟着我走的——其中有一部分从属的身份，恐怕要大大的出你意表！”

金申无痕道：“不一定，因为你的所做所为，已够出我的意表，还会有什么事比你的这一手更来得狠绝诡异，令人惊叹？”

哈哈一笑，单慎独道：“大嫂谬誉了——我要向大嫂道贺，当我们另一支拥着大批好手的人马扑袭‘九昌阁’之际，却竟扑了个空，阁中内外，金申两族的贵亲一个不见，我们不知这是巧合，抑或大嫂有洞烛机先的策算？但我不得不说，贵亲这一躲躲得好，虽则只是个迟早之分，他们至少暂且免了一劫！”

金申无痕喃喃的道：“这是天意……只是天意……”

不错，确是天意，若非申无忌的急躁个性，若非他憋不住先行将金申两氏亲族拖到“大金楼”去会晤金申无痕，此刻的情景，怕就不堪设想了——可能他们也将拼出代价，但他们自己付出的则更要惨重得多。

单慎独望了望天色，道：“大嫂，如今整个‘金家楼’俱已在我控制之下，我有许多功高艺精的帮手环伺四周，大批强悍勇猛的武士分布左近，而忠于你的那些人皆已非死即伤，呈散溃败，你的霸局，你的威仪，到今天晚上为止，算是成为过去了……”

金申无痕道：“不要忘记，还有‘大金楼’掌握在我的手里，还有若干不可轻辱的力量由我来调遣支配！”

耸耸肩，单慎独皮笑肉不动的道：“倾厦独木，狂流孤石，还能起得了什么作用？只不过是强弩之末，形同困兽犹斗罢了，大嫂，你只是在拖时间，除了净赔人命，于事何补？”

金申无痕坚定的道：“‘大金楼’是整个‘金家楼’唯一不曾沉沦的所在，也是一干忠于‘金家楼’的人誓死抗争的据点，并不像你所说的这样脆弱，你或许可以攻破它，但是，你却需要付出代价——极大的代价！”

金淑仪迅速接口道：“而且，就算‘大金楼’也完了，外面的天地还辽阔得很，单慎独，我们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空间和你周旋拼战，向你索讨这笔血债！”

单慎独道：“你们逃不出去，‘大金楼’的破灭，也就是你们为‘大金楼’陪葬的辰光！”重重一哼，金淑仪道：“但愿到时候你还能看得见！”单慎独道：“我会看不见么？当我费尽心力，冒着生命危险筹到了这个行动又近乎大功告成之前？二姑娘，我岂会如此粗心大意？”

金淑仪尖叫：“你是个贼——是个丧心病狂，毫无天良的贼！”

点点头，单慎独心平气和的道：“就算我是个贼吧，二姑娘，也是个首屈一指的大贼，我偷的不是零碎财星，琐屑细软，却是一个庞大的基业，一批自大骄狂者的生命！”金申无痕阻止了她小姑的激动，凝重的道：“单老二，你的所谓‘陈报’，可是已经告了一个段落？”单慎独道：“不错，大略的情况，我已向大嫂你说明了，指望大嫂能对‘金家楼’现下的形势有个概念，从而在行止之间，做明智的抉择！”

金申无痕道：“这由我来决定——单老二，记得你另外尚有一个‘忠告’？”

单慎独的语气转为凛烈了，他亢昂的道：“有个忠告，大嫂，这个忠告乃是前面‘陈报’之后的延伸，当大嫂在明白势不可为之后，便该降服归顺，挣扎反抗之举，徒增加流血丧命，非但愚不可及，更无意义可言，大嫂不对自己慈悲，也该顾念那些忠于你的人！”

端良淡淡的插嘴道：“生死而已矣。”

单慎独大声道：“有何价值？”

端良形容肃穆的道：“这不是价值问题，二当家，这在于一个人的正义

感、道德观。”

单慎独重重的道：“恐怕还得加上一项姻亲关系吧？”端良萧索的道：“是非之间，亲情友谊并不能左右蒙蔽，二当家，你的行为可耻可鄙，就算与我大嫂毫无渊源，对你此一举止，也必不能苟同！”

猛一指头，单慎独盛气凌人的道：“大嫂，怎么说？”金申无痕悠然道：“降服归顺，大概不会只像字面上这么单纯吧？”

忽然又阴冷的笑了，单慎独道：“大嫂的确是老江湖了；当然，我还另有条件，并不算太苛的条件。”

金申无痕道：“说出来我听听。”

一侧，金淑仪又急又惊的叫：“大嫂——”

金申无痕脸色一沉，冷冷的道：“不许插嘴——我们听听单老二的条件又有何妨？”

三十五、相煎何急

单慎独将背负的双手环胸，银灰色的袍袖闪泛着细微的光泽，轻轻晃动着：“还是大嫂比较明理晓事，不在激愤焦惶之下贸然做出失悔之举来，不错，条件能否接受，总要听清楚之后才好斟酌，在得悉条件的内容以前，便一笔抹煞了它的可行性，不但鲁莽，更也显得无知了……”

金申无痕道：“我正在等着斟酌。”

单慎独阴沉的道：“所谓‘降服归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带着或多或少的强迫性，被迫者鉴于现实利害，总也或多或少存着反抗及仇恨的心理，换句话说，绝对没有至甘至愿的降服者，因此，在接纳降服的这一步，便必须有个保障，确定在仁慈宽大的措施之后，不至再遭到以怨报德的惨痛结果，这一点，是非常合情合理，并且也是不可稍有忽略含混的要项，大嫂以为然否？”

金申无痕道：“接下去。”

单慎独稍稍提高了嗓音道：“自然，在我们接承了‘金家楼’的基业之后，尤其是用这种很遗憾的方式接承下来，大嫂你、你的亲族，以及一干心黑顽冥的附随者，越加不会心悦诚服于我方，在这种形势之下，以某类条件来加以约束，或是说对我们有所保障，更是十分必要的，大嫂首先了解我们的不得已，再明白我们一番出自至善的动机，便对我们所提出的条件多少能以体谅了……”

金申无痕道：“你的前言已经说得很透彻，单老二。”

单慎独继续侃侃而言：“条件相当简单，而且做起来并不困难，我们要自大嫂开始，金申两氏的贵亲，以及一干依然追随大嫂左右的人，全部废去武功——我们可提供数种散功的方法以为选择，而后，我们便任由各位平安离去，更奉上一笔丰厚盘缠，但其中却有两位例外，我们将暂时加以留置，以考验大嫂之诚意，也为我们自己增一层防护。”

金申无痕道：“人质？”

单慎独一笑道：“一般的情况下，大家是这么称呼，可是我不愿如此明言，这总是带着刺激性的称谓——我能保证，留下的两个人，必将受到优渥的待遇，周全的照顾，而且时间只有三年，三年之后，大嫂以及大嫂的同路人，若仍不曾起非份之图，我们便立时将留置的两位客人送达界外，海阔天空，任由往来。”

金申无痕道：“大约人选你早定了！”

单慎独道：“不错，一位是金步云金老爷子，一位是施嘉嘉，施姑娘。”

金申无痕道：“你挑拣得真好，单老二，如果我是你，也不可能比你选择得更完美。”

微微躬身，单慎独道：“大嫂曾说过，我在‘金家楼’到底也坐了若干年二当家的位子。”

突然间，金步云瞋目大吼：“单慎独，想要扣留我做你的人质？你梦也不必梦！”

金申无痕迅速侧首使了个眼色，金步云方才怒冲冲的挫牙闭嘴，但却须髯拂动，两只眼睛鼓瞪得仿佛欲脱眶弹出！

于是，金申无痕静静的道：“单老二，你提的这些条件，可有什么相对的保证？”

单慎独扬起一边的眉毛：“相对保证？”

金申无痕生硬的道：“我们如果接受了你的条件，在个个废去武功之后，我们又怎能知道你一定会履行诺言，让我们平安离开‘金家楼’？”

单慎独道：“大嫂，我的允诺就是保证。”

望望笑了，金申无痕道：“你当我对你的‘允诺’如此相信？”

单慎独喟了一声，道：“可惜大嫂你现下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大势既定，我乃记在往日的一段情份上，方才对大嫂等宽恕至此，大嫂除了接受，只怕别无可择！”

摇摇头，金申无痕道：“还有一条路可走，单老二，难道你竟忽略了？”

单慎独诡异的笑了起来：“负隅顽抗么，大嫂？”

金申无痕沉着的道：“不见得这么绝望，单老二，就算你先前说的全是事实，你现在所占的上风也只是暂时性而已。据你的说法，‘金家楼’受损的仅乃堂口中部分人手；‘刑堂’是尽其全责了，‘雷’、‘月’、‘星’三字级的驻留把头也俱皆蒙难。但你不要忘记，‘飞龙十卫’仍在我的掌握之中，金申两氏的族人也必无二志，这已经够你周旋，此外，我‘金家楼’派往各地的弟兄，也定有那忠贞不二的弟兄，从而闻讯揭起，纷加声讨，就凭你这股力量，约莫难以定鼎江山！”

用力点头，金淑仪加重语气道：“大嫂说得对，我们只要全力抗拒，姓单的与其党羽便难以得逞，时间拖下去，对他们有害无利，外面各路的忠贞弟兄得悉之后，必将立刻回师相援，那时，在里应外合之下，姓单的他何来定理？！”

单慎独叹了口气，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大嫂，二姑娘，你们这么说，未免把我单慎独看得太简单了，也把我们苦心筹谋的‘震天计划’看得太幼稚了，行动展开以前，我们怎会疏忽了这些要节？不错，我也承认‘金家楼’派驻外地的人马我未能全部收归己用，但我却早有了安排——凡是无可归服的，我已密令业已依顺向我的弟兄立加铲除，或者以煌煌明谕指示他们远赴他处差干，亦有临时特赋其艰辛任务者，我敢说那干不开眼的东西，到今晚之前，皆已遭到了他们无从想像的厄运，有的早已尸寒血尽，有的跋涉于层峰丛岭中，有的恐怕正同某些不必要的险难在争抗，分身乏术，自顾不暇，何来余力回师相援？而待到大势已成，便有那幸存余生之辈，亦是有心无力，徒剩嗟叹了！”

金淑仪脸上变色，尖声叫道：“单慎独，你这心狠手辣的奸贼——”

嘿嘿冷笑，单慎独傲然道：“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承受‘金家楼’的薰陶也有老长一段时光了，我学得的不少，首尾难为的情况只会发生在那些三流龙套身上，而我，我是万无一失的，我的智慧糅合了我的经验，使我清楚我该做什么，怎么做，自然，我更忘不了‘金家楼’一贯的传说信条——稳、狠、独、绝！”

金申无痕道：“你学得好，单老二，独到之处，反倒使我也自叹弗如了！”

单慎独狠狠的道：“目前，我要对付的只是你们这批釜底游魂，金家遗孽，你们不用再妄想奥援，不必再痴望奇迹，你们已经走投无路，濒临绝境，如若你们愣要顽抗，则‘大金楼’破灭之时，也就是你们覆亡之际！”

金申无痕缓缓的道：“单老二，你的确做得很周密，若由我来干，也未必有你这样详尽细致——”

单慎独大声道：“我是受之无愧——大嫂，是而你的位子你能坐得，我

也不见得承受不下！”

金申无痕道：“你只是跨上了台阶，单老二，我这位子，你连边尚未挨上，只这几步的差距，你就要非常吃力了，你明白我的意思？”

单慎独十分自信的道：“不会有你想像中那样吃力，大嫂，你将会发觉形势比你预料的更为险恶，也就是说，你的霸业即将易主，早已脆弱到不堪震撼了。”

金申无痕道：“你盘算得倒很如意。”

单慎独道：“不，大嫂，这句话应该由我来告诉你才对。”

顿了顿，他又道：“我想，在你最后决定态度之前，我再向你揭晓一些什么，或许可使你利害得失重转一番——大嫂，这次的行动，我请到了许多外地的帮手，其中有‘鬼旋风’史邦、‘落鹰掌’谷浩然、‘双绝剑’唐丹、‘指西竿’庄昭、‘铁钩扁担’宝心泉、‘鬼秀才’茅小川、‘仙人杖’杨钦、‘阴阳剑’吕欣、‘夺魄腿’马修平、‘流波刀’曹鹏等位，尚有许多把子不及在此一一提出——”

转头望了望在他身侧的那两位艳丽女子，他又笑哈哈的道：“我几乎忘了，大嫂，忘了向你引见这两位姑娘，她们一位是‘孔雀屏’白倩，一位是‘凤凰翎’舒亦萍；她们两位，在本地不太出名，西陲一带却是稍有个万儿，提起‘扫天星’尤奴奴，大嫂总会有个耳闻吧？尤奴奴便是她二位的恩师。”

尤奴奴是个传奇性的人物，也是个恶名远播的妖邪之属，传闻中，她有一身千奇百怪，却酷狠精绝的诡异武功，没有人知她的年纪，也没有人晓得她的出身，她不属黑白两道的任何一边，她只是她——随兴所至，干她认为该干之事；多少年来，她有许多骇人听闻的行径在江湖上流传着，这些行径与血腥脱离不了关系，而无论是不是她的手笔，却总附会于她，因为她一向好杀，以她的理由做为屠杀借口，她更习惯表现她的杀人手法——被害者的天灵盖都是破碎不全的。

她的朋友极少极少，仇敌却没有，她的仇敌全是死去的——她不喜欢让她的敌对者在成为敌对的形势后多活上一时一刻，她每每迫不及待的追杀斩绝，而她的朋友又少，于是，她就更神秘，更富传奇性了，几乎罕有认识她或见过她的人……

现在，尤奴奴的两个徒儿却在这里露了面，而且都是那么美艳，那么姣丽，更透着令人心荡的那种妖媚，她们好纤弱娇俏的模样，看上去，就像是两上不谙武功的小娘子。

对着这两个像是不谙武功的小娘子，金申无痕毫无表情，尤奴奴的名声并没有惊动着她——金申无痕了解她自己是什么样的角色，比起尤奴奴，她“金夜叉”的威誉不遑稍让！

单慎独咧了咧嘴，又接着道：“大嫂好定力，我业已报名的角儿大嫂既认为不值一顾，我就再把圈子里心归向我的弟兄伙计们，给大嫂透露一点——”

金申无痕的音调，有些怪异的低沉，她半合着眼，徐缓的道：“希望你点露那些与你狼狈为奸的叛逆时，不要把一干堂而正之，忠耿不二的好兄弟也一竿子打进去，叫他们蒙冤莫白！”

单慎独一派尊重的道：“我不需要这样做，大嫂，因为事情业已明朗化了……”

轻咳一声，他又接着道：“在大局揭晓，由暗而明之后，隐瞒与掩蔽便

变为不当，那足以令形势混淆，背向失真，对于忠于我方的人是一种损害，对那逆于我方的人亦是一种偏护，这是颇不公平的，所以无须大嫂顾虑，你立时就会知晓‘金家楼’每一个人的底蕴！”

金申无痕有力的道：“对，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笑了笑，单慎独道：“不错，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但大嫂，我们对这两句话的观点与立场，恐怕却有迥异的解释。”

金申无痕重重的道：“单老二，你可以连续你先前的话了。”

单慎独笑道：“是，大嫂——首先，我个人当然是难以与大嫂共处下去了，此外，老五向敢也不惜冒犯大嫂，和我走上了同一条路……”

微微一震，金申无痕面上变黄色：“你是说，向敢也随着你一起反了？”

单慎独安详的道：“毫无虚假，对于大嫂你而言，这大概是一桩不幸的讯息。”

深深吸了口气，金申无痕强行平静着自己的情绪，她喃喃的道：“好……反得好……反得好……”

单慎独又道：“在‘雷’字级的弟兄们里，‘三把头’‘九手金刚’赵双福、‘六把头’‘一盏灯’曲维堂，也都是我的人！”

金申无痕冷冷的道：“单老二，那‘九手金刚’赵双福，你还能把他从地下挖起来算成一个‘人’吗？”

单慎独自若道：“这只是一张名单，大嫂，自然在起事前后免不了有所增减，难以一成不变，但是，不变的却乃一个事实——无论生死，这些人总是，或曾经是我的同党！”

金申无痕唇角勾动了一下，没有说话。

单慎独接着道：“至于‘电’字级的各位把头呢？人数就更多了，其中的三把头‘小张飞’周秀、五把头‘隐枪’白锡侯、六把头‘回指神通’苟琛等都是；‘月’字级的二把头‘游蛟’丘哲、五把头‘过山吼’常少荫亦乃我们的同路伙伴；‘星’字级的大把头‘赤眉’鲁上远、三把头‘铁戟’应忠、六把头‘地溜子’魏铨也都是自己人；大嫂，算算吧，你麾下的中坚骨干，有多少倒向我这边来啦？”

这是一项十分简易的算术，“雷”“电”“月”“星”四字级的把头们共有二十四名，照单慎独所说，已有十名变节叛反，存下的十四名中，又有六名凶多吉少，而派驻在外的八名把头，看情形也只怕希望不大了……

“雷”“电”“月”“星”四级的把头群，向来是“金家楼”实力的主干，如今却已支离破碎，几近溃散，辛苦建立起来的这支力量，陡然之间便落了个倾覆的局面，金申无痕心中的悲愤激荡之情，业已不是能用有形的表示所可涵括的了。

单慎独开始搓手——有着志得意满的味道——他露出两排洁白却颗粒尖细的牙齿：“大嫂，我以这等的阵容来与你的声威争衡，相信你也败得不冤，而目前形势亦已明摆明现，你到底有什么打算及决定？”

金申无痕冷硬的，斩钉截铁的道：“我不能接受你劝解的条件！”

似乎并不觉得惊奇，单慎独笑着道：“果在料中——但大嫂，你仍有反悔的机会，你不妨再考虑一下方做答复。”

金申无痕断然道：“不必考虑，单老二，这就是我最后的决定！”

单慎独道：“在眼前的情势下，你居然做出这样，最后的决定，大嫂，不嫌过于固执且顽愚了？”

金申无痕果决的道：“你明白我不会向你屈服，休说我仍有可为之机，即使濒于绝地，也唯死而已！”

单慎独似是颇为遗憾的道：“那么，你的一干忠心手下，你也不惜一起叫他们陪同殉葬了？”

金申无痕铁铮铮的道：“忠义在先，谅他们死亦无憾！”

单慎独仍然试图玩他的花样——虽则他自己明白这个花样只怕玩不出结果来了：“我说大嫂，你可要想清楚，我们仍是胜券在握，重兵叠围的优势情形下在和你谈斤两，为的是放你们一条生路，减少杀伐流血于最低限度，彼此双方固然不可并立，但却总是故旧手足，老兄弟伴当，因而才有这么一个至善至厚的献议，大嫂若轻易放弃，岂非太也可惜？”

金申无痕缓缓的道：“你曾说你很了解我，单老二。”

单慎独颌首道：“我自信对大嫂你的为人习性，已有一个相当程度的体认。”

金申无痕道：“很好，你当然不会认为我是个三岁稚童，一个八十岁的老糊涂，或是一个神智不清的白痴老太婆？”

单慎独警觉的道：“自然不会。”

金申无痕冷锐的道：“这就行了，我既非如此幼稚昏聩，又怎会听信你的胡言乱语，上这种天打雷劈的恶当？！”

单慎独并不愠怒，他平静的道：“大嫂是决定抵抗到底了？”

金申无痕昂然的道：“这是必然的结果，单老二，从你一开始谋反，你就该明白我的反应会是什么；天下有些自甘引头受戮的蠢货，但却永不会是我！”

单慎独沉沉的道：“是的，大嫂，我也料到你不会接受，所以我早就说过，对你肯于妥协的信心并不大，虽然我乃是出自诚意，满腔真挚——”

金申无痕道：“你是在述说一个笑话，一个谎话，单老二，你在令我作呕！以你这种为人，这种心性，这种节操，何来的‘诚意’，又何来的‘真挚’？！”

单慎独摊摊手道：“大嫂，看来我们是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金申无痕尖亢的道：“有！单老二，我们要谈的、能谈的，只是血债血偿，势不两立！”

猛一昂首，她又高声道：“你在怨恨、在气恼、在愤怒了，是吗？单老二，你先时曾告诉我，你要向我提出一项陈报以及一项忠告，我曾回答过你，我会在你的陈报及忠告之后再为你补充上你没说出口却早存于心的另一项目的——你打算用这个借口诱我出‘大金楼’加以截杀，至少在你的重围之下不得脱身——嗯？”

单慎独阴诡的笑了，他扬着眉，眯着眼道：“我的大嫂，你真是聪明，居然一猜便会叫你猜对啦！”

三十六、顺天应势

金申无痕冷森的道：“问题是，只怕不会有你想像中那样称心如意，到目前为止，我们尚不算砧板上的鱼肉，可供人任由宰割，更非固竖的镖靶，好叫你们随兴钉刺。单老二，我告诉过你，从我这里开始，还有几场大的热闹好瞧！”

单慎独双目暴睁，剽悍的道：“困兽之斗，徒落个更为悲惨的结局而已！”

金申无痕退后一步，生硬的道：“你可以试试看，单老二，我们之间，落个悲惨局面的人将会是谁！”

在单慎独的旁边，从来没有开过口的“凤凰翎”舒亦萍忽然轻盈盈的笑了。她以那种柔得发腻的甜软音调道：“老夫人，家师对于你老人家可是一向推崇得紧哪！家师常说，在江湖上论到女中豪杰的典范，乃以老夫人为最堪表彰者，家师再三向我们提起，老夫人精明强干，雄才大略，乃不世的英豪。但是，待到今天，一见到老夫人的面，却叫我们好生失望，老夫人盛名在外，却怎这般固执迂腐，又不识时务呢？”

金申无痕摇了摇头，神色在严峻里又透着一抹只可意会的轻蔑：“黄毛丫头，你懂得什么？”

“孔雀屏”白倩词锋犀利的接口道：“我们或许不懂什么，但我们至少懂得大势的消长，机运的向背，而不论你多么通达世故，精晓世理，你目前的处境却已经对于你一贯的行事做人之道有了一个最明确的评判——倚老卖老，亦更不足以显示身份的尊高！”

金申无痕淡淡的，却威芒隐现的道：“那么，为虎作伥，狼狽行奸的举止又替你们二位姐妹表示了什么呢？”

白倩尖锐的道：“我们对这件事的解释大不一样，我们认为单大哥的行为乃是顺天应势，得道多助！”

叹息一声，金申无痕沉重的道：“‘顺天应势’、‘得道多助’，竟是这么个说法的吗？”

缄默了良久的展若尘，微微侧身，向金申无痕躬腰道：“楼主，这两个女人乃是江湖小辈，武林末流，除了盲从附和狂谬器狷之外，岂还识得一丝半点的情理？楼主威德并重，不值与这干黄毛妮子争论！”

“孔雀屏”白倩那双明媚的大眼睛立时瞪圆了，她怒视展若尘，恶狠狠的道：“你又算什么东西？不见经传的鸡鸣狗盗之属，居然也在这里大放厥词，随意污蔑你家姑奶奶？！”

媚媚的一笑，“凤凰翎”舒亦萍仍旧柔声柔气的道：“师姐，和这种专司阿谀奉承的小人有什么值得生气的？待会儿先拿他开刀了结也就是了。”

单慎独目注展若尘，却是在对着白倩、舒亦萍两人说话：“二位姑娘大概尚不知晓这位朋友是何许人吧？”

白倩怒冲冲的道：“他还会是谁？一个巴结主子却选错时辰的狗腿爪牙，且看金老太婆尚能予他什么好处！”

单慎独慢吞吞的道：“这是个很奇怪的人——一个以前不曾与‘金家楼’有过任何渊源的人，但是，他对‘金家楼’的效忠，尤其对我们大嫂的忠耿，却比起‘金家楼’的死士更有过之……”

怔了怔，白倩随即冷冷一哼，盯着展若尘的那两道目光，寒森森的宛若利剪：“原来你说是那个姓展的，杀千刀的展若尘！”

舒亦萍也哈哈笑了：“难怪有这么大的胆量，称呼我们姐妹为‘黄毛妮子’，大概他把那干曾经栽于他刀下的三流角色，与我们姐妹全看成一路的货了……”

白倩铁青着一张怒脸道：“倒要好好会他一会！”

展若尘冷凛的道：“你们两个要在眼下的场合争强逞能，道行还差得远，西陲的尤奴奴亦非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她的徒弟，只配一边凉快……”

白倩猛的挺前一步，眼下的肌肉在不停跳动，连声音也激愤得走了腔：“你——你竟敢辱骂我们的老师？”

展若尘萧索的道：“有那种不明事理，昧于德伦的师父，方才出了你们这类乖张跋扈，蛮横自大的徒弟，尤奴奴门规散涣，骂她几句，犹是个人的涵养不差！”

指着展若尘，白倩气得嘴唇都泛了青：“姓展的……你，你死定了……我非杀了你不可……”

展若尘双目上扬，傲棱棱的道：“白倩，这不是只用嘴说便办得到的……”

金申无痕平静的招呼道：“展若尘，无须徒费唇舌，我们退回去。”

徐斜刺抢出三步，单慎独大声道：“大嫂，你再要执迷不悟，就休怪我们得罪了……”

停住了业已半转的身子，金申无痕极其诡怖的睨着单慎独，她冰寒的道：“你早就把我得罪了，单老二，得罪得彻底又彻底了……”

于是，单慎独蓦然暴雷似的一声叱喝：“截下！”

一团黑影有如贴地滚动的旋风，“呼”的卷飙而来，旋回的劲风中是千万朵拳大的银亮光弧，照面间便袭向金申无痕！

金申无痕连看也不看一眼，管自转身行向“大金楼”，而端良却不出声，倏然穿闪，宽大的衣袍飞舞中，右手短剑，左手短斧，交相挥洒迎拒。

宛如一条大蛇凌空矫伸，但那条大蛇似的影子却是淡淡的白色，只是骤映之下，便点向金申无痕的后脑——好一根大蜡竿！

展若尘跟随在金申无痕身后，他低首垂目，右臂猝挥，一抹青莹莹的光华暴炫，大蜡竿已突然震跳，真像一条受惊的大蛇般连连弹荡而起。

来自黑暗里的是一缕极细极细的风声，当风声刚刚带起了空气的些微颤震，那支长只三寸，通体黝黑，尾部嵌饰着一片精巧凤凰翎毛的喂毒小箭已经到了展若尘背后——那支小箭细得仅若笔管。

展若尘的刀锋反挑，人却霍然偏旋，在一轮波动的环芒飞流里，叮当六响又是六支喂毒小箭遭至碰撞纷坠！

这种喂毒小箭，委实狠辣，不在它的快，不在它的染有剧毒，可怕处在于它的无声无息，当你感觉到箭身引起的气流波动，它已经来到目标不易闪躲的位置了！

借着旋侧的刹那，展若尘的“霜月刀”伸缩如电，七十九刀幻为一溜，猛的逼退了刚从左边掩上来的那双长剑——一为雪亮，一为铜黄的两柄沉重长剑！

金步云手中是一对斗大的“南之锤”，挥舞运转，威猛无匹，仿佛滚雷翻腾，落石翻飞，果真是人老艺不老，与他拼战的“落鹰掌”谷浩然，丝毫便宜也占不上！

现在，那首先发难的“鬼旋风”史邦，正和申无忌在狠搏，“指西竿”庄昭则对上了端良，金淑仪母子分拒“凤凰翎”舒亦萍、“孔雀屏”白倩，

单慎独领着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夺魄腿”马修平、“黑秀才”茅小川、“仙人杖”杨钦几个，偕同数十名外来的帮手及“金家楼”的叛逆，拦住了金申无痕及展若尘的去路。

做为后援的“飞龙十卫”，在这瞬息里竟被敌人自中切断——阮二、古自昂、简叔宝、易永宽、冯正渊等五个人，已被“瘦狮”管吉、“龙虎双雄”于昌、于旺，“一丈红”莫奇、“铁浆横三江”聂双浪、“卷云鞭”蔡锦等团团围住，陷入苦战！

“飞龙十卫”皆乃金申无痕的贴身近卫，也都是对她忠心不二的死士，十卫每个人都具有一身精湛独到的功夫，更且历多了大风大浪，搏杀拼斗的经验非常丰富，尤其在眼下救主保业的危急情况中，益发人人豁命，个个加劲，骁勇强悍之处，宛若出柙虎。但是，他们的敌对者亦非等闲角色，“一丈红”莫奇、“铁浆横三江”聂双浪等更为难缠，在双方的激战里，彼此全是卖足了力气卯上，谁也不肯稍让一步！

形势演变到这样当不是最恶劣的，更危急的情形跟着发生了——“大金楼”的四面八方，人影幢幢，杀喊震天，火光与刀锋光映生辉，纷纷闪涌集聚，在那一片惨怖厉烈的景像中，巍峰耸立的“大金楼”更显得孤拔清寒，染上一层浓重的阴幻悲异的色调。

轻轻以舌尖舐着前齿，单慎独瞅着金申无痕，有一种掩隐不住的得意与自满：“大嫂，在这里，你们已被各个包围，冲突不出，而你们最后的据点‘大金楼’亦已陷入绝地，重点攻扑之下，不须多久便将门破栓倾，此情此境，我看不出还有多大希望。大嫂，莫非你还期冀奇迹出现否？”

金申无痕神态深沉，镇定如恒，她慢慢的道：“形势并没有你所说的那么糟，单老二，真正的好戏还没有开锣。”

嘿嘿一笑，单慎独有着一副“泰山笃定”的架势，他那口尖锐的白牙又在黝暗中闪动着淡淡的，却是令人感觉到无比残酷的瓷光：“认命了吧，大嫂，硬嘴并没有用，事实就是事实，这又岂是几句虚张声势的狂言大话所能改易的？”

金申无痕道：“你忘了一件事，单老二。”

单慎独似笑非笑的道：“大嫂倒是指点一二。”

金申无痕平淡的道：“我尚未曾出手。”

豁然大笑，单慎独道：“纵然你有三头六臂，大嫂，你也只是个凡人，有你能量范围之内最大的极限，大势至此，便教你搁上这条命，恐怕亦对现实的情况补益不大了……”

金申无痕深沉的道：“会有些你想像不到的变化，单老二，如果我出手的话。”

单慎独早已暗中全神贯注，加紧戒备，口里却仍然一派轻松的道：“何不叫我惊讶一下，大嫂？”

目光依旧凝注着单慎独，金申无痕却是在与背后的展若尘说话：“当我一开始，展若尘，便朝狠处宰杀——你明白我的意思？要下辣手，斩绝屠净，不必存有丝毫慈悲，不可稍有容情余地！”

轻轻点头，展若尘道：“我可以使你满意，楼主。”

单慎独语带讥诮的道：“这可是在说给我听的么？大嫂，你可真是把我吓坏了！”

那道弯月形的，透着森森蓝芒的光彩便在这时出现，它似是凝固的一抹

印痕，又如流灿变异的一束幻影，当它宛似停顿却又快不可言的掣掠着，发出尖锐如鬼泣般的呼啸于须臾，它已刮擦过单慎独那一群人的头顶！

“黑秀才”茅小川、“仙人杖”杨钦、“夺魄腿”马修平等骇然躲跃，纷纷避让之际，单慎独却卓立不动，他冷冷的叱喝：“上弦乃生！”

“霜月刀”的锐势形成了一个滚桶似的圆弧，而这个圆弧便乃刃与刃的组合，急速翻腾，卷压向单慎独！

隐入袍袖中的双手倏忽分挥，单慎独半步不避，双手分挥的刹那，是一片白森森的光华——一片并排的，跳动映炫的菱端形光华。

单慎独的双手在闪晃，他的双手上各握着一柄长只尺半，宽约三寸令牌形的兵器，森白雪亮，前端由尖顶向两侧呈现微微的斜度，再平直而下，上丰而尾略窄，双边开锋，又沉又利，这正是他玩命争强的家伙——“阎王令！”

展若尘双腿暴扬，人已“呼”的一个倒翻跃回，“仙人杖”杨钦大吼一声，魁梧的身子侧转，那柄又粗又长的乌褐老藤杖已横扫而至！

青冽的寒光“嗖”声迎向老藤杖，杨钦叱喝如雷，加速去势，而那抹青芒犹在凝形未散，另一抹同样的芒彩已猝射杨钦小腹！

单慎独怪叫着，“阎三令”飞劈展若尘背后——其势强劲急速，无可言喻，但是，却被手拈折回的弦刃，仅余左掌挥洒的金申无痕，那一抡宛似漫天骤雨的削厉掌影，将单慎独硬生生逼了出去！

杨钦吐气开声，奋力以他的老藤杖砸劈对方的刀芒，而待到他惊觉杖身所碰只是一抹虚幻的影像时，小腹业已感到一阵冰凉——一阵冻彻心脾的冰凉。几十条如桩的腿影，陡然飞弹向展若尘，他的“霜月刀”正自洒溅着溜溜鲜血拔出于杨钦的小腹，强急的劲风已经罩体而来。

经验使得展若尘能有明确的选择——在“斩绝屠净”的原则下，他不得不做一点牺牲，几乎在马修平的飞腿连串而起的同时，他已闪电般迎扑，“吭”声闷响，马修平的右腿踢中了他的左肋，可是尚染着杨钦腹内血脂的“霜月刀”，便也刹时砍断了马修平这条右腿，齐胫斩落，干净利落！

杨钦悠长颤懔的哀叫，与马修平忍压不住的嗥喊，差不多一起发出，两个人分向两个不同的角度滚跌，想要上来抢救的十余名汉子，却在掩近的一瞬齐齐翻仰扑腾于四周——那抹青芒，映着滴滴的血珠，闪着冰寒的光尾，邪异的，不分先后的伸缩在如凝成于方才的时空里……

单慎独几次扑近，几次都被金申无痕逼开，金申无痕并没有与单慎独做正面硬斗，她的那种翩若惊鸿，来去如电的身法，配合犀利无比的掌功，在倏忽闪移中阻止着单慎独的前路，她的目的很明显——留出间隙来让展若尘开路！

“黑秀才”茅小川一张原本苍白的面孔，这时益加其白如蜡，他黑袍飘舞，倾以全力的围绕着展若尘缠战，一对“点钢刺”穿戮挑弹，运展如狂风暴雨，又似星芒点点，展若尘却挺立不动，每在敌人虚实呈现的节骨眼上突出一刀，却是狠辣毒绝，迫得茅小川退晃不定！

方才，展若尘虽是要了马修平一条右腿，他自己先挨的一记却也不轻，左肋处一片僵麻，胸腹内沉滞翳重，连内脏似也在抽搐不已，他之所以暂且不采主动，便是要借着这短促的静止，多少调息将歇一番。

单慎独数次进退，不由双目赤红，宛若喷火，他切齿叫道：“大嫂，你也算是个人物，好歹拿出点功架来，让我们硬拼一场，这般游魂野鬼似的打法，也不怕背上个缠赖的臭名？”

身形旋动中，金申无痕冷削的道：“对你这种狼心狗肺的奸逆之徒，根本无须考虑手段的运用，举凡能予你打击的各类方式，皆是可行的法则！”

单慎独的一对“阎王令”闪掣飘移着，他阴狠的道：“很好！这话可是你说的，你既然抹下这张脸，别怪我也端朝着绝处干！”

一只左掌聚合成一座山似的浑壮影像，又突的崩散旋舞，宛如碎石漫天，金申无痕就在那片强劲翩飞的掌势中尖锐的道：“你从头开始，直到现在，又有哪件事不朝着绝处干？单老二，不必再表明你的人道了，你压根就没存着什么慈悲心怀！”

猝向后退，单慎独振吭大叫：“震天诛龙！”

叫声高亢厉烈，拉着嘶哑的尾韵，泛着恁般血滴滴的腥膻味道，而正在四周拼杀的入侵者与叛逆者，闻声之下立时撇下对手，纷纷反抄过来！

“黑秀才”茅小川汗透黑衣，喘息吁吁，此刻也双刺炫展，猛往后撤，展若尘原本卓立不动的身子便在对方后撤的当口暴起如虎，“霜月刀”的芒流仿佛爆开了一团烟花般灿亮明丽，幻化为奇异的彩绿光条，冷焰如织中，茅小川以刺拼刀招架，却打着踉跄，连连退出——肩头上，业已是血赤一抹！

靠在附近的七八名外路汉子，抢先冲扑过来，刀枪并舞，居然冲着金申无痕便招呼，金申无痕目光平视，左手食指凌虚点戳，在指点疾速的伸缩里，空气中响起连串的细微“噗嗤”声，好像是锐物破空，那七八名不知死活的仁兄突的个个嚎叫哀嚎，歪跌滚仆——每个人的脑门中间都洞穿了一个指端大小的血窟窿！

单慎独亢厉的道：“小心金夜叉的‘阴魔指’！”

白晃晃的大蜡竿斜劈而下，风强势劲，锐不可当，别看“指西竿”庄昭左手五指俱失，其后力之悠长坚执，还真个不能轻侮！

金申无痕毫无表情，握着弦刃的右手猛翻，竟是硬生生的以手臂反击庄昭那力逾千钧的大蜡竿！半空中的庄昭，见状之下叱如刹雷，由于他来势急猛，原本已不及换招，刹那间，他将心一横，以失去五指的左掌强压竿身，加重力量，奋劈向下……

“砰”的一记震响扬起，大蜡竿变成了一个内凹的角度，又强烈伸弹，不但弹脱了庄昭的手掌，更把这位“指西竿”震得横飞出去！

如影随形的端良正拼力追来，庄昭的身子凌空翻滚，端良已飞扑而上，剑斧相交，恨不得一下子便把庄昭剁成肉浆！即使在这等艰险情形之下，庄昭尚竟有着闪避之力，他翻滚的身体猛往下沉，大斜侧，硬扑地面，寒光熠熠里，他只在后腰上吃了端良一斧。

单慎独的“阎王令”在这时才真正开始发挥了威力，双令组合成呼啸的光华，有如光之涛，它只变幻着，交织着，飞舞着，或是凝形的，或是无形的，以千奇百怪的影像聚合分散，在须臾间炫映成各种异态，凶猛的卷罩向金申无痕。

金申无痕的身影便在一刹之后变得虚幻了，幽渺了，她似是忽然变成了一缕烟雾，一个没有实质的灵魂，那么朦胧的，那么若隐若现又不可捉摸的在煌煌辉映的双令光彩中飘忽，任是单慎独攻势急密凌厉，却竟沾不上她的毫发！

申无忌运着他的“金环大砍刀”，在狂急的金环震响声中，却连连六次截空——“鬼旋风”史邦身形腾挪翻折，眨眼间抢近于侧，他那一对庞大的，远攻近取俱皆适意的“铁刺猬”，流星赶月般飞舞穿掠，紧追着金申无痕的

身影不辍。

而“落鹰掌”谷浩然、“双绝剑”唐丹、“凤凰翎”舒亦萍、“孔雀屏”白倩，也都在竭其所能的往这边冲扑，与他们对手的金步云、金淑仪、端吾雄等正尾随急追，意图拦阻，人逼人、人赶人，真个搞成了团团转！

一溜青莹莹的冷芒，猝自一边斜角射入，“当”声击开了单慎独掠掣的双令，火起四溅里，展若尘锋刃倒翻，又“呛啷”两响磕出史邦的那对“铁刺猬”，身形暴转，寒光闪飞中，他低促的道：“他们打算倾聚全力围袭楼主，如今之计，请楼主先退回‘大金楼’，再图良策！”金申无痕城府深沉，豁朗睿智不是个意气用事的人，尤其眼前的形势之下，她自然更明白不该徒争一时长短，予乱可乘之机，在恁般流畅飘闪中，她微微颌首：“我省得，恐怕‘大金楼’内留守的人也急着等我们回楼。”展若尘刀飞如电，迅速的道：“楼主先行，我替楼主断后！”

像一支脱弦的怒矢，金申无痕白衣蓬舞，一飞冲天，她在跃升七丈的高度后，又如一头鹰隼般斜着穿向“大金楼”正门！

刚刚冲至近前的唐丹、谷浩然、白倩、舒亦萍等人，睹状之下急忙叱喝着调头反追，单慎独与史邦也顾不得找展若尘出气，齐齐怒吼着抽身赶去，而申无忌、金淑仪、端良父子等正好扑到阻截，眼看就要再度展开混战……

三十七、一夫当关

就在这时，展若尘的声音那么坚定又沉稳的从这一片喧腾呼叫里透了过来：“各位速退卫护楼主，并支援‘大金楼’不使沦入敌手，这里由我断后！”

金步云白髯飞拂，当机立断，他率领众人急速后撤，边洪声道：“老弟台，千万小心！”

红着一双眼的单慎独斜身横阻，边暴烈的叱喝：“别做得好梦了，谁也休想离此一步！”

史邦、谷浩、唐丹、舒亦萍、白倩等人也向两侧包抄，一心要把金步云他们圈围起来——金申无痕早已踏上“大金楼”的门阶，眼看截不住了。

“霜月刀”就仿佛是恶魔的诅咒，是一抹来自九天的寒闪，像蓬散开一把青森森的冷焰，透亮的光雨，穿破黎明前的那片晕暗，烁耀着喷落。

光雨割裂了沉黯，割裂了空气，带起尖泣也似的呼啸，明灭不定却密集串连着泄洒——它的目标更是广泛的，宛若指着每一个人。

单慎独大吼：“姓展的你是找死！”

“阎王令”抖现出两溜炫目的银芒，强劲又雄浑的反卷向上，而银芒交织，单慎独的人已飞跃半空，双令的实体尚在幻像未灭之前便又指戳展若尘的身影！

展若尘袍袖拂舞，人又翻滚，方才那蓬光雨正迫使其他的敌人四散招架，他这再一次的翻滚，流射的刀光虹彩业已连续衔接——锐声如啸如泣，他的身子似是一具制造并喷洒芒电的光体，有着奇幻神异的诡密。

那般的光雨，却是尖锐又锋利的，也是要割肉溅血的，他的敌对者都晓得厉害，没有人傻到愿意去硬碰，于是，再度纷纷回避。

单慎独人尚虚空未落，双令暴合，身随令射，像是一条流星的泄尾，猝撞而至！

突兀间，似是一弯新月浮升，蒙蒙的光华反映得周遭的人脸皆成了一片古怪的淡金——是的，那是一种淡金的光华，新月出现了，竟是这种色泽！

展若尘也不禁觉得微怔，他双脚互碰，倏向上空拨起九尺，“霜月刀”刃现如毒蛇吐信，颤晃不定的准备迎接单慎独这凌厉的一击。

更奇怪的事情发生，正倾全力扑过来的单慎独，却在接锋前的瞬息间硬往下落，他的“阎王令”绕体飞旋，形成一团水涡似的光桶，势疾力猛是不错，然而，这却是自卫的防守招式——什么原因使得他骤改了攻击的主意？更且这般紧张凝重法？

答案很快便揭晓了，但却是血淋淋的揭晓、惨生生的揭晓；淡淡的金色光华甫映，跟在后面的是一阵凄厉得颤人心弦的恐怖音响：“呜——”

说是冤鬼的泣号吧，也没有这么个惨怖法，这个声音来得更急锐，更悠长，也更尖亢，配合这一阵音响的，尚有两个人的脑袋，另加二截同属一人的身体！

鲜血是如此不值地喷洒着，肠脏也就恁般低贱的拖扯着，“龙虎双雄”于昌、于旺兄弟俩的大好头颅早已滚跌出老远，齐腰被斩的却是那“瘦狮”管吉。

“飞龙十卫”中方才还在拼战的五人，已经乘机退回“大金楼”之内，使他们脱出纠缠的乃是那具出自金申无痕手中的弦月形金色刃器！

是的，“下弦死！”

现在，“一丈红”莫奇、“铁桨横三江”聂双浪、“卷云鞭”蔡锦等人，方才一个个从地下爬起，每一张面孔全都泛了灰！

在明白了事情的内涵之后，展若尘已被严密的包围住了，仍是那几个人，那几个最为难缠的人——单慎独、谷浩然、史邦、唐丹、舒亦萍及白倩。

单慎独的脸孔是青的，青得透白，一双眼却似在喷着火，他的唇角微微抽搐，两侧的“太阳穴”不停鼓跳，显然他已激怒得快要爆裂了。

抹着满头油汗，“鬼旋风”史邦瞪着展若尘，嗓调嘶哑的咆哮着：“好他娘一个孝子贤孙，愣戴起孝布来哭人老爹，你算他娘的哪一门婊子？‘金家楼’给了你万顷良田，千斗金银？还是金寡妇，许了你她那干闺女？居然这么豁死力替这老婆子卖命，将我们作践到这步光景！”

“落鹰掌”谷浩然也气冲牛斗的吼：“姓展的，你别逞能吧，如今金寡妇那一窝子全缩了头，端留下你一个人来垫背，这股凛然之气，我倒要看你怎生贯彻到底！”

展若尘轻轻用左手捻着自己的耳根，冷漠的道：“还要靠各位成全。”

史邦厉声道：“展若尘，少他娘故作镇定，卖弄你那套视死如归，我们将叫你知，即使死，也不那么容易，你这种可恶可恨到了极端的行为，业已不是死上一次便可抵偿的！”

“孔雀屏”白倩缓缓扇动着她那一把彩色缤纷，鲜艳夺目的羽扇——那是一把全以孔雀羽毛做成的大扇子，看上去十分悦目，但此时此地握在白倩手中，却显然不是为了装饰或点缀而用：“展若尘，你可真叫狠着哪，独自一个人，竟硬拦下我们的这一大伙，又甘愿舍下这付臭皮囊来祭奉她金家的霸业，你为金老寡妇牺牲到这个程度，犯得上吗？”

展若尘淡淡的道：“这不是你所能了解的，白倩。”

妩媚的一笑，白倩柔腻的道：“你把我看得这么愚昧？”

展若尘生硬的道：“在你的观念里，在你自小所受的教养或熏陶中，就根本没有‘忠义’这一课，你只知私利，但晓自我，如何谈得上‘舍生取义’的境界？”

脸色倏变，白倩怒叫：“你该死！”

展若尘傲棱棱的道：“我之生死，岂是你这类鲁钝妇人所能判断？！”

“凤凰翎”舒亦萍尖声道：“单大哥，要做掉这姓展的，现在就正是时候！”

单慎独阴沉的道：“这展若尘欠我们的太多了，都是一笔笔的血债，一桩桩的深仇，刚才史克说得对，不能就这么叫他死，我们要零碎的剜他，一丁一点的将他宰割……”

舒亦萍怨毒的道：“我要生啖他的肉，啜饮他的血！”

双眉舒展，展若尘轻蔑的道：“凭你那两手‘凤凰翎’的功力，要想啖我之肉，饮我之血，未免奢望太甚！”

单慎独幽冷的道：“不要狂，展若尘，你的本事我们也领教过了，还到不了超凡入圣的地步，眼下大势砥定，只剩下你一个替死鬼尚执立于外，我们会有很充裕的时间来收拾你，而且，我们也有足够收拾你的力量！”

展若尘平静的道：“为了大局着想，也为了替金家楼主作更长远的报效，我不会按照我以往的习惯来应对眼前的形势。”

单慎独大喊道：“什么意思？”

展若尘坦率的道：“我一向没有在斗杀结束之前脱离现场的作风，但这

一次不同，金家楼主尚有倚重我的地方，她并不愿我现在舍身，所以，我将很快突围——”

冷冷一哼，单慎独道：“你逃不了！”

展若尘毫不愠怒的道：“在武技的修为上，单慎独，你也是高手，你该明白一个事实——脱走要比缠战容易很多，尤其对于一个似我这类的行家而言！”

那一抹雪白与一抹铜黄的剑芒，突然间凝成一个交叉的十字形飞到，沉利的剑锋在一刹里看去，就似是遮天而下的一对巨大断头斧！

“双绝剑”唐丹抢先发难了。

展若尘半步不动，右腕抡洒，一圈弧光像随手铸就的大环，环刃外缘呈现着迸弹舞溅的青莹星点，金铁交击声更立时串响成一片。

“霜月刀”的刀尖同时跳颤，“叮”“叮”几声，三支细小急劲的“凤凰箭”抛空而起，一朵彩色缤纷的云霞又快速临头！

展若尘仍然不动，猝而一刀射向云霞，云霞倏敛，一片亮晶晶的，有若毫芒的东西便在云霞收敛的顷刻喷落。

左袖的扬卷带起的是一阵狂飙，满天晶亮的毫芒四散飞舞，展若尘身形如电，在快不可喻的闪腾中，九十九刀分成九十九个不同的角度，聚戮操纵那朵云霞的人——“孔雀屏”白倩。

彩色艳丽的扇面突转，十二根小指粗细，尖锐净蓝的纯钢扇骨暴出，居然也幻化为九十九个光点迎拒展若尘的攻击！

于是，“阎王令”一抖便到，令一端的晃动，却涵括了展若尘的全身。

展若尘刀锋回斩，碰上了单慎独的“阎王令”，“呛”声撞击，单慎独令炫毫光，有如千百栅栏涌合，由四面向上圈卷！

那回刀碰击之式，只是展若尘借力弹送的手法，它去得好快，“呼”的一声便掠出了丈许，“落鹰掌”谷浩然身形如矢，掌劲随着去势劈戮挥扬，锐气打着呼哨飞旋，快是快，却仍落后一步！

“鬼旋风”史邦断叱一声，贴地滚转，那对“铁刺猬”穿射急速，仿若一蓬星点交织流灿，展若尘连连腾挪晃闪，单慎独冷笑着双令指天，凌空当前。

十七溜刃芒直指单慎独胸前，单慎独手指的双令却在微翻之下以两条虹光消弥了这十七刀的锐势，令刃侧斜，快如电掣般交斩展若尘。

“霜月刀”左右飞挥，两响连成了一响，当那一对巨剪似的“阎王令”稍向两侧荡移，刀的刃锋已奇快穿刺。

单慎独身形蓦曲，整个人由展若尘的下方擦掠而过，双令倏起倒翻，正好接上了蛇电窜舞似的“霜月刀”芒影。

两股赤滴滴的鲜血分别标现在他们双方的身上——展若尘折扑而去，左小腿上裂卷了一条三寸多长的血口子；单慎独直抢出两丈之外，肩背上却是横着一道半尺伤痕！

“鬼旋风”史邦拼命前截，“双绝剑”唐丹、“落鹰掌”谷浩然、“凤凰翎”舒说萍、“孔雀屏”白倩等人由后急追，两边的距离，近得只有两三步的差距。

原本紧闭的“大金楼”正门蓦地启开一人的间隙，展若尘侧身闪入，当他的身子才入门一半，史邦的“铁刺猬”已暴射而到！

“嗖”的声响，又是那抹寒凛的弦刃出现，史邦眼角白光一闪，他已惊

弓之鸟般贴地扑出，“铁刺猬”也跟着带斜了方向。

“上弦乃生。”

是展若尘平静的声音，随着弧刃的翩然折返，和他的身影一同隐没在“大金楼”那两肩坚实又沉厚的正门之内。金申无痕亲自在大门后迎着展若尘，“飞龙十卫”的首领阮二护侍于侧，此外，所有其他的人俱都据守在各处要点，全神戒备不懈。

这里很安静，那阵阵呐喊喧嚣的声浪，已被隔绝在大门之外——高阔的廊厅，坚浑的石柱，厚实的阶梯，处处予人一种镇定的感觉。

至少，暂时能予人这种镇定的感觉。

金申无痕的面部肌肉平板得不带丝毫扯动，但她的目光却是深挚的、关怀的、慈祥与嘉许的，她看着展若尘，低缓的道：“辛苦你了……”

展若尘抹了把额眉上的汗水，笑了笑：“亏得楼主施援。”

金申无痕侧首向阮二道：“快拿金创药给展爷敷上包扎。”

阮二答应一声，立即到门边提过一个桃木小箱来，蹲在展若尘身后，启箱取出净布及几样瓶罐等物，开始熟练的替展若尘敷药疗伤。

展若尘谢了一声，笔挺的站着，任由阮二替他敷治伤处，表情一片平静，仿若他左小腿上的那道血口子，乃是豁在别人身上一样。

金申无痕安详的道：“这伤，是单老二的杰作？”

点点头，展若尘道：“此人功力甚高，不可轻视。”

金申无痕道：“他纵然伤了你，也不算本领，以众凌寡，便宜就占稳，而且你曾经事先挨了那马修平一脚，多少影响了体力；我熟悉单老二的那几下子，单挑独斗，他未必能赢得了你！”

展若尘道：“是楼主谬誉了。”

把守在右边梯侧窗口处的简叔宝，忽然插嘴：“启禀老夫人，你老人家在门后没见着，单逆的肩背上也挨了展爷一记，那道伤口，恐怕比起展爷所受的，只重不轻！”

唇角漾现了笑意，金申无痕道：“若尘，你怎么不说？”

第一次，这是金申无痕第一次不连姓称呼展若尘的名字，只是轻轻的略去了一个字，便深深的流露出金申无痕对他益增的关怀，更真挚的慈爱，以及，那来自五内的亲情同怜惜。

展若尘感受之切，宛如镌刻心骨，他觉得全身都是那样温暖，那样柔适，有一种奇异的依慕之情升华自魂魄之底，好满足，好祥和，也好馨馥，刹那间，他原觉枯乳冷麻的精神也若被滋润了，被薰拂了，这，难道就是母性的呼唤所使然么？

暗中吸了口气，他道：“尚未及向楼主禀报——早一刻，迟一刻，单慎独身上的伤还不至消失得恁快……”

金申无痕笑道：“很好，干得好，但记住，下一次有机会要割得深些，而且部位也该选妥——最好这一刀是砍在单老二的脖颈上！”

忍不住莞尔，展若尘道：“我会记住，楼主。”

金申无痕道：“先前的确是险，守楼的孩儿们几已抵挡不住了，连我十卫之中暗器手法向列第一的公孙向月也都技穷，满把的‘毒蒺藜’，‘飞星石’，‘无羽箭’，差点挡不住潮水般往上扑的敌人；楼中‘连珠弩’的钢矢也耗去了一大半，我妹妹无慕亦受了伤，要不是我领着阮二他们回马急援，这阵子‘大金楼’怕已易主了……”

展若尘移目环视，道：“楼主，据我看，我们不一定守得住‘大金楼’，形势对我们太过不利……”

金申无痕道：“我也知道难守，我明敌暗，活动的空间太受拘束，再加上粮食与箭鏢等武器消耗的问题，都使我们境况益增困难……”

展若尘道：“更重要的是对方力量相当庞大，即使硬攻强扑，我们凭借‘大金楼’的坚固据守，亦难保挡得住几个波次，双方折损的比例再一相较，我们就更吃亏了……”

沉吟着，金申无痕道：“不错，目前我们的人手只有这些，折一个少一个，他们却邀约了大批外路帮手赔上若干尚可补充，利之所在，尽有些贪婪背义之徒肯予卖命，不比我们眼下的忠贞弟兄寥寥可数，垫衬不起……”

展若尘道：“楼主可有什么打算？”

金申无痕低声道：“我很痛苦，若尘。”

展若尘静静的道：“楼主的心境我很明白，难处我也知道，但楼主，争千秋不争一时，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请楼主以大局为重，未来为先，意气不赌在此刻，仇恨不限报于今朝！”

默然良久，金申无痕嗓音有些暗哑的道：“整个的‘金家楼’全已陷入敌手，只有‘大金楼’还算是一处保持干净的地方，也只有‘大金楼’尚是‘金家楼’最后主权的表征，若尘，我不能轻言放弃，亦不忍就此放弃！”

展若尘道：“我了解楼主的想法，但纯以现实利害来看，‘大金楼’难以久守，楼主亦必有明鉴……”

金申无痕叹了口气：“这个，我又何尝不知道？问题是我必须守下去，能守多久就守多久，若是不战而退，对于‘金家楼’尽忠效死的弟兄，对于我那创业奠基的老鬼，甚至对我自己，都难以心安，无以做个交待……”

展若尘笑得有点苦涩的道：“那么，我们就竭力往下做吧；楼主的顾虑也对，士气与骨气的衡量，往往不能以实际的得失来比拟，‘金家楼’的威誉当不可丧！”

金申无痕沉重的道：“我很欣慰，若尘，至少我们的意念得以沟通，不过，你一定也清楚，威誉的保持，有时候是艰辛的，往往需要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代价的付出是有形的，而保持的威誉却是无形的，两相比较，得有点见识的人方能了解……”

展若尘道：“我相信每一个忠于‘金家楼’，忠于楼主的人都能了解——一溅血豁命，为的不只是争个表面上的强弱胜负，主要在争那口气，争个是非！”

金申无痕道：“所以我们要在‘大金楼’撑下去，要一直撑到再也无能为力图的辰光！”

想了想，展若尘低声道：“若是到了那个辰光，楼主，可还有后退之路？”

金申无痕道：“有；在当初建造这座‘大金楼’的时候，我早已作了万全的设计，暗中筑了两条秘道，以备危急关头脱身之用——”

展若尘问道：“这两条秘道的事，单慎独清楚么？”

微微一笑，金申无痕道：“有一条秘道我曾引他去过，并且详细指点了他进出口的位置及某些特殊的设施使用方法，另一条秘道我没有向他提起，但他极可能早有所悉，暗里探查部分内情——‘金家楼’的首要份子，料皆风闻‘大金楼’中筑有两条秘道的事，只缘事涉机密，都是心照不宣，无人提及罢了……”

展若尘皱着眉道：“如此一来，楼主，这两条秘道岂非形同虚设？单慎独必然早有准备，定在秘道出口的那一端重兵以待了！”

金申无痕轻轻的道：“不错，可是他们却不知道，除了这两条他们并不能完全证实的秘道存在之外，还有着第三条秘道，那是一条十分小巧却完美的秘道，不敢说造得无懈可击，至少除了我及死去的老鬼，再没有第三者知晓——其隐密的程度却是天衣无缝的！”

笑了，展若尘道：“楼主真是深谋远虑，行事细密周全……”

金申无痕安详的道：“基业与事功创到了我这步局面，便不能不朝长远处着想，往最坏的地方打算，居安思危，有备无患，乃是两句古老又通俗的惕言，但却是最适用及中肯的忠告，树大了不但容易招风，且免不了内部的创腐，谨防着，总是没有错的。”

叹了口气，她又接着道：“只是我不期望真有用得上这步退棋的一天，至少，在我活着的时间我认为不会用上了，谁知道世事之变，竟是恁般的不从人愿，不由人心，说是变，那么突兀的一下子就翻了个……”

展若尘道：“总会再翻回来的，楼主，不说现势，天理也不允许邪逆猖獗得道！”

金申无痕唇角勾动了几下，道：“但愿如你所言，否则，我死也不能瞑目！”

展若尘关注的道：“楼主终宵未眠，且精神力之上负荷至钜——趁此片刻宁静，何不略作休憩？也好多少恢复几分疲劳，使身心稍微松放……”

摇摇头，金申无痕道：“我哪里能睡得着？和你谈谈倒是好的，人一静下来，反更思潮涌乱，烦得心似蚁啮！”

说着，她转头向早已侍候展若尘包扎竣事，肃立后侧的阮二道：“外边还没有动静？”

阮二立即目注梯口窗边的简叔宝，略略提高了嗓门：“叔宝？”

简叔宝忙道：“回禀老夫人，外头一片沉静，他们的人全部隐伏进各处掩蔽之所，只偶然有几条影子极快奔掠而过，目前尚无其他异态……”

展若尘道：“他们是在等待天亮。”

金申无痕望着透窗的一抹晕白，静静的道：“天快亮了。”

展若尘又向阮二问道：“请问阮兄，把守各处的弟兄们，可曾轮流休息？”

微微躬身，阮二道：“业已交待他们各视情况，自行轮翻将歇，以免大家全耗下去影响整个实力……”

金申无痕慈祥的道：“若尘，你去躺一会吧，身上带了伤，得多歇着。”

展若尘道：“不关紧，楼主，过了这一阵再说，我预料他们很快就会展开第二次攻扑，辰光耗下去，对他们的不利尤甚于我们，单慎独也必然明白这一点！”

金申无痕脸色阴沉下去，她缓缓的道：“等着他们来，最好别三番四次的黏缠，能一下子解决倒是两便！”

展若尘道：“就看今天白昼的这段时光了，我判断他们将竭力运用昼间的视界及亮度，争取最有利的攻击效果……”

金申无痕道：“你认为这一天我们撑得过吗？”

有些萧索的笑了笑，展若尘道：“我不能确定，楼主。”

沉默片歇，金申无痕低低的道：“是的，你不能确定，有谁能够确定呢？”

忽然，展若尘道：“楼主，你方才说的那两条秘道金申无痕道：“有什

么不对？”

凑近了点，展若尘道：“既然单慎独知晓其中一条秘道的详情，进口与出口的所在他当然不会忘记，楼主，有没有可能他领着人从秘道的出口处反攻进来？”

金申无痕道：“问得好，但你放心，两条秘道的出口都只能由内开启，无法自外进入。秘道的出口，一在后山的山壁之中，一在庄前那条旱河的石墩之下，山壁坚厚，石墩万钧，开启的原理在于利用内部轮轴的带动，做逐步又缓慢的扯移，若仅以人力硬摧，犹是从外向内，他们断不会白耗这等功夫；因为他们必定明白，这般施为，远不如正面强攻‘大金楼’，将更来得容易些……”

展若尘恍悟的道：“如此巧妙的设计，倒是我过虑了——楼主约莫早已预见至此，否则，待我想起这个问题，事情只怕已经迟了……”

金申无痕道：“你总算顾虑周到，还有许多人连想都没朝这上面想呢……”

展若尘试着挪动受伤的左腿，极轻巧的在地下转回几次；金申无痕凝视着，和悦的问：“有碍吗？”

展若尘道：“没什么大影响——尤其在拼命的时候，就更不会有影响了。”

金申无痕笑道：“这倒是经验之谈。”

展若尘道：“先前闻楼主说，楼主之妹亦曾负伤？不知伤情是否严重？”

金申无痕道：“那是我的二妹无慕，还算幸运，只在右臂上挂了点彩，经过包扎之后，已经没事了……”

展若尘道：“楼主的二位妹妹，想来必然身手了得，艺业精湛？”

淡淡的一笑，金申无痕道：“谈不上得了得与精湛，只是凑合着可以对付点事情而已，比起你我，要差上一截，我那长兄的功夫却还能登得了台盘，他的确是下了一番心血苦练过的……”

展若尘道：“说起来，楼主兄妹之中，还是以楼主的武学修为最是高超卓绝了……”

金申无痕当仁不让的道：“这倒是事实，各人的天赋不同，遇合各异，再加上自己的毅力同决心也多少有点差别，在修为上当然就分出深浅了……”

展若尘深沉的道：“武功是一门技艺，有了自是比没有好，但运用的场合与时机却很有关系，否则，怀有武功非仅不足以恃，反而是遭至祸患的根源……”

点点头，金申无痕道：“很正确，譬喻眼前的单老二，如果他没有这一身本事，恐怕就不至于行此大逆，暗结党羽，兴兵倒戈了……”

展若尘颌首无言，他心中在想：设若单慎独未曾具备如此的武功，也就一定进不了“金家楼”，爬不到今天的地位，单慎独的功夫修为，与现在叛乱的事实，其因果乃是相关相联的，问题在于身怀武功并非祸源，主要还是这个怀有武功的人，其心性本质，方是左右善恶的根本。

用双手轻柔着面颊，金申无痕又道：“我在这里守着，若尘，叫阮二领你到四周走动走动，顺便也代我查看一下各处的防卫情形，有不妥的地方，及时指点过来，用不着客气。”

展若尘道：“不敢有劳阮兄，他也该借此空暇歇息歇息，我自己去看看就行了。”

金申无痕道：“随你，这幢楼阁幅不小，可得把路记住了。”
展若尘笑笑，施礼之后，径自沿着右边梯阶拾级而上。

三十八、山雨欲来

“大金楼”的格局，确实恢宏宽广，气势明爽，但却并不细琐复杂，它的建筑线条统一简单，极有规划，而且虽然阔幅深广，却不至于叫人摸不清路径。

展若尘奉命巡视，他注意到金申无痕这批忠耿的手下，都有着极高的士气与自动自发的精神，在每一处窗侧、门边，以及任何有虑于出入的所在，皆有人在把守防卫。这些历经终宵风险未曾稍歇的豪勇汉子们，个个了无倦容，在一张张沉静严肃的面孔后，隐隐流露着那等坚毅的意志及亢昂的决心，看得出他们没有人畏惧，也没有人绝望，但他们皆认为眼前的险境，乃是异常严肃的，他们的神色，全似在等待着一场或接续的“公平”交刃一样，那是一种乐天知命的神色。

经过每一处有人防守的地方，展若尘都得到尊敬的招呼与亲切的问候，他也再度认识，飞龙十卫当中不曾有过接触的“平畏”禹其穆、公孙向月，以及韩彪等四个人。

显然，“飞龙十卫”的首领阮二，是个富于经验且心思细密的战阵老手，他将他目前为数艰窘的手下们，做了最为有效与适当的安排——点及线上都形成了可以及时呼应支援的一面网，人手的搭配上非常完善。

从另一侧的梯口下来，展若尘沿着左面的通道绕过大厅，做最后一段的查视，在大厅尾端的一间憩室门口，他遇见了申无求与申无慕姐妹俩。

站住脚步，他微微躬身，十分礼貌的向金申无痕这两位同胞手足致意。申无求首先有些腼腆的朝着他笑，轻声轻气的道：“展壮士，多有偏劳了……”

展若尘道：“份内之事，姑娘何须客套。”

一声“姑娘”，不由使得申无求那张圆圆的脸庞浮起一抹飞红，四十出头的女人了，听到别人——尤其一个男子——称呼自己为“姑娘”，无论心理上、感受上，多少总有那么点别扭味道，然则，在展若尘的立场而言，申家姐妹年纪虽说不小，仍是云英未嫁的闺女，不称姑娘，又叫他如何称谓？

红着脸，申无求眼睛看着地面，讷讷的不知该说什么才好，申无慕也用手拧扭着一块丝手绢，羞涩的垂首不语。

展若尘觉得气氛未免尴尬，他干咳一声，努力挤着笑容：“金老爷子可已歇着了？”

申无求连忙点头，眼睛还是看着地面：“老爷子早已歇着了，他叫我们有事的时候马上唤醒他……”

望了望申无慕手臂上包扎着白布的位置，展若尘又道：“二姑娘的臂伤，如今可觉得舒坦了些？”

申无慕抿着嘴唇，只是和她姐姐那样点着头，一张微红的脸儿上，红霞益见深浓。

展若尘搓了搓手，有些微窘：“目前情况尚称平静，我们预料对方要在天色大亮，视界清楚之后，方再展开攻扑，在这段空间里，二位姑娘不必太过辛苦，能够休息还是休息一会，接着下去的辰光，恐怕耗力费神的事情更多……”

申无求呐呐的道：“谢谢你的关怀，我想，我们还能撑下去。”

拱拱手，展若尘道：“我还得一路转过去看看，二位姑娘还是歇片刻吧！”

不自觉的他加快了脚步，甚至不好意思再回头看。他十分奇怪，同胞姐

妹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性情分野？金申无痕身为“金家楼”主，风云叱咤，豪气如虹，为人行事更是如何的果断英发，豁达明快！这般的女中丈夫，她的嫡亲妹子却竟恁生内向腼腆，纤柔生涩，莫非真个龙生七子，各有其异？

刚刚绕过弯角，面对面，施嘉嘉笑盈盈的朝着他走了过来，在施嘉嘉的手上，还提着一只大的藤篮，藤篮上面，覆盖着一方洁净的棉布。

吁了口气，展若尘有着一股愉悦的感觉浮溢，他侧身一旁，和悦的道：“你的神气很安详，施姑娘，显然夜来的动乱未曾过于惊吓到你。”

施嘉嘉，笑着道：“我并不是你想像中那样胆怯和柔弱，尤其在眼前的这种属于整个家族帮会的重大存亡关头下，我个人的利害得失就更显得渺小了，倒是你，展壮士，你为我们‘金家楼’的牺牲好大……”

展若尘道：“怎么你们都对我说这些客气话呢？施姑娘，你们应该明白，这是我份内的事——真正是我的义务和责任，就如同你们大家对‘金家楼’的义务与责任一样。”

施嘉嘉轻柔的道：“有一点不同，你原无渊源及血缘上的瓜葛，你大可脱身事外，免于此劫，但你却义无反顾的加入了我们——以生命做为代价。展壮士，你是一位值得我们钦佩的忠义之士，恩怨分明，真正大丈夫！”

耸耸肩，展若尘无可如何的道：“再说下去，我几乎就无地自容了，我们别提这些，算你在帮我的忙，行不！”

施嘉嘉笑着道：“你刚从那边绕过来？”

展若尘颌首道：“整幢楼都看过了。”

施嘉嘉道：“见到我大姨和二姨没有？”

舐舐嘴唇，展若尘犹觉得那股不大自在的拘束味道，于胸隔间凝聚着：“见着了，还谈过几句话。”

施嘉嘉微笑道：“她们不大喜欢开口，而且举止十分拘泥，可是？”

展若尘道：“一点不错，弄得我颇为不好意思……”

施嘉嘉道：“这只是两位姨娘的个性使然，她们一向就是那样拙于言词，拙于表达，但她们都是最娴雅温厚的好人，她们都是如此善良可亲……”

展若尘道：“我明白——她们二位在自己人面前，比如楼主面前，也是这样内向的么？”

施嘉嘉道：“照样；两位姨娘对我义母全很尊敬，尊敬得近乎畏惧了，娘在说话的时候，她们除了静听，就只是俯首从命，娘怎么交代，她们怎么办，从来我还没见到两位姨娘提供过她们个人的意思或看法……”

展若尘道：“楼主对她们想必极爱护了？”

施嘉嘉道：“再没有一个姐姐爱护妹妹，像我娘这么深挚的了，我常觉得，娘不止是二位姨娘的大姐，更像她们的母亲。”

展若尘道：“长姐如母，原是亲情的扩展又延伸。”

看着展若尘，施嘉嘉静静的道：“但是，一个女人，一个在江湖上负有如许盛名，手掌着偌大基业财富的一个女人，能够有着这样真挚的手足之情，恐怕就并不普遍了。”

展若尘笑道：“你已经使我更进一步的了解了楼主的为人。”

微仰着脸，施嘉嘉问：“好的还是坏的？”

展若尘道：“当然是好的。”

嫣然一笑，施嘉嘉道：“你可是知道，我就是来找你的？”

展若尘道：“有事？”

施嘉嘉点头：“有事。”

并没有什么诧异的表情，展若尘道：“但请明示，能力所及，无不效命。”

抿抿嘴，施嘉嘉有些忍俊不禁：“看你那种严重味儿——我找你的事，就是请你多吃点东西，把肚子塞饱，别空着肠胃去和那些人拼命，这该多不上算！”

本能的抚了抚肚腹，展若尘笑了：“你若不说，我倒不觉饥饿，经你这一提，才真感到肠胃空晃晃的有些泛酸了举高了藤篮，施嘉嘉道：“都是些临时凑合出来的点心，粗陋得很，你将就着填饱肚子吧！”

掀开覆盖在藤篮上的那方棉布，篮子里分别堆叠着生煎小包、夹肉芝麻饼、油炸春卷、核桃酥等几式甜咸细点，香味扑鼻，色泽搭配悦目，更且是热腾腾的，好像才从炉灶上拿下来一样。

才想伸手，展若尘又停止了动作，他慎重的道：“楼主及其他各位可已用过了？”

施嘉嘉忙道：“大家都吃过了，只有你还空着肚子，所以我才到处找你嘛。”

谢了一声，展若尘就用手拈着篮中点心往口里送，他吃得很快，却并不恶形恶状，没有那股子狼吞虎咽的粗像。

津津有味的看着展若尘在吃，施嘉嘉流露着一种极其自然满足的欣慰表情，她轻声的道：“还能入口吗？你多吃一点，后面还留得有好些……”

咽下一块夹肉芝麻饼，展若尘用衣袖抹着嘴唇：“味道好极了，可是你亲手做的？”

施嘉嘉忽然有些羞赧，她那两排弯长的睫毛眨垂着，细细的道：“时间不多，我怕你们饿着了，仓促间做了这些粗点心，要不是厨房里有淑姑和几个下手帮忙，还更要不中吃呢……”

展若尘缓缓的道：“这一生中，只要能够经常有这样的点心享用，我就觉得很有福了！”

暗暗震动了一下，施嘉嘉，似乎感到非常愕然又惊异，更有的，却是那种突兀涌至心底的激荡与兴奋——她一时有着失措的慌乱感觉，脸色古怪的泛白，心脏狂跳，手指轻颤，但她明白，至少她毫无不快或受到唐突的反应。

似乎没有注意到施嘉嘉神情上异于寻常的变化，展若尘低喟一声，接着又沉缓的说下去：“人在江湖，身在草莽，岁月渡得何其艰辛，不止是钩心斗角的争纷，阴诡狠酷的谋算，血腥漫天的杀伐而已，那种餐风饮露，日炙雨淋的煎熬，更是串成了生活上的每一时每一刻，想求个安逸已是大为不易，又何敢于奢言享受？纵然是一般人们惯有的生活条件，在痕迹两道上的朋友来说，往往都是求之不得施嘉嘉茫然了，她不知道展若尘为什么会告诉她这些，也迷惘于方才那一阵突兀的激奋里，但是，她察觉自己好像误解了一些事情，困惑于某一项情感的变幻中了。

微带萧索意味的笑了笑，展若尘说出了他这番话，结论道：“所以，我方才说，这一生中如果经常能有现下的美食享用，业已算是莫大的享受，又何敢嫌其粗陋？”

于是，施嘉嘉完全明白了，先时间那一刹的悸震，突然的兴奋，俱皆肇因于自己的错觉——一种微妙的，属于绮念的错觉，事实上，人家并没有暗示什么或影射什么，只是在平铺直述的解说一个真相，一个苦涩的却无虚假的真相而已。

现在，展若尘仿佛才发觉了施嘉嘉的表情有些生硬与不自然，他温柔的注视着施嘉嘉，道：“你忽然想到了什么，或感受到什么事么？我是说，属于令你厌恶的，不悦的某一类事情？”

施嘉嘉深深吸了口气，极为牵强的挤出了抹笑意——无可讳言，这抹笑意又是透着如何的僵木及冷淡：“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展壮士。”

微微有点怔忡，只这片刻的前后，展若尘竟兴起一股陌生的感觉，好像一下子对面的施嘉嘉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和他十分疏远的人；轻轻咳了一声，他道：“你的神色透着怨意及失望，也显露着懊恨，施姑娘，本来我们谈得好好的，我不明白是什么事情——可能是我说的话使你联想到某桩不快的过往——你是在生气……”

扬扬脸，施嘉嘉冷冷的道：“我没有生气，展壮士，我也没有资格生人家的气！”

展若尘柔和的道：“有事情别闷在心里，来，告诉我，到底是为了什么，会令你忽然间气恼起来？”

施嘉嘉脸色僵凝，硬绷绷的道：“我已经说过，我没有生气，即使有什么苦楚，也不须告诉你，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也根本帮不上我的忙！”

展若尘低声道：“人人都有隐衷，不足为外人道；我明白，施姑娘，我们相交时浅，当不到能够无话不谈的地步，友谊和情感是慢慢建立起来的，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把我当成一个兄长般的知己，心中有了委屈，积了块垒，当将倾吐不留……”

咬咬下唇，施嘉嘉表情古怪——古怪得像刚受了一口气，脸庞涨红，却又红里泛青，她竭力控制着自己的音调，吃力的道：“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但叫我想想不到的是我们之间竟然如此疏淡——我原以为救命之恩会促使施与受施者彼此的距离接近，把双方的关系更加奇妙的谐和，那将不是在一般状况下的进展所能比拟的。可是，我显然错了，错得太多，我们仍旧陌生，仍旧隔膜，我们和平常情形下结识的人毫无二致，我们也仅只有这些天来的一点点认识而已，真的，仅只有一点点……”

展若尘不但迷惘，更有着讶异，他茫然道：“施姑娘，我不知道我是在哪里触犯了你？”

呼吸已见急促，施嘉嘉冲口道：“你当然不知道，你把你自己禁锢于纯属个人的藩篱之内——不，那不是藩篱，那是堡垒，是石牢，是孤塔，你的一切便只限于你感到的尊严，你触及的冷酷，你认定的道义，你抗拒身外的所有事物，不论有形或无形的，你漠视人类情感的自然滋长，你只有自我，你的天地，你的世界，只有你才是中心，展若尘，你好孤僻！”

这一回，轮到展若尘说话吃力了：“我不懂你的意思……”

一摔头，施嘉嘉道：“你会懂的，迟早你也会懂的……”

不待展若尘再说什么，施嘉嘉已提起藤篮，脚步微见踉跄的奔了开去，再没有回首瞥注一眼。

呆呆的站在那里，展若尘心思烦乱，情绪复杂，他不知该如何断处，更不知要怎生抽理出个首尾来，事情怎会突兀演变成这个样子呢？

头顶上忽传来一声响动，展若尘反应迅速，本能的闪身仰望——上面硬木髻银雕花的一块檐瓦已被移开，现露出一张人脸来，那张脸笑嘻嘻的，充满了善意。

申无忌。

意外的怔了怔，展若尘连忙高高拱手：“前辈未曾歇着？”

手抚唇上的八字胡，申无忌笑道：“你怎不问我为何窝在这个地方？”

展若尘也笑了：“正想请教。”

一个倒翻身下了地，申无忌用手朝上一指，压着嗓门道：“上头对着瓦檐，留着一排暗窗，不但可以秘密监视外间动静，更安装得有十具连珠强弩，做为拒敌之用，我这阵子横竖睡不着，便自个上去担任守卫示警，正觉无聊，却叫你和施丫头惹得我几乎大笑三声！”

展若尘窘迫的道：“不知前辈防守于此，有所搅扰，倒是好生不安，还请前辈恕过才是……”

呵呵一笑，申无忌双手乱摇：“没有搅扰，没有搅扰，老弟，我只是觉得好笑而已！”

展若尘不解的道：“好笑？”

点点头，申无忌道：“不错，好笑，真正好笑！”

展若尘谨慎的问：“未知前辈指的是何事？”

申无忌眯着眼道：“我是指你们两个！”

展若尘道：“我们两个？”

申无忌咧开大嘴，道：“你们两个都使我觉得好笑。”

宛似满头雾水，展若尘道：“前辈，我仍然不明白，施姑娘或我在哪一方面逗引得前辈如此好笑？”

忽然叹了口气，申无忌道：“你是真不明白？”

展若尘道：“我是真不明白。”

申无忌直视展若尘，问道：“老弟，你以前有过心上人没有？更简单的说，你曾否和异性有过情感上的牵扯经验？”

展若尘尴尬的笑了笑，道：“江湖血刃，风云起腥，活得够麻烦，够辛酸了，哪里还有这等的闲情逸致？”

申无忌嘿嘿笑道：“这不结了！所以说，以你‘屠手’一惯精辣之名，居然也会呆到这步田地，未免令我老汉觉得好笑，而施丫头心有所思，言中有物，偏又不能直述平铺，一个不能领悟，一个词难达意，两下子一交搭，自便弄岔了路，我如何不更觉好笑了？”

展若尘摇头道：“我还是不了解前辈的意思……”

神色一怔，申无忌重重的道：“老弟，难道你至今尚不能领悟施丫头的心意？她是在向你表示——呃，表示她对你的好感呀！”

笑了，展若尘如释重负的道：“原来前辈说的是这个，施姑娘对我关怀有加，相待极善，我怎会感觉不出？承楼主不弃，各位前辈的垂注，多少再加上施姑娘一点感恩之意，她自然不会亏薄于我——”

申无忌忙道：“你这脑筋还真转不过弯来，我说老弟，实情只怕不似你想像中的那么单纯！”

展若尘道：“前辈方才大概没听仔细，这其中并无如何错难之处……”

申无忌又好气，又好笑的道：“我问你，施丫头为什么忽然生了气？”

展若尘思索着道：“想是我在言语中，无意触犯了施姑娘隐讳的地方，或是我的想法和她的观念某一项相左，未能印合，使她有了不悦——”

申无忌又叹着气道：“老弟啊，老弟，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连一层缘由也体察不出！”

展若尘道：“尚请前辈指点。”

靠近了些，申无忌小声道：“老实说，施丫头对你产生的好感，已经不是平常的关怀或受恩之念而已，她在言同间已有暗示，但你并无领悟硬绷绷的直来直去，不啻拒绝了她的心意，再加上前面你所说的那段话——能一辈子吃她做的这种点心很有福了——使她无形中受到鼓励，而后来你又偏来上一段与她的想法风马牛不相及的解释，等于后头再泼她一盆凉水，你想想，叫她如何不气恼、不羞愤？”

展若尘呆了呆，连忙急切的道：“前辈，这是一桩误会，我所说的每一句话，俱无任何词面之外的影射或暗示，我也不敢有任何非份之想，我只是在说我要说的话——”

申无忌摊摊手，道：“男女之间的这档子事啊，最叫人莫奈何，你是当局者迷，我乃旁观者清，我认为我老汉有义务指明这里头的玄妙给你听，以后的发展，全在你们自己啦，该成的散不了，该散的也成不了……”

展若尘业已急得额头冒汗：“这是误会，前辈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决不可能的事！”

眯着眼笑了，申无忌道：“阳光之下，哪还有新鲜事？坦白的说，我倒乐意预见其成——如果这一遭劫难我们尚能渡过的话！”

展若尘的手心有些湿湿漉漉的，他双手握紧，脑子里又是一片纷乱，他好烦躁、好惶恐——视线朦胧中，仿佛映现出金少强那张扭曲血污的面孔，而更充满怨毒意味闪现着的却是金申无痕那双冷酷的眼睛……

三十九、雾里乾坤

天色大亮。

严密包围于“大金楼”之外的敌人们并未采取行动，情况依然平静——却是一种窒息般的平静，人的胸膈宛如被什么横压着，沉闷得连吸口气都是恁般滞重……

金申无痕刚从一扇窗口后窥探下来，面色僵凝，没有丝毫表情。

展若尘知道金申无痕在想什么，他站在一边，默然不出一声。

来回踱踱几步，金申无痕背对着这边，低缓的开口道：“天已经大亮了，能见度也极佳，他们为什么仍旧按兵不动？他们到底有什么打算？”

虽然没有提名道姓，也没有面对面的说话，但展若尘明白金申无痕是在问他，稍稍迟疑了一下，他道：“我认为这有两种可能，楼主。”

还是没有转身过来，金申无痕语声微带暗哑的道：“说说看。”

展若尘静静的道：“其一，他们发觉‘大金楼’的本身建筑坚固，且防守缜密，比他们原先的研判更要难攻得多，是而便须另做打算；其二，他们正在计划某一样行动，这项行动的效果可能较之强扑硬攻要省事且有利，总之，他们到现在尚未发动袭击，必然有着他们利害得失上的周详考虑。”

金申无痕道：“依你看，他们真会愚蠢到使用长期围困的方法么？”

展若尘道：“不可能，楼主，因为他们和我们同样明白，事情拖延下去，只有对他们不利，在他们而言，为山已至九仞，这一篑之差，是断不甘冒险的，兵贵神速，迟则生变，对方岂会不知夜长梦多的道理！”

面朝着展若尘，金申无痕沉重的点着头道：“如此说来，他们已是另有计较了？”

展若尘道：“不错，对方必不会因为‘大金楼’难攻便弃而不攻，这个‘金家楼’仅存的最后据点，以及这据点中的一些人，全是他们势在必得而又视做强仇大敌者，他们决不会留下这个祸源，因此，剩下的便是他们另有图谋了；时间的延宕，只是重新计划在准备或研讨上的缓冲现象，用不了多久，形势便会大白！”

扶了扶左眼的黑皮眼罩，阮二小心的接口道：“老夫人，我们便豁上一死，突围出去，好歹也比耗在这里等着挨打强！”

看也没看阮二一眼，金申无痕冷冷的道：“‘大金楼’不战而弃，我咽不下这口气；这里迟早守不住，我明白，但舍要舍得有代价，不叫他们缀上几条命，我不退，也不走！”

阮二不敢多说，唯唯诺诺站向一边。

金申无痕神色悒郁的道：“若尘，你看那些狼枭之属又会出些什么诡计？”

展若尘苦笑道：“这个范围太广，不易猜测，但有个原则却是一定的——他们将要进行的计划必然歹毒阴狠，不会给我们稍留余步！”

沉默了片刻，金申无痕咬咬牙道：“不管他们是什么阴谋，也不管我们能挺多久，总要给那些人最大的惩罚——我们力量之内所能办到的报复手段俱须尽使无边！”

展若尘严肃的道：“这一点请楼主放心，我们都会遵照楼主的心意去做，务求反创叛逆至最大程度！”

金申无痕喃喃的道：“血债血偿……他们播种的是什么，便要他们收获

什么，天道是循环的，报应也该不爽这样的一个强人，一个女中豪雄，一个终生也不曾向命运及逆势低头的人，此时此刻，居然也谈到了报应，寄望于天道的循环，由此一端，即可见她心境的沉重与悒悒，亦由此可证当前的局面又是如何的险恶了！

展若尘不禁心中感触颇深，他振作起精神，加重语气道：“楼主不必忧虑，胜败不足以论英雄，更且胜败亦不在眼前这一关，来日方长，青山留在，还怕它将来不再翠绿满目，蓊郁成荫？”

唇角微微勾动——也算是聊表笑意吧——金申无痕语调里泛着凄凉韵味：“但愿还会有那一天，那翠绿满目，蓊郁成荫的一天……”

展若尘肯定的道：“只要我们坚定信念，全力奋发，楼主，这并不算是奢望；就如同单慎独的叛逆行为，他所做到的程度，亦不似某些人想像中那样艰难一样……”

猛的打了个冷颤，金申无痕激动的道：“你说得对，若尘，天下原来少有不可能的——无论事情的表面是如何严固细密，它的内里也有着缺陷或疏漏，只在肯不肯下功夫去探究，舍不舍得豁上精力罢了。”

展若尘深沉的道：“楼主乃是‘金家楼’再兴的唯一希望，楼主要有决断，有毅力，有信念，大家才提得起士气来，设若楼主个人亦生了犹豫，趋向悲观，则就真个大势已去，再不可为了；楼主肩荷重任，是匡复基业的精魂，务请楼主振作……”

点点头，金申无痕道：“我明白……”

垂手站在一侧的阮二，忽然抽了抽鼻子，神色微现迷惑的移目四察，几乎在同时，展若尘与金申无痕也闻到了一种特异的气息——那是一种鬻闷的、浑浊的，更带得有辛辣味道的气息。

守在窗口后面窥望外面动静的严祥，这时候也急切的向下面示警：“禀告老夫人，外头有古怪，他们由七八个人推着一口大铁锅，铁锅架在一具四方形带着两个轮子的铁灶上，正向本楼四周移近……”

金申无痕道：“如此说来，不止一口铁锅？”

严祥目不转睛的向外查视，极迅速的道：“不止一口，约莫有二十几口铁锅，锅底铁架生着极旺的炭火，铁锅里冒着浓烟样的白色雾气，每口锅旁都有两个人朝锅里洒些白色及褐色的粉末……”

金申无痕断然下令：“射杀他们……”

紧接着她这句话，阮二反手扯动垂挂于厅门之侧的警索，钟声急剧中，机括声、弓弦声立时弹震回应，“大金楼”上下的每一个窗口、气孔、暗隙，全流射着利矢镖箭，寒光映着旭日，闪飞如芒！

于是，外面传来了骚动，有如喝及嚎叫的声音，有锅铁倒翻的撞震，也有金铁交击的音响，很混乱，但混乱却持续着。

对着窗口之外，严祥“嗖”、“嗖”、“嗖”一口气射光了手上连珠弩的利矢，将弩朝身旁一摔，连腰间的角柄宽刃短刀也飞抛出去，他抹着汗大叫：“射翻了他们七八口铁锅，其余的都推了过来，那些龟孙子，老早把摆锅的位置相妥了，铁锅一反，人就往后跑——好，又放倒了十几个……”

金申无痕冷静的问：“摆锅的位置，可占着顺风吹拂过来的方向？”

严祥左瞄右看，忙道：“可不是，正好顺风，铁锅里的烟雾全朝着本楼漫过来了——”

哼了哼，金申无痕道：“这大概就是他们避免硬攻的新花样了……”

展若尘立道：“楼主，事不宜迟，这股烟雾可能有毒，还请大家即以巾帕或用布块浸湿，蒙于口鼻之间，以防不测——”

金申无痕提高了声音道：“你们都听到了？”

就在各人纷纷掏出巾帕沾水掩住口鼻的时候，展若尘快步来至严祥所据守的窗口之旁，他顺着窗后铁栅的空隙朝外探视，而此刻，但见白滚滚的烟雾迷漫，层层叠叠，宛如波浪般起伏涌荡，外面的景色，业已隐入一片蒙胧中。

展若尘稍稍吸了口气，他察觉这股白茫茫的烟氲竟带着极为浓厚的蜡味，但又不是单纯的白蜡气息，其中更渗合着怪异的辛辣，只稍稍吸入一口，便差点忍不住呛咳起来！

白滚滚的烟雾不仅漫罩着“大金楼”的四周，更顺着空隙侵入楼内，于是，呛咳声此起彼落的响个不停，大伙任是由湿巾湿布捂着口鼻，那等辣味也相当够受了……

屏着气来到阶下，金申无痕阴冷的道：“若尘，你察觉了些什么？”

展若尘眉宇深锁，道：“烟雾里有着浓重的蜡味，但却掺杂有其他辛辣的毒质——”

金申无痕双眸闪耀着狠毒的光彩，锐厉的道：“亏他们想得到这个鬼法子——铁锅烧红了热力自高，白蜡研成粉状洒向白铁锅，就会借热力蒸发成雾气，那辛辣的味道，我刚才也嗅辨了一下，似乎是‘胡椒子’的气息，而‘胡椒子’的果实也正好是灰褐色的……”

意念在脑中连连转动，展若尘疑虑的道：“楼主所言甚是，然则越是如此，情形便越可疑——”

微微扬头，金申无痕道：“怎么说？”

展若尘目注逐渐稠厚的烟雾，神色凝重的道：“白蜡经热，只能蒸发成气，除了遮人视线，并无大害，而‘胡椒子’性辛辣，味刺激，可予人呼吸器官之暂时不适外，亦无剧毒。在这种不能造成致命伤害的事实下，对方大费手脚，付出如此牺牲，又是为了什么？”

金申无痕脱口道：“莫非这只是一种掩饰手段？掩饰他们另外更进一步的毒计？”

展若尘道：“我想不外如此；楼主，注意他们这个行动的特点——用烟雾遮人视线，烟雾之后，必然尚有更为恶毒的步骤进行……”

金申无痕环顾周遭，楼中已是雾氲迷漫，烟氛飘聚，几步之外，人影便已显得隐约模糊了，然而咳嗽声不停，抽噎声连连，她不禁怨恨的道：“随他们搞吧，任那些畜牲弄什么玄虚，总也得付出代价，我要叫他们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代价的沉重与惨痛……”

展若尘冷静的道：“我们一直就是这个意思，从来也不曾改变过主意，楼主。”

金申无痕喃喃的道：“来抢吧，来夺吧，‘大金楼’就在这里，姓金的仅存的命脉也皆残留于此，你们可以来侵掠掳夺——只要你们有这个本事……”

展若尘在心中叹息，是多么沉痛的打击加诸在这位一代女杰的身上？

又是多么冷酷的现势压迫着她的尊严与豪情？

大势难回，壮士无颜的悲凉，不止是男子汉独有的感触，真正的女中丈夫，也同样有着这等迥异于女性柔婉传习的心怀。

一条人影匆匆从厅侧的回廊那角奔了过来，人未到，大嗓门业已拉开：“我说大妹子，这是怎么回事？到处烟雾蒙蒙，又冲又呛，活像里头加洒了辣椒沫，呛得人涕泪齐喷，好不难受——”

金申无痕不用回头，就知道是她的老哥申无忌来了，冷冷的，她道：“别问我怎么回事，你该去问单老二那干披着人皮的畜牲——烟幕是他们施放的，总归没有向我们道喜的意思！”

申无忌拿着一块湿帕捂在口鼻间，闻言之下不由瞪着一双牛眼道：“敢情你也吃多火药沫啦？对老哥哥这么个冲法？我只不过问上一句，犯得着跟哥哥找别扭？！”

金申无痕沉着脸道：“谁跟你别扭？事情到了这步田地，亏你还有嚷嚷的兴致！”

咽了口唾液，申无忌连忙岔开来道：“妹子，整幢大楼里外上下全是一片烟雾，你到底有个什么打算？莫不成大家全窝在里头挨呛挨熏？好歹也得想个法子出来应付才是！”

金申无痕面无表情的道：“法子早就有了！”

申无忌急道：“快说，我们也好心里有数，配合一致！”

金申无痕缓缓的道：“以不变应万变，我们就这么熬着，等他们来！”

申无忌错愕的道：“就这么熬着等他们来？大妹子，这满屋的烟，又能挺到几时？再要熏下去，不用人家来攻，我们光是呛也都呛瘫了……”

冷笑一声，金申无痕道：“哥哥，你也未免太天真了，单老二他们岂会如此宽宏大量？肯把时间延长到等候我们自己‘呛瘫’的那一步？”

申无忌不解的道：“你的意思是说？”

金申无痕道：“他们早就迫不及待，用不着熏倒我们，对方的毒着就会一步接着一步逼迫上来，而事实上，这一股子烟幕雾气的作用亦不在于熏倒我们！”

申无忌叫道：“然则这些王八羔子到底是在打的什么歪主意？！”

金申无痕肃然的道：“不用急，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他们是在打的什么歪主意，但无论对方欲待施展的手段如何，包管不会若‘天官赐福’般的和悦就是……”

咧咧嘴，申无忌有些气恼的道：“这，这还用得着你说？莫非老哥哥我，尚不晓得双方正是在拼命的光景？”

金申无痕重重的道：“稳着点，哥哥，立时就会真正到达拼命的关头了！”

站在窗口后面的展若尘，忽地表情一僵，迅速提高了音调：“楼主，他们的后续行动约莫开始了，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是的，那是一种古怪又密集的声音，“噗哧”“哗啦”是好几样不同音响的搀和，而且，像是什么物体在碰撞之后破碎的声音！

瞄着窗外的严祥忽然惊叫：“是些猪泡胆，还有好多种不同形式的瓷瓦罐，都从远处抛挤过来，撞在哪里破在哪里……”

另一边梯阶上的古自昂也蓦而高喊：“油，老夫人，我闻到油的味道！”

碎裂声、撞击声，仍在不停不绝的继续着，而另一种更巨大的音响接连而起——轰隆隆的震撼里，更夹杂着宛似车轮滚动的轱辘声，仿佛有无数载着重物的车辆正向这边奔驰而来！

展若尘的视线全力集聚向窗外，在滚动飘浮的厚重烟雾中，但见层层雾氲翻涌，白茫茫的一片翳霭起伏，就在那等烟幕也似的雾氲拂动里，一团

团庞大的车影破幕而来，急速向“大金楼”四周逼近！

不错，是些车子，全是两轮的推车，车上并且堆满了枯枝乱草！

展若尘叫道：“楼主，宜先阻他一阵！”

金申无痕叱道：“射死这些畜牲！”

警钟又急剧的响了起来，箭矢暗器再度自“大金楼”中朝外飞射，但是，这一次却收效不大——车上的枯枝干草乃是推车人最佳的掩遮物，而烟雾弥漫，准头更受影响，除了有数的几辆车子打横或翻倾，大多数的柴草都抵达了它们既定的目的地！

猪泡胆与瓶瓶罐罐仍然不停的抛挤过来，黄黑色的油液迸溅喷洒，有的更聚成小泊，蜿蜒回流，有的抛高上扬，黏稠的油液垂挂下来，那种浓重的油腥味道，甚且超过了烟雾中原有的辛辣气息！

金申无痕镇定的道：“他们是要用火攻？”

展若尘凝重的道：“看情形是如此，楼主！”

漠然一笑，金申无痕道：“方才那一阵急射，可曾多少产生了些阻拦效果？”

摇摇头，展若尘道：“效果极微，楼主。”

申无忌大叫：“我们冲出去和那些杂种拼了，豁上七零八碎，也强似封在这幢鸟楼里白白被火烤死！”

金申无痕冷然道：“单老二正希望我们这样做，如果他未曾设好陷阱，布下圈套，叫我们一个一个往里掉，我就剜出这双眼来给你看！”

窒了窒，申无忌咆哮：“你到底打算怎么办？莫非真个要大伙一口气全憋死在这里？一条命搭上不稀罕，连拼上一场的机会都不可得，这才叫窝囊！”

金申无痕眼下的肌肉不停的跳动着，脸色已变青，她厉声道：“这里的事由我作主，该怎么办我来决定，你别扰我，我再说一次，哥哥，你别扰我！”

申无忌气得直挫牙却只能跺跺脚，咕哝着走到一边。

金申无痕扬声道：“若尘，对方若用火攻，你看我们能守多久？”

展若尘估量了一下，道：“最多只能拖到火势方起的时候，待到焰苗包卷，浓烟拂涌，热力炙烤与烟硝的熏呛相加，人就恐难以支撑了！”

金申无痕果决的道：“好，除了小部分，大家就只守到火势方起的时候便由秘道退却！”

在一旁干生闷气的申无忌，忍不住又拉开嗓门叫了起来：“什么意思？你倒说说看，哪一小部分留下，哪些人又该退走？”

金申无痕淡淡的道：“我会决定，哥哥。”

匆忙来到乃妹身边，申无忌急促的道：“妹子，我知道你咽不下这口气，我也晓得你不甘就此白白放弃‘大金楼’，你一定要捞回点代价，对他们尽量施以打击，不管你怎么想，我们都会照你的意思做，但有一桩，你自己必须退走，这个险不能让你来担！”

金申无痕冷漠的道：“不该由我来担，又该由谁来担？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义务！”

申无忌大声道：“你的责任不只是把命卖在这里，你的义务亦非仅逞匹夫之勇，你还有更大的使命，更重要的负荷——‘金家楼’的复起、基业的振兴，希望全在你身上，对叛逆的声讨，弟兄们的血债，也全要你来运筹帷幄，筹谋报仇之道，如果你不幸躺下了，大家还有什么指望？这沉沦的一切，

岂非亦乃万劫不复了？”

金申无痕板着脸道：“我会考虑到这些。”

申无忌火辣的道：“总之一句话，你非先退不可，要拼命，我来拼，‘金家楼’折了我申老汉仍还是‘金家楼’，设若少了你金夜叉，就整个散了档不说，这深仇大恨，永远也不用想再报还了！”

金申无痕怒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竟对我发号施令起来了？该怎么办，我自有所较，用不着你费心！”

申无忌脸红脖子粗的大喊：“平常我都听你的，以后——如果还有以后的话——我还听你的，就是眼前这一桩，你非照我的意思做不可，说什么我也不会让你留在这里！”

重重哼了一声，金申无痕峭锐的道：“你听着，哥哥、二叔、你、淑仪夫妇、雄儿、嘉嘉、无求、无慕和你们偕同三十名孩儿先退，十卫留下四个人来，其余的由古自昂带着也与你们一齐走，这里由我来殿后——”

忽然，展若尘走了下来，静静的道：“楼主，申前辈说得不错，楼主肩负重任，身系‘金家楼’兴亡之责，实不宜为了一口气而涉此大险，无论后步是安是危，俱皆不值——容我独自留下却敌，我想，倾力之下，亦不会太使楼主失望！”

金申无痕冷峻的道：“若尘，你也未免太狂，悍敌如虎，岂是你一己之力所能抗拒得了的？”

展若尘道：“尽力而已，楼主。”

金申无痕的神色显得有些悲戚——那是一种冷峻与淡漠的外表所不易掩饰的悲戚，也是一种感受深刻的悲戚，她摇摇头：“我不能留下你一个人在此卖命，若尘，‘金家楼’所属各员，比你更具有这样的责任！”

展若尘沉稳的道：“蒙恩受惠，这就是该向楼主报还的时节了；‘金家楼’仅存此脉忠良，实力保存最是重要，不宜轻言牺牲——”

金申无痕动容道：“若尘，你也是忠良之属，亦乃我所余实力之根本，我不要你以这种方式来报答我，我希望你活着，比我都活得更长远……”

展若尘恳切的道：“楼主，眼下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现实，我独自留下断后，牺牲的可能性亦非绝对，我自信身手灵便，在任务完成之后，突出重围的希望极大，讲句不好听的话，打不过，还逃不了么？”

金申无痕仍然摇头道：“不，这样太过冒险，一旦发生不幸，更将令我终生难安，我想，还是照我方才的计划，你跟着我同进退，好歹也有个支应！”

展若尘忧虑的道：“楼主责任重大，闪失不得，务请楼主顾全大局，以便将来匡复基业，复仇雪耻着眼，勿因小不忍而乱大谋，则‘金家楼’一脉忠良，也就幸甚了！”

一个箭步抢了过来，申无忌气吼吼的叫：“你还要我们怎生求你才肯点头？这可是闹意气的辰光？你若是一朝有了什么长短，家里的老老小小忍辱受屈倒也罢了，‘金家楼’的复起却是指望谁去？大妹子，你一向是个明白人，怎的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脑筋就转不过弯来啦？”

金申无痕怒道：“我自有所计较——”

申无忌也似豁出去了，他瞋目咆哮：“不管你有什么计较，你若不走，就是不行！”

双目倏瞪，金申无痕火爆的道：“哥哥，你不要真个触犯我，我对你已经够忍耐了！”

狂笑一声，申无忌叫道：“充其量你宰了我这老哥也就是了，大妹子，我便拼上一死，也非要推你离开这幢‘大金楼’不可！”

金申无痕锐厉的道：“我倒要看看你能用什么法子叫我离开！”

申无忌激动的道：“你马上就会知道我用什么法子——这一遭，我是断然不会迁就你的愚行！”

双目中寒光闪射，金申无痕尖声道：“你——”

一声断喝，白发苍苍的金步云不知何时奔了过来，他须眉俱张，颤着声叱喝：“生死之间，存亡之际，眼看敌逆即将陷门破壁，沦我入万劫不复的绝境，你们犹在这里争论吵闹，叫嚣不休，莫非真个‘金家楼’的气数已尽，窝里翻之外，连血缘相连的亲人都迷了心，失了魂，丧了道？！”

金申无痕神色惨然，沉沉的叫：“二叔……”

金步云全身哆嗦，眼含痛泪，他指着金申无痕，噎着气道：“无痕，你素来镇定沉着，果敢坚强，大风大浪全撼你不动，目前即便形势恶劣，也应该不至令你失常，然则你为何精气浮躁，一反平昔的冷静从容？要知道你是‘金家楼’一楼之主，是一个组合的掌舵者，大家全看你的，听你的，跟着你走，如果连你都乱了章法，群龙无首，我们还有什么指望？”

金申无痕凄然道：“二叔，事情并非如此，是你老误会了——”

申无忌也急切道：“我妹子蛮不讲理，一意孤行，她愣要充狠逞能，留在这里替大伙断后，是我不允，这才吵了起来，你老想想，以我妹子的情形，又如何——”

摆摆手，金步云道：“事情的经过我明白，你们兄妹不用再争，这一次，是无忌有理。无痕，我来作主，你必须先退；要明白，你被坑在这里，则不啻‘金家楼’的命脉全部断送于此，你就算不为自己设想，也要为‘金家楼’长远的基业设想，为‘金家楼’千百忍辱之士设想，你一定要先退走！”

金申无痕忙道：“可是，二叔，我不能……”

打断了她的话，金步云高声道：“我是你的长辈，是金氏一族硕果仅存的老人，无痕，你若违背我的意思，即是目无尊上，有悖伦常，你胆敢如此？！”

金申无痕焦躁的道：“我怎敢违背二叔的交待？只是我一口气难咽，不甘就此退走，将此‘金家楼’最后的据点奉送叛逆，我有责任——”

金步云大吼：“你的责任不是现在送死，而是将来如何重光江山，再起基业，无痕，你是要活活气死我，还是要我一头撞死在你的面前？！”

金申无痕凛然道：“侄媳妇不敢——”

沉重的，金步云道：“好，那还不走！”

申无忌咧开大嘴道：“还是二叔明白事理，我说大妹子，要走就得赶紧啦！”

有“嗖”“嗖”的声音传来，也有“呼”“呼”的音响在颤动，于是，隔着窗户，顿见红光升腾，烈焰飞舞，窒息般的热潮，几乎是立即的透扑进楼内！

展若尘冷静的开口道：“起火了，油草柴薪引燃火势，这里的气温很快便会升高，烟硝熏呛之下连呼吸都会困难，我们目下人手之中，能够运用闭气屏息之功者不多，再要不走，就会凭遭损害，楼主，请即下决断！”

咬咬牙，金申无痕显得极其艰难的道：“好，我走，但是，却不能只留你一个人在此涉险！”

展若尘严肃的道：“我是在贯彻楼主的意志——不能白白拱手让出‘大

金楼’，必须要令对方付出代价，而我，正是要他们付出代价的执行者，况且，纯系自愿！”

金申无痕阴沉的道：“无论怎么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如山的重担，不该由你一肩担承，若尘，不许推拒，我留几个人在此助你狙杀叛逆！”

展若尘言自由衷：“不必，楼主，这会多增伤亡——”

金申无痕迅速的道：“古自昂、简叔宝、冯正渊、易永宽、严祥，你们五人留下，另外，金申族人中留下一个，看谁自愿担当？”

申无忌大声道：“我！”

金步云颤巍巍的道：“我来，我老了，死不为夭，便拿这付风烛残年的臭皮囊，去换他几个年轻力壮，包是有赚无赔的便宜事！”

金申无痕专独的道：“二叔为一族之尊，岂能把老的留下涉险，让小的苟安逃命？这等不孝之事，断不可为，哥哥，就是你留下！”

双手重重抱拳，申无忌笑道：“够意思，妹子！”

金申无痕立道：“若尘，你与古自昂过来！”

展若尘与古自昂匆匆走近，金申无痕低促的道：“我告诉你们第三条秘道的隐密及其使用方式；楼下后廊边我专用的浴室中，那方以青纹石砌成的浴池，底部便是秘道的入口，浴池底部并就的方形石块，从右边数第三、四两块可以移动，但在移动之前必须用力踩踏左边第一二两块并石，要连续用力各踩一次。踏左边第一块并石的作用是令其下藏机簧松扣，踏第二块并石的用意是将下面对准入口的十排箭矢铁架挡板震落，俾免受袭；你们记住，进达秘道入口之后，务须将池底并石恢复原状，并石归位，则一切机关性能便又如旧了……”

点点头，展若尘道：“我们会记得，楼主。”

这时，简叔宝在大叫：“老夫人，火箭密集如蝗，火把飞掷漫天，焰苗子开始朝楼里蹿啦，老夫人，还请快退！”

先前飘浮在楼里的雾气，又加上了更为浓重的烟硝，热度骤增，呼吸上一口，连鼻嘴加心肺全是火辣辣的呛得人发晕，而楼中的空气也宛似稀薄了，人们浊重的喘息着，艰难的咳嗽着，眼见烈焰卷舞，火舌飞蹿，整幢大楼皆似裹进了一片火海里！

展若尘屏着气，缓缓的道：“楼主请吧，是时候了。”

扬起头，金申无痕的目光环注，神色怆然，语调也变得暗哑了：“我们在往南六十里处的‘驼虎岗’等你们……但愿留在这里是多少人，见面的辰光也一个不少……”

展若尘明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却只有强笑着道：“楼主宽念，我们会尽量保护自己。”

古自昂催促着道：“形势迫急，请老夫人速退！”

于是，再没有多说一句话，没有回头看一眼，金申无痕下达谕令，在烟雾晦迷中，一干该退走的人，匆匆离开，片刻间，这幢庞大的“大金楼”便显得空荡清冷起来——除了火焰的燃烧声，物体的裂爆声及坠落声，迷漫的烟火里，就只剩下了七个孤伶伶的身影。

火苗子像是无数个鲜红透绿的，可以随意扭曲变形的恶魔，那么猖狂无忌的伸缩着、卷扬着、扑腾着。每当它带着炙热的气焰拂扫过某一处，那地方就是一片烟硝，就多了一个相似的恶魔，焦黑是它的斑印，而张牙舞爪的形像，便扩延伸展，以至放眼看去，全是那种鲜红透绿的，足堪吞噬一切的

魔影了。

烟雾是火之魔的虎伥，热力是它的帮凶，空气因而稀薄了，人的呼吸也更艰辛了，焦糊的味道充斥在每一寸的间隙里，也火辣辣的冲入人们的心肺，焦糊的不止是一般的物体，亦泛着人身上衣饰毛发的焦臭气……

火与烟交合着，在整个“大金楼”里逞虐逞暴，还带着那般可怖的破残声响，呼轰轰的，哗啦啦的，好一幅人间炼狱图！

人眼被烟熏得通红，泪迷着眼，几步外便看不真切了，呛咳甚至也不行，因为一口烟吸进肺部，很可能便呛晕窒息，连第二口都来不及吸了。

不知什么物体在倒塌，也不晓哪一部分建筑在坍塌，杂乱巨大的音浪不时响起，在阵阵的震撼与颤动中，似乎这幢巨厦也经不起烈焰的卷袭而将崩溃——这不是一幢石砌的大楼么？

唯一可以稍做躲藏之处的所在，是大门后两侧石梯的底下，那是一个死角，人贴在那里，虽说仍然涕泗呛流，炙热如烤，命要比起其他地方容易忍受得多；展若尘、冯正渊、严祥三个人便隐伏在右边的梯底，申无忌、古自昂、简叔宝、易永宽四位则隐在左边的石梯之下。

只有展若尘没有用湿巾捂着口鼻，自申无忌开始，每个人全以一块厚厚的巾帕浸透了水掩在口鼻间，饶是如此，他们仍免不了时刻呛咳，双眼赤红中泪水汪汪。

闭气屏息之术，是一门深奥而艰难的内家吐纳修为，不止要经名家指点引导，个人的狠下功夫，体质禀赋更为重要，并不是每个想学的人都能学得通，学得精的，尤其这门修为并非武家之必须，肯于下恒心磨练的也就更少了，展若尘曾表示，留在“大金楼”里的人，习得此门功夫的只怕“不多”，其实他知道不但不多，恐怕有数得很，果然，除了他，竟连申无忌也只是浅入而已，古自昂等人一贯研习的乃是真刀实枪的搏杀之术，有关这种属于静态阴柔性质的内家技艺，自就更少涉及，然则，此时此刻，这门功夫却确切发挥了它的妙用。

